



天上人

THE HEAVENLY MAN

中国基督徒云弟兄异常真实的故事

作者



云弟兄、杨天民

版权



2002 云弟兄、杨天民



2005 基馨

出版



基馨

P.O. Box 83, Carlisle, CA3 9GR, United Kingdom

国际书号



981-05-4270-4

版权所有，不可翻印

未经取得书面许可，无论部分或全部均不得转载或翻印，但报刊书评中引用则不在此限。

The Heavenly Man

Brother Yun with Paul Hattaway

Copyright © Brother Yun & Paul Hattaway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 2005 Piquant

P.O. Box 83, Carlisle, CA3 9GR, United Kingdom

ISBN: 981-05-4270-4

All Rights Reserved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E-mail: eagle@cotse.net

Web-site: www.backtojerusalem.com

目录

Contents

序	4
简介	5
1. 卑微的开始	7
2. 饥饿的得饱足	13
3. “去西方和南方”	23
4. 神祝福我们全家	31
5. 逼迫之路	37
6. “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	47
7. 神想要我全部的心	57
8. “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65
9. 经过死荫的幽谷	79
10. 火样的试炼	89
11. 禁食的结束	101
12. 神赐给我一个儿子和许多弟兄	109
13. 从主而来的一个宝贵灵魂	117
14. 未来的希望	129
15. 荆棘丛生的坟墓	139
16. 神降下祂可畏的能力	153
17. 第二次入狱	165
18. 一次痛苦的家人探访	173
19. 神的加油站	183
20. 合一之路	195
21. 第三次入狱——我的低谷	203
22. 越狱神迹	211
23. 离开中国	221
24. 回归耶路撒冷	235
25. 海外四年的感想	247
26. 一种新的逼迫	257
27. 一个突变的计划	265
28. 地里的一粒种子	275
29. 未来象神应许的那样光明	289
后记	295

序

Foreword by Brother Yun fo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感谢赞美主！今看到《天上人》的英文版译成中文的稿件，心被恩感，几乎是满了泪水地一连气将它读完。

我就是书中的“天上人”，教会和基督徒常叫我“云弟兄”，这是中国家庭教会早年以来给我的新名。让我借使徒约翰的话来劝勉大家：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相信耶稣基督祂的应许、祂的拣选和呼召是永不改变的。感谢神在以往的年日里使我配得为神的道，并为耶稣作见证。虽然多次被捕入狱，历经死荫的幽谷，也有过许多次软弱失败，灰心与绝望，但因耶稣活著，也靠著神极大的怜悯和信实，我被拯救出来。

为本书的英文版的出版，我要感谢神和祂奇妙的作为。藉著书中的见证及神给中国教会的异象与使命，成千上万间的教会被激发了，为主的福音人发热心；还有一些不冷不热的信徒们，他们都警醒起来，要跟随耶稣，作主的门徒。

本书的英文版被基督教界评为“最佳基督教书籍”及次年的“最佳基督教传记”，也是英国第一最畅销书及“卓越五星级”书。这英文版更被译成超过几种的语言，达五十万以上在全世界畅销著。

自英文版出版以后，我们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虽然如此，但我相信神的旨意是无人能拦阻的。神给中国教会及圣徒们的使命，也定能再次激发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同心合意地祷告。不仅向西方教会还福音的债，更要顺服主的大使命，走出自己的圈子，将福音的火燃烧到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族群中去。

我相信耶稣的名是超过万名之上的名，藉著祂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和祂从死里后活的人能，圣灵要使用我们这一代的人，使佛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及所有的穆斯林教的徒们，都能认识到耶稣是主。哈利路亚，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以撒的后代都要因耶稣的名得救。阿们。

天上人云弟兄

简介

Introduction

九月的一个闷热的夜晚，一群基督徒聚集在曼谷国际机场，欢迎云弟兄归来。从我们上次见到他的笑脸到现在，已经八个多月了。在2001年1月，他在缅甸被捕了。在他被监禁的头几天里，监狱当局几乎把他打死。后来他被判了七年监禁。

偶尔有消息从狱里传到遍布全世界的、关心他的朋友那里。一个消息说：“神派我在这里为他作见证。这里有许多人需要耶稣。我会在这个监狱中停留到神命定的期限。我不会提前离开一刻，也不会多留一会儿。当神认为我在狱中的传道工作完成时，我就会出来的。”

不久，神奇妙地在所定的最恰当的时刻，云弟兄被释放了，七年的刑期，他仅仅呆了七个月零七天。

现在我们聚集在机场，翘首盼望著他的到来。他在经历了可怕的试炼之后，是疾病缠身、劳累不堪，还是平静安稳？

突然，云弟兄出现在我们眼前。他和我们所想象的截然不同！他容光焕发，满脸笑容。“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是他看到我们后的第一句话。“荣耀归于主！”我们手拉著手，全然不顾周围擦身而过的旅客们的满脸困惑，低头感恩祷告。

云弟兄以“天上人”闻名于全中国。这个绰号来自于1984年的一事件：当时他拒绝把真实姓名告诉当局，因为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会给当地基督徒带来危险。公安局用威胁和毒打来逼他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云弟兄急中生智地回答道：“我是一个天上人，我的家在天上！”那些仍聚集在附近一所房子里的信徒，听到他的喊声，知道他在警告他们有危险。他们都逃走了，免遭逮捕。

鉴于他的勇气和对教会肢体的爱，中国家庭教会的信徒就叫他“天上人”，来表示对他的尊重，直到今日。

云弟兄首先承认自己身上还有不属天的部分！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与试探引诱和软弱作斗争。他深深地认识到，他的生命若离

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就一文不值。有一次，他对妻子德灵说：“我们真的什么也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东西去献给神。祂选择使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而是因著祂的恩典。如果神为了祂的目的选择去兴起别人，且再也不使用我们，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奥斯沃·章伯斯（《竭诚为主》的作者）曾经写道：“如果你把自己的权利交给神掌管，那祂就会用你做一个圣洁的实验，而神的实验总是成功的。”这句话用在云弟兄身上再贴切不过。从他第一次遇见耶稣时起，他就尽心竭力、全心全意地去服事神。

在云弟兄的生命中有许多经验教训，能大大地激励全世界众多基督徒跟随主耶稣脚踪。

云弟兄的经历，见证了神在他生命中的信实和慈爱。神从中国河南省一个贫困的山村，拣选一个年青的半饥饿的男孩，使用他来震动这个世界。云弟兄并没有把目光放在自己所经历的许多神迹和痛苦上，而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品格和美德上。他希望整个世界都能象他一样了解耶稣，不把耶稣当作一个历史上古老的、遥不可及的人物，而是把祂当成一个永远同在的、充满了爱的、全能的神。

在为这本书做准备时，我采访了许多中国基督徒，他们都是目击证人，并且完全证实了这本书里所有内容的真实性。全书用德灵（云的妻子）和一些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的见证作点缀。这些见证将帮助读者对云弟兄生命中的一些关键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一幅完整的画面。德灵的大多数见证讲述的是她丈夫为福音的缘故被捕入狱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有人说：“改变世界的不是伟大的人，而是在伟大的神手里软弱的人。”那些认识云弟兄的人，都认为他是神谦卑的仆人，一位不愿意以生命中任何东西来荣耀自己或荣耀别人的人。

云弟兄愿他的故事能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位真正的天上人——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杨天民

第一章

卑微的开始

Chapter 1: Humble Beginnings

我的名字叫刘振营，我的基督徒朋友叫我云弟兄。

1999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挪威西部的博根城一觉醒来。我心潮澎湃，兴奋不已。我在斯堪地纳维亚各地的教会里讲道，见证中国家庭教会，并且在我们向全中国和其他国家传福音的同时，邀请全世界的基督徒们加入我们。我的同伴问我，是否愿意去瞻仰玛丽·莫森的墓地，她是路德会派去中国的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从1901年到1932年，她被神大大地使用，复兴了中国不同地区的教会。她的工作，在我出生的河南省南部特别有影响。

莫森女士身材娇小，但在神的国里，她却是一个巨人。中国教会不仅被她讲的道所影响，而且被她那有牺牲精神的生活方式所挑旺。她是一个完全交托，毫不妥协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样为主受苦和忍耐的榜样。

神以一个有能力的方式使用玛丽·莫森，所以许多异能、奇事、神迹伴随著她的服事。她于1932年回到挪威，照顾她年迈的父母，到那时为止，她在中国的工作结束了。她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但是她毫不妥协的信心、毫不止息的热心、和必须靠主更新的教导，仍然流传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

现在我有幸来瞻仰她在家乡的墓地。我真想知道，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基督徒是否也有我这样特别的机会和荣幸。当她来到中国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地区时，那里还很少有基督徒，并且教会也很软弱。今天，那里有几百万的基督徒。我要代表这些基督徒，为她的一生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的车停在了墓地。墓地坐落在一座小山旁的山谷里，有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我们找了很长时间，希望能从几百个墓碑中找到她的名字。我们没能立即找到莫森的坟墓，随后我们来到墓地办公室寻求帮助。管理员不熟悉她的名字，所以他查了查记录，里面列著埋在这里的那些死者的名字。查过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些令我难以置信的消息：“玛丽·莫森确实于1962年埋葬在这儿。但是她的坟墓已经很多年无人照管了，所以今天只是一块没有墓碑的空地！”

按照中国传统，对那些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人，许多后代的人都会铭记缅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当地弟兄姐妹解释说，玛丽·莫森仍然被人纪念和崇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她的纪念，例如：在她去世了几十年后，发行了她的传记。但是对我来说，她的坟墓都没有一个记号，这是一个侮辱，需要改正！

我实在悲伤不已。我怀著无比沉重的心情，坚决地对与我同行的挪威弟兄姐妹们说：“你们必须尊重这位神的使女！我希望你们在两年时间内，建一个新坟墓和墓碑，来纪念玛丽·莫森。如果你们做不到，我将亲自邀请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不远万里从中国到挪威来建一个！中国的许多弟兄，由于福音的缘故在监狱劳改队里多年，他们都学会了刻石碑，要是你们不关心，那他们会很乐意来做这件事”。



我生于1958年，那是中国“大跃进”的年代。我在家中的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我出生在河南省南部的南阳县，一个叫刘老庄的村子里。

河南省约有1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尽管河南人很多，但我的家乡却很空旷，有很多山和树都可以爬。生活虽然艰苦，但我的童年依然是快乐的。

我们村里600多口人全是农民，如今还是，没有多人的变化。我们主要种红薯、玉米和小麦，也种大白菜等蔬菜。

我们的房子是泥坯的，房顶是用麦秆铺成的。每逢下雨的时候，雨水总会从屋顶上的漏洞滴下来。冬天，凛冽的寒风总能从墙缝中吹进来。在温度低于零下时，因为没钱烧不起煤，我们就烧玉米壳来取暖。

家乡的夏天通常又闷热又潮湿，我们在不通风的屋里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把床拖到屋外，和其他村民一样，在较凉爽的屋外露宿。

“河南”的意思是“河的南面”。汹涌的黄河从省的北部穿过。几个世纪以来，经常泛滥的洪水给生活在两岸的人们带来了许多灾难。这个我们从小就知道，但是那里（黄河）离我们村有千里之遥。

我们村位于河南省南部的群山之中，远离洪水的破坏和外界的影响。令我们挂心的只是下一个季节的收成。我们的生活完全在耕、种、灌溉、收获里循环往复。我的父亲总说，仅仅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就是一种斗争。所有的人手都被要求到田里下活，所以从小我就被叫去地里帮助哥哥姐姐们下活。因此我没有很多机会上学。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河南人有一个名声——固执得象驴。当新教传教士在1884年把基督教带到我们省时，可能就因为这种固执，阻挡了河南人接受基督教。很多传教士在河南的劳苦没有显著的成功。到1922年，经过了大约40年的传教努力，在全省仅有12,400个新教信徒。

那些接受这种“洋鬼子”信仰的信徒，都会遭到周围群众的嘲笑和排斥。这种反对经常表现成暴力的行为。基督徒被殴打；一些人甚至因信仰被杀。传教士也面对很大的逼迫。他们被很多人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工具，他们的国家派他们来，要在思想上麻痹和控制中国人，同时他们的政府来掠夺这块土地的自然资源。

1900年，国人发起的反对洋人的暴行达到了高峰，一个叫“义和团”秘密组织煽动全国打击洋人。大多数沿海大城市的海外人士因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大都逃过了这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内陆位于偏僻农村的许多海外传教士却无法幸免。“义和团”残酷地杀害了150多名海外传教士和几千名中国信徒。

那些海外传教士不怕牺牲，不远万里、抛家舍业来服事我们中国；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带给我们。他们通过兴建医院、孤儿院以及学校来分享基督的爱、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是这些人，在中国被残杀了，国人竟以死亡来回报他们。

许多人认为1900年的暴力杀戮会吓得传教士再也不敢来中国了。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

1901年9月1日，一艘大船抵达了上海码头。一位来自挪威的年轻女士——玛丽·莫森，只身一人走下跳板，第一次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她是新传教浪潮中的一员，这些传教士被前一年的殉道者所鼓舞，献出他们自己为全职传教士，来到中国服事。

莫森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有一段时间她住在我们南阳县，她在那里鼓励并训练一小群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信徒。

玛丽·莫森与其他大多数传教士不同。她似乎不太注重刻意地去留下良好的印象给中国的教会领袖。她经常对他们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嘴里承认耶稣基督，可你们的心却没有完全交托给他！赶紧认罪悔改来逃脱神的审判吧，免得太晚了！”她从神的祭坛上带来了火。

莫森常对基督徒说，仅把重生当作知识来学习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是不够的，为了进天国，他们自己必须从根本上重生。帶著这样的教训，她把强调的重点从单单注重知识上移开，并且指示每一个人，他们各自要为自己里面的属灵生命在神面前负责。无论她走到哪里，众人的心悔改认罪，复兴的火烧遍了中国中原一带的村庄。

在四十年代，另一个西方传教士传福音给我母亲，那时我母亲20岁。虽然她不完全明白，但她被所听到的福音深深地吸引了。她特别喜欢唱那些圣歌，也喜欢听圣经故事，这些都是由一小队走遍乡间的传教士教的。不久她开始加入教会，并且把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

1949年，中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几年内，所有的海外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教堂被关闭，几千名中国牧师被关进监狱，其中很多人丢了性命。五十年代初，我母亲亲眼目睹了传教士离开南阳的情景。当他们在武装看守的看押下走向海岸的时候，他们眼里的泪水使她刻骨铭心。他们为主传教的事工突然到了尽头。

1950年，仅在中国的一个城市里，在浙江省的温州，就有49位牧师被送进了位于俄罗斯边境附近的监狱劳改队。许多人因为传福音的罪名被判了20多年监禁。在这49位牧师中，只有一位活著回到了家，其他48位都死在了狱中。

在南阳我家所在的地区，有信徒因为不肯否认基督而被钉死在教会的墙上。还有些信徒被拴在车辆或马匹后面，被活活地拖死。

一个牧师被绑起来，拴在一根长绳子上。因那位神的仆人不肯否认他的信仰，当局被激怒了，他们用一个起重机把他高高地吊在空中。在几百个证人面前，这些人诬告他是“反革命分子”，逼迫他的人最后一次问那位牧师是否放弃信仰，他高喊著回答：“不！我永远不会否认救了我的主！”绳子被松开，牧师摔向地面。

折磨他的人发现那牧师没有完全死，所以他们把他第二次吊到空中，松开绳子帮他结束了生命。对今世的生命来说，那位牧师是死了，但是他却活在天堂里，得到了忠心到底的奖赏。

生活的艰辛不只是针对基督徒。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的运动，导致了全中国的人饥荒。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倒退。在我们河南省，据估计有八百万人饿死。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在我的家乡南阳，弱小的刚刚诞生的教会被分散了。他们如同羊没有了牧人。我母亲也离开了教会。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她完全缺乏与基督徒的交通，也没有神的话语，年轻时所学的人部分都已经忘了，她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疏离、日趋冷淡。



2001年9月1日，恰逢玛丽·莫森第一次到达中国开始传教生涯的一百周年。为了纪念她，三百多位挪威基督徒聚集在博根墓地，举行一个特别的祷告和献礼仪式。一个由多个教会和个别基督徒奉献的、纪念莫森的漂亮墓碑被揭开。

墓碑上刻著莫森的照片和她的中国名字：

玛丽·莫森 1878-1962

在中国传教 1901-1932

当我把玛丽·莫森的墓碑被立起来的消息告诉中国的信徒时，他们感恩地释怀了。

神使用去建立祂国度的那些人所做出的牺牲，我们必须牢牢记在心坎里，他们配受我们的敬仰和尊重。

第二章

饥饿的得饱足

Chapter 2: A Hunger Fulfilled

“众海岛阿，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哪，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華就感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以赛亚书 49：1

在我 16 岁的时候，神呼召我跟从祂。那是 1974 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正席卷全国。

那时我父亲病了。他患的是严重的哮喘，转而又发展成肺癌。癌细胞又扩散到胃里。医生说他的病不可能治愈了，他将不久于人世。医生告诉我母亲：“你丈夫没有希望了。回家为他准备后事吧。”

每天晚上，我爸爸躺在床上，几乎不能呼吸。他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相信他的病是鬼在他身上捣乱。于是他让邻居去请来一个当地的法师，来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

我爸爸的病耗尽了家中所有的钱财和精力。因为家境贫困，我一直到 9 岁才上学，但又因为父亲的病症，我不得不在 16 岁辍学。我和哥哥姐姐为了生存，被迫到邻居和亲友那里去讨饭。

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军官。因为他曾经和共产党打过仗，就被其他村民恨恶，并在“文革”期间受逼迫。他在战斗中杀了很多，自己也差一点死了，他的一条腿上有十二个子弹的伤疤。

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给我起名叫“振营”，意思是“驻守的英雄”。

父亲因为脾气粗暴，在村里的名声不太好，邻居们都对他避而远之。“文革”期间，红卫兵看守批斗他时，他受了很多严刑拷

打。凭著他的勇气，他拒绝承认任何“罪”，当他们问他曾杀了多少人时，他也不回答。他固执得宁愿被打，甚至被杀，也不愿意把他们想听到的说出口。

父亲的性格极具两面性。多数人只知道他极其刚硬和脾气坏的一面，这倒是真的。他教导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残酷和强硬地对待别人；第二，我们必须始终努力工作。

但是我也记得他温柔的一面。他总是尽力去保护妻子和孩子们免受外来的伤害。总之，我和父亲的关系很不错。

我们希望父亲的病情能有所好转，然而他的情况却更恶化了。母亲在巨大的压力下，面临著独自抚养五个孩子的悲惨前景。一旦父亲去世，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切是如此地无望，她甚至企图自杀。

一天晚上，母亲刚刚醒来，还躺在床上。突然她听到一个非常清楚柔和的、富有同情心声音说“耶稣爱你”。她跪在地上流泪悔改她的罪，并重新把自己献给主耶稣基督。母亲就像那个回头的浪子一样，重新回到了神的怀抱。

她立即叫我们全家来向耶稣祷告。她告诉我们：“耶稣是父亲唯一的希望。”当我们听到刚刚发生的一幕时，我们全都把生命交给了神。我们按手在父亲身上，那一夜，我们哭喊著，不断地从心底发出一个简单的祷告：“耶稣，医治父亲！耶稣，医治父亲！”

就在第二天早上，我父亲真的好多了！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有胃口想吃东西。一个星期之内，他完全康复了，并且一点癌症的痕迹也没有了！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神迹。

我们家经历了复兴，我们的生命有了急剧的变化。那是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刻，耶稣医治了我父亲以后，直到大约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五个兄弟姐妹仍然跟随著神。

我的父母非常感谢神的作为，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与村里的乡邻们分享这个好消息。那时开会或聚集是非法的，但是我父母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我们这些孩子去邀请乡邻们来我家。

人们来我家时并不知道他们被召集的原因。许多人猜想一定是我父亲去世了，所以他们都披麻戴孝地来了！到我家之后，他们才惊异地看到我父亲正在门口迎接他们，明显身体健康、硬朗结实！当所有的乡邻们到了以后，我的父母请他们都进了屋。他们锁上门，遮上了窗，然后解释我父亲是怎样籍著向耶稣祷告，完全被医治的。所有的乡邻们都跪在地上，高兴地接受了耶稣为救主。

那一刻实在是令人兴奋。我不仅接受了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而且也成了一个真正愿意全心服事主的人。

我母亲从来没有学过读书和写字，但是她成了我们村里的第一个传道人。她在我们家带领一个小教会。虽然我妈妈不能记得很多神的话语，但是她总是劝诫我们仰望耶稣。当我们向耶稣呼求的时候，祂总会以无限的慈爱来帮助我们。回顾那些日子，尽管我母亲是文盲，又无知，但是神使用她的方式却令我感到惊讶。她的心完全向著主耶稣。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最初就是通过我母亲的传教事工遇见主的。

一开始我并不真正知道耶稣是谁，但当我看到祂医治了我父亲并使我们全家得释放后，我才满有信心地把我自己交托给神，这位神治好了我的父亲，救了我们。那期间我常常问我母亲，耶稣到底是谁。她告诉我：“耶稣是神的儿子，祂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和疾病。祂所有的教训都记载在圣经里。”

我问哪里可以找到圣经，我可以自己读。她回答说：“没有了，圣经都被毁了，一点也没有留下。”当时是“文革”时期，找不到圣经。

从那一天起，我非常渴望有一本自己的圣经。我问我母亲和其他的基督徒，圣经看上去象个什么样，但是没有人知道。一个人曾经看过一些手抄的部分经文和诗歌，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一本整本的圣经。只有一些老信徒能回忆起许多年前看过的圣经。神的话语在中国人地上非常稀少。

我非常渴慕能有一本圣经。母亲不忍心看到我绝望的样子，她便向我提起一位老人，他在“文革”前曾是一位牧师，目前住在另一个较偏远的村子里。

我们一起长途跋涉去了他家，对他表达了我们的愿望：“我们非常想看一眼圣经，您有吗？”

他即刻警觉起来，看得出来，他很害怕。因为信仰，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近20年。他看著我，看到我是如此年青和贫穷，穿著破烂的衣服，光著脚。他对我深表同情，却仍然不愿意把他的圣经拿给我看。

我一点儿都不怪他，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整个中国都没有几本圣经。除了毛主席语录以外，其他任何书都不能读。一旦发现谁有圣经，圣经将被烧毁，拥有者的全家也会惨遭毒打。

那位老牧师简单地告诉我：“圣经是一本天书。如果你想要一本，你需要向天上的神祈求。只有祂才能够给你预备一本天上的书。神是信实的。祂必垂听那些全心寻求祂的人。”

我完全相信牧师的话。

回到家里，我把一块石头搬进屋子，跪在上面每天晚上祷告。我只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求祢赐给我一本圣经。阿们。”当时我并不懂得该怎样祷告，但我仍然持续祷告了一个多月。

什么也没有发生。圣经没有出现。

我又一次来到那位牧师的家。这次我是自己去的。我说：“我已经按照您教我的，向神祷告了，可我连圣经的影子都没见

著。求你了，求你给我看看你的圣经吧。哪怕只看了一眼，我也心满意足了！您拿著它，我连摸都不会摸的，我只要看一看就满足了。要是我可以抄下里面的一些话，那就更好了。我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再也不来打搅您了。

那位牧师看到我心里的渴望，又对我说：“如果你真那么诚心诚意，那么你不但要跪下来向主祈求，还更应该禁食和哭泣。你哭得越多，你就会越快得到圣经。”

我回到家里，每天白天我什么也不吃，只在晚上吃一小碗蒸米饭。我象一个饥饿的孩子一样，向天上的父亲哭喊，想要被祂的话语喂饱。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我继续祈求一本圣经，直到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我的父母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

多年以后再回顾，我会说，这段经历是我遇到过的最困难的事。

后来，在我不断祷告祈求了几个月之后，突然在一天凌晨四点钟，我跪在床边，得到了一个从主而来的异象。

在那个异象中，我在爬一座陡峭的山，用力去推前面的一辆车。我正走向一个小村庄，打算在那里为我的家人讨饭。我正努力挣扎著，由于不停地禁食，所以在我的异象里，我是饥饿软弱的。那部旧车几乎要滚回来压在我身上。

然后我看到三个人走下山来，与我的方向相反。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留著长长的胡子，拉著一个装著新馒头的大车。另外两个人各走在车的一边。当那位老人看见我时，他觉得我很可怜，向我表示同情。他问：“你饿吗？”我回答：“是的，我没有吃的。我在给我家人讨饭的路上。”

我哭了，因为我家特别穷。由于父亲的疾病，我们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去买药。我们几乎揭不开锅了。多年来我们不得不到乡邻们那里去讨饭。当这位老人问我是不是饿时，我禁不住哭了。我以前从来没有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如此真诚的爱和同情。

在异象中，那位老人从他的车上拿起一个红袋馒头，让他的两个仆人把馒头送给我。他说：“你必须现在就吃。”

我打开包装，看到里面是一块新鲜的馒头。我刚把馒头放在嘴上，它立即变成了一本圣经！我当即在异象中跪下，捧著我的圣经，哭著向主感恩：“主啊，祢是名是配受称颂的！祢没有不听我的祷告。祢允许我得到这本圣经。我愿意用我餘下的一生来服事祢。”

我醒过来，开始在房子里找那本圣经。我的家人还在睡觉。那个异象对我来说是那么真实，可当我意识到它只是一个梦时，我非常痛苦，放声大哭。我的父母冲进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认为，由于我长期禁食和祷告，肯定是神志不清了。我把那个异象讲给他们听，可我讲得越多，他们就越以为我疯了！母亲说：“天还没有亮，没有人来我们家。门是紧紧锁著的。”

父亲紧紧地抱著我，眼里含著泪水向神哭喊道：“亲爱的主，可怜我的儿子吧。求祢不要让他精神错乱。如果能让我的儿子不发疯，我哪怕是再得一次病也心甘情愿！请给他一本圣经吧！”

我的母亲、父亲和我一起跪下，胳膊挽著胳膊，一起哭泣。

突然，我听到一阵微弱的敲门声。一个轻柔的声音呼唤著我的名字。我冲出去，隔著锁著的门问道：“你给我带来了馒头吗？”那个轻柔的声音回答说：“是的，我们有一顿馒头宴席要给你。”我立即认出，那声音和我在异象里听到的一模一样。

我急忙开门，站在我面前的两个人，和我在异象中看到的那两个仆人一样。一个人在手上拿著一个红袋子。当我打开袋子的时候，我的心在狂跳，捧在我手里的，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圣经！

那两个人迅速地在黑暗中消失了。

我把我的圣经紧紧地抱在胸前，跪在门外的地上。我一遍又一遍地感谢神！我向耶稣许下誓言，从那时起，我要象一个饥饿的孩子一样，吞吃祂的话语。



后来我知道了那两个人的名字。一位是王弟兄，另一位是孙弟兄。他们从一个很远的村庄来。他告诉我，有一位我从没见过的传道人，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几乎死去。在我得到圣经之前的三个月，这位传道人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异象。神让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神要他把藏著的圣经给这个年轻人。他在那个异象里看到了我们村和我们家房子的位置。

这位老人和那时的许多基督徒一样，把他的圣经放在一个罐子里，深深地埋在地下，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挖出来再读它。尽管有了这个异象，他还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定该如何照著主的指示去做。后来，他请另外两个基督徒把圣经去送给我。于是，他们走了一夜才到我的家。

从那时起，我向耶稣祷告充满了信心。我完全相信圣经里的话是神给我的话。我对那本圣经总是爱不释手，甚至睡觉的时候，我也把它放在我的胸前。我就象个饥饿的孩子，贪婪地吸吮著里面的教训。

这是我在祷告中从神得到的第一个礼物。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神准备我丈夫一生传福音的同时，神也呼召我归向祂，并预备我作云的伴侣。我1962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县的一个叫银樟的小村庄里。那儿离云的村庄有几十里地。

我家特别穷，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几乎没有衣服穿，也没有吃的。

回忆童年，既有许多幸福的时刻，也夹杂著许多为了生存的奋斗。我们耕种的地离家有三多里远，我们每天得扛著沉重的工具，牵著牲口一路走到那儿，收工了再走回来。



我们这些孩子的活就是用扁担把收获的棉花挑回家。滑倒在泥里是家常便饭。有时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把重重的担子挑回家。那活非常累人。

我儿时的记忆里满是和血友病的抗争。只要我不小心受了伤，血就会止不住地流。似乎我的一生注定要永远用旧布条中包著手脚来止血。

母亲因不堪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精神病。白天她看起来很正常，但夜里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她自言自语，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有时她还会对著墙说话，好象它是另一个人。

然而母亲信了福音之后，神的平安渐渐充满了她，且恢复了她的心智。这对我们全家和邻居都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我最开始来就耶稣是因为我糟糕的身体状况。我的邻居人姊是基督徒，她给了我一个简单的应许：“如果你信耶稣，祂就会医治你。”

18岁时，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

在信主的当天晚上，我被第一次领到家庭教会聚会。公安局来了，大伙儿只得借著黑夜逃跑。这是我的第一印象，跟随耶稣到底会怎么样。

我受洗几天之后，一天在睡梦里，我得到一个从主而来的清楚的异象。一个人领著我来到一个湖边，湖水的水清澈见底，如水晶般透明。那个人要我洗手和脚，当时因为我的病，我几乎全身是伤。在异象里，我把满是伤痕的手和脚浸入水里，我看到了我的皮肤就这样被完全地医治和更新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我的皮肤就像新生儿的皮肤那样！在异象中发生的事，真实地在我睡觉的时候发生了！

直到今天，我的血友病再也没有复发。

因著这个伟大的神迹，我体会到主的真实。尽管我们的生活很困难，而且每一天都要面对逼迫，但我还是把自己交托给主，那怕是付上任何代价，我也要跟随祂。

村里另外两位小姐妹也和我同时归了主。我们一起参加聚会。这些聚会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聚会后我还得一个人走夜路回家。这非常危险，因为晚间时常有坏人和野狗出没。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神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来保护并帮助我。多少个夜晚，在我聚完会回家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大约在我前方十米远的路上有一束光，好象有人正举著一盏灯，指示我当走的路。在漆黑的夜里，我经常迷路，可只要我看到那光，就象一颗小星，指引著我，我就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光不是持续的，是时有时无的；但无论何时，只要我走向错误方向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因为许多象这样的经历，我的信心迅速增长了。



第三章

“去西方和南方”

Chapter 3:
Go to the West & South

云弟兄的见证

每天从早到晚我都要读神的话语。在农地里下活时，我就把圣经包在衣服里，一有机会就坐下来读。晚上我拿著圣经一起睡觉，把它放在我的胸口上。

因为我只上了三年学校，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读圣经很不容易。另外，我的圣经是繁体字版的，而我学的是简体字。后来，我找到一本字典，在读整本圣经的过程中，勤奋地一次查一章。

最后我读完了整本圣经，接著我开始背诵，一天一章。28天后我背下了整个马太福音。在我进行到使徒行传并开始背诵之前，我快速地读完了其他三部福音书。

一天早晨，大约在9点钟，我正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我开始默想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我不清楚圣灵是谁。我跑去问母亲，她也解释不了，只是简单地说：“我已经把我能记得的全都讲给你听了。你为什么不为那圣灵祷告祈求神呢，就象你为你的圣经祷告一样？”我母亲是个文盲，所以只有肤浅的圣经知识。她只学会背诵几节从别的信徒那里听到的经文。

这是我一生中决定性的时刻。我有一个愿望，要得著神的同在和能力，并且现在我认识到，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地重要。

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我需要圣灵的能力，我愿意成为祢的见证。”祷告之后神喜乐的灵临到我，神的爱和同在深深地流入我

的心田。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唱歌，可就在那一刻，许多敬拜的新歌从我口中涌出，而且歌词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学过的。后来我把它们写下来。那些歌到今天还在中国家庭教会中传唱。

我开始等候主的引导，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我的父母已经睡了。我刚祷告完，背完使徒行传12章，刚躺上床，突然觉得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云，我要差你去西方和南方作我的见证。”

我还以为是母亲在说话，就跳下床去找她。我问她：“是你在叫我吗？刚才谁拍我的肩膀了？”

母亲说：“我和你爸都没有叫你。回去睡觉吧。”我又一次祷告，然后上了床。

三十分钟后，我在床上又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催促我：“云，你应该去西方和南方传福音。你将成为我的见证人，为我的名作见证。”

我立即起来把发生的事告诉了母亲。她让我回去睡觉，要我别这么兴奋。她担心我会再一次精神错乱！

我跪下来向主祷告：“耶稣，如果是祢在向我说话，那么我正在听著。如果祢召我去传祢的福音，那我愿意去遵守祢在我生命里的呼召。”

大约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从神那里作了一个梦。我看到同一位老人，就是那个先前在异象中给我馒头的和蔼老人。他一边走向我，一边看著我的眼睛说：“你应该去西方和南方传福音，并为主作见证。”

在梦里，我也看到了一个大型的聚会，有很多人。在这群人面前，这位老人显出了伟大的权柄。他告诉我：“你要向他们作我的见证人。”我感到还没有准备好。在会上，一个被鬼附的妇女走向我。那位老人说，“你应该按手在她身上，并奉耶稣的名赶出那

鬼。”在梦里我这么做了。那个妇女挣扎著，似乎在垂死的剧痛里。然后她从鬼的权势控制之下被彻底地释放了。所有的人都惊奇，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接著，在梦里突然又有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走出来，问：“你是云弟兄吗？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为你禁食祷告三天了。我们希望你来我们中间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极其需要你来我们村里。”

这位年轻人把他的名字、年龄、和所住的村庄告诉了我。我被感动了，告诉他：“我明天就去你们那儿。”

黎明的时候，我急忙把父母叫醒，告诉他们我要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命令我这样做。我母亲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她：“昨天夜里主三次向我说话。祂告诉我：‘去西方和南方传福音。’我要顺服这来自天上的呼召。”

我知道我得到的这个梦是来自于神，所以我相信事情一定会象梦里显示给我的那样发生。我告诉母亲：“今天我离开后，会有一个年轻人来自南方。他24岁，穿著白布衫，灰裤子，两个膝盖上有许多补丁。他村里的基督徒已经禁食祷告三天了。他们需要我去，并为主作见证。今天早晨我在梦里遇见这位年轻人。我答应他，要和他一起去西方和南方。”

母亲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我明确地告诉她，“今天有一个叫余进财的年轻人会来我们家。请您留在家里欢迎他。别让他离开，一定要等我回来。”

那天早晨我离开我们村，开始向西走。当我过了一座桥时，我遇见了一位姓杨的老基督徒。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回答说：“今天早晨主三次向我说话。祂想让我向西向南传福音。”

杨弟兄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他说：“我正要去找你。我被主派来带你去西面的高庄，好让你在那儿分享福音。那里的弟兄

姐妹已经听说你怎样祷告得到了一本圣经。我们想让你来和我们分享这书里面的话语。我们已经为你禁食祷告三天了。他们派我来带你到我们那儿去。”

我们到达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在农地里忙。杨弟兄对他们说：“这就是那位你们为他祷告的人。”一听这话，他们都放下地里的活，向我们跑来。

我们进了一间屋子。我坐在地上，人家都挤在我的周围。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向那么多人讲过话。三、四十人都在盯着我，用眼睛审视着我，盼望听到神的话。他们对真理是如此地渴慕。高庄已经有了一些基督徒，但大多数人还没有信主。

我坐在那里，紧紧地闭着眼睛，把我的圣经高举在头顶上。我宣称：“这就是圣经。主应允了我的祷告，派遣祂的使者把它送给我。如果你们想得到圣经，也要向我一样，祷告并寻求神。”

他们都惊讶地看著我，嘴张得大大的。神为我预备圣经的方式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他们想让我教他们，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讲道。我只能从我已经背下来的章节中背诵圣经，所以我大声地把整个马太福音从第1章到28章背给他们听。

我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听明白。为了不分神，不忘掉任何字，我滔滔不绝地把那些我能背下来的经文统统背给他们听。

我刚说完，就被圣灵充满，一些我从来没有学过的经文诗歌又从口中涌出。

我睁开眼睛，看到神的道如此有力地抓住了每一个人。圣灵感动他们认罪，他们个个跪下来流泪悔改。那一夜，虽然我刚满16岁，但我却真实地体会到，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以一颗火热的心去分享神的话语时，许多人就会被感动。感谢神的大能，那次聚会中，许多人把他们的心交给了耶稣。

他们强烈要求我留在那儿继续读圣经给他们听。我对他们说：“神也让我必须去南方为他作见证。”这使他们很失望，他们坚决不让我走！所以我留下来背诵使徒行传前12章给他们听。我答应他们，当我再背下更多的经文后，我会回到他们村，把我所学到的背给他们听。

在我准备要离开高庄的时候，一位年青的妇女来问我：“你说你要去南方，你具体要去哪里呢？”

我告诉她：“南方有一个人叫余进财。我今天早晨答应他，我会和他去他们村。”这位妇女很惊奇，问我是否认识他。

我回答：“是的，我认识他。”

她问，“你在哪儿见过他？”

我解释道：“在今天早晨主给我的一个梦里。”

她哭著告诉我说：“余进财是我哥哥！”

这位姐妹是她家里的第一个信徒。后来她领著她的母亲和哥哥信了主。虽然他们现在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三个已经为我禁食祷告三天了。只有神能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圣灵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工作。

高庄的乡邻们眼里含著热泪，亲切地和我道别。

在我离开高庄回家的时候，奇特的事情发生了。高庄离我们村大约有12里地，大部分路是羊肠小道，需要走两个小时。我知道余进财可能在我家等我，为了不让他等太久，我急著跑回家。

我边跑边大声背诵经文，没有注意到我往哪里跑。突然，我发现自己已经跑进我的村庄了，而且没花多久！几个小时的路程仿佛只用了一瞬间。

这个经历很难解释，但却是难忘的。我相信神行了一个神迹，象在使徒行传8：39-40中行的，“……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在亚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

我到家时，母亲充满了喜乐地喊著我的洋名道：“撒母尔，撒母尔，你今天早晨告诉我的那个年轻人余进财，他来过了。他穿得和你说的一模一样！”我问他在哪里，她说他已经离开了。我大叫著：“哎呀，妈，我告诉过你别让他走的！我在梦里答应他，我会去他们村传福音的。”

母亲说：“别担心！耐心点，让我把话说完。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来找你，他就是你早晨告诉我的那个年轻人，他的名字还真叫余进财。我问他是不是余弟兄，他很惊奇，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姓。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余进财吗？’他变得有些害怕了，求我告诉他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全名的。我问：‘你是来找我儿子和你一起去南方传福音的吗？’”

余弟兄很惊讶，问：“大姊，你怎么知道的？”

我母亲解释道：“弟兄姐妹已经禁食和祷告三天了，祷告我儿子会到你们那儿去给你们传福音。我儿子已经答应和你一块儿去了。不过他今早到西边的村子去了，大概会在傍晚到家。坐下来喝口水吧？”

余弟兄听到我母亲的话，高兴得蹦了起来，转身跑回了家，连他的草帽都忘在我家了！他答应在傍晚时回来接我。

就在此时，太阳刚刚下山，余进财进了我家的院子。他浑身是汗，看起来就像我前一天夜里在梦里看到的一样。我拉住他的手，说：“你是余弟兄吧，你和弟兄姐妹们为了我能去你们那儿已经禁食祷告三天了。我今天早晨在梦里遇见你。耶稣爱你。我会和你去的。”

我们在一起抱头痛哭。母亲也不再怀疑我精神有问题了。她给我们按手，祝福我们。之后，我们便走入黑夜，向南面余进财的村子走去。到了那里，我把背下来的所有的经文统统背给他们听。

那时，福音的火不仅烧向西面和南面，而且开始在我们整个地区燃烧。尽管后来我们因为这个信仰遭遇了很多逼迫和苦难，但是在那段时期，每一件事都是那样地甜美。



神把他的灵浇灌在很多绝望的人身上。人们就像沙漠里口渴的人，欢愉地汲取著神话语的活水。那时我虽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主赐给我能力，使我能在作基督徒的第一年里，领 2,000 人归主。

在早期的日子里，我对“南方和西方”的理解局限于我村子附近的地区。渐渐地，藉著神的恩典，这地域扩展到整个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



当我第一次在高庄分享的时候，主赐给我经文诗歌在众人面前唱。为了学唱，有人就把歌词都记了下来。

一首歌是出自马太福音，当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时，我们应该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另一首歌教导我们，当我们为福音受逼迫的时候，应该大大喜乐。还有一首歌解释了我们不论怎样都不能像犹太人一样出卖主。

那么多人信了耶稣，这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高庄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捕了。公安问他们：“谁把耶稣的名带给了你们？你们怎么都来相信这迷信？”

那些信徒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欢乐。他们唯一的回答就是：“我们不会像犹太人！我们不会出卖我们的主耶稣！”

公安开始打他们，他们却更喜乐。他们笑著说：“打吧，连我们的另一侧脸也打吧！”

公安最后打累了，说：“你们基督徒都疯了！”他们警告了信徒之后，就把他们都放回了家。





第四章

神祝福我们全家

Chapter 4:
God Blesses My
Whole Family

我感谢神，祂救了我们全家。

我的父亲在癌症神迹般地被医治几年后，回天家了。

我又悲痛，同时又高兴。悲痛的是在这么早的年纪就失去了父亲。但高兴的是主已经救了他。神籍著我父亲的疾病把我们全家都带到了十字架的面前。

我母亲就象女先知亚拿那样，“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路加福音 2：37。

我感谢神，因为祂不仅给了我慈爱的父母，而且还赐给了我一个贤慧的妻子。圣经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著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箴言 31：10-12。

这是神的恩典，祂为我找了一个这样的妻子！

德灵选择嫁给我，是因为她对主的爱和顺服。我们双方的母亲是媒人。德灵的母亲非常敬虔爱主。

第一次和德灵见面，我就对她说：“神已经拣选我为祂作见证，并要我跟随祂去经历巨大的苦难，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没有钱，而且可能随时被抓，你真想嫁给我吗？”

她回答道：“不用担心，我不会令你失望的。我会帮助你，和你一起服事神。”

我们一起去婚姻登记处。办事员问了我们一些问题，然后要我们填写登记表。办事员请德灵到外面等我，我则被带到了另一个

房间。办事员已经认出我的名字在公安局的通缉名单上，几名公安进来逮捕了我。

这是我们一起生活的开始，但是德灵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也从来没有为神呼召她过这种生活而抱怨过。她选择了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在我们的整个婚姻中，德灵处在娘家、社会、当局、以及从各方面来的巨大压力之下，但是她完全保持著忠诚。她义无反顾地和我在一起，甚至也经历了为坐牢的痛苦。

我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妻子和伴侣了！

结婚后不久的几天，我和妻子坐汽车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教会领导人会议。在车站外，我们地区宗教事务局的领导认出了我。他抓住我的领子说：“不准出声，你哪儿也不许去。跟我去公安局办公室。”说话的同时，他也抓住了德灵的手提包。

突然，神催促我跑！我向德灵喊：“快跑！”趁那个官员还没缓过神来，我挣脱了他。他扔下手提包追我，边跑边喊：“反革命！站住，反革命！”汽车站里乱作一团。我跳过一道墙，逃离了人群。这是一个神迹。后来人们说那墙太高了，人不可能跳得过去。

骚乱中，德灵也趁机逃跑了。

公安局找到德灵的手提包，发现了会议的地址。他们到那儿逮捕了几个已经聚到那里的教会领袖。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我来告诉人家第一次见到云的情景。我信主后，我们去参加邻村一年一度的受洗。我作为一个新信徒，也应该受洗。

那是11月，天气已经非常冷了。为了安全起见，受洗定在半夜开始。我们还以为公安局从来不会在这冰冷的寒夜，半夜三更爬出舒适的被窝来逮捕我们，但是我们想错了。大约在凌晨1点左右，公安局来了，一百多个基督徒被捕。

给我们这些新信徒施洗的就是云弟兄。公安局命令我们站成两行，逐个登记我们的名字，辨认我们每一个人。云也列在其中，但是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云溜走了。就好象神使公安们眼瞎，不能看到他。

我以前在早期日晚上云弟兄家中的聚会里见过他几次，但是那次受洗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人有点疯狂！

根据老家的习俗，我俩的婚事完全是双方母亲安排的。在我母亲被医治和得救后，她觉得她必须为我找一位传道人去嫁。云是整个地区唯一一个没结婚的传道人！我的母亲去拜访云的母亲，她们俩一起决定了我们的婚事。

这个决定使我母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她向我的家人宣布说我要嫁给一个传道人时，我的父亲和哥哥们都狂怒了。对他们来说，嫁给一个传道人还不如嫁给一个乞丐，他们知道云没有钱，所以他根本拿不出彩礼。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这桩婚事，但是我母亲坚定地坚持著。

那时在我们那里，婚姻就是这样安排的。如今尽管很多婚姻还是包办的，但更多的年轻人对婚姻已经能够自主了。

我们定婚后，我的家人也要确保我和云没有任何来往。所以，虽然他家离我家只有三里地，但结婚前我们还是没有任何机会见面。云的父亲在我们结婚前去世了，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到了我俩结婚的日子，我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母亲告诉我，云是一个非常穷的传道人，但是我应该嫁给他。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不知道婚姻意味著什么，对未来更是毫无所知。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单纯又天真的女孩。

结婚前，云和我一起去结婚登记处申领结婚证。我们填完了表之后，我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但是云还是没有出来。我决定不再等了，就回家了。

事后我才知道，云在登记表上填他的名字时，办事员注意到他是被公安局通缉的非法传道人，他们当场逮捕了他！他们知道他在全省各地传福音。

这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开始！由于他被捕，我们的婚事也耽搁了一年多。

我们结婚那天是1981年11月28日。付长老在云的家里主持了婚礼。家里办了二十多桌酒席，大约有200人参加。根据习俗，婚礼在新郎家里举行，我的父母没有参加。我的哥哥姐姐和云的全家及亲朋好友都出席了。

我记得婚礼上有一段讲道，然后付长老为我们祝福，我们就这么结婚了！

蜜月里，我们去参加另一个地方的一个会议，一位姐妹也与我们一起去。刚刚到南阳城外，云就被我们地区宗教事务局的领导给认了出来，他抓住了我丈夫的衣领子。

那位姐妹和我跑进了女厕所，开始撕毁云的圣经和一些基督教书籍。我们知道，一旦他们发现云的书是从海外来的，那他的罪名就更大了。

那个人大声喊叫，控诉云所犯的各种罪行，云趁著他不留神挣脱了他，跑了。我在当天的晚些时候找到了他。

结婚后三四个月，我们一起到离我们家约30公里远的地方参加一个会议。云被逮捕了，但他设法从拘留所里逃了出来。从那时起，他成了一名通缉犯，不能回家。于是他干脆四处周游，到全国各地传福音。

彼得弟兄第一次把我们介绍给明弟兄，云和明弟兄同工。彼得弟兄和明弟兄分别领导著不同的家庭教会网络。彼得弟兄对我丈夫说：“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去和明弟兄带领的教会建立良好的团契，去成为他们的祝福。”

那时，我怀孕了。可丈夫东躲西藏的日子以及日常生活的双重压力，使我不堪重负。几个月后我流产了，我们失去了一个男孩。

在火车站或汽车站，每每看到有我丈夫照片的通缉令，我就感到很有压力，他成了一个逃犯。

嫁给云的生活漂泊无定，在我里面，女人的本能时常渴望拥有一个更安定的居所和稳定的家庭生活，但是逼迫却使这个愿望成了泡影。



第五章

逼迫之路

Chapter 5: The Path of Persecution

我们地区的教会由于神亲自的带领，许多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作得人灵魂的人。这样，教会开始在恩典和数量上成长。但是不久，反对势力起来抵挡我们。由于这么多人信基督，当局变得警觉起来。在我们之前，我们整个村庄都不曾有一个基督徒。

我母亲被当作是我们教会的领袖，受到当局的逼迫。他们在她头上戴了一顶大纸帽子，在各个街道上游行。她被强制参加“再教育”学习班，去“帮助她改变错误的思想”。

自从我接管我们的教会之后，压力就从母亲那里转向了我。当局常常来追问她我的去向，但是她就是不理他们，装作听不明白他们的话！过了一个时间，他们便不再纠缠她，他们以为她已经精神失常了。

在 17 岁的时候，我因为传福音第一次被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经常被公安局逮捕审问。

逼迫非但没有削弱我们，反而使我们更坚强。越有压力，传福音的火和爱就越旺盛。我们的境况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那样：“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出埃及记 1：12。

1977 年，我的父亲去世了。他一度身体虚弱、营养不良，在他 66 岁的时候，他回到了神那里。神在 1974 年医治了他的癌症，后来病就再也没有复发过！

我在他的追悼会上非常伤感。尽管我知道他已经得救了，而且已经在天堂了，但我依然非常想念他。他完全支持我的传教事工，并且以我为荣，他总是鼓励我全心全意去服事神。

1978年冬天，我们开始第一次为人施洗。唯一安全的方式就是在夜间，趁公安都睡觉的时候，在结冰的河面上凿个洞，给新信徒在冰冷的河水中施洗。很多次我们在河南南部的小河和小溪里给几百人施洗。有时神行神迹，竟然没有人感到水的寒冷，有的甚至还感觉到水是温暖的。

七十年代后期，每天都有很多人归主。他们急需接受训练，并在信心上得到造就。虽然我只是20出头，却因为信主时间较早而被大伙看作是一个老基督徒和成熟的教会领袖。

1980年对河南教会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我们记得，那是伟大的神迹、神的医治、和耶稣的话超自然地持续临到很多人的一年。在那美妙的一年里，教会急剧增长。后来在全国，很多在1980年归主的信徒成为神教会的领袖。河南省成了中国的加利利，很多主的门徒来自那里。

在南阳地区的一次聚会上，几百个人——包括基督徒和非信徒同样都看到了一个异象：一只美丽的船，漂浮在聚会地点上空的云海里。许多罪人因这个神迹奇事而认罪悔改，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了基督。

同样还是在南阳的分水岭村，一名非信徒由于长期患病就要死了。他的全家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一天夜里，耶稣向那个人显现说：“我的名字叫耶稣。我是来救你的。”

分水岭村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山区，那里还没有传道人去过，更谈不上有教会和牧师了。所以当我第一次去那儿时，惊讶地发现福音已经在村里很多村民中间传开了，许多家庭信了基督。耶稣亲自向他们传福音！这些新信徒现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来自耶稣的话语的教导。

1980年12月，圣诞节前夕，魔鬼使用新的伎俩，想方设法要试探欺骗我们。这次的花招不再是折磨和胁迫，而是阴险的提议和狡

猾的诡计。政府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全县 120 个宗教代表——穆斯林、佛教、道教、基督徒领袖都被邀请去参加。

那时我们对政府组建的“三白”爱国教会一无所知。“三白”代表著这个运动的三个指导原则——白传、白治、白养。多数基督徒认为那是好事，并因这新时代出现的曙光而高兴，毕竟信徒从此可以自由地敬拜，没有干涉和逼迫。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对加入这个新教会的观点持完全开放的态度，甚至认为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即使他们成为我们地区的领导也未尝不可。

这个会议是通过本地的宗教事务局和公安局共同合作组织的。在那次会议上，他们意图为每一种宗教都选出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宗教局的负责人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我有宣讲福音的名声，也因为我拥有一本圣经。

超过 90% 的代表想让我作基督教协会的主席，但是几个人公开诽谤我，说我是一个假牧师，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

主要控告我的人姓侯，因为他自己想当主席。他宣称自己在母腹中就信了耶稣！但是众所周知，侯在文化大革命中否认了主，而且他相信的是一种极端自由、以人为中心的神学。

会议期间，他骄傲地宣称，他是一个比我更称职的牧师，因为他上过神学院，并且在 1949 年前，在一所传教学校学习过。他游说代表们确信，他就是管理我们地区教会事务的最佳人选。

侯说政府应该反对我和我的同工，因为我们四处周游、非法传福音、医病赶鬼。他说政府应当禁止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

在会上，这个人愤怒地朝我大声喊叫。我尽力克制著，始终保持沉默。但后来我感到神的烈火在我里面燃烧起来，就象耶稣面对那些在圣殿里兑换银钱的人。

当侯讲完后，公安局的领导站起来怂恿他，继续大胆地反对“象云一类的假牧师”。那位领导兴奋地搓著手说：“请把你知道的，有关云和他的同党怎样扰乱社会秩序的每一件事都详细地告诉我们，并承认你们基督教的肮脏企图。告诉我们，这些假牧师是怎样妄想破坏我们国家的。”

侯感到很受抬举，他又一次站起来，骄傲地宣布：“我们真基督徒有很多要控诉的。人家都反对象云这样的假基督徒。”

我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人说诽谤的话，并在不信的人面前羞辱了神的教会。我再也无法容忍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住嘴！

会议陷入了一片喧闹中。我被圣灵充满，用来白于主的强有力的话宣称：“神不喜悦这个会议！”我用手指著那些宣称信耶稣的人说：“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人将受到主的审判。圣经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光明和黑暗怎能相交呢？神的教会和偶像没有关联。主和祂的教会将会审判你们！”

我话还没说完，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眼里含著泪来拉我坐下，恳求我，要我在闯下更大的祸之前赶快停下来。

公安局和宗教局的领导恼羞成怒。他们站起来用拳头敲著桌子，威胁我道：“你以为你是谁，想破坏这个会议？你以后再也不许参加这样的会议！”

一听这话，我又一次站起来宣布：“我现在就走。你们以后也不要请我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主就这样开始带领我为福音献身，并且为家庭教会的成长而工作。从那天起，我清楚地知道神的国永远不能和政治搀杂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完全根除所有的宗教。基督纯洁的新妇永远不能被无神论的政府所控制；被神所恨恶的人领导！

真正的教会不是一个由人为设立的规条而控制的组织，而是圣洁的一群人，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活石。

我走出会议大厅的时候，感到象鸟一样自由。一首新歌涌进了我的心：

自从那天离开了家，
背起十字架奔天涯，
同负主的轭，
流泪传福音。

多次经受风吹雨打，
脸上也满过泪花，
心中有过很多牵挂；
但耶稣爱吸引我，
祂爱激励我，
一直保守我到今天啦。

我祷告：“主啊，我能去哪里呢？主啊，我的未来会是什么？”

主立即从耶利米书1：5-8提醒我：“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阿，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主开始教我明白祂的教会和三白教会的不同。

我们知道政府制造了三白爱国运动，并且允许教会“开放、合法”，其目的只是为了去控制基督徒，在教会中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我们看三白教会的信徒如笼中之鸟。不错，他们能向主唱歌，但是他们的环境是被控制的，他们的翅膀是被夹住的。他们只是在强加给他们的限制之内自由地歌唱。在家庭教会里，我们充分享受著自由，飞向神引导我们去的地方，并且从内心深处发出欢唱。我们从笼中被释放出来，我们永不想再回去！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关在笼中的鸟很难繁殖。对大多数在三白教会结构牢笼下的信徒来说，他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喜欢自由，漫步于乡间，无论主领他们到哪，他们就把福音传到哪儿。信徒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倍增著！

在如今的中国，我们知道，有许多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参加政府批准的教会。我个人也认识他们中的很多位，也非常喜欢他们。我们不是对那些在三白教会里的笼中之鸟有异议，而是对腐败的领导阶层和用于控制人的政治力量有异议。

这些领导层被严格地限制，三白教会的牧师和信徒要做什么都要得到事先批准；未经许可，不得私自产生教牧人员；他们不鼓励传福音，对孩子传福音是被严格禁止的。他们甚至规定：圣经中的一些特定的部分是不可以讲的，例如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他们不允许教导神的医治、赶鬼；整个启示录都是被禁止教导的！

在家庭教会，我们完全不屈从于这样的控制和干涉。我们相信教会的头是耶稣，不是政府。我们脱离了三白教会，并且坚定立场，抵制所有想控制我们的企图。

作为回应，中国当局开始了一个长期的“捕鸟”行动。他们不能忍受那些自由的，拒绝来到他们控制之下的鸟儿。有时他们实施诱捕，把他们关在铁窗之内，但即使在那些牢笼里，自由的鸟儿也照样产蛋繁殖，在狱中赢得许多灵魂归向主。在此时我开始了我的“逃亡传教”生涯。也就是说，我们传了福音，然后被公安追捕，不

得不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就象耶稣告诉祂的跟随者那样去做：“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马太福音 10：23。

1981年7月，我带领一个120个人的家庭聚会，被捕之后，我得以逃脱。当时，警车载著我去公安局，路上轮胎漏气，所以才有机会逃掉，跑进浓浓的夜色里。那一夜，我躺在湿地上向神哭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我们？你怎么就不能保护我们？”

圣灵用两处经文提醒我：

“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彼得前书 2：21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 30：2-21

主又一次提醒我到西方和南方传福音的呼召。神的恩典是足够用的，并且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必须把自己交托给神，接受任何祂允许发生的事。有的时候是平安，有的时候是挣扎和逼迫。但这两样都来自于主，神要陶造我们，使我们成为祂合用的器皿。

那时，我们的大多数同工因为公安的搜捕而有家不能回。如果他们回家，就会立即被捕。因此他们逃到不同的乡镇去传福音。

就连我的妻子也不能回家。公安去我们家没收了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传教工作不得不转入夜间。我们在晚间聚会，在白天睡觉，这样我们被认出的机会最小。

我们从早期教会留下的榜样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我们认识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并不是新事。许多信徒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中，已经遭受到同样的试炼，并且耐心地忍耐到底。

主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并赐力量给我们：“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常存的家业。”希伯来书 10：32-34。

很多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这块顽劣的土地上，福音一直努力著要获得一个立足点。我们的土地里岩石太多了，无法接受福音的根。但是在神的时候到来时，神完成了祂的计划，建立了祂的教会。受苦、逼迫和坐牢使福音更快地传遍了中国。如果我们的生活非常舒适安逸，我们就很可能会留在本村的家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就因为我们总是逃到新的地方，福音就这样在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传开了。

公安局到处张贴我的逮捕令。我被指控为“扰乱社会秩序”。每一个汽车站和火车站的布告板上、几百个电线杆上、墙上，到处贴著“通缉令”的告示和我们的照片。公安局派出了便衣公安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去搜捕我们。

这期间，我在不同的场合被捕了好多次，但是主允许我躲避被俘的网罗，每一次都帮我逃掉了。

一次，我们在一个偏僻农场的谷仓里举行一个大会。圣灵运行得如此有力，致使信徒们无法入眠，整夜敬拜神。一天夜里，我想去睡觉，就离开了谷仓。谷仓里的唱歌声很大，我就打算到离聚会的地方稍远的谷田里躺一会儿。

当公安局来逮捕其他领袖时，我已经很快地睡著了。他们被带到派出所接受审问。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听说我讲道了，便一心要抓到我。他们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睡觉，却没有人知道我就在附近的田里。



公安搜遍了所有的房屋，但就是找不到我。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关掉车上所有的发动机，这样他们就可能在寂静的夜里找到我的位置。

不久他们听到有声音从谷田里传来。我在大声地打呼噜。

公安用钢板靴踢醒了我。但是，因为我在睡觉，并且不在谷仓里，当局不能证明我参与了这次聚会，所以他们不得不放我走。

这些事件仅是多年的试炼和受苦的开始。从此以后，主开始教导我们怎样走这条受逼迫的道路。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早在八十年代，我们之中没有人有圣经。在我们所有的几百个教会信徒中，只有一本新约。不久以后，我们开始有了圣经，那是“珍珠行动”的一个结果。当时海外基督徒们勇敢地用船把一百万本圣经运进中国。我们得到的圣经都是湿的，我们只得把圣经放在日光下晒干，还要一页一页地分开。但我们不在乎，因为这些礼物比金子还要宝贵！

在那些日子里，当云站起来反对政府控制教会的时候，我从主得到了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中，我看到我走向墙上的一面镜子。当我往镜子里面看的时候，我看到有两本圣经堆在我头上。

在异象中我发现我能象鸟一样飞。我是那样的自由！我落在一块岩石上，圣经仍然在我头上。我正要站在那岩石上时，许多恶男恶女向我发嘘声，还向我扔脏东西。他们想吞掉我，但是在任何我需要的时候，我都可以安全地在灵里飞走。





天上人

THE
HEAVENLY
MAN

主指示我：这就是我和丈夫要经历的那种生活。一方面我们会在灵里自由，可另一方面我们将有很多敌人，他们想摧毁和逼迫我们。我们能在灵里飞，但是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落地，我们就会经历这种生活。

它是一个关于我未来生活的一个清楚的启示。在那时我不明白这个异象，但是随著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了一切正象主指示我的那样确切地发生了。

第六章

彼得的神 就是你的神

Chapter 6: The God of Peter is Your God

1983年，一股犯罪浪潮席卷中国，凶杀、绑架、勒索和卖淫比比皆是。政府看到局面渐渐失去控制，于是展开了一个打击犯罪分子的战役。几百个罪犯被公开处决了。

不幸的是，家庭教会也被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因为我们拒绝去登记加入三白爱国运动，所以我们也成了这场战役的目标。不登记的基督徒被当局和三白爱国运动列为“精神污染”。几百个家庭教会的领袖被围捕，送进了监狱劳改队。在河南，许多信徒因为信耶稣被处死。

在这个可怕的逼迫浪潮中，彼得弟兄与我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他说：“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我们应该在小事上忠心，同时相信从神而来的人事。无论主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必须从祂的话语、从生命、从我们的经历、从我们的苦难中去学习。所以我们要恒切祷告，仰望神的怜悯和启示。我们来成立个训练中心，把福音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个角落。我们要准备好为了建立神的教会而去装备神的军队。”

彼得弟兄写了一本叫《建立中国家庭教会》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为我们应该集中的行动概括了七个主要的圣经原则。感谢神！我们现在有了家庭教会前进方向的更明确的计划。之前，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面向全国的计划，去赢得整个中国。从1983年到今天，福音传开了，几千个工人被派到有战略意义的福音未传到的地区。

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把注意力转向陕西省，那里很少有人听到福音的见证。那里的几个乡村教会非常需要成熟的教训和鼓励。

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是中国古代的京城。这个省有一个名声，当地人比其他省更抵挡福音。

当我在河南参加祷告会的时候，领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到一封来自陕西教会的来信，请求我们派工人到他们中间，去训练他们怎样建立新教会。他们告诉我：“最近几天，我们要为他们的要求禁食祷告。云弟兄，我们相信神想让你去西方，去陕西。我们想请你带我们的两名同工立即去陕西。虽然这两位姐妹没有传道经验，但是你可以在路上教她们。她们是福音的勇士，全心奉献，要去救人灵魂。”

在我们出发去陕西的前夜，我们求神预备人们的心来接受祂的话语。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可怕的异象，震动了我的灵魂。其他人告诉我，我当时惊呆了，大声喊：“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已经胜过你！”

每个人都停止了祷告，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额头上渗著汗，对他们说：“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邪恶的异象。一个浑身漆黑的，极凶恶的怪物追上我，它的脸恐怖扭曲。它把我按倒在地，坐在我的肚子上，我无法起身。它用一只手掐住我的喉咙，另一只手握著铁钳子，要封住我的嘴。我几乎不能呼吸。然后我看到一个有能力天使飞向我。我用尽全力把手指插进了怪物的眼睛。它倒在地上，我被那天使带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喊：‘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已经胜过你！’”

听了看到的异象之后，大家便开始一起祷告、擘饼。我们交托自己，让主来照顾我们。我们三个人——两名年轻的姐妹和我，一起到了陕西省商南县。商南县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在该省的东南角上。那里的人贫困潦倒，大部分从来没有见过外来的人。

当地信徒得知我们的到来，安排了三天的聚会。几个县来的教会领袖都聚集在一起。第一天我分享了贯穿教会历史和传教事工的十字架的历史。第二天，大约下午1点钟，我嗓子哑了。信徒们建议我休息，让我的同工替我讲。我请娟姐妹讲十字架上的救恩。

这两位姐妹从来没有在大众面前讲过话。她们甚至从来没有站在那么多人面前过！娟姐妹太紧张了，跪在地上哭。她的圣经掉了在地上。大家都同情她，为她祷告。

我被锁到一个房间休息。我刚躺下，回想著那天早上我分享的信息。突然我听到一阵嘈杂声！几个公安下警踢开我房间的门。他们抓住我，把我按在床上。一个公安趴在我身上，重重地压住我。他一只手掐著我的喉咙，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掏出他的工作证喊道：“我是公安局的。你从哪儿来的？”

我立即想起我看到黑怪物的异象。

另外两个公安局的人拿绳子紧紧地把我的胳膊绑在背后，还把我整个人都五花大绑。一名公安注意到一个红色的木制十字架挂在墙上，上面刻著“神爱世人”，左右各写著“祂被钉在十字架上”和“祂担当了我们的罪”。

公安们读著那些话，哈哈大笑。他们把那个十字架从墙上拆下来，用绳子绑在我的背上。然后他们开始凶狠地踢我。拳头雨点般地落在我的腿上、胳膊上、胸上、和肋骨上。

房子的主人进来跪在公安们面前，乞求他们放了我。他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没有干任何坏事。请把我抓起来代替他吧。”

公安们踢他，把他推出门外，喊道：“你永远也还不了这个人的债。”

第一次我有这个荣幸，真正地在我身上背起基督的十字架！他们耀武扬威地把我带走了，我浑身流著血，带著伤，去了商南镇。我想起圣经上的话：“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象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9。

当镇上的人看到我被绳子绑著，并背著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河南的耶稣”的故事就被传开了。很多人挤在周围来看这个不同寻常的景观。

当我在游街的时候，一辆警车在前面慢慢地开著。他们用扩音喇叭宣告著：“这个人从河南来传耶稣。他严重地扰乱安宁，迷惑众人。今天公安局抓到了他。我们要严厉地惩治他。”

我被强迫跪在肮脏的泥地上，同时公安们用拳头打我的胸和脸，不断地用重重的靴子从后面踢我。我满脸是血，疼痛难忍，几乎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地上。

他们把我拉起来，蹒跚著走在另一条街上。他们决定拿我杀鸡儆猴，示众给更多的人看。

我抬起头，看见人们的目光。很多人同情我，为我流泪。此番情景真正地坚固了我的信心。我瞅准一个机会，轻轻地对一位妇人说：“请不要为我悲伤。你应该为我们国家丧失的灵魂哭泣。”

旁观的人听到我的这些话，哭得更响了。我被游街示众了半天，到了晚上，他们把我带进了派出所的大院里。

他们没有给我松绑，但是拿掉了我背上的十字架。他们把我锁进一个大的审讯室。我注意到那门是铁的，并且窗户上有铁栏杆。

几名面目凶恶的公安进来，气势汹汹地审问我。主对我的心说话：“你的天父会在隐密之处保护你。”

他们向我喊叫：“你到底从哪儿来？”

“河南。”我回答。

然后我想起来，我在河南是一个通缉犯。于是我决定不把我们的名字告诉他们，因为这样会给很多信徒带来麻烦，所以我闭上了嘴，决心不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

我感到神想让我假装疯了，象圣经中记载的大卫那样。我躺在地上，表现得象个精神病人。我翻著白眼，口吐白沫，象个疯子。我不说一句话。公安局害怕了，确信我真的是个疯子。

很多看热闹的人挤在窗外往里看。

一名公安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给河南，试图通过那里的当局来弄清我是谁。其他的审讯员也跟著他去听电话里说些什么。他们把我自己留在审讯室里，关上了门。我仍然被绳子紧紧地绑著，所以他们以为我根本没有机会逃走。旁观者也都在注意那电话了，他们都挤到那个房间的窗外去听。

就在那时，每个人的眼睛都离开了我，圣灵对我的心说：“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我记起圣经中天使怎样为彼得开了监狱的门逃走的记载。“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希伯来书 1：14。

在我背后绑著胳膊的绳子突然自己断了！我没有把绳子拿下来，只是保持它们松动在原位置上。我决定尝试著逃走，如果被抓到，就说是去厕所。我的胳膊仍然绑在背后，我用嘴转动门把手走出了房间！

在那时神给我信心和勇气。我提醒自己：耶稣基督的宝血会保护我。我从院子里的旁观者中走过。没有人阻止我或向我说什么！好象神已经使他们的眼睛变瞎，他们不认识我是谁了。

我走过院子到了北侧的厕所，大约离审讯室有不到 10 米的距离。我以最快的速度解下了全身的绳子。被绳子绑了那么长时间，我的手，胳膊和肩膀仍然是麻木的。

因为前门已经锁上了，所以离开那里的唯一出路就是越过近 3 米高的水泥墙。墙头插著锋利的玻璃片。我在那儿站了一会，盯著那堵墙祷告，求主医治我的手和身体。

我决定设法跳过那墙。我身陷重围，已经无路可退，公安任何时候都可能来抓住我。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神是我的见证人，我要告诉人家的是事实。

首先我伸展身体，尽可能地向上爬到墙头。我从墙头看过去，看到在另一侧是一个 3 米宽的化粪池。

就在我害怕地挂在墙边上的时候，突然我感觉好象有人把我举起来扔了过去！我跳得那么远，甚至越过了化粪池！一节经文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藉著你冲入敌军，藉著我的神跳过墙垣。”撒母耳记下 22：30。

彼得的神奇妙地帮助我跃过那堵墙逃走了！我相信在我异象中看到的那个天使举起了我。

黑夜已经降临到山里。我漫无目的地奔跑著，穿过小山和树林。我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只求尽可能地拉远派出所和我之间的距离。

我边跑边怀著一颗向主感恩的心咏诵诗篇：“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他永不动摇。义人被记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诗篇 112：4，6-8。

我在黑暗中奔跑的时候，滑倒了很多次，但主以丰富的慈爱引导我。几小时后我已经翻过了两座山，越过了一道河。突然我听到在黑暗中有人喊：“云弟兄，你去哪呀？”

一个人走上前来问我：“云弟兄，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他看到我脸上的血和手上的伤叫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约是午夜。我看不清他是谁，于是我轻声问他：“你相信耶稣吗？你认识我吗？”

那人回答说：“昨天和今天早晨我参加了你的聚会，但是今天下午你嗓子哑了的时候，我就跑回我的农地里下了些活。”

他没有听说那天早些时候我被逮捕的事。那是神的预备，神使这个人在公安局来的前几分钟离开了。这位弟兄是一个勤劳的人，他每天有许多活要下。他半夜三更还在地里下活，给庄稼施肥，尽量补上参加聚会所用的时间。

我告诉他：“今天下午我被公安局抓去了，但是主把我从他们手中救了出来。主帮助我越过派出所的墙逃走了。我现在在哪儿？你能帮助我吗？”

这位亲爱的弟兄告诉我，“先来我家换衣服吧。”

“不！”我说：“没有时间了。最重要的是你带我去找我的同工和你教会的领袖。”

这位弟兄的地离我们聚会的地方很远。他立即放下手里的活，领我沿著一条很窄的路走，最后来到我们前一天下午被捕的那所房子。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听到人们在大声祷告。他们在主面前为我呼求，为我的释放代求。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因为主救我脱离了恶人之手而感到惊奇。他们换下我的湿衣服，洗了我的伤口，轻轻地擦去我脸上和手上的血。

我鼓励陕西信徒，为他们祷告，将他们交托在神怜悯的手中。我教导他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 14：22。他们满有信心地对我说：“我们将继续遵守圣经上的话。”

每个人都哭了。

天亮前，最后作了个祷告之后，我们三个坐小公共汽车离开了那个地方，去了另一个目的地。恼着成怒的当局搜遍了每一个地方，但是不能找到我。几天后我们安全地回到了河南老家。

我们向西的行程充满了眼泪和神奇的保护，祂一路保守我们脱离恶人之手。我们真正地依靠神的慈爱，这慈爱正是回应了弟兄姐妹恒切的祷告。

当我回到河南时，我遇到彼得弟兄、符弟兄，和我亲爱的妻子。当我看到他们时，我引用了这样一句经文：“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 1：8-9。

符弟兄看到我很兴奋，便说：“几天前在我们的祷告会上，你的妻子有一个异象，一个声音说：‘云已经在陕西被捕了。他需要一个伟大的神迹来使他出来。’我们告诉教会和每一个人立即禁食为你祷告。”

听到这些话，我为神的爱和仁慈流下了感恩的泪。



我接著还要告诉你们在那两位随我陕西之行的姐妹身上发生的事。当我第一次请娟姐妹在会上教导时，她太紧张得几乎垮掉了，在那里大哭。

神在那些姐妹的心里做了奇妙的工作。她们两个都决定独身，这样她们更能全身心地献身于主的事工。今天，娟姐妹是家庭教会网络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她勇敢如狮子，充满了信心和勇气！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我们的生活此时变得越来越动荡了。我心里真盼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有丈夫在家陪在我身边，有一个正常的日常生活。

当我们作了坚定的许诺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去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还并不真正明白那将意味著什么！由于国内的逼迫，1983年是可怕的一年。几百个家庭教会的领袖象罪犯一样被抓获，送进了监狱。我们被迫逃亡，躲避当局。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紧张有压力的时期。

在此时我的丈夫去了陕西省，在一个我们以前从未派过工人的地方传福音。云已经走了几天了，主在异象中向我说话，并告诉我，他已经被捕了，但是主将帮助他逃脱。

那个异象大大地鼓励了我，我认识到，神在掌管著一切。我们没有电话，没法联络，但是神在为我们联络！

当我又一次看到我丈夫时，我是那么高兴和如释重负！他看上去很糟，被打得鼻青脸肿，头发从头皮上撕下来。他全身都是伤痕和瘀青，但他是安全的。当我们听到所发生的一切，得知万主之主怎样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帮助他逃走时，我们对耶稣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这次的经历帮助我更加有了信心：无论云所经历的是什麼，这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是根据祂的旨意。



第七章

神想要我全部的心

Chapter 7: God Wants All of My Heart

我们象被迫猎的动物似的生活了好几个月，从来不知道我们夜里会睡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会被当局抓走。

政府和三白爱国运动，通过强调在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而欺骗了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厚颜无耻地宣称基督徒不再因他们的信仰而受到逼迫。

我个人的经历，以及那其他的几千个家庭教会信徒的经历却和当局描述的恰恰相反。有一次我被捕了，当局让我选择，我是想被警棍电击呢，还是被绳子鞭打。他们嘲笑我说：“你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

在中国，只有在你听话的时候，才有宗教“自由”，也就是说，依从政府指示你的那样具体地生活和敬拜。任何一个想过敬虔的生活、遵守耶稣一切教训的人，都会很快发现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自由。

我在陕西被毒打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嘴在继续流血。我还在恢复当中，我们教会就决定派我去南面，去湖北省。

这次行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神迹。籍著圣灵的能力，很多人被神医治。

由于当局努力想在那里抓住我们，我的同工非常担心我的安全。他们又安排我去了湖北的北部。

我们睡在山洞里，从一个地方徒步逃到另一个地方。我们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人们厌恶我们，以为我们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 4：13。

我在湖北北部停留了很长时间。很多神迹发生，福音在成千上万的人中广传。这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湖北和河南两省交界地区的政府也警觉起来。

不久，逼迫如暴风般袭来。

每个镇的人街小巷都贴满了公告，说所有非法的家庭教会都将被取缔，领袖将被捕。高音喇叭响彻整个乡间，说河南来的牧师是非法的，要被抓起来。

收音机里也发表公告。人们被警告不要听我们的，如果知道我们在哪儿，要马上向当局举报。

我们在湖北省北部和平镇外的一位信徒家举行聚会。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寒风吹著，温度骤然下降到零度以下。

消息传来，恩深弟兄那天早晨被判入狱。形势是那么紧张，风险是那么大，甚至接待我们的家庭的主人决定，那夜他们不能接待我们在他们家住。他们知道，如果我被抓住，他们也将入狱多年。那家的母亲跪下来求我们离开。

我们求她：“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又有被公安追捕的危险。您至少能借给我们一些旧被子，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在又湿又冷的外面过夜吧？”她回答：“如果你们被抓，公安局发现这被子是我家的，我们会有人麻烦的。”

最后，没有希望，甚至没有被子，我和同工离开了那家。我们在黑暗里走著，打著冷战，饥寒交迫，又湿又冷。几条狗出现，用嘲笑的声调向我们咆哮。天是那么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自己的弟兄都拒绝我们。

这是神选择的、用来训练我们的方式，祂断了我们的后路，使我们只能向祂呼求，单单相信祂的保护和预备。我们泪流满面地向主呼求。

冷风抽打著我们。我、明弟兄、还有其他的同工不停地来回走动来取暖。我们用打著冷战的牙唱歌。我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路过地里的一个下草堆。我们在草堆中挖了一个洞，来躲避刺骨的寒风，但是那空间只能容纳一个人。一位姐妹爬进了下草堆。明弟兄和我继续在黑夜中走。我们把一片破旧的麻袋片裹在身上，尽量去保暖。

我们蹒跚著走了两公里，到了一个大鱼塘。公安局整夜都在搜捕我们，搜遍了全村。我们蜷缩在鱼塘旁的矮树丛中。午夜后温度下降，天气变得更冷了，风也吹得更猛了，还下起了雨。冰冷的雨点如针扎一般，深入骨髓。我们的牙齿冻得咯咯作响，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地叫。明弟兄和我紧紧地抱在一起，尽力去保暖。

我们跪在鱼塘的堤坝上祷告：“主啊，因著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的缘故，请怜悯我们的国家。请驱散中国上空的乌云。”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感到非常沮丧，我自己走到一个地方向主呼喊。突然，在寒冷中，我得到一个从圣灵而来的清楚的异象。

天空充满了黑暗。一股巨大的沙尘暴从沙漠中升起，吞没了我。我听到滚滚雷声，但是没有雨。忽然我看到一股巨大的洪水自北方而来。一堵水墙涌向我，要把我冲走。我喊道：“神啊，救我！”

然后，在那个异象中，我看到一个人坛子，大约有1米高。它漂到我面前。我抓住坛子，以最快的速度跳了进去。立即有一把雨伞从天上降在坛子上面。我举著那把雨伞在头上，暴雨倾盆而下，但是我浑身是干的。洪水把我冲走了。石头和碎片敲击著坛子的四周，但我是安全的。

当我在坛子里的时候，我举目看到中国很多地区的弟兄和姐妹怎样被捕，被打，以及被公安扔进监狱。我看到这股可怕的逼迫浪潮，但是我完全无法去救他们。我只能哭喊。

我的异象结束后，我悲痛地向主抱怨说：“为什么祢没有力量来保护我和其他信徒呢？我知道我也会被捕。我将落在公安局的手里。我还有母亲和妻子。祢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们？”

尽管我生气，但是主没有回答我。

我因为会被捕而有家不能回。我又无法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全中国都被折磨。我感到挫败，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主借著这些环境指示我，祢想要我把心完全交给祢。在我绝望的处境中，一首新歌在我脑海中浮现：

唯愿救主容我活，专爱我主；
尽心尽力尽才学，专爱我主；
无论发生任何事，专爱我主；
一生言语并行动，专爱我主。

卑贱时候效法主，专爱我主；
缺乏有餘我喜乐，专爱我主。
或遭饥饿或饱足，专爱我主。
或死或活是主的人，专爱我主。

我主为我舍了命，
赎罪重价祂还清，
今夜献身已立定，
我要专爱我主。

我把在异象中看到的告诉了明弟兄。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主会保护我们的。祂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没有等到天亮就开始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深深地理解到，无论路上的景况如何，我会在主的手中，祂会搭救我。遵照神的呼召，我开始继续前进。



我因为向主抱怨而感到羞愧和内疚，但祂满有耐心和慈爱，并没有按我所应受的对待我，而是一步一步地帮助我，就象老鹰照顾雏鹰那样。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拥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甜蜜的情谊和紧密的团结。压力意味著我们不得不依靠主并彼此依靠。弟兄姐妹的爱给我的心里带来了很大的安慰。此时，在为主传道的事工中，我们也见证了为数最多的神迹。神超自然的眷顾、医治，和人们从魔鬼的辖制中得释放，这些事都经常发生。

尽管面对艰难，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艰难，教会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从主而来的复兴之火燃遍了整个中国。

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不断发生，导致许多人得到了十字架的救恩。

在我家所在的银樟村，一个姓张的共产党支书逼迫和折磨基督徒多年。张就象遇到耶稣前的使徒保罗，乐于摧残教会。

在一个凛冽的冬夜，我母亲、符弟兄、一些同工、云和我去了银樟村。我们拜访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并为他们祷告。大约有三十位基督徒聚集，所以我们决定聚会。

一个邻居偷听到我们的敬拜，汇报给了党支书，张先生。他派了一队公安局的公安来到那所房子。他们带著警棍和绳子来逮捕我们，要把我们带到当地派出所。

那位党支书有一个弟弟住在邻村。这人有精神病。就在公安局公安被派出去破坏我们聚会的同时，魔鬼将杀人的灵放入了支书弟



弟的心中。这个精神病人抓住他80岁的母亲，用一把生了锈的刀砍下了她的头，杀了她。然后他把尸体扔进房子外面的厕所里。

当公安冲进我们聚会的房子的院子里时，符弟兄正在领著唱歌。公安踢开门，并且用他们的警棍狠狠地打符弟兄。他们折磨了这位老人很长时间，直到他快要死了。然后他们用绳子紧紧地把他失去了知觉的身体绑了起来。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有为我们亲爱的牧师祷告。

他们把云的母亲扔在地上，恶狠狠地踢她。在他们要用绳子绑她的时候，发现一些年轻人也在这个聚会当中。于是他们改为用绳子去绑这些年轻人，并且把我们全部带到了派出所。

那一夜他们把我们关进牢房，打算在天亮后处置我们。在夜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报告给支书，“你的弟弟杀了你的母亲！你母亲的尸体被发现躺在厕所里，头被砍掉了！”

那位个支书跑回家，忘记逼迫我们了。在早晨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向主呼求，求主怜悯那位支书和他的家庭，以致他们可以悔改，并得到赦免。

当那位支书到了家，发现他的弟弟躺在床上。他问弟弟，“母亲在哪里？”他回答，“我已经杀了她，并把她的尸体扔进了厕所。”支书愤怒地大喊，“你为什么做这么可恶的事情？”那个精神病人回答，“你为什么逼迫基督徒呢？因为你逼迫了他们，所以我就杀了我们的母亲。”他于是抽出那把长长的生了锈的刀，想去攻击自己的哥哥，但是被陪同张一起去的公安阻止了。于是，他们把他绑起来带到了派出所。

公安局的人和所有当地的人都相信，这件事是神对张一家的审判，因为他逼迫基督徒。当局从那时起不再逼迫信徒了。这件事使



村里的每个人都惊奇。他们都承认，“耶稣的确是活神。”全村都成了基督徒，并受了洗。

对那位支书和他家庭的遭遇，所有的基督徒都表现出真诚的爱和同情。他们全家人都被深深地触动了，全都谦恭地接受了耶稣。一节经文提醒我，“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

很多银樟村的新基督徒决心去全身心地服事神。他们决定把福音带到其他的、从来没有听到过耶稣之名的地方。

在 1983 的奋斗时期，福音籍著血和泪，被迅速地传开了。





第八章

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Chapter 8: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腓立比书 1：14

我感谢神加给我的恩典，也感谢祂呼召了我。神对那些相信祂的人有多么大的能力啊！

尽管可怕的逼迫浪潮正席卷著中国，我和德灵还是准备去北方。我们一起唱著保罗在使徒行传 20：22-24 节中勇敢的宣言：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心忡忡切，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著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们继续和信徒聚会，鼓励他们，并寻求主的带领。一次在祷告的时候，一位神的仆人突然对我们说预言：“这次，当你和你的妻子去北方的时候，你们会遇到危险。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主将与你们同在。”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德灵就起程坐长途汽车去北面的武阳县。我们一路经过了许多汽车站，沿途都贴著有我的名字和照片的公告，声称我是一个危险的罪犯，一个反革命。那些公告诬蔑我是一个反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说我煽动人们起来反对国家宗教政策。

中途，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小镇换车。我戴著墨镜，车站的许多人已经看过我的照片，我们还听到有人在议论我们。一个人说：“谁抓住这个逃犯，政府就会赏一大笔奖金呢。”

我和妻子听了这话，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一起携手为主而行的时候，我们成了通缉犯，真是荣幸之至！为主的名受辱是伟大的荣幸。

我们发现河南的基督徒与湖北的基督徒完全不同。他们都愿意为我们冒生命的危险，还欢迎我们这些“罪犯”到他们家里。时局越是紧张，他们就越真诚地期望表达他们对神仆人的爱和尊敬。

我们继续前进。当地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可靠的村子里安排了一场聚会。我们由圣灵带领唱起了一首有力的歌，叫《为主殉道》：

从五旬节初期的教会开始，
跟随主的人都愿意舍己性命；
千万人为兴旺福音而牺牲，
从此就得到著了生命的冠冕。

副歌：

“为主殉道，为主殉道
我亦愿意为主光荣地死去。”

真正爱救主到底的众圣徒，
愿意跟随主走受苦的道路；
约翰被充军在拔摩海岛上，
司提反被众人用石头砸死。

马太在波斯被人乱刀刺死，
马可被马拉著两腿而拖死；
医生路加则被残酷地吊死，
彼得腓力西同钉在十字架。

巴多罗买被异教徒们剥皮，
多马在印度被五马分了尸；
使徒雅各被希律王砍了头，
小雅各则被利锯身手分离。

主的兄弟雅各被石头打死，
犹太捆于柱子被乱箭射死；
马提亚在耶京石打又砍首，
保罗被尼禄王杀头而殉职。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往前走，
跟随主和使徒走牺牲道路；
为抢救千千万宝贵的灵魂，
我愿撇下一切为主而殉道。

当我们唱完了这首歌，整个聚会的地方都震动了，哭声震天。
我站起来讲为主受苦。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真诚地为我们的国家代求。我们再一次决心献身为王去争战。

聚会后，镇弟兄，一位谦卑忠心的弟兄，在别人都去睡了以后，跪在院子里继续为我们国家祷告。圣灵清楚地告诉他：“三天之内你们中有些人将为我受捆绑，被毒打。甚至有些人会为我丢了性命。”

他把这个告诉我之后，我感觉主是直接对我说的。我轻声地祷告说：“父啊，我愿意为你的名受苦。”

我和妻子一起祷告，我们感到她需要回乡去安慰我们那些人狱同工家属。当地的信徒带她去长途汽车站，我向她挥手告别。

三天的聚会，雪一直在下。村里的一些老房子被房顶上的积雪压塌了。整个村庄都被冰雪覆盖，但是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被主挑旺。

第三天的午夜，1983年12月17日，聚会结束了。主人预备了温水给每个人洗脚。我流著眼泪为我的同工洗脚。然后他们强烈要求我坐下。他们脱下我的袜子，也流著眼泪给我洗脚，然后再为我轻轻地穿上鞋。我们聚会的地方叫“爱的村庄”。多么贴切的形容啊！

我们分开，去不同的信徒家里休息。离开前，明弟兄摘下他的大棉围巾给了我。

我们刚离开聚会的地方，一群拿著手电筒的人在村外遇到了我们。他们喊：“你们是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我们的同工知道情况不妙，调头就跑。我也转身想跑，但是太晚了。

一个人挥动著电警棍，追上我，用几百伏的电压触我。我一下子被击倒在雪地里。极度的疼痛传遍了全身。

他们用钢板靴踢我，用手枪把儿打我。另外四个弟兄和我一同被捕。在那一刻我听到从上而来的一个轻微的声音，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

我认出这是我熟悉的主耶稣的声音，祂在很多世纪前就告诉祂每拿受逼迫的信徒：“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9-10。

我的主知道我正在经历著什么，并且祂也知道我将要忍受的一切。我被大大地鼓舞了。

我想起了镇弟兄的预言，所有的痛苦都离开了我。一个公安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你们有多少同伙？他们在哪儿？

说！老实交待！”他俯下身来威胁道：“老实向我交待。你要敢撒谎，我活剥了你的皮！”

当我意识到许多还在聚会地点的弟兄姐妹有被发现的危险时，突然我里面感到很紧迫。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怎样向他们发出警报，这样他们就会知道麻烦就要来临。

圣灵立即提醒我大卫王遇到亚比米勒装疯的故事。

我大声喊：“我是天上人！我住在福音村！人们叫我晨星！我父亲的名字是满祝福！我母亲叫信望爱！”

公安猛踢我，把我按倒在地。他们喊：“你喊的什么废话？我问你从哪儿来，你的同伙是谁？”

那时我面向东对他们说：“他们在那边的村子里。”我又大声喊：“我被公安公安抓住了。”

公安猛推我，命令我带他们去找我的同工。“带路。你要敢胡说，看我不活剥了你的皮！”他们冷酷地威胁我。

我走在他们前面，大声喊著说：“我被公安公安逮捕了！我不知道聚会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天上人！我不来白地上！”

我越喊越响，希望我的同工能听到我的喊声，好尽快逃走。

当时我完全没想到，从那一天起，中国信徒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天上人”。其实我没想得到这个绰号，因为我只是一个软弱的人，是神卑微的器皿。这就是我这个绰号的由来。

听到我的喊声，许多弟兄姐妹不但没有跑，反而出来看是怎么回事！他们关心我多过关心自己的安全。

我领著公安踏过积雪，向东面的村庄走去。他们抓著我命令道：“快说到底是哪座房子！带我们进去！”

我假装糊涂了，喊道：“噢，不是这个村子。我弄错了！我的同工在另一个村里！”

他们把我撂倒在地拳打脚踢，又用电警棍电我。如果不是主保护我，我肯定已经死了。

一些弟兄姐妹在远处静静地跟著我们。当他们看到我受的刑罚，心里充满了悲伤，他们开始祷告。公安注意到了他们。

我不想置信徒于风险之中，于是我又喊道：“我是天上人。我不知道聚会在哪儿。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天上人永远不会成为犹太人！我只认识天上的主！”

弟兄姐妹们觉察到我在警告他们，便转身逃走了。

公安被激怒了，感到受了我的愚弄。我和四位同工被推进一台拖拉机的拖车，把我们拉到武阳市。我们被一根绳子绑在一起，象将要被宰的牲畜。我站在拖拉机的后面大声唱道：

后是膏油先是血，
要得滋润先得洁，
若非经过各各他，
就不能到五旬节。

十字架，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我众罪都洗清洁，
惟靠耶稣宝血。

我们五个被关进派出所的一间牢房里。那时候气温是零下好几度，而且根本没有暖气，他们先前已经扯下我的大衣扔在雪里。我们被冻得浑身哆嗦，四肢发紫，几乎失去了知觉。冰冷的手铐象刀一样切人我们肿起来的手腕。

我用手铐去敲门和铁窗。我四周一看，看到在牢房中间有一个破木箱子。里面有一个旧圆桶。我用手铐敲桶，发出很大的响声，用最高音唱诗篇 150：



你们要赞美耶和華，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著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
 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華。你们要赞美耶和華。

我越唱越充满了欢乐。我站起来赞美主。渐渐地，我冻僵了的手脚恢复了知觉，我不再觉得冷了。那四位弟兄跪在地上诚挚地为
 中国祷告。外面刺骨的寒风吹著，但是在我们的牢房里听到的却是
 哭泣和哀求的代祷声。

看守被我的敲桶声和歌声大大地激怒了，但是他们不想从暖和
 的被窝里起来阻止我。我们五个整夜彼此鼓励和坚固。就象沙得
 拉、米煞和亚伯尼歌，我们学到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不论是在冰冷的牢房，还是在烈火窑中。哈利路亚！

第二天早晨，看守打开牢门，把我们带到院子里。地上是厚厚的一
 层雪。他们打开了那四位弟兄的手铐，对那四位弟兄说：“你们必
 须把院子里的雪扫干净。但是那个疯子‘天上人’的手铐不会被打
 开。昨晚他喧闹了一夜，他的歌声和敲桶声搅得我们一夜没睡。”

看守头儿在我面前晃动著电警棍说：“现在是该你清醒清醒的
 时候了。”他命令我跪在他面前。我大声抗议说：“我是不会在你
 面前下跪的，我只在我的神面前下跪！”

他傲慢地说：“我就是你的主！我就是你的神！如果你在我面
 前下跪，我可以立即释放你。”

我愤怒地对他说：“奉耶稣的名，你不是我的神！你只是地上
 的一个当官的。我的主在天上。我是一个天上人。”



他打开电警棍的开关，咆哮著说：“如果你是一个天上人，那你就不会怕这个电警棍。来！用你的手握著它！”

几个看守抓住我的胳膊，强迫我伸出手。我立即被几百伏的电流刺痛，象被蝎子蜇了一样，又如万箭穿心。我感到就要死过去了，我喊道：“主啊，求你怜悯我！”

那电警棍立刻出了故障！再也不能操作了！

我睁开眼睛盯著那个白称为“神”的看守。他吓坏了。那么冷的天，他竟然在冒汗！他转身飞快地逃走了！

那四位弟兄亲眼见证了这件事，并且当他们看到看守们强迫我的手触电棍时，他们祷告神怜悯我。

第二天早晨，我们五个被塞进一辆面包车。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武阳的监狱。

我一踏进监狱的院子，在去牢房的路上，我感到一定有很多基督弟兄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因为当时逼迫教会的浪潮正如洪水猛兽。为了鼓励他们，我喊道：“一个天上人被关进监狱。我不象犹太人！我不会出卖主！”我们到了之后，看守把我和镇弟兄、还有其他十个人关在同一间牢房里。

几分钟之后，我在牢房里听到监狱的门打开了。更多的信徒被带进来。在门口的看守问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天上人，还是一个地上人？”

那位弟兄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守们想知道，哪些基督徒是象他们刚带进来的那个天上人，哪些不是。

最后这位弟兄回答：“我是一个来自地上的人，不是一个天上人。”

看守说：“既然你只是一个地上人，今晚我就把你关进一个天上人的牢房。”

当他进入牢房的时候，我正跪著祷告。我严厉地盯著他。我灵里非常愤怒，因为他为了使自己少受一点苦，否认是一个信徒。

我以极大的热情喊道：“你应该向魔鬼说不！不！不！”

我站起来继续喊道：“你一定要向魔鬼说不！不！不！”

在注视他的同时，我用右手食指在水泥墙上划“不”字。我用力把手指按在粗糙的墙上，手指都麻了，还出了血。我用手指上的血在墙上写下这句话：“不！不！不！不要害怕！不要相信人，只相信耶稣。”

当这位弟兄看到我用血写的这些话，感到又羞愧又内疚，因为自己的妥协，他失去了见证。他低著头，流下了悔改的泪。后来出狱后，他成了他本地教会的一名领袖。

几个住在附近的老姐妹听说我们被捕了，连夜在雪地里跋涉，给我们送来了最好的被子和大衣。一位老姐妹拄著拐杖，从雪地里蹒跚著来送东西；这就是她对神家的爱！

她们到了监狱，告诉看守，她们带这些礼物给那些天上人。看守问：“给谁？”

她们回答：“给那些天上人。”

我所在的牢房离监狱办公室最近，所以这些话我完全能够听见。听到她们的爱，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我喊道：“我是一个天上人！”这样那些亲爱的老姐妹就能听到我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看守们已经把老姐妹们的礼物给换了。他们把一个破烂的被子扔进我的牢房，留下好被子和衣服给他们自己用。姐妹们也给我带来了一双新靴子，但是一名看守却把它窃为己有。我拿到的被子又旧又破，但是那些姐妹的爱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很多基督徒都被关在那所监狱里，我们为主遭受了毒打和折磨。神赐给我们特别的忍耐和智慧去对付逼迫我们的人。

监狱当局喜欢唆使一些凶暴的犯人去痛打其他的犯人。如果这些犯人同意为他们干这肮脏的勾当，监狱就给他们减刑，并用好的伙食收买他们。

我们的伙食是一小碗发霉的，捣碎的红薯混着萝卜。一个星期只给我们一个馒头。所有的犯人都几乎快饿死了，所以监狱当局用好伙食收买打手还挺管用。

一天晚上，我拿到馒头后，跪下，闭着眼睛，双手举着馒头向神谢恩。我的眼睛还来不及睁开，一个犯人就过来抢走了我的馒头。

一名看守看到那人抢走了我的馒头藏在衣袋里，就召集几个看守一起残忍地打他，还命令其他的犯人也打他。然后他们强迫他跪在小便池里，将粪便抹在他头上。

他们就像残忍的野蛮人，把他的头按在小便池里，他几乎要被淹死。

我感到内疚！因为这发生在我同监犯人的身上，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哭了起来。

我向主呼求：“神啊，怜悯我！怜悯我！求你赦免我！”

第二天早晨，看守们把我带出牢房，拿我当练习武术的活靶子。他们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还命令其他几个犯人踹我的胸部和裆部。血从我的嘴里涌出来。我疼得晕了过去。我想我是快死了。

在那之前，镇弟兄虽然和我关在同一间牢房，但我们装做彼此不认识。如果监狱当局知道两个基督徒在互相鼓励，一定会气炸了肺。

但是当镇弟兄看到我在院子里的遭遇，便跑向我，把我抱在怀里，哭喊道：“天上人，我亲爱的弟兄！”他用他的袖子擦我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的血。

镇弟兄象天使一样服侍我，总是用经文中有盼望的话鼓励我。其他所有的犯人和看守们都感到他有一颗善良和仁慈的心，所以都喜欢他。

几天后公安局派一辆车来提他，并把他带回他的家乡去宣判。他们喊：“镇，准备好。是该你离开的时候了。”

镇弟兄不愿意离开我。我们一起跪在地上，边哭边祷告。

“平安地离开吧。”我对他说。

这位神的仆人从我们的监狱，也从我们的生活中被带走了。

虽然镇弟兄离开了，他的教导却存留著。一些犯人开始互相说：“我们需要相信耶稣。”结果，那些犯人不再那样残酷地对待我了。

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不信主，但他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他关进我的牢房几天后，发现我不像看守们说的那样疯。他告诉其他犯人：“云其实没有疯。他是一个为信仰付上巨大代价的人。”

由于爱和同情，他脱下大衣给了我。第二天这位年轻人就被放出牢房，在伙房打杂。不久以后，他被允许回家，并且成了一个忠于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监狱的那段期间，我被审问了多次。他们感到他们抓到了“一条大鱼”，却查不出我的真实身份。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要想方设法查出我从哪里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追查我的同工。我对他们的问题一概拒不回答。我永远也不能牵连我家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因为我坚决不肯透露我的身份，武阳县当局给河南的其他各县都发了函，请他们来看我是不是他们地区的。几个其他县的公安局派人来了，又失望地离去，因为我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人。监狱用电话拨遍了全省，设法确认我的身份。

最后，在我被捕五个多星期后，我被认出来了。1984年1月25日，大约早晨八点半，南阳县公安局的官员来了，立即认出了我。他们高兴坏了。他们对我说：“你装疯卖傻，愚弄了这里的干警，但是你愚弄不了我们！你就是扒了皮，我们也能认出你。你从我们手中逃掉多次了，你把我们当笨蛋哪！但是这次你逃不掉了！”

他们用力打我耳光，把我的手铐在背后说：“走！我们把你带回南阳，到了那儿再处置你。”

南阳的警官们谢过当地公安局对我的“照顾”，把我扔进了他们警车。他们把我铐在车厢中央的扶手上。关上门之后，他们用拳头和警棍打我，把我打的重伤。

他们开著车在颠簸的路上走了一天，我的手铐嵌入了手腕，血溅得到处都是，洒满了车厢四周。手铐嵌进去那么深，我手腕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之中，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因为这疼痛和失血，我几乎失去知觉。

我向主呼求说：“耶稣，我受不了了。为什么祢允许我受这样的折磨呢？求祢现在就把我的灵魂收走吧。”

车厢后面的看守们听到我的祷告，打开电警棍的开关将我击得摇摇晃晃。这疼痛太剧烈了，我感到我的心脏和头就要从我身体中爆裂开来。

我又一次向主呼求：“神啊，怜悯我吧。求祢现在就接受我的灵魂。”

主的话清楚地临到我：“你受苦的原因是你一同分担我的痛苦。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在我骄傲的内心里，曾经认为自己对教会很重要，他们需要我去带领他们。现在，我清楚地明白了：祂是神，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认识到，神根本就不需要我，如果祂以后再选择使用我，那将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别的什么都不是。

突然恐惧和疼痛离开了我。

警车终于进入了南阳的街道。他们放慢车速，我可以透过车窗看到两侧街道的墙上贴满了标语，上面写著：“热烈庆祝公安局获

得胜利！披著宗教的外衣来掩盖罪行的基督徒反革命云已被抓获！”

“反革命云的被捕对南阳人民来说是个人好的消息！”

“打倒反动分子云和他的同伙！坚决打倒云领导的所有非法的基督徒聚会！”

看守们鸣起警笛，向人们炫耀这一伟大成就。我被捕的消息迅速地传开了，人们奔跑著跟在警车后面看我。

但是我不再害怕，主已经告诉我，“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启示录 2：10。



第九章

经过死荫的幽谷



Chapter 9:
Through the
Valley of Death

“亲爱的弟兄啊，有大试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彼得前书 4：12-14

在我痛苦地回南阳的路途中，主不断地安慰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 46：10。

警车到了南阳监狱的大门，他们把我的手铐从扶手上打开，把我推到车外冰冻的地上。当时正大雪纷飞，我的脸和头发都被血湿透了，我两眼发黑，脸也肿了，还光着脚，手铐深深地嵌入我的手腕。

他们把我带进一间很大的审讯室，有一群公安民警在里面等著要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一看到我身材矮小、满脸是血、鼻青眼肿、头发蓬乱，就冲著我大笑，嘲弄道：“什么？你就是那个天上人？”

派出所所长看著我，眼里充满了憎恶。他问：“你是云吗？你就是那个跑遍全县到处惹事端的云吗？今天你可落在我们手心里了。你不是总是敢设法从我们手里逃跑吗？法律还是把你给逮著了！”

公安局的副局长傲慢地夸口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永远也逃不出法律的威力！云，今天你是栽了。你的同伙已经落在我们手里。甚至你的同案犯徐彼得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的教会彻底完蛋了。你完全失败了。你是我们县的敌人，党的敌人。”

我听到这些话，不由得义愤填膺。信心的灵从我里面说：“福音在艰难中成长，并要传遍世界。真理将进入每个人的心。真理永远是真理。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它。它会永远得胜。”

民警们轻蔑地盯著我。一个人脸上带著阴险的笑容，俯下身来轻声说：“云，看来你的苦头还没吃够吧？是不是想让我们多招待招待你啊？”

我低著头没说什么。他继续说：“你应该清楚你的罪行有多么严重。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不过，假如你说谎不合作，更严厉的处置就会等著你！”

我心里异常坚定。我决心听众神，不听从人。我默想著经文：“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 27：1。

那个副局长又说：“尽管你犯了这么多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但我们仍然会宽恕你，给你一条出路。如果你把你的任务、同伙、和你们这些年来活动老老实实在地交待清楚，我保证我们会马上释放你，你可以回家和你老婆、老娘一起过年。”

他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以他设法用大话和政府的政策哄骗我。那时，再过 7 天就要过年了。

当那个副局长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些话：“如果我承认我所有的‘罪’，你保证释放我？但是你不悔改你的罪，相信耶稣基督，我保证你会死，并下地狱。”

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说那些话，而是说了下面的话：“在过去的几天里，我被折磨，被毒打，几乎要饿死，有时我疼得什至连气都喘不过来。我好长时间没有好好吃饭了。现在你们想让我告诉你们这些年来我所做的事。以我日前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做到呢？请你们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休息休息，恢复一下体力。等我反省完我的过去，我会让你们知道的。”

官员们被我的逻辑说服了。他们认为我的要求是合理的，所以他们让我回到牢房去仔细考虑我的行为。他们问我：“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我回答：“我一准备好就马上告诉你们。”

我被带著过了四道铁门，关到2号牢房。监狱四周围绕著高高的红砖墙，上面拉著电网。全副武装的看守从监狱墙上四角的辽望塔里严密地监视著犯人。

当在我的“新家”里安置下来以后，圣经用这些经文提醒我：“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28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书1：2-3

主又一次对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开始明白，神的同在是我的避难所。

我知道我将要面临象巨大的火一样的考验。我永远也不会象犹太人，出卖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宁可被活扒了皮，也不会透漏我亲爱的同工们的姓名。

为了去面对要来临的风暴，我决定依靠神的话，并禁食祷告。我需要学习耶稣的榜样，祂在旷野里禁食去战胜魔鬼的试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罗马书8：35。

在南阳监狱的第一天，我得出结论——神想让我为福音的前进禁食和祷告，这样千万个灵魂将经历救恩，全中国的家庭教会将取得胜利。

我于1984年1月25日晚上开始在我的牢房里禁食。饥饿感立刻来攻击我。越来越多的试探临到。我饥肠辘辘，几乎不能忍受。

我禁食的决心立即受到强烈的考验。那天夜里，监狱长想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前显示他的同情心，所以他改善了饮食，允许犯人吃一点比平时腐臭的饮食稍微好一点的食物。每个人可分得一个馒头、一些肉汤和一点芹菜。

对这些饥饿的犯人来说，这简直是一顿奢侈的丰宴。开饭的时间还没到，香味就已经从走廊里飘来了。食物一分到手，犯人们就如饿狼一样，狼吞虎咽地统统吃光了，还一点儿一点儿地把碗舔干净。

魔鬼劝我：“一年只有一个春节。你干嘛不趁这个机会，吃一点儿好吃的，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几乎要向这种试探投降。

从我在河南东北部被捕时起，就一直没吃过饱饭，体重也减轻了。我饥肠辘辘、遍体鳞伤。我决定还是吃，但是从主而来的一句话立即临到我：“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4：7。

我祷告：“饥饿的灵，现在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把我的汤、馒头和芹菜还给了看守官，对他说：“请把我这份分给我们牢房的其他人。”

饥饿的痛苦立刻离开了我。

在那个监狱里，食物就是罪犯们的上帝。因为我把我那份分给了他们，他们开始认为我人很好，并且开始对我好了。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我同监的犯人想知道我为什么被捕。他们问：“像你这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在这儿？”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是主拣选的一个器皿。

他们问我是否能给他们唱一首歌。我开始唱：

北风吹来，南风兴起，事事都有神旨意；
北风虽冷，不能长久，不久南风就要起。

副歌

“忍耐等待，忍耐等待，事事都有主时候；
到了时候，到了时候，丰满恩典为你留。
“忧愁的心啊！不要叹息，你的事情，主知道；
倘若不是天父许的，谁能把你怎样呢？”

所有和我同监的犯人都喜欢听这首歌。有些人明白歌词的意思，有些不明白。他们都相信命运，我们无法改变生命中要发生的事。我告诉他们：是神掌管著一切，不是命运，我们的生命都是由神来决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要不要去遵守祂的话。我用这个机会告诉他们圣经上所说的：“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来书9：27-28。

我劝这些犯人悔改并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的头和胸由于遭受的毒打剧烈地疼痛起来。在我讲的时候，我的头一蹦一蹦地疼，我的胸部仿佛要塌了一样。

我知道主想让我休息，所以我告诉同监的犯人：“我愿意给你们更多地讲耶稣，但是我现在讲不了了，我的头和胸很疼。我的神告诉我，我需要休息并保持安静。所以从今天起，我不会吃任何食物，也不喝水。我要把我那份给你们。千万别汇报给看守，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把我的那份伙食分给你们的。”

每个人都因我的慷慨而高兴异常，因为在监狱里的人被残忍地对待，食物少得可怜。他们的肚腹就是他们的上帝，食物就是他们的主人。

1984年1月29日，我又被带到审讯室。那个主审员说：“我们已经给你很多天去想了。我们想让你现在就说。只要你老实交待，我们就让你回家，你就可以和家人团圆了。”

我对他说：“我参与了那么多活动，就这么短短的几天哪能都回想得起来？我不想破坏你们过年的心情，扫你们的兴。所以请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想想。”

那两个主审员彼此看看，对我说：“云，你是一个很会理解人的人。那你就先回牢房吧，但是一过完年，你必须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答复。”

我回到牢房后，主轻轻地告诉我：“你应该休息。不要害怕。只要顺从我。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别人。多多祷告，你会看到我的荣耀。”

我日夜默想神所有的那些圣洁和启发性的话语。我思想著圣经中因信仰受苦的属灵伟人。

我思想耶稣怎样心甘情愿地使自己顺服神的旨意，忍受罪人的恼怒；我想到约瑟和他在埃及的经历；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还有被石头打死的司提反。我冥想保罗在狱中写的话，和彼得入狱及在使徒行传12章里神迹式地逃脱。他们的见证如云彩环绕著我的思想，他们的榜样驱走了我心中的恐惧和负担。

在那些日子里，我就象一个婴孩睡在母亲的怀中，安静地吸吮著母亲的乳汁。

神洁净了我的心。对那些残忍地对待我的人，我没有仇恨和恶意。我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我认识到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件事都必定是神旨意的结果。这使我能真诚地爱那些打我、设法摧残我的坏人的灵魂。我心里感到非常温顺柔和。在赞美主的时候，我的灵充满了喜乐和感恩。

我告诉主我不会对任何人再说一句话，直到我再见到我的家人。我不想说话是因为主告诉我应该休息，并且单单依靠祂。

一天接一天，一星期接一星期，我一点也不吃，也不喝。主白己是我的支持给养。我知道这在医学上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没有水是活不上几天的，但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加福音18：27。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次的禁食会是一个神迹，也从来没想到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我只知道神告诉我休息，默想耶稣。这是在禁食过程中，我的心思意念全部集中的地方。在开始几天之后，我就不再想食物和水了。我的灵一天天与耶稣的灵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当主的同在和光普照在我的灵里时，我自己的罪恶就减少了。

我学会了耶稣教导的真正意思：“人活著，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

为了祂的荣耀，神指示我去禁食。这完全不是出于我，也不是人能够计划的事情。我能象这样禁食，粒米不沾、滴水不进，只是因为神想让我这样禁食。这是遵守祂的命令，不是一种为了去讨祂的喜悦而作出的牺牲。“听命胜于献祭。”撒母耳记上15：22。

时间过得很快。2月11日我又被提审。我已经变得虚弱不堪，不得不由一名狱友背到审讯室。我双目紧闭，躺在地上，面无表情。

审讯员们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但我还是不开口。他们以为我是假装的，所以开始用皮鞭抽我。

那个背我来的犯人跳起来为我辩解说：“打从进监狱的那一天起，他就忍受著头部和胸部严重的疼痛。十多天来他什么也没有吃。”逼迫我的人除了命令把我背回牢房外，无计可施。

在我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见证了这些事。他们亲眼看著我整天不吃不喝。大多数时间我只是躺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随著时间一天一天、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过去，我的狱友们开始议论起来：“这个人的生命靠什么支持呢？”

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虚弱，但我的灵却在壮大。

从1984年的1月25日到3月2日，我没有任何东西入口。

在我禁食到第38天的晚上，魔鬼试探我：“云，耶稣禁食40天。你作为一个仆人怎么能超过你的主人呢？你打算禁食比耶稣还长吗？难道你要胜过你的主人吗？”突然乌云笼罩了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绝望。我处在一场激烈的属灵争战中。

我感到四周仿佛有千万个鬼包围著我，用尽它们所有的力量来攻击我。我感到沮丧和无望。我的身体和思想是那么软弱，甚至想去自杀。我那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当我试图大声祷告时，却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一种耳语。我问：“神啊，我该做什么？”那时主却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但我知道祂在注视著我。我问：“主耶稣，你为什么允许我遭受这样的击打？请接收我的灵魂。”

经过了长长一整夜的斗争，我又一次来到主面前。祂对我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启示录3：8。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心里充满了喜乐！我感觉自己就象是个小孩子，父亲把欺负我的人打跑了。“是的，主，祢是知道我的！”我喊道。

神的话如天上的雷声临到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就在那时，神给了我一个大有能力的异象：我看到一长串的铁门一扇接著一扇打开了。

一大群来自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穿著美丽的彩衣，一起在主面前敬拜。我心里充满了光和力量。神给我一个欢乐的灵。在异象里我向主大声唱道：“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诗篇146：2。

异象继续著，我看到我的生命象一个男孩在我面前闪现。我的生命历程就象窗帘被拉开那样呈现在我面前，我清楚地看到从出生的那一刻神已经召我归祂。

在异象里我呼喊：“主啊，我没有机会出去和传福音了。即使你现在开了监狱所有的门，可我却如此虚弱，根本爬不出这道门。”

但是主通过两处我以前没太注意的经文，向我显示祂的旨意：“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 11：29，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12。

主释放了我心中的痛苦，驱散了我心中的黑暗。喜乐的灵如水般在我里面涌动，充满了我的心。

我感到我已经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主支撑著我。

我继续禁食。

魔鬼继续把许多坏的想法放进我的思想中。它问我，“要是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家人呢？”我默想神的话语去抵挡这些攻击，如弥迦书 7：8-9：

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華却作我的光。

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直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在我丈夫被捕后，许多弟兄姐妹每天都来帮助我。当然我有重担和痛苦，在我怀孕的时候，丈夫进了监狱，但是弟兄姐妹们和我一同分担痛苦。那时对我来说还不是最最黑暗的经历。我们村里的那些不信的人不断地羞辱我，但我对此毫不在乎。

云从武阳被警车带回南阳。他在当地派出所被折磨了8个月。我们得到的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他的判决不外乎就这两种：要么死刑，要么无期徒刑。甚至云的亲哥哥也说云犯下的罪行太过严重，肯定会判死刑。

监狱外的信徒听说云经受著百般折磨，却依然坚信主，丝毫没有动摇，毫不妥协。一些允许去探监的其他犯人家属给我们讲起一段传闻，说监狱里有一个神奇的人，不吃不喝却依然活著。乡镇周围的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奇怪的事。

成千上万的教会基督徒继续日夜为我丈夫禁食祷告。同时教会继续增长。伟人的神迹、奇事、异能经常发生，千万个灵魂归入基督。

魔鬼设法通过我的亲戚来试探我。我大嫂来到我家建议我和云离婚，趁著我还年青，再嫁一个人。别的亲戚也施压给我，让我和云离婚，特别是得知他无疑要被判处死刑的时候。

我拒绝听从他们。

许多中国传道人，在他们因为福音受监禁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多数选择了离弃。一位李弟兄被判了多年徒刑。在法庭上宣判的那一刻，他的妻子站起来喊道：“我和这个人离婚！”

可我不想做这样的事。

第十章

火样的试炼

Chapter 10: The Fiery Trial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哥林多后书 4：8-10

在禁食的过程中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然而我的灵是微醒的，并且我继续信靠主。我知道祂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了，我继续禁食超过 40 天。我持续不断地祷告，为我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也为我自己寻求神的赦免和怜悯。我经常引用诗篇 123：1-2，“坐在天上的主阿，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这样神接受我心里的愿望，继续去禁食和祷告。我进入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争战中，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属灵争战。

我从主那里得到的那些梦或异象，让我先解释一下那象什么。这样的情景不经常发生，通常在有什么重要或紧急的事情、神想给我异象的时候才发生。所有我得到的异象都很短，只持续一两秒钟。经常是一幅图画或者场景闪进我的灵和思想里，但它是那么生动和真实，我知道它就是从主而来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靠异象和异梦活著，也不应该追求它们。我们必须单单靠著神的话，并寻求耶稣的同在。但是我们也应该开放我们的思想，如果是主想要这么做，我们就应该允许主以这些方

式向我们说话。我们得到的任何异象和异梦，都需要用经文来仔细衡量，如果确实是从神而来的，就绝不会和祂的话语自相矛盾。

在整个旧约和新约圣经中，神都通过异象和异梦向人说话。在这末后的时代圣经宣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约珥书2：28。

主多年来给我的不同的异梦和异象中，只有一两次是我睁着眼睛看到的，一个我用眼睛可以看到的实际的景象，并不是意念中的印象。在我禁食第40天的夜里，一个这样的异象发生了。

我看到一股巨大的黄色沙尘暴突然从沙漠中升起。带著一大群数百万的毒蜂、毒蛇、蝎子和蜈蚣一路席卷过来。那风把我家的房顶掀了起来。虽然房顶被掀飞了，墙裂了，但我家房子的地基却依然很稳固。于是，那些有毒的生物开始转而向我袭来。

在那时，在我的异象中，我转身看到一个裸体的妓女。她解开衣服暴露出自己，并且呼唤我到她那里避难。我困惑了。一方面我希望逃离那些正在蜇我、使我痛苦的毒虫，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躲进妓女的怀抱。

我想知道我该做什么。突然，在我的异象里，我母亲出现在我面前。她的脸发著光，平静安宁。她和藹地说：“我的儿子，赶快躺下来。”她给我一大块馒头，指示我：“儿子，立即吃了它。”

那些成千上万的毒蜂、毒蛇、蝎子、蜈蚣继续攻击我的身体。我再也忍受不了那种疼痛，喊道：“主啊，救救我！”我自己的声音把我从异象中惊醒。我发现已经是午夜，并且我还是在监狱的牢房里。这经历对我是如此真切，我几乎不相信它只是一个异象。

那天夜里，后来我睡著了，从主得到了另一个梦。这个梦很简短，我不理解它的意思。我看到自己裹著一条白被单，被带进了一间有白墙的房子。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对我说：“把手伸出来按在被单上。”当我

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鲜红的、血淋淋的手印出现在被单上。我不明白它是怎么弄上去的，因为我手上没有墨水或其他任何东西。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不能领会这梦的意思，但我知道主会在适当的时候指示给我。

在牢房里，李弟兄正挨著我，我把手放在他身上，轻声说：“明天我将有另一个试炼，而且我会为耶稣受更多的苦。请为我祷告。”李弟兄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又倒头睡了。

大约在第二天早晨9点钟，我听到一个声音喊道：“把云带出来！”我们牢房的门被开了。

因为我太虚弱不能走，李弟兄把我背到审讯室。李刚信主不久。他在信主前曾因是一个暴徒和凶残的强盗而闻名。他被指定来紧密地监视我，并向看守汇报我做的每件事。我知道政府把李作为一个密探安插在我们牢房里。

和我相处了一个段时间后，他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基督徒牧者。他目睹了我在生活中的言行一致，并在我禁食的过程中亲眼见证了神的保守能力。他看到我的言行并不是一个罪犯。一天，在他背著我回牢房的时候，他悄声说：“我现在相信你的耶稣了。”他成了我非常亲密的弟兄。

在审讯开始之前，我感到主站在我身旁，那是我的力量和喜乐，正如诗人写道：“我将耶和華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篇 16：8-9。

我越默想神的恩典，得到的信心就更大。

当李弟兄背著我走的时候，他边喘著气边祷告，因为我已经事先告诉他有一个巨大的试炼在等著我。审讯员指示他把我放在地上，让李弟兄坐下等著。

那天由两名新审讯员来审讯我。我拒绝说话。我只是闭著眼睛躺著。其中一个用脚踢我，喊道：“云，今天你会说话的。”另一个扒开我的眼皮说：“看看周围，云！我们有办法对付象你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想说，我们会让你说的！”

这次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刑具，其中有鞭子和铁链。

一名公安拿著电警棍近前来。他把电压开到最高档来电我的脸、头和我身上的各种部位。我全身仿佛万箭穿心，充满了无法忍受的极大的痛苦。

圣灵用圣经中的一处经文鼓励我：“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作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象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象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 53：7。

“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 2：21。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 1：12。

通过默想神的话语，主赐我力量去忍受。我认识到我所受的痛苦与耶稣为我所受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所经历的痛苦，主耶稣都理解和同情。“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 4：15。

主没有让我感受到那么多我应该感受到的痛苦。公安站在我的手上和脚上，一次又一次地电击我。他们拉我的眼皮、嘴唇、耳朵和身体的其他部分来羞辱我。

我仍然拒绝说话。我是一堆半死的皮包骨，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他们看到这个方法没有奏效，一名官员突然改变了态度，想来软的。他说：“快停止！等一下！云，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今天，你要是承认你的罪行是反政府的，我们就释放你；如果你同意加入

三白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让你做三白爱国运动分会的主席。我们不再调查你以前的罪行，而且还要宽待你。”

他又踢我，问：“云，你听到我说的了吗？你接受我的条件吗？立即回答我！”

在我开口回答之前，我被那个妓女试图引诱我到她那里避难的异象提醒了。

突然我的灵从我的身体里被提起，我又看到了那个异象：毒蛇、蝎子、毒蜂和蜈蚣攻击我，我躺在地上，几乎被杀死。我这才明白神在前一夜向我显示那异象的原因。

官员试过了残忍的手段，然后是引诱，企图征服我，但是主赐我能力击退了他们的阴谋。

他们看到这些办法都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就指示李弟兄把我背到监狱医务所。

一个穿著白大褂的矮胖男人进了房间，对四位看押我的看守说：“让我单独给云作一下检查。”他们离开房间后，那个医生对我说：“云，如果你不说话，我有办法让你说。”他邪恶地咧嘴一笑：“这一针能帮助医治你的病，它会让你开口的。”

看守们被叫了进来。他们展开我的手脚，把我按在床上，然后掰开我的手指，手掌向下按在一块木板上。医生从他的包里拿起一支标著6号的大针管，从我左手拇指开始，依次把针猛地刺进我的指甲下面。

我描述不出我的感受。那是我所经历的最折磨人的酷刑。剧烈的疼痛向全身辐射开来。我忍不住大声喊叫，陷入了有知觉和无知觉之间，我说不清自己的灵魂是否还在我体内，还是已经离开我的身体了。

当医生刺到我的中指时，主仁慈地允许我昏迷过去，我不再感到疼痛。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手和手指都全无知觉。我感到一股可怕的汹涌的疼痛涌遍全身。尽管天气是那么寒冷，可我从头到脚全是

汗。我明白了那个我从神得到的，在白被单上的红手印的异象。

后来李弟兄告诉我，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被命令在外面走廊的另一端等著，在那个医生开始折磨我的时候，他听到医生的喊声：“云，带著你顽固的头脑去见你的上帝吧！”

当李弟兄听到我象受伤的动物般喊叫时，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为我祷告，所以他低下头，求神保守我的性命。

回到牢房，其他犯人问我怎么了。李弟兄捂著脸禁不住抽泣。在尽力调解自己的情绪后，他解释了发生的事。他们都同情我，什至连那些心硬的罪犯眼里也含著泪水。

感谢神，祂保护我、支持我经过了这些试炼。我知道神正使用恶人的愤怒来完成神在我身上的目的，来打碎我的自我中心和固执。神教我怎样等候祂，怎样耐心地忍受困苦，和怎样以一个更真实的方式去爱神的教会。

经历了这些折磨之后，我感到就象大卫在诗篇102：4-5中所描述的，“我的心被伤，如草枯乾，什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唉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

虽然公安和医生刺我、踢我、电我，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他们恼羞成怒，几天后他们又想出了一个计划。一天早晨，我听到监狱的门开了。我们牢房的一名犯人爬上窗户向外看。他看到很多穿得很好的公安人员进来了。他们命令看守“把云带出来！”

他们命令李弟兄用毯子裹著我，把我背出来。在监狱的门外有一辆带拖斗的三轮摩托，等著把我带到南阳医院。那里的一名医生对我作了检查，诊断说：“除了严重脱水外，云没有任何严重的疾病。我们必须给他静脉输液，以维持他的机体。”

一名护士准备了两瓶生理盐水，准备给我输液。当护士检查我的胳膊时，我闭著眼睛，听到照相机的咔嚓声。护士对医生说：“他太瘦了，找不到血管，我们只有把针扎在他的手臂上。”

有些记者被叫来见证这场早就筹划好了的表演，医生和护士其实是在演戏给记者们看。

他们仍然找不到我的血管，所以他们让我躺在走廊里的一个床上。许多人走过我的床边，鄙视地看著我，“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诗篇 22：7-8。

我的样子看上去既可怜又可怕。就象保罗说的：“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象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 4：9，13。

最后护士在我身上找不到一处可以扎针的血管，她感到很沮丧，只得把针扎进了我手臂的肌肉里。记者们在等待，医务人员被弄得很狼狈。两瓶盐水注进了我手臂的肌肉。我的手臂立即肿了起来，我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

医生和护士不管我是死是活，他们只是表演给新闻单位看，“证明”政府关怀我。当局确信我不久就会死去，于是想表示他们尽力在“帮助”我。

我被送回了监狱，在审讯室里有另外一个审讯在等著我。我闭著眼睛，但是审讯员们又一次用手指扒开我的眼皮。他们戏弄我，嘲笑我，但是他们不能使我开口说话。

两名公安把我带回了牢房。他们把我扔在水泥地上，拿去我的被子，再一次用两个电警棍电击我，打我。

对我来说。那是个黑暗的时刻。

我的狱友们这次对我也没有同情了。那天早些时候，我还在被折磨的时候，监狱官员给我的狱友们讲了话，告诉他们：“云是坏分子，一个反党罪犯。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现在装疯了。但是我们识破了他的诡计。他开始用绝食来使我们政府难堪。但是今

天医院已经诊断他没有病，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将计就计。你们需要注意这个反革命分子。他在你们牢房里，你们就已经够倒霉的了。你们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如果你们看到他下了什么坏事，马上汇报。谁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谁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作为奖励。”

这样，当局教唆其他犯人（除了李弟兄）来恨我，那样他们就能得到奖赏。

在我同牢房的犯人中，有些是无期徒刑，另一些人被判了10年到20年之间。他们心里有很深的仇恨，能得到宽大处理，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奖励。

从那时起，在牢房里我能活著都很困难了。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保护，我肯定已经死了。

我们牢房有十五六名犯人，大家都共用一个厕所。他们拿我的被褥浸在粪尿中，那气味难闻极了。

这个牢房的头儿，就是看守指定的监舍舍长，故意往我脸上撒尿，还唆使别人也这样做。所以所有的犯人，除了李弟兄以外，经常向我撒尿，一边撒还一边嘲笑愚弄我。这是巨大的羞辱，但是我实在是太虚弱了，根本无力抵抗。我心里虽然痛苦，但还是默默地忍受著。

我想到了彼得前书2：23节中的话：“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我也默想耶稣的应许，“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路加福音6：22-23。

看守们也开始更残忍地对待这些犯人。这样，这些犯人就更恨我了，他们把环境的变坏归咎于我。

每天在指定的时间，犯人们被允许到院子里放风。一天下午，我也被抬到院子里。看守们指示那些犯人把我扔进一个化粪池。

看守们向我撒尿，还想强迫我爬过屎和尿。但是我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当然不可能。我憔悴得什么都没有了。那时我的体重大约只有 30 公斤。

看守们一次又一次地用电棍击我，强迫我象狗一样爬过人粪。他们用钢板靴踢我，迫使我滚进粪尿中。

他们甚至用电警棍刺进我的嘴里。我无法简单地描绘出那种疼痛。我感到我的头将要炸开。甚至直到今天，只要一想起那些经历，我整个身心还在颤抖。我真想一死了之，来逃避那种非人的折磨。

我不用自己的话，仅引用诗篇的话来描述我的感受：“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象抓撕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诗篇 22：12-15。

最后我失去了知觉。

所有犯人都看见了这些事。看守们想让他们嘲弄和羞辱我。一些人做了，但是有些人实在看不下去，悲痛地哭了。

我的姐夫当时也在监狱里，他被关在另一间牢房。看到我被惨无人道地摧残，他从人群中跑出来想去帮助我。看守们电击他，踢他，喊道：“你以为你是谁呀？滚开！”电流一击中他的身体，他就倒在了地上。

那时候是 1984 年 3 月，漫长的冬季要结束了，雪也不再下了，但早晨还是很冷。我在冷风中颤抖着，只穿著其他犯人给我的破旧单衣。

一天早晨，到了犯人上厕所的时间，他们都排好了队。我太虚弱，站不起来，所以看守们让我靠在墙上。

回忆起我被捕的那一夜，明弟兄、镇弟兄和其他同工亲切地洗我的脚。我记得明弟兄送给我温暖的围巾，还说，“这条围巾会为你保暖御寒。”

我感到尽管身处监狱，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仿佛一直和我在一起。当我回想起和他们亲密的关系时，我得到了巨大的安慰。明弟兄给我的围巾还在，我把它围在腰间保暖。这样我感到我仍然和弟兄姐妹们联在一起。

那天我被扔在那儿靠著墙直到日落。然后他们命令李弟兄把我背回牢房。当我回来时，看守们折磨我还没够。他们撕了我围在腰间的围巾。我有一个小搪瓷茶杯绑在围巾上，上面印著很多蓝色的小十字架。它一直以来给我力量，它使我想起耶稣的十字架和我家人的爱。

犯人们解下茶杯把它扔进尿桶里，还把我的围巾也扔进粪便中。

我感到极其痛苦和愤怒。我用尽全力爬到粪便中去找回我的茶杯。犯人们往我的杯上、手上撒尿。我夺回我的茶杯紧紧地抱在胸前。我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试图夺走我世间唯一剩下的，对我非常宝贵的东西。

我想用话反击他们，但是主阻止了我，告诉我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亲中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 12：17，19，21。

我为我的心思悔改。我开始祝福我的狱友，特别是那些凌辱我最多的人。

不到两天，神的愤怒临到我同监的犯人身上，他们开始长疥疮发痒。他们全身发痒，痒得发疯。

李弟兄和我是仅有的两个没有得这病的人。虽然我曾经躺在人粪尿中，卫生条件属于最差的，但主实实在在保守了我没有受到这病的折磨。

看守们想利用每一个机会要抓住我的把柄，但他们看到我只是躺在那儿，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监狱当局发现李弟兄在很多方面秘密地照顾我。他疼爱我，阻止了其他犯人对我有更多的伤害，企求他们对我好一点。结果，李弟兄被换到另一间牢房。现在就剩下我自己了，和其他信徒没有任何联系了。

看守们又把我拎起来扔进小便池里。犯人们往我脸上撒尿。我想哭喊。现在我感到那么孤单。“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著一个。”诗篇 69：20。

第二天早晨，犯人们醒来，发现他们的身体满是红道道！那是一种脓。他们难以忍受，不停地挠，直到流出脓来。

染病的犯人被浑身的骚痒折磨著，既睡不著，也不能躺下。

看守来检查我。他们撕开我的内衣看我有没有这种病。他们以为这病是从我这儿传出来的，因为我经常躺在人粪尿中。但他们发现我是仅有的没有得病的一个！

我同牢房的犯人放过了我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去解除他们的痛苦。这个牢房的犯人头儿感染得最严重。他全身都是红点，甚至脸上也是。其他犯人都不敢接近他。

因为我没得那病，同牢房的犯人就我的床从小便池那儿搬到挨著舍长那边，想增加我从他那儿传染的机会。犯人们和看守们都因为我没有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折磨而恼怒不已。

一个姓于的同牢房的犯人仔细地观察我好几个星期了。他走过来亲切地用一条被子盖住我的身体，对我很友好。他是神赐给我的李弟兄的代替者。

一天晚上，于过来帮我盖被子，我伸手抓住他的手臂。我太虚弱了，我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他低下头来听我的耳语：“于，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和救主。”就在那时，于默默地得到了主的救恩。

舍长，他在这病中受了那么多的苦，看到我逃过了这种折磨，他就更恨我了。他把我的被子拿去自己用，用他自己满是病菌的被子裹着我，那上面到处是血、脏物和脓。但是主保护了我，我仍然没有感染到那病。

魔鬼通过许多恶人打击威胁我，但是圣灵使我在耶稣里刚强，虽然我外面的身体几乎被彻底毁坏，但我的敌人全都被打败了。

犯人们在他们中间谈论我会活多长时间。一些人说：“他三天之内就会死。”另外的人说：“他肯定活不过今晚。我打赌他明天天没亮就会死。他要是活得过今晚，我就把我的饭给你们吃。”

他们这样彼此打著赌，但是我没有死。那些以神的仆人打赌的人肯定会输！我把我自己交托在公义的主的手中。我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而活，只靠神的恩典。

公安局不能从我口中提取任何口供来控告我。他们害怕了，如果我死了，他们必须向省局交待，所以他们很紧张。

监狱安排了好几个护士从医院来。他们用一种工具撬开我的嘴，用一个瓶子强行给我灌汤，但是我拒绝吞咽，让汤淌到地上。摄影师也在场。他们拍照片作为“证据”。证明当局已经尽了全力来救我。

看守们看到我让汤流到地上，就嘲笑我说：“云，我们不再管你的死活了。我们没少照顾你。我们尽了所有的可能来帮你。你以为你的绝食会影响政府，但是现在我们希望你死。你死后，这事儿将被宣布为自杀。我们会把你的尸体火化，除掉你我们很高兴，你这个顽固的家伙。”

第十一章

禁食的结束

Chapter 11: The End of the Fast

在河南激烈的逼迫浪潮中，从1983年后半年到1984年7月，我们的教会遇到了许多严重的困难。几百个工人被捕了。

我感谢神赐给我一个不住地祷告的母亲。我的母亲每天早晚都要为教会和领袖们祷告。她和其他信徒呼求神的怜悯和复兴，因为牧人被击打，羊群被赶散了。

1984年4月1日晚上，我母亲在跪著祷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异象。她对这异象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她是我们村里的接生员。

在她的异象中，一位年青的妇女正面临生产的困难。因为她营养不良，怀孕七个月时就早产了，生下了一个男婴。女人的家人和接生员说：“这个男婴肯定活不了。”所以他们把男婴放入一个麻袋里打算扔掉。

在异象中，我的母亲走上前去，说：“让我看一看。”她转身肯定地向那妇女说：“你的孩子不会死。”她说完后，那个男婴就变成了我。我的母亲从异象中惊醒。她爱子心切，喊道：“父神啊，怜悯我的儿子！”

然后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向她说话：“你的儿子不会死。”

自从我入狱的那一天起，许多朋友和家人不但为我祷告，而且还尽力从公安局打听我的消息。没有人允许去探访我。

他们都听说我没有机会活了。有些人还听说我已经被判处死刑，另一些人听说我将被判无期徒刑。这些消息传到了我妻子和母亲的耳朵里。

德灵的人嫂告诉她：“还是回娘家去吧，趁早嫁给别人。云没有机会回家来和你过日子了。”

但是感谢主，祂帮助我亲爱的妻子来抵挡这些试探。她决心坚定立场，忠心地把自已交托给主。

在我母亲得到应许，说我不会死的同一天夜里，我妻子也同时得到一个梦。

在我妻子的梦里，她看到自己和我母亲到监狱里探访我。我瘦得皮包骨头，但靠主的恩典仍然刚强。我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在梦中我给了她一把钥匙。我坚定地告诉她：“这把钥匙能开每一扇门！”当德灵醒来时，她立即认识到主耶稣想让她用祷告打开每一扇困难的门。

第二天早晨，我的母亲和妻子分享了她们得到的异象和梦。她们的信心被大大地加强了。她们一起跪下向主感恩。她们也与其他一些信徒分享了那异象和梦。

在那时，只有一位教会领袖冯弟兄没有入狱。他到我家探访，整夜祷告，向神呼求怜悯和复兴。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的家人：“现在是去监狱探访云的时候了。”

在当时，人们不可以随时去探访犯人。只有接到当局的官方许可才能够去。

就在第二天，我妻子德灵接到了监狱的许可。这对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不算稀奇，因为我的家人已经从主那里得到了许可！

70多天过去了，所有这期间，我没有吃任何食物，也没喝水。自从入狱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得到来自我家庭和教会的一点消息。

我同牢房的犯人尽管得了皮肤病，但仍没有停止折磨我。我几乎听信了他们的话，以为我就要死了。黑暗和痛苦压著我，那时我感到主用祂的力量包围著我，保守我不死。

在我禁食的第75天，大约在凌晨3点钟，一道耀眼的光照进我的牢房。在一个异象中我看到自己骑著自行车走在一条路上。自行车的车把上坐著一个7岁的小男孩，叫小申。在我被捕前，我认识这个小男孩，他的父母都很爱耶稣。

在我的异象中，小申说：“叔叔，我唱一首歌给你听！”他唱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我和他一起唱，声音越来越大。我充满了喜乐！我感到象鸟一样自由！

在我的异象中，我看到我的身体仍然躺在牢房中，但我却能透过监狱的墙看到外面的世界。我看到许多各种肤色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些人跪著，有些人站著。他们都在举手祷告。

我设法走出去和他们相聚，但是，突然蝎子、毒蜂、毒蛇和可怕的怪物又一次来攻击我。

我被打倒在地。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发现我被母亲抱在怀里。她紧紧地抱著我。我的妻子、姐妹和弟兄都在抓著我的手放声大哭著。我告诉他们：“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然后我从异象中醒来。

在这长时间的禁食过程中，我的日子充满了斗争、神迹、异梦、异象，和来自主的启示。我每天经历了祂的能力。虽然我没有圣经，但我还是不断地从我背的经文中默想祂的话语。

虽然人用尽了每一种可行的方法来摧毁我，但是他们没有成功。现在他们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当局邀请我的家人来探监，试图让她们来劝我吃东西，并开口说话。他们打算监听我所说的话，希望收集口供，以便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来获取控告我的证据。

1984年4月6日，公安局派人去我家，指示我母亲和妻子，她们应该说什么来劝我吃东西，并开口说话。但是主已经警告过我母

亲和妻子：“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7：15。

第二天早晨，4月7日8点钟，我的母亲、妻子，和其他六个亲戚和同工来到了南阳监狱的前门。门卫让他们等著，同时看守命令于弟兄再一次把我背到审讯室。他们设法哄骗我说：“云，这是给你的又一次大好的机会，如果你开口讲话，所有这些可以最后一次解决。”

我拒绝回答，他们开始又一次疯狂地用鞭子打我，用电警棍电我。我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过来时，我感到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涌遍了全身，我仿佛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活著还是死了，醒著还是睡著。我感到脸上很温暖，好象有人在轻轻地、温柔地爱抚著我。

我以为我是在异象中，但当我一睁开眼睛，看到我是在母亲的怀里！一滴滴的热泪唤醒了我，她亲切地用双臂紧紧地抱著我，安慰我。我看到母亲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好象刀子扎进了她的心。

德灵站在她旁边。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妻子对我姐姐说：“这不是他。这肯定不是我的丈夫！”

我只是一堆皮包著的骨头。由于被叉打叉踢，很多头发都掉了。我的耳朵蜷起来了，满头满脸是凌乱的胡子和头发。剩下的一片片头发和我自己下了的血结在一起。由于“电击治疗，我整个外貌都变形了”。

我自己的妻子甚至认不出我来了。

在我母亲确认了我的胎记之后，她知道是我了。她大声哭喊著：“这是我的儿子！主啊，怜悯我们！”

当我的妻子意识到这个在她面前的瘦小的身形是她的丈夫时，她几乎晕了过去。

突然主增长了我的力气，一股巨大的力量来到我身上。这很难解释，但是我感觉好象我的灵与我的天父合成了一体。主命令道：

“说话！是你说话的时候了！”

当我要开口说话的时候，被姐姐的手捂住了。她知道看守在偷听。她知道我不吃不喝已经70多天了，她怕如果我说话，会受到更多的折磨。

我把姐姐的手推开，喊道：“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诗篇146：3。“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诗篇118：9。

与此同时，我紧紧地抓著冯弟兄的手，注视著他。我对他说：“弟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要靠神刚强，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我的天父已经告诉我，你今天会来看我。”

监狱官和看守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懂我在说什么。来看我的人都在哭泣和悲哀。当我再想说的时候，姐姐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感到好象一股烈火被封在我的骨头里，想要爆发。

我握著母亲的手告诉她：“妈，你的儿子饿了！妈，你的儿子渴了！妈，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你为什么不给我送衣服来呢？”

她擦著我的眼泪说：“亲爱的儿子，不是因为妈不疼你。我们给你送了许多衣服和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到你手里。我们请人给你送来衣服和食物，但是监狱的看守也都拿走了。”

我的家人不明白，我指的不是身体上的饿和渴。我们的一个同工听到我说又饿又渴，于是就跑出监狱，到最近的商店去买食物和饮料。我无法叫住她。

我又说，“妈，我不是由于地上的食物和水饥渴。我饥渴是为了众人的灵魂。妈，传福音救人是唯一令人满足的食物。”

我喊道：“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作发白）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34-35。

我眼里含著泪说：“我禁食74天了。今天早晨天亮前，主在异象中指示我，我会见到你们大家。妈，我几乎被打死了。如果要我死，我会死的，但是我会对主保持忠心。妈，你带来了羔羊的肉和血了吗？”

那位姐妹从商店买回了一些饼干和一瓶葡萄汁。我看到这个，就掰开一块饼干，谢谢了，把它递给了我的妻子、母亲、冯弟兄，和其他的同工和亲戚。我从破碎的心里说：“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

然后我倒出一些葡萄汁：“这杯是主的血，为我们流的。”每个人都低下头严肃地领受了主的圣餐。

这是我74天来的第一个食物。从1月25日到4月7日，我没有吃喝任何东西。

我人声地哭，握著我亲爱的众人。我说：“妈，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起掰饼。”我转身亲吻我的妻子。然后向每个人说：“我亲爱的妻子、妈、弟兄姐妹，我会在天堂再见到你们。”

每个人都泪如泉涌。

我大姐抱著我问：“你怎么能扔下你年迈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为自己的缘故去死呢？还有，德灵怀孕了。你怎能忍心抛下她呢？”

我的母亲恳求说：“儿子，你的妻子需要你；你的母亲需要你；神的家需要你。”她降低声音在我耳边轻声说：“听妈的话。神已经告诉了我，你不会死的。你必须坚强地活著。”

在主的保护下，我们彼此交换了信息。监狱当局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听到了我们的说话，却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告诉家人：“请禁食为我祷告。我永不会成为犹太人。我永远也不会否认主和他的子民。”

公安们这时才如梦初醒，用拳头敲著桌子，喊道：“你们在谈什么？够了！出去！”看守们被命令带我回牢房。当看守们将我拖走时，我的母亲、妻子和姐姐抓著我，不让我走。



我的母亲宁死也不愿意把我留在恶人手中，但他们硬把我从她手中拉走，就象一群狼攻击一只无力抵抗的羊。他们甚至当著我家人的面打我，把我拖走，把我的老母亲推倒在地。她们都悲痛地哭著，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我。

当一声巨响，监狱的铁门猛地关上了。透过铁门，我还能听见我母亲喊道：“儿子，记住妈的话。你必须活著！为神活著！”我喊著回答：“妈，传福音！请众教会为我禁食祷告！”

看守打我耳光，把我带回了牢房。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人人都说我丈夫会被处死，但是内心深处我自信地感到，那不是主所定让他死的时候。这听起来好象不可思议，但是我没有感到压力，一点也不沮丧，因为我永远也不相信他会被处死。

实际上，我相信云被杀要远远好过他终生在监狱里。如果他们枪毙了他，至少一切痛苦都立即结束了，并且他与主永远同在了。

我丈夫在监狱里禁食70多天，没有进食，没有喝水。当局怕他死去，所以他们让我们到南阳市中心的监狱去探访。

我怀孕6个多月了，已经能看出来。我很兴奋，想告诉云，他就要当爸爸了。自从他被捕后，我们之间完全断了联系，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怀孕了。

那是4月份，夏天的闷热已经来了。我们早早地到了监狱。我坐在云的大姐骑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们在监狱的入口处遇见了其他探监的人。他们也是骑自行车来的。我们总共8个人。

他们让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等，直到他被带出来见我们。



过了些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被带进来。他已经失去知觉，因为在我们来之前刚被折磨过。他的个子看上去象个孩子，耳朵已经蜷缩成葡萄干那么大。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没有人认出他就是云。我们以为这是当局的一个诡计。我肯定地说：“这不是我丈夫！”云的姐姐抗议说：“这一定是弄错了，这不是我弟弟！”

只有云的母亲看过了他的胎记后，才知道这真是她的儿子。他是那么瘦小，看起来简直不象个人。他遍体鳞伤，浑身都是被折磨的痕迹、干了的血迹和排泄物，大部分头发被揪掉了，他面容憔悴，眼睛看上去比平常大了许多，他的嘴裂著，露著黄牙。他穿的是又脏又破的旧衣服。

一切都难以置信，的确太令人震惊了。大伙儿都很震惊。我的头一阵晕眩，几乎昏倒。

云出来了，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只是微弱的耳语，只有他的母亲能听到。当我们都发现他确实是云的时候，我们都哭了。那是一个那么痛心的时刻。他大声说：“弟兄姐妹，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人的灵魂哀哭。现在让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一位姐妹跑到监狱外面的商店里，买回了一些饼干和葡萄汁，这样我们可以领主的圣餐。云告诉我们，他要去见主了，所以我们应该在他死之前最后一次同领主餐。

我们都嚎啕大哭。这简直不敢相信。

当我们离开监狱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在监狱入口前的街道上，坐成一圈。我们向主呼求：“父啊，公义怜悯的神，请赦免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和那些逼迫你儿女的人。愿他们得到你的救恩！”

街上有很多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听到我们哀哭，一群人聚过来问怎么回事。当我们把当天所看到的告诉他们后，很多人也流下了眼泪。

第十二章

神赐给我一个儿子和许多弟兄

Chapter 12:
God Gives Me a Son
and Many Brothers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祂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

哥林多后书 2：14-15

我被带回到我的牢房之后，看守踢我，向我喊道：“这么长时间你不说话，今天你怎么敢说话了？看我不活扒了你的皮！你等著瞧！”他离开牢房时狠狠地关上门。

我们的舍长侮辱我：“你是个骗子！你每天都装死。我杀人强奸，在监狱里还能活得很好。你却因为信耶稣进了监狱，还象一只病狗一样，就要死了。”

另一个犯人是穆斯林。他吼叫著：“你怎么敢违犯国法传耶稣呢？你该死。天理会审判你这样的猪！”

所有的犯人都知道，我非常虚弱，无论去哪都需要人背著。他们几个月都没有听我说过一句话，但当我听到这些侮辱时，圣灵临到我。我站了起来，这令他们十分惊讶。我大声宣告：“狱友们，我有一个从主而来的信息。请认真听！”

我居然能站著说话，而且还带著这样的能力和权柄，这使每个人都震惊不已。我只是一包骨头。他们曾经打赌我什么时候会死，但是现在我却站在他们面前，用这么大的声音讲话！

我告诉他们：“朋友们，神派我到这儿来，是专门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关进这牢房的第一天，就告诉你们我是一个相信耶稣的。”

第一天晚上我唱歌给你们听，还和你们所有人分享了耶稣的救恩。你们已经仔细地观察了我那么久，知道我74天没有吃一粒米，也没有喝一滴水。我问你们，几千年的历史中，谁见过有人这样74天不吃不喝还活著的？你们不认为这个神迹是上帝大能的体现吗？难道这不是祂保护我的明证吗？

“现在我的主允许我站在你们面前，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们怎么敢继续活在你们的罪里，犯下种种恶行呢？朋友，当审判的日子来到时，你打算怎么逃脱地狱？只有耶稣才能赦免你们！

“今天，上帝怜悯你们，给你们提供悔改的机会，使你们的罪得赦免。你们所有人都应该跪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你们的罪，求上帝赦免你们。要不然你们怎能逃过地狱的惩罚呢？”

我这一席话就象在他们中间扔下了一颗炸弹！他们不能控制自己。那个监舍舍长第一个走出来跪在地上，大声说：“云，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救？”

其他的犯人也纷纷跪下，包括那个穆斯林在内。他们大声说：“我们怎样做才能得救？我们怎样才能被上帝赦免？”

每一个心硬的罪人都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流著泪悔改他们的罪。

他们也因以前对待我的方式感到内疚。我原谅了他们，就象约瑟原谅了他的兄弟们。我鼓励他们，唱道：“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记 50：20。

由于牢房里没有足够的水，我就用几滴水给他们每个人施了洗。

我们牢房外面走廊里的一个监狱看守听到这里的动静，急忙跑到门口。他站在那儿僵住了，好几分钟没有说话，完全被他所看到的惊呆了。



第十二章 神赐给我一儿子和许多弟兄



整个牢房里的气氛被彻底地改变了。这些心硬的罪人现在有了一颗肉心。他们的言语行为完全改变了。以前仇恨和自私充满了2号牢房，现在却是一片喜乐和平安。

连续几天犯人们眼里都含著泪水，主浇灌下的仁慈使他们感到惊奇。当他们到院子里放风的时候，就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其他牢房的犯人分享福音。这样福音被传遍了整个监狱，很多人悔改，相信了主。

靠著神的恩典，祂现在给我一个新的工作——训练监狱里的新信徒！



那时，符弟兄快要被释放了。我在一张厕纸上写了一段话，让他交给德灵。我向她挑战：“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十字架的路。当你将生命交托给祂的时候，你是不是认真的？你会对主保持忠心吗？”我给她写了一首诗：

身体越来越衰老，亲朋越来越稀少；
道路越来越艰难，你要坚守主的道。
记著我们永远是神所爱的儿女。

我们结婚后，德灵和我一直想要孩子，但是那时我的名字和照片被公安贴得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几乎没有长时间在一起的机会。在被捕之前，我曾秘密地潜回家，在那个期间，我妻子怀孕了。

不久以后我就入狱了。





天上人

THE HEAVENLY MAN

一天夜里在牢房里，我从主得到了一个清晰的梦。我看到我的妻子高兴地抱著一个男婴。她来到我面前轻声问：“咱们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好呢？”

在梦中，我从她手里抱过孩子，立刻一节经文来到我的脑海里，亚伯拉罕命名以撒。在梦里我告诉妻子：“就叫他以撒吧。”她笑了，高高兴兴地抱著孩子走了。

醒来后，我再也睡不著了。我不断地想刚才梦里的场景。

第二天早晨，1984年4月19日，我的家人来到监狱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一名看守好心地告诉我：“云，你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几天后你的家人要请客庆祝。这有纸和笔，你妻子想让你给儿子起个名字。”

我立即回忆起昨天夜里的那个梦。我谢过了看守，写道：“他的名字叫以撒。”然后我写了下面的一段话给我的儿子：

写给亲爱的儿子以撒：

当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爸爸因耶稣基督的名被关在监狱里。我的儿子，我不知道是否能活著见到你。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但是你爸爸只希望你爱神，跟随主耶稣。以撒，永远信靠顺服主，你长大一定会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你的爸爸

监狱看守检查了便条说：“这里没有写与他案情有关的事。”于是他拿走了纸和笔，把纸条给了我的家人。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在激动人心的监狱探访后不久，我生下了我们的儿子。

这事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神迹。帮我接生以撒的接生员说，这是她所看到的第一次，女人生孩子没有疼。我不是在说谎，我没有感到任何痛苦。那是主的恩典。

在我生产的前几天，我被勒令去医院堕胎。政府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对我说：“你丈夫永远也出不了监狱。你还是帮你自己一个忙，别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吧。”他们命令我几天后回去，他们要给我堕胎。

我被吓坏了，当然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堕胎的，可我要是不去诊所，他们就会来抓我，强行堕掉我的孩子。

我把我的重担告诉了我母亲以及弟兄姐妹们。他们真诚地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脱离困境。主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在政府有机会给我实施堕胎之前，孩子就这么提前了两个月突然降生了！当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来查看，问我为什么没有在指定的日子来诊所时，我正坐在那儿，抱著我的宝贝儿子！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我托人送了一张便条到监狱，通知云孩子已经生了。他写了回信儿：“他的名字叫以撒。”主已经在梦里指示他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此时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全家正面临著严重的贫困。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公安抄走了，水壶、锅、家俱、什至连我们的衣服都被洗劫一空。云的母亲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有下地干活，不然我们就会饿死。她已经60多岁了，但身子依然结实硬朗。在我们地区，只有很少的老年妇女在外干农活，那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干的活。

我生以撒一个星期后，一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跋涉了100多公里来帮助我和婆婆去地里干活。这些帮忙的人来到我们家时，他们看到云的母亲每天在地里劳作，在重担下挣扎。

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割下麦子，捆起来放在地边，但没来得及放进仓房。他们离开后，暴风雨来了，云的母亲冲到外面，在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搬进仓房。

打雷了，云的母亲装麦子的大木车翻倒了，把她压在了地上。她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被压在沉重的车子下面。她被陷在泥沟里很长时间，被大雨泡透了。我和刚出生的孩子在屋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云的母亲一条胳膊断了，大腿严重受伤。

那简直是一个灾难，我几乎承受不了了。我的丈夫在监狱里，大多数亲戚朋友遗弃我，我正帶著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现在云的母亲又严重地受了伤。

一天，由于过度疲劳，我在地里晕倒了，昏了过去。我过了很长时间才醒过来，醒来后，一想到我自己的家人不认我，我的嫂子和邻居侮辱我，我就止不住人哭起来。我望著天空开始唱诗篇 123 篇：“坐在天上的主阿，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華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華阿，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消，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云弟兄的见证：在这人逼迫期间，我们教会的 9 个同工和我被扔进了监狱。许多基督徒被抄家，并且因为拥有圣经或其他基督徒的资料，被罚了大量的钱。

很多信徒害怕了，但是圣灵平息了他们的恐惧，并给了教会一个新的方向。一股清新的复兴之风吹遍大地。祷告会持续整夜，很多睡著的灵魂被唤醒。神迹、异能经常发生。很多人带病人到家庭教会，他们就得了医治。那些有精神病的和被鬼附的，因耶稣的名完全得了释放和医治。

因为许多人恒切地为我们祷告，还在狱中的基督徒发现他们的见证人有能力。结果，无数的犯人都来认识了主。

在那时，很多政府官员和共产党员接受了耶稣。有些甚至大胆地开始为主作见证。

有一个村叫“铁佛庙”，离我家10公里。芝姐妹住在那个村。她的丈夫很有钱，可不信主。实际上他在拜偶像，他妻子劝他放弃假神，敬拜耶稣，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他们的儿子患了一种晚期疾病，没有医生能治得了。

这个有钱人的亲戚是政府的高官，他请信徒们去他家为他的儿子举行一个祷告会。很多基督徒参加了。就在那天夜里，冯弟兄骑自行车到那个村，把他到监狱探访我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大伙。

弟兄姐妹们听了我的禁食的见证和所遭受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他们都为我大声祷告呼求，忘记了为那个有病的孩子祷告。

芝姐妹的丈夫抱怨说：“今晚我请你们来是为我儿子祷告。谁是云？他74天不吃东西还活著？这怎么可能？难道他是神仙？”他命令每个人：“别再为这个云祷告了！现在请你们奉这个云相信的耶稣的名为我的儿子祷告。如果这位耶稣帮助了我的儿子，那么我会利用和政府的关系帮忙把云弄出监狱。”

为著神的荣耀，神听每个人的祷告。那个男孩当夜就被医治了。他们全家接受了耶稣。芝姐妹的丈夫动员全村人来听福音，大

多数村民都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了神。后来，我从监狱释放之后，我去那个村探访，从人们口中亲耳听说了这个故事。

一天，芝姐妹告诉她丈夫：“我听说云的妻子今天生孩子了。为什么你不去他家看看，别忘了带上礼物。这是云的孩子，云的神医治了我们的儿子，还救了你的灵魂。”

那天他带了很多礼物去了我家。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母亲时，他说：“大妈，您不认识我，但是我带来了感恩的礼物。你们谁也不认识我，但是让我告诉你们一件真事……”德灵在她的房里休息。当听到这个人说话，她就起来听。

他详细地讲述了发生在他们家的事，主怎样仁慈地医治了他的儿子，以及拯救了村里的大部分家庭。

他们一起向神感恩。我的家人请求他去找他在政府里的亲戚，帮忙安排把我儿子出生的消息传递给我。

芝姐妹的丈夫有一个堂兄是监狱里的看守。他是那些用电警棍折磨我，并把我扔进粪堆中的看守们的一个。

这位刚信主的弟兄找到他的堂兄说：“云是我的亲戚（他的意思，在主里的亲戚）。云相信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好照顾他，好好待他。”

那个看守因他向我所做的而感到羞愧。我不吃不喝禁食74天的事实，在整个监狱里谁都知道，就连当地公安局的每个官员也都知道。

从那时起，我在监狱里的处境容易多了。逼迫停止了，我甚至被提升为监舍长。

以撒的出生，给我家里带来了希望和欢乐，也给我们的生活，在那个非常黑暗的一年中，带来了阳光。

第十三章

从主而来的一个 宝贵灵魂

Chapter 13:
A Precious Soul from
the Lord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雅各书 2 : 13

每天我都教导我们牢房里的信徒。公义和真理兴旺了起来。信徒们每天都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他们中的一些人作见证说，当圣灵使他们知罪时，他们就因自己所犯下的罪而悔改，他们看到自己以往的生活和恶行就象电影一样，在他们面前一幕幕地闪过。

一天早晨，监狱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亲切地递给我一杯茶，并请我坐在一把软椅子上。他说：“云，我知道你相信耶稣。今天我决定给你一件特殊的任务。”

我以为他要我汇报其他犯人，但是监狱长继续说：“在9号牢房有一个姓黄的杀人犯。每天他都要设法去自杀。他像个疯子一般总去咬其他犯人。我们决定把他送到你们牢房。从现在起直到他被处决的那一天，我们想让你看著他，确保他不伤害自己或其他犯人。你要是一不留神让他伤了自己，我们要让你负全部责任。”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立即感到黄是主让我们去拯救的一个宝贵的灵魂。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监舍的狱友们，每个人都害怕了。他们不想要他。一个说：“他不是人，是魔鬼。”在听取了每个人的意见后，我等了一会，平静地说：“弟兄们，在我们相信耶稣之前，不也和他一样吗？我们也像魔鬼。但是当我们的灵魂就要死了的时候，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需要对这个人有仁慈，待他就象他是耶稣本人。”

我的狱友们觉得我的话是对的，纷纷改变了态度。他们象等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等待黄的到来。

第二天早晨，当黄被带进我们牢房的时候，他活像那个在马可福音第5章里被一群鬼附著的人。他的手被铐在背后，脚上拴著脚镣。他说脏话，还不断地用脚镣来伤害自己。他很凶残，且充满了仇恨，可他仅仅才22岁啊！

黄戴著手铐脚镣，所以他的手臂和腿都无法动弹。可只要有人离他太近，他就会尽力去咬他的耳朵和鼻子。尽管他被紧紧地绑著，可还是上蹦下跳，直到白色的踝骨露出皮外。

9号牢房的犯人象对待动物一样对待他，踢他打他。他们非但好几天不给他喂饭，还嘲弄他，故意把食物倒在他身上。他的衣服上到处都是食物的污迹。

一天，出于完全的绝望和痛苦，黄等到没人注意他的时候，竭尽全力把头狠狠地向墙上撞去，企图自杀。可他却没死，只在墙上留下一个坑。

黄进入我们牢房的那一刻，他就感到有些与众不同。所有人向他表示爱和同情。我们张开双臂迎接他，把他的物品整齐地摆在他的床边。

由于戴著脚镣，他很多天没有洗澡了，身上的气味难闻极了。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都爱黄。狱友们指著我说：“这是云，是我们的舍长，一位基督教牧师。”我对他说：“黄兄弟，我们都是罪犯，不要怕，我们会照顾你的。”

我让他坐下，安静一会。我请每个人给黄一些珍贵的饮用水。我们把水倒在一个盆子里，我端到黄的身边，从衬衫上撕下一块布，蘸在水里，然后轻轻地擦净他脸上、嘴上的脏物和下了的血迹。

擦下他的脸后，我撕下一块我的毯子，擦净他手铐和脚镣磨出来的伤口。用一点牙膏给他的伤口消毒，然后仔细地把包扎上。

黄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坐在那儿，眼睛睁得大大的，盯著每个人。我知道主已经触动了他的心。

在午饭时，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的那份分了一些给这位新狱友。然后我们共诵主祷文，开始吃饭。我用一个饭勺喂黄。

午饭后我们轻声唱了一首我教他们的歌，来自马太福音 6：25-34：

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啊！赏赐我吃穿样样都全备，
我定要敬拜祂，跟祂学谦卑；主是春风我是草，随祂吹。
不忧虑今天吃什么啊，也不忧虑明天喝什么，
我天父祂定会养活我。

请看小鸟飞上飞下呀，请看野地里的百合花；
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曾纺线，上帝尚且养活它，何况咱！
所罗门君王极荣华啊，也不比这小草和百合花。
众弟兄啊，换装后，这个世界非你家非我家。

然后我讲了马太福音第 6 章里耶稣的话，比较了我们世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的不同，强调了人生命的价值。

那天晚上的晚饭恰巧是我们每星期一次的馒头。所有的弟兄都注视著我。我知道他们都饿极了。我对他们说：“今天我们已经把饭和水都分给了新朋友黄，所以晚上我们可以吃自己的馒头，不过我希望人家明天都分些汤给他。”

我先喂了黄，然后开始吃自己的晚饭。

我咬第一口馒头时，突然感觉想哭。一个轻微的声音从我里面浮现，说：“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该怎么表示你爱我呢？当我饿了，渴了，在牢狱的时候，如果你做这些事情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给我了。”

我即刻察觉是神想让我把剩下的馒头给黄。我低下头哭了，说：“主啊，我也很饿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一节圣经经文呈现在我的脑海中：“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罗马书 8：35。

我用块手帕把我剩下的馒头包起来，放在我的衣服里，给黄留著。立即平安和喜乐充满了我的心。

第二天早晨的早餐是水一样稀的面条汤，里面只有几根面条。我们都分了一些给黄，尽管他的那一份已经很多，但他还是不满意。他向看守喊：“我都快死了，为什么还不多给我点吃的？难道你们想在处死我之前先饿死我吗？”

就是那时主告诉我：“快，拿出你的馒头喂他。”背对著黄，我掰开那个馒头，把这些馒头块放进他的汤碗里。黄那石头般的心被感动了。他离开凳子，跪在地上哭了。他说：“老兄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昨晚你不吃你的馒头？我是一个杀人犯，人人都恨我。就连我的亲生父母，哥哥姐姐，还有我的未婚妻，都离弃了我。你却又为什么这样爱我？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但是我死后，变成了鬼，也会回到你们牢房，为你所做的好事来伺候你。”

我知道，主想让我给他传福音的时机到了。我告诉黄：“那是因为耶稣爱你，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对待你。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我们也会象 9 号牢房里的人一样对待你。我们爱你都是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应该感谢神。”

黄立即说：“主啊，我感谢你爱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这名心硬的罪犯，泪流满面地接受了耶稣的爱进入他的心中。他从罪的负担中被释放了。

我们牢房所有的犯人都是那么高兴。他们认识到，只有神的爱才能给那些被罪捆绑的人真正的希望。

黄接受了神的救恩之后，牢房里的气氛大大地改善了。大家一起唱歌。黄是那么渴望学习。我跟他讲耶稣的生平、教训、受苦、复活和再来。

我警告黄：“白杀是一种罪。”当他听到这儿的时候，他跪下来哭，承认了自己的罪。他请我掀开他的衣领，那里藏了一个剃刀片，他想有机会的时候用它白杀。

黄的心完全敞开了，他给我讲了他的身世。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工厂的主管，一个共产党员，很有钱。黄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发电厂作技术员。

黄20岁的时候定了婚。他的未婚妻非常爱他，但是他被拉进了黑社会，很快误入歧途。他每天喝得醉熏熏的，抢劫商店、滥杀无辜、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一名黑社会成员被捕，把黄给供了出来。公安局把黄逮捕了。由于他父亲的下顽，法官宽大处理，虽然他被查出有杀人罪，但只被判了三年。1983年5月1日，黄的父亲大笔行贿，使他提前从监狱劳改队获释。

虽然再次“自由”了，但是黄的生活还是盲目混乱。他感到活著没有意思，深深地消沉下去。他再一次和那些狐朋狗友勾结上了。一天晚上他和哥们出去喝酒。他们说：“这么活著真没劲，这么没有意义。我们虽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就同年同月同日死吧。”

这两个酩酊大醉的哥们制定了一个白杀协定。他们决定从黄以前工作过的电厂的仓库里，偷两包炸药，每包有8公斤重。

他们决定互相对打，直到其中一方死亡，然后活著的那个把死者的尸体搬到一个人变压器那儿，在那儿引爆炸药。这两个朋友就会一起死了。

这两个人开始用铁棍对打。黄的肩膀被打伤，但是他打中了对方的头，对方立刻死了。他的哥们头颅被劈开，脑浆崩裂。看到这个，黄吓坏了，跑掉了。他没有回去取回炸药。

黄知道当局会搜捕他，于是他就游遍全国，享受罪恶生活的乐趣。当他玩够了以后，他打算在白杀前，再回家看家人最后一眼。

黄买了一把尖刀，从商店里抢钱用作旅行的费用。他四处周游，强奸了许多无辜的年轻女子。他拜访了许多著名的寺庙，磕头烧香，希望心里得到安宁。他罪恶的掠夺和欲望不能使他满足，反而使他越陷越深。

旅行结束后，他上了火车，回家去看家人最后一眼。他买了两瓶安眠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火车进站前跳了下去，他不想在天黑之前回家，于是他藏在灌木丛里。

公安发现并逮捕了他，并在他的包里发现了杀人的刀和他的遗书，遗书里写了他自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这次黄的父亲也无法帮他了。最令黄伤心的是，他父亲到监狱给他送了一件衬衣，衬衣后面写著：“我现在不想再见到你，但我会到刑场上见你！”

现在黄完全悔改，成了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喜欢唱我教他的一首歌：

我爱耶稣，我爱耶稣，
我一生一世爱主耶稣；
光明时日我爱主，
黑云满布我爱主，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爱耶稣。

由于他内心的改变，我们给他重新起名叫黄恩光。

虽然 he 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还是问了很多问题。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剩下的日子该怎样活，才能给耶稣带来更多的荣耀。

通常，如果牢房里我们的声音太大，看守就会来残酷地惩罚我们。他们会强迫我们把头从牢房门底部的小洞里伸出来，那个小洞的大小刚好能让一个人的头通过。看守会踢我们，用枪托打我们的头。所以我们总是静静地敬拜和祷告，确保没有看守在门外。黄敬拜耶稣的声音很大，看守经常过来警告他，但是因为他就要被处决了，所以看守们没有惩罚他。

由于黄弟兄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所以他总是用最大的声音唱歌。2号牢房成了赞美和敬拜的中心！其他牢房的许多犯人都被他们听到的歌词触动了。

黄请我在我们牢房的墙上刻一个十字架。水泥很硬，但是我们大伙儿都一起干，以此来祝福我们的弟兄。黄告诉我们，如果看守注意到这个十字架，一切就都由他来担著。无论何时，当我们到院子里放风时候，就设法找一些碎玻璃片或旧钉子，可以用来在墙上刮出痕迹。

我在墙上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还画了一张世界地图，并在十字架的正下方写上：“神爱世人”。黄还请我们在十字架下画一个坟墓，和一个刻著他新名字的墓碑，来表示 he 属于耶稣。

当我们刻完了之后，黄哭了，又高兴地喊。我们继续刻画，直到牢房四周的墙壁都刻满了许多圣经的经文，例如“浪子回头”、“在患难中相信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3：23-24。

奇怪的是，虽然看守们看到了我们的“艺术作品”，却从来没有对此说过一句。那个牢房里的十字架和圣经经文一直保留至今。几百个犯人曾经读过这些话，其中许多人悔改了，并相信了耶稣。

我们用监狱徽章上的小别针作针，从毛巾里一次抽出一根线。每个人在囚服的左胸前绣上一个十字架。黄的上衣上绣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这些新信徒们竟这么有灵感！他们把十字架戴在了胸前，获得了很大的力量和鼓舞。

8月16日晚上，我们给黄施了洗。每个犯人每天从厨房里得到定量的一杯水，但是每个人都舍己地把每日定量的一半贡献出来，于是我们有了足够的水浇灌黄的头，给黄施洗。这是我们在那种环境下能做到的最好的洗礼了。

受洗之后他问：“耶稣也能救我的家人吗？我爸、我妈、我哥、我姐，还有我以前的未婚妻，也能相信耶稣，和我一起在天堂吗？”

我告诉他圣经所应许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黄为他的全部家人祷告了一夜，希望他们通过耶稣基督知道神的救恩。

黄的行刑日期很快就要来了。他极度渴望给家人写一封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手被紧紧地铐在背后。

黄信主以后，变得温顺了，整个监狱都注意到了他前后的不同。我恳求监狱当局，向他们保证，黄不再是一个威胁，他不会再企图自杀了。看守们给他的手铐松开了一些，但是拒绝完全拿掉手铐，因为这是监狱的制度，死刑犯任何时候都要铐著。

带著较松的手铐，黄请求看守给他一支笔和两张纸。他坐在地板上，把纸放在一侧，将他的双手一起从这一侧移动到另一侧来写字，但是写了几个字之后笔就没有墨水了。绝望中，他俯下身子把他右手的手指咬出血来。黄用自己的血作笔，继续给他的父母写信。他写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不能再见到你们了，但我知道你们爱我。儿子让你们丢了脸。我死后，请不要感到悲伤。我想告诉你们一些特大的喜讯——我不会死，我已经得到了永生！我在监狱里遇到了一个仁慈的人，令人尊敬的云弟兄。他拯救了我的生命，并且帮助我相信了耶稣。他爱我，照顾我，每天喂我吃饭。

爸爸妈妈，现在我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了。我会为你们所有的人祷告。你们必须相信耶稣！请允许我的云弟兄去和你们分享福音。他拜访你的时候，会把我其余的故事都告诉你们的。愿你们得到永生！我们在天国里见。

你的儿子黄恩光

我安排了黄的信被秘密地带出监狱，送到了他父母的手上。

黄是在8月16日受洗的，17日给他父母写的信，被定于18日处决。

在黄生命的最后一天里，监狱的气氛非常紧张，如临大敌。值勤的看守加了双岗。看守每5分钟检查一次犯人，用手电筒照著我们的脸，确保万无一失。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只有在第二天有犯人要被处决的时候才会发生。

8月17日晚上，主引领我，依照耶稣的命令，给黄洗脚。黄非常平静，对其他犯人微笑著。他对他们说：“我们在天国再相见。”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地吃了早饭。8点钟，看守们拿著一个名单进来。他们喊了三个名字：“云、黄、洪，出来！”出人意料地，洪弟兄和我在那同一天被送去公审！看守们从头到脚把我们紧紧地绑了起来。

在他们带黄去刑场之前，黄扑到我怀里，哭著说：“我们天堂见！”

在刑场上，一名看守把黄的两条腿从下面踢开，迫使他跪在地上。看守打开了他的脚镣和手铐，给他戴上一顶帽子，上面写著：“死刑犯”。

那是我此生最后一眼看到亲爱的、宝贵的黄弟兄。他们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从他的脑后枪毙了他。

我听到了那一声送黄弟兄进入耶稣怀抱的枪声。

我很悲伤，同时又很喜乐。我感谢神，他给我机会看到我的弟兄去了天国。“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诗篇116：15。



那天有9个来自南阳男子监狱和女子监狱的犯人，被公开游街示众，并公开被宣判（当时叫公判大会，犯人被五花大绑，背上插上高牌子写著各样罪名，载在车上游街 - 译者）。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被载著在市里沿街游行，同时我们的罪行被人喇叭广播著。我是那么充满了喜乐，有机会为耶稣的缘故在人前被游街示众！我的心里迸发出喜乐。

在公审的路上我无法控制自己。我刚刚看到黄弟兄进入了荣耀，永恒对我是那么的真实。我大声向神歌唱。公安用电警棍威胁我：“闭嘴，云！你还竟敢唱歌！你要还继续唱，我就活扒了你的皮。”

所有的9个犯人象动物一样被链在一起，塞进一辆卡车的后车厢。卡车在街上转的时候，一场大雨突然下了起来，把我们浑身淋了个透。对我来说，这是从天堂而来的沐浴更新。我大喊：“主啊，我渴慕祢恩典的沐浴！求祢丰富地将祢的恩典浇灌在祢仆人身上！”

我继续大声唱歌。许多人躲在雨伞下面惊奇在盯著我们。由于我们都是本地人，其他的犯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想被他们的亲友们认出来。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和我一起在校车的后面，她年纪大约20岁，名字叫小薇。她进监狱是因为和邻居打架，还撕烂了她们的衣服。邻居认识一些政府官员，所以她们叫公安把小薇抓进监狱，并指控她母亲作伪证包庇。小薇是一名基督徒，但是走神的道路不是很坚定。

我唱歌的时候，小薇在哭。她问我：“为什么你在这种时候还这么高兴？”

我告诉她：“我怎能不高兴呢？今天我被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苦！”

小薇的脸红了。我继续大声唱：

虽然整个世界人不喜悦我，朋友都离弃我，
虽然我肉体的殿被诽谤、逼迫、和毒打毁坏，
我将舍命流血去讨天父的喜悦，
这样戴著生命的冠冕我将进入神的天国。

小薇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从兜里拿出手绢。我告诉她：“小薇，圣灵在为你忧伤。浪子回头金不换，天父在等著你！”

她泪流满面地悔改，并呼求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为她祷告，感谢神的恩典。她内心得到了平安和喜乐。然后小薇蹣跚著脚站著，用她的手绢擦去我眼里的泪水。卡车继续驶向我家所在的村子。小薇转身对我说：“我听说有一个勇敢的神的仆人叫云，他就住在那个村。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轻轻一笑，问她：“你愿意见到那个人吗？”

她回答：“我从教会的人那里听说过他的见证。我怎样才能见到他？”

我说：“现在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云。”

小薇的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她感谢神给我们机会见面。她扶著我，我们的卡车继续沿街而行。

卡车上所有的犯人都完全湿透了，就连那些穿著雨衣的公安也端著机枪在冷风和大雨里瑟瑟颤抖。武警们被雨淋得很不舒服，所以他们也顾不上注意我们。因为瓢泼的大雨下了一整天，所以根本没有群众出来参加我们的公审。公审人会被取消了。对当局来说，整个一天都是一个失败。

回到派出所，我们的脚镣和绳子被松开了。所有的公安们美餐了一顿。他们吃完后，才轮到我們吃一点他们剩下的饭食。

因为小薇是个年轻姑娘，所以公安们特别优待她，给了她一个馒头。她来到我面前轻声说：“云弟兄，我想把我的馒头给你，千万要收下。”

我不想要，因为我知道她自己一定也饿坏了。她看到我拒不接受，就哭了。我记起主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 20：35。于是我怀著感恩的心接受了她满怀爱心的礼物。我把馒头一掰二，把人的那块还给了小薇。

我们一起吃，为那天我们享受的丰富的交通感谢主。

第十四章

未来的希望

Chapter 14: Future Hope

我入狱后第一次见到家人是在我禁食 74 天后她们来探监的那一次。

过了很久，我被允许再次见家人。她们告诉我神的国怎样迅速地增长，并且整个中国都处在一个灵魂大丰收的季节。虽然公安在一旁监听着每一句话，但是他们不明白我妻子和家人说的是什麼。她们的探访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更加坚固了。

公安局仍然竭力收集我犯罪的证据。他们走遍其他市县，企图拼凑一个罪名来控告我。

一天早晨 8 点钟，监狱的门开了。我被带出去宣判，大法官是一个 30 来岁的矮小男人。他的黑眼睛里充满了鄙视和厌恶。

他的助手是一个 50 岁左右的高个男人。他戴着法官帽，看上去老谋深算。他容貌看似和蔼，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狡猾和奸诈的人。他对我说：“云，政府对你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由于你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们给了你好几个月的时间去休息和康复。现在你好了，而且你已经有了足够长的时间去想你要说什么。现在是你的机会。你必须低头认罪！”

法官开始审问我：“你都去了哪些县，总共有多少次？你去找的人都叫什么名字？谁是你们的头？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反革命宣传？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来煽动你们的跟随者来反对我们的宗教政策？你有没有教导反对三白教会，说它是一个妓女，还唆使你的跟随者脱离三白？”

我回答：“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麼。”

法官愤怒地把拳头砸在桌子上，喊道：“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为自己辩护。同志，拿录音机来！”一台录音机被拿来放在审判台上。

“播放”键被按了下去，录音机里立刻开始播放出我前些年讲道的信息。从背景中可以听到信徒们的哭声。在磁带里我说：“弟兄们，不要被妓女蒙骗，对耶稣保持忠心……象非尼哈一样，手里拿著矛，尊崇主的名（看民数记25：6-18）。对主忠心，不要象犹大一样出卖主。站起来，甘愿为主殉道！传讲真理！”

在磁带中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也听到了亲爱的彼得弟兄、英弟兄、和于弟兄的声音。再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的祷告，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在磁带里我大声唱：

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神主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胆。
虽有鬼魔成千，虽有仇敌上万，
依靠救主，不要惊慌，
你当刚强壮胆！

我的结束祷告是最令公安局恼怒的。我祷告说：“主啊，求祢驱散我们国家上空的乌云！捆绑控制著我们统治者的邪灵的能力。主耶稣，改变我们政府的政策。释放那些人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国家按祢的旨意被治理。主啊，怜悯中国！在这个时代兴起你教会的领袖，兴起他们象但以理和以斯帖一样站在公义和真理的立场上。帮助我们去听你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

然后许多信徒齐声说，“阿们！”

录音机被 嗒一声停住了。我睁开眼睛，看到法官的脸上拂过一丝白鸣得意的冷笑。他说：“云，你已经听到你自己说的话和祷告，

还听到了徐彼得的声音。难道你还不承认你在反政府？你说我们国家领导人是魔鬼，三白教会是妓女。你可被逮了个正著！现在你老实交代真相，除了徐和你自己，磁带上的另外两个祷告的人是谁？”

听到我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唱诗，给我加添了许多力量，我真想再听一遍那盘磁带。我等了一会：“我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是在谁在讲话。那些声音不太清楚。你能再放一遍让我听清楚了再确定吗？”

法官陷入了狂怒之中。他的眼睛被气得凸了出来，敲著桌子指著我说：“你说什么？铁证如山，看你还敢抵赖！我命令你在我面前跪下，重复你在磁带上的祷告！”

几个带警棍的看守过来，打我的腿，强迫我跪下来。他们咆哮著：“跪下！跪下！”

那时主的力量充满了我。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不要怕！在主里坚强。尽管成千上万的敌人围著你，你要在主里休息。在主里刚强壮胆！”

在看守们继续打我踢我的时候，我突然对法官大声喊：“你有什么权柄命令神的仆人在你面前下跪？你没有权利！你的问题是不合理的。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们所有人都跪下！我会按手在你们头上，求主赦免你们的罪。跪下，所有的人！跪下！跪下！”

法官、法庭工作人员、看守们都惊呆了。他们迷惑地盯著我好几分钟。然后他们猛然回到现实中来。法官敲上桌子尖叫著：“你胆敢如此猖狂！你这个反革命罪犯！这是谋反！你怎么敢命令人民法官在你面前下跪？你吃了豹子胆了？”

在我心里我想说：“我是一个天上人。在耶稣里我坚强如金刚石。你不能打垮我。”

那个老法官站起来平静地说：“好吧。因为云讲的道实在太多了，看来他已经记不得这磁带上特殊的场景了。云，你现在可以回牢房去回想这件事。我们下一次再叫你的时候，你必须清楚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有比这磁带更多的证据控告你。你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你要好好反省，老实交代。”

我意识到他们打算长期斗争我。我想到使徒保罗的话：“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哥林多后书 1：10。

当地法官用遍了各种伎俩，企图让我承认我的“罪行”。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使用了他们能发明出来的最残酷的各种折磨，却仍无法使我说出一句认罪的话。所以他们把我的案子提交到高级的地方人民法院。法院安排了一个预审听证会。我一进那个房间，就惊讶地发现那个法官是我的堂兄！

主指示我这是魔鬼的诡计。我的堂兄说：“我们有很多证据控告你。很明显你反对并抵毁了政府。你曾经讲我们的政府笼罩著黑暗，并被魔鬼控制著。你不仅攻击了我们的宗教政策，而且还写过许多材料去煽动信徒反对三自教会和国家政府。”

“我们现有的证据已经足够判你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告诉我，哪些活动是你干的，哪些不是你干的？今天我给你提供一个机会来弥补你的罪过。把你的同伙和同工所干的犯罪活动都告诉我吧，我会宽宥处理你的。”

还没等他说完，圣灵就对我的心里说：“云，你是一个属于我的利未人。你应该从你的亲戚当中分别出来，因为你属于我。”

我立即回答：“虽然我们是堂兄弟，但是我为共产党工作，我服事耶稣基督。我坚持从事我的信仰。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任何人的活动。”

我的堂兄不知道该向我说什么，沉默了一会。然后他说：“云，还是听我的吧，否则你会后悔的。在审判期间，在主判官面前你不可这样做！你要矫正态度，否则你会吃更多的苦头。”

我被送回了我的牢房。

一段时间以后，我的案件被提交到地方人民法院。我被绑著，两边各有一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押著我，他们开一辆三轮摩托把我带到法庭，我的狱友们热切地为我祷告。我感到心里有人喜乐。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这么大的法庭。法庭的前面是一个很高的台子和许多空椅子。我不知道我应该坐哪，所以我就坐在一个圆椅子上。法官进来的时候，他气坏了，说：“你这个疯狂的罪犯，简直胆大妄为！你怎么敢坐在法官的位置上？马上给我下来！”

我一点也不感到尴尬，从容地回答他：“这不是我的错。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坐哪。”在我心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与主一同坐在主的宝座上审判万民，甚至审判天使。

审判开始了。我被告知，大法官和所有的地区高级官员都出席了我的庭审。他们坐在法官席后面的高椅子上。听证席上另有四五十名陪审员。他们是来自统战部、公安局、宗教事务局、以及三一爱国教会。

所有控告我的“证据”——圣经、属灵书籍、磁带、和我的笔记本都被一一摆放在一张长桌子上。一封徐彼得弟兄写给我的私人信件也在那儿，他在信里指示我领导河南南部的教会，并在整个湖北省进行传道工作。

法官问：“云，所有这些脏物都属于你吗？”

我站起来回答：“这些不是脏物。它们是向全能的神分别为圣的圣物。”

法官不明白我的意思。他问：“无论你说它们是什么，它们都是你的，对不对？”

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回答：“让我看一看这些东西，然后才能确定。”

一名看守把我的圣经递给我。我打开它，看到里面的扉页。上面有彼得弟兄的笔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5：6。彼得弟兄在给我这本圣经时，签上了名和日期。我自己的名字和签名也写在上面。

我告诉法官：“这是我学习用的圣经。”

然后他们递给我《荒漠甘泉》，让我察看。当我看到它时，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我把它抱在胸前，打开它，找到当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9：11，“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我知道这是神在那一时刻给我的应许。我知道我必须顺服主的旨意，并且要甘心沿著祂所命定的道路走下去。我毫不畏惧地指著桌子上的每一件东西宣称：“法官，我不必看每一件东西了。我承认它们都是我的。”

每个人都因我的好态度而高兴。法官说：“我要给你播放一盘磁带，仔细听好了。”

听了几分钟之后，我说：“这磁带里的声音是我的。”

法官然后强迫我说出其他同工和领袖的个人资料。我以我能做到的，最尊敬的方式回答：“尊敬的法官，对于其他这些人，我什么也不知道。”

法庭休庭30分钟，之前他们说，回来时会宣判。公安局已经告诉我，我要么就是被判无期，要么就是死刑。我想我至少被判8年徒刑，因在我属下的同工们基本都被判5到8年的徒刑。

官员们慢慢地回到法庭，坐在了座位上。法官宣判：“云，根据指控，我们认为你有罪。我们判你入狱劳动改造4年！”

仅仅4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内心充满了喜乐，因为神给了我未来继续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希望。主有更多的工作让我去做！

我盼望看到我亲爱的妻子，迫不及待地要和我的宝贝儿子一起玩。现在我对未来有了希望。某一天我又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现在我可以开始允许自己去梦想。我的余生不会全都在监狱的牢房里度过。在我被载回监狱的时候，心中的快乐和对神仁慈的感恩简直无法抑制。当我与同牢房的弟兄们分享了这个消息时，他们都举起手敬拜主。

1984年10月，我被宣判几天后，在天亮前，一个很冷的早晨，我从南阳监狱被分配到新阳监狱劳改队，在那里我将服完我剩下的徒刑。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云在监狱里的4年是我所经历的最有压力的一段时间。通过祷告，我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些缓解。一些弟兄姐妹也和我一起分担。

在那些日子里，我和主的关系疏远了。在以撒出生前，我和主走得很近。我每天读祂的话语，敬拜耶稣，心里充满了神的喜乐。但是以撒出生后，我经历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我的信心软弱了。我一直疲惫不堪，几乎不知道每天该怎样度过。

以撒大约2岁的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那是我生活中关键性的一次经历。夏季天很热，所以我们把床搬到屋子外面，露天睡

在人树下。在我精疲力尽的情况下，魔鬼诱使我相信我睡前不必再祷告，我可以在睡梦中祷告！于是我倒头便睡！

云的母亲那天夜里去了一个聚会。以撒和我刚睡下，我看到一个黑呼呼的、恶魔般的影子站在我的床尾。我吓坏了。

我开始大声祷告，迫切地祷告。我喊道：“撒旦，我奉耶稣的名与你争战。我抵挡你的一切谎言。你已经骗了我，让我以为我可以在睡梦中祷告。我奉耶稣的名捆绑你！”

在我祷告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一个邪恶的灵掠过我。平时我的皮带梢儿上拴著一只小小的铃铛，睡觉前我把皮带挂在床尾。那个铃铛开始自己响了起来。我立即明白魔鬼想用铃声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并没有管铃铛的声音，继续祷告。不久那个邪恶的灵离开了，一种深深的平安临到了我们。

许多邻居也睡在他们家门口，所以很多人听到我的喊声，还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

云的母亲此时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在离我们村子大约还有1里远的时候，她听到了什么声音，她以为是许多基督徒在大声祷告，所以她想跑回家去加入这个祷告会。等她走到时，却惊奇地发现只是我一个人在祷告！

这是一个转折点，我的属灵生命从那一天开始长进了。

当我丈夫在监狱里的时候，神大大地帮助了我们。在那时，有两个特别的神迹，我愿意与你们分享。

地里只剩下我和云的母亲在下活，这简直令人绝望！我们不知道该种些什么。我们决定种红薯，却不知道该怎么种。后来我才知道，薯根之间应该相距半米左右，但我种的却只相隔十几公分！

乡邻们因为我们的愚昧无知嘲弄了我们整整一个夏天！消息很快传开，我成了许多人茶馀饭后的笑柄。到了秋天，乡邻们因为收成不好而开始骂娘，他们的红薯只有拳头那么大。

当我们拔出我们种的红薯时，发现个个人约有篮球那么大！那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村民们都知道是神眷顾了我们。

我们的邻居从那时起更尊敬我们了，并且他们不再把我丈夫看作是该受咒诅的罪犯，而是被冤枉而受囚禁的人。我们的乡亲看到了“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玛拉基书 3：18。

第二个神迹发生在以撒 3 岁的时候。我们既没有牲口，也没有肥料，所以不得不兑换掉一部分粮食来换取一些口粮、生活必需品以及来年的种子。

这次，我们娘儿俩不知道怎样撒小麦的种子。我把它种得太密了，连土壤都被盖住了！

就在麦收前的一星期，下了一场大冰雹，网球般大的冰雹从空中砸下来。当冰雹开始下的时候，我冲到屋外，看到一些邻居的麦地已经被冰雹完全砸平了。云的母亲和我跪下呼求说：“神啊，怜悯我们！”

一个伟大的神迹发生了。我们的地是唯一被主保护的一块地。我们所有的麦子都直直地站著，没有被冰雹砸到。在整个地区，别人的每一块田都被夷为平地。

人们在冰雹止息之后，纷纷从家里出来，亲眼目睹了主耶稣基督怎样保护了我们。这对他们又是一个有力的见证。

那年当我们享受著浓密而茁壮的麦子时，我们的邻居却没有收成，不得不用剩下的庄稼喂牲口。

回顾过去，尽管在那困难时期，主对我们是信实的！



第十五章

荆棘丛生的坟墓



Chapter 15: A Graveyard Covered with Thorns

我被送到新阳监狱劳改队。新阳在河南省的南部，在湖北的边界附近。这个地区有许多茶叶种植园。那里的天气是阴冷的，全年只有很少的日照时间，大多是浓雾和毛毛细雨。这阴郁的潮湿环境是大量的蚊子和毒蛇栖息的地方。

在我们监狱劳改队有 5,000 多名犯人，分成 4 个不同的工作单位。我被指定在灌溉的稻田和养鱼场里工作。单在我的工作单位，就有 1,000 多名犯人。

每天早晨我们必须接受政治学习和军事化训练。我们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一天要干 14 个小时，一个星期干 7 天，没有休息日。

我们挖鱼塘，不停地在灌溉的稻田里劳作，到处是蛇和水蛭。在我刚到的第二天，我们就被迫用背筐去背污泥和石头。我们一整天都得背著背筐，爬上梯子，把污泥倒在一个斜坡上。我非常虚弱，体力不支。我们吃的那一点点食物根本不足以支撑体力。多少次我晕倒，滚下梯子，摔在坑里。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荷枪实弹的武警的监视下，我们稍有松懈，他们就用枪托打我们。那是一种悲惨的生活。

每天晚上回监舍时，我们许多人的腿和肩膀都因这艰苦的劳动肿了起来。我经常连爬上床铺的力气都没有，所以就只能睡在床脚的地上。

我的体力被榨干了，实在支持不住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度过第二天。

更糟糕的是，新阳离我家人约300公里远，我家人来探监非常困难。在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不仅感到身体的软弱，而且灵里面也软弱了。

我因为见不到家人而深感颓丧。我多想看看年幼的儿子长得什么样啊！虽然在南阳监狱我遭受过非人的折磨，但至少我知道我的家人和我所爱的人们离我不远。现在我正在经历着另一种考验，这种慢慢折磨人、消耗人的方式更为痛苦。我到了那里不久以后，就写了一首诗来描述这个地方：

春夏秋冬雨雪连，雾气弥漫少有晴天；
毒蛇蚊子加蚂蚱，电棒绳铐加皮鞭。

身居这荆棘地，真像新坟堂。
一鬼变恶七鬼，锁链难改生。
要想改生命，悔改得重生，
救灵魂不死，诸天齐歌颂。

1984年末，在庆祝农历新年之前，我们都被勒令写年终总结报告，还要概述我们未来一年的打算。

我不知道要写些什么。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一节经文跃入我的脑海：“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2：5。

我写了一首诗，承认在后半年里我个人对主敬虔的生活软弱了。因为我是那么疲惫不堪，我活着只是为了吃和睡，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至于对未来一年的计划，我写道：我已经悔改了，并且主已赦免了我。我起誓每天要在清晨5点和晚上9点来祷告并默想神的话语。

从那天起，每天我和主有了一个交通的时间。主用祂的力量代替了我的软弱，我能够更好地承受那工作量了。

一天监狱长来见我，说：“我已经看过了你的判决书。你被指明是一个反革命，是政府的敌人，但是我知道你只是一个让人们相信耶稣的基督教牧师。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送你这样的人来我们监狱劳改队。”

我禁不住哭了。我深深地为我所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而感到悲愤。突然主告诉我：“不要为自己感到悲伤。这是我对你的旨意。你应该走在其中。”

感谢神，祂知道我的软弱和局限。监狱长已经认真地观察我很久了，看我是否逃跑。当他看到我不会逃跑时，便重新安排了我的工作，把我从鱼塘调到了地里。我的工作是把一桶桶的人粪尿挑到菜园子里施肥。这个工作比背污泥和石头稍微轻一些。

监狱当局还安排我洗衣服，并帮助一些文盲犯人给家里写信。主眷顾我。许多犯人知道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开始对我尊敬起来。

一天，一名看守来告诉我：“在菜园工作队有一个70岁的天主教神父。你见过他吗？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这个人也被划为反革命分子。他因为拒绝服从政府掌控的天主教爱国协会被判了10年徒刑。现在他已经在服最后一年的徒刑了。

当我第一次遇见于神父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是基督徒了。由于我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对我很冷淡，甚至连招呼都不和我打。我为他祷告，并且找机会服侍他。在午饭时间，我把奶粉倒进他的杯里，还把我的一些食物给了他。

后来他认识到，虽然我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是耶稣的真信徒。他已经听说过我所受的苦和我怎样禁食74天的事。

他渐渐对我改变了态度。于神父把他的笔记本给我看，里面写著他个人的属灵贡献。他不想因为与别的犯人分享信仰而给自己惹麻烦，所以他非常谨慎。为了避免麻烦，他不让他的天主教友带圣经给他，到那时为止，所有那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没有神话语的光景下生存著。

我的家人能探视我几次。她们暗地里在食物和物品中夹著圣经带进来给我。一次，我妻子给我带来一个特殊的烙饼。这真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她在饼里藏了部分圣经！另一次她藏了许多页圣经在一包快餐面里。

我和神父分享我的圣经，我们的友谊渐渐发展了。他受教育的程度很高，能读和说拉丁语、希伯来语、英语和文言文。

于离开劳改队后去过我家。我们的同工亲切地给天主教徒们很多本圣经，后来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亲密。出狱后，于神父被晋升为地下天主教会的主教。他真的很爱主。

主为福音的见证开了许多门。在劳改队里有一名犯人称石周坝。当他还是一个8岁的孩子的时候，就被送进了大佛寺，出家做了和尚。

石是书法家，也是功夫大师。一天他走过市场，一个扒手偷了他的钱。他转过身，用他的功夫打了那个贼。那贼倒在地上死了。

看到石的武功，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上来包围了他，无情的打他。石还击，打伤了几名公安。公安最后用枪托打折了他的一支胳膊，制服了他。他们狠狠地打他，他差点没被打死。最后他进了新阳监狱劳改队。

在监狱里，有许多人请石给他们讲经说法。一些年轻人甚至暗地里拜他为师，请他传授武功。



我非常有负担要和石分享福音。一天晚上我遇到他，就向他传福音。那天夜里石周坝接受了耶稣，并且重生了，为他的罪而悔改。他拿出佛教的书、护身符和符咒，请我毁掉它们。

许多犯人来自破裂的家庭。我向他们传福音，一些人决志跟随了耶稣。我们在鱼塘里给新信徒施洗。新信徒中的两个，席弟兄和孙弟兄，成了坚强的基督徒。席弟兄出狱后牧养著一个教会。

1985年圣诞节，申弟兄和安弟兄代表家庭教会来探访我。要过圣诞节对监狱里的信徒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被迫艰苦地劳动，心里却盼著和弟兄姐妹一起庆祝主耶稣的生日。

当两位弟兄到监狱的时候，我正在地里下活、运粪。监狱当局勒令他们走开，但是他们已经人老远地赶来要看看我，所以他们等在大门外。

一听说有人来看我，我赶忙跑到监狱办公室。通常犯人是允许在接见室以外的地方见探访者的，但因为我有个好名声，所以我还能和监狱长说得上话。我恳求他道：“我家乡的两个亲戚人老远来看我，可他们被迫等在外面，但他们需要上厕所。能请你允许他们进监狱的院子里来上厕所吗？如果你让我和他们一起去，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短的见面。”

难以置信，监狱长竟然允许了！

我们一起走在监狱的院子里，自由畅快地交谈著。他们告诉我每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1985年是全中国家庭教会大有能力的一年。伟大的复兴已经把福音传得又远又广，每天都有几千个灵魂被加给教会。今日，中国基督徒回顾以往的时候，认为1985年为突破性的关键的一年。我被所听到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高兴得哭了。

我们三个人进了厕所，一起敬拜神，来庆祝圣诞节。我跪在脏脏的地上祷告：“主啊，我们只能在这个脏厕所里敬拜你。但是你



理解我们，因为祢曾离开天上的荣耀，降生在脏脏的马槽里。祢愿意走顺服和受苦的路。我们今天敬拜祢！”

我的两个探访者也跪在我身边，我们手拉手向主祷告，互相鼓励。

就在那时，一个姓雍的犯人进来看见了我们。他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坏人。因为不断地打别的犯人的小报告，他被提升到组长的位置。雍喊道：“云，你怎么敢把外人带进监狱进行迷信活动！我现在就去向监狱长汇报！”

圣灵充满了我，我命令他：“奉耶稣的名，你怎么敢说这话反对真神？现在，我命令你跪下悔改你的罪。接受主，或许祂会赦免你！”

立刻，雍好象被闪电击中了似的，跪了下来。我们三个人按手在他头上，为他祷告。我认识到，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只要我们顺从神，神迹就会发生。

雍接受了主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的心渴慕神的话语。因为他曾是那样的一个制造麻烦的人，在其他犯人中，他树敌很多，为了报复他，在他信主之后，许多犯人诬告他。

一天在午饭时间，雍躺在床上偷偷地读圣经，那圣经是我小心藏在我们牢房里的。雍被发现了。看守拿走了我的圣经。雍急了，和他们打了起来。他几乎咬掉了一名看守的手指。他们最后制服了他，把他带走了。

两个弟兄跑去把这事告诉我。我说：“我们祷告，求神帮助雍。”我去找看守们，想尽力缓解这种形势，但是他们太愤怒了，根本不听我的。

正在那时我看到一个监狱队长正从门前经过。我追上他，对他说：“王队长，雍读的圣经是我的。我知道这件事很严重，但是你能帮忙拿回我的圣经吗？”

王是几名对我好的队长中的一个。他苦于严重的嗓子发炎，日夜咳嗽不停。

王队长进了办公室，对雍严厉地喊道：“你以为你是谁，敢和我们打？我会严肃处理你的！但是首先，把云的圣经交给我。”

几天后，事态平静下来了，王队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俯身对我说：“云，我读了你的圣经，但我看不明白。”

我知道这是神给的一个机会。我对他说：“如果你想明白圣经，很简单。首先你需要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相信祂，祂会帮助你明白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教训。王队长，这本圣经不但告诉你怎样得到救恩，而且耶稣也会医治你嗓子的炎症。”

我看到圣灵在触动他。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说：“王队长，请跪下来。耶稣要来祝福你。”

他跪下祷告说：“耶稣，我相信你是神，请医治我。”

我给他按手，他悔改并接受了主。神使他从嗓子感染中得自由，他渐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那一刻起，王弟兄成了耶稣的门徒。神高举他，给了他一个更有权力的职位，但是他一直记得我。他把我从运粪的工作调到铁匠铺。我也被指派为看守挑水。

新的工作意味著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经祷告。当家人来探监时，我们被允许在铁匠铺里见面。

我也被指派去地里放羊，到鱼塘喂鱼。我从中学到了一些教训。我学到了永远都不要打羊，如果想让羊群跟著我们走，就得喂养它们。在喂鱼的时候，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在鱼塘附近下活的犯人传福音。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了耶稣。

时间在监狱里飞逝著。日积成周，周累成月。1986年过去了，然后是1987年。许多犯人都听到了福音，信了主。我一直忙于训练新信徒。看到他们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并和别人分享福

音，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最后，1988年也过去了。刑满前三个月，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象著回到我妻子怀抱的那一刻。我儿子以撒现在已经4岁了，但他还不认识我。我错过了他迈第一步和说第一句话的时刻。我希望他能喜欢我，但是他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怎能理解发生在他爸爸身上的事呢？

一天夜里，没有事先通知，监狱突然从中央政府接到命令，每一个政治犯被要求集合。宣布整个事件与我有关，我有人麻烦了。

政府去了我的家，抄走了海外印刷的圣经，还有我们收到的海外华人牧师的信件。一封彼得弟兄写给我的信引起了公安局的警惕。

彼得弟兄的信里说：“美国人布道家葛培理要来中国了。他将会见主席和总理。我想去见他，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或许他可以帮忙让你提前释放。所以把你在监狱里受到的虐待和你所有的经历都写清楚给我。”

这封信被秘密地送给我，而且我立即写了回信。但是在我的回信送抵彼得弟兄之前，公安局一起发现了他的来信和我的回复。

在我写给彼得弟兄的信中，其中一部分写道：“通过苦难，我学到了很多。被送进监狱，我并不感到冤枉，因为神是真正的审判官，祂才真正有能力拨乱反正。我所在的监狱就象一个巨大的坟墓，犯人们极其痛苦。我们被锁被铐，一天从早到晚承受著非常艰苦的工作。

“我被捕是因为我爱神，并且渴望去解救每个人的灵魂。虽然我所背的十字架很沉重，但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心里充满了喜乐，我向主唱新歌。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和我们的王！”

当他们发现这些信的时候，立即驱车来到我们劳改队。他们在午夜到达，把我绑在监狱院子中心的铁旗杆上，开始向所有和我住在同一个牢房的犯人询问我的情况。接著，我被捆著塞进一辆面包

车，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经过几道不同的铁门，关进了一个又黑又小的牢房，这牢房只有一个铁门，与其说是牢房，不如说是一个盒子。整个空间只有1米2高，1米2长，90公分宽。它那么狭小，我根本站不起来，也不能伸展开。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

这个牢房很长时间没有被用过了，里面弥漫著难闻的发了霉的臭气。我感到晕眩和恶心。地总是湿的，这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寒冷，特别是在夜里。每当我想起那间牢房，我都不把它当作牢房，而是冷藏我的棺材！

牢房铁门上有一个小窗，被三根铁条封著。这是唯一有光线进来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爬到窗口向外看。我看到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叫，在枝头飞来飞去。我心中很惆怅，开始唱一首新歌。我象鸟儿一样渴望自由，但是我现在被关在笼子里。我远离高山，远离森林和树木。我盼望象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

我离自由只有几个月远了，但是现在看来，我似乎陷入了更大的麻烦。我问主：“我什么时候会再次自由？什么时候我可以向人们作见证来分享祢奇妙的作为？”我尽可能地高举我的手呼求主：“主啊，我愿意顺服祢。噢，神啊！求祢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主的话从启示录1：9临到我，“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笼罩在我心中的乌云立即不见了。

在那个小号里，我的心充满了喜乐。我说：“主啊，谢谢你。当我才16岁的时候，祢就把一个强烈的愿望放在我心里，要我去背诵你的话语，并把它记在心里。我为祢宝贵的圣经而感谢祢。现

在，主啊，我求祢一件事。求祢在这个地方再给我一本圣经，使我可以背诵你的话语。”

突然我听到有人开了大门，然后是我的小门。两个公安把我拉出来带到了审讯室。公安局长、省领导、劳改监狱的监狱长在那里等著我。他们脸上都带著严肃的表情。我想找个椅子坐下。公安局严厉地说：“跪下，你这个该死的罪犯！你知道你犯了多少人的罪吗？”

他不知道我已经习惯于这种威胁和恐吓很多年了。所以我没有跪下，只是回答：“从被捕的那一天起，我一直在遵守监狱的每一条规章制度。我服从领导，任劳任怨地做我的工作，帮助其他犯人。我两次被选为最佳表现犯人，我在劳改队没有做任何错事。”

官员的脸色变了。他大喊：“住嘴，你这个骗子！我们有你的档案。4年前，你装疯卖傻。然后你以绝食对抗政府。判你刑的时候，我们以为你的态度变好了，所以我们只判了你4年。但是你到了监狱劳改队后，却更加变本加厉继续你的宗教活动。我们恐怕，如果我们继续把你关在那儿，你会颠覆整个监狱。”

“首先，你与外国人有勾结，从海外接受迷信印刷品。现在，就在美国宗教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前几个月，你知道他们要来了！更有甚者，徐彼得竟然把这个消息通知你，他是全中国最大的通缉犯。”

第二，你一直反对我们政府和我们的宗教政策。你攻击我们的三一爱国教会，称它是妓女。在这过去的4年里，没有迹象表明你已经改变了，也没有看到你为所犯的许多罪行有悔过的表现。

“第三，我们在监狱里象慈爱的父母一样照顾你，但是你却胆大包天，写一首诗描述我们劳改队象一个大坟墓，荆棘丛生！我们的政府已经尽了各种努力改造你，想让你成为对国家有用、有贡献的人，但是你拒绝了我们所有的努力。”

他越说越气愤。他喊道：“今天我们将给你一生中最严厉的教训！或许你会醒悟过来，痛改前非。”

几名看守进来被指示道：“把云带出去好好地招待！”

我被带到刑讯室。他们铐著我，用电警棍、皮鞭和棍棒打我折磨我。我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在我失去知觉之前，主的话临到我：“这是你的呼召。你要耐心忍受，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

我恢复知觉后，我仍躺在地上象个死人。看守把我带走扔回了小号。我手上戴著手铐，脚上锁著脚镣。

就是那天夜里，主给我一个清晰的梦。在梦里，我的手铐突然断开，我自由了！在梦里我正在读一本研读本圣经。我向一些和我一起在监狱里的弟兄传道，鼓励他们为主作见证。那位天主教士于神父高兴地来到我面前，重复说：“耶稣永远得胜！耶稣永远得胜！”我告诉他：“当我开始被关进小号的时候，我祈求神给我一本圣经来学习。”然后在我的梦里，我们都向天上的主感恩。

当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手铐仍铐在手上，但是圣灵告诉我：“放松你的手。”我这样做，手铐就脱落了！我按照我在梦里看到的向主祷告。我说：“主耶稣，我爱祢。感谢祢允许我唱歌。求祢给我一本圣经。”

第二天早晨8点，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监狱长打开铁门来到我的小号。他叫我的名字：“云，虽然你犯了很多罪，但我们仍然尊重你的信仰。昨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给你一本圣经。来，拿去！”

我迅速地把手铐戴回手上，伸手接过圣经，谢过监狱长。他告诉我：“云，好好学习圣经，悔改你的罪，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锁上门离开了。

我跪下哭了，为这个伟大的礼物感谢主。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梦变成了现实！没有犯人被允许拥有一本圣经或者任何基督教印刷品，可是，奇怪的是，神为我预备了一本圣经！

通过这件事主让我看到，不论人对我有怎样邪恶的计划，主没有忘记我，并且掌管著我的生命。没有政府和任何人力能阻止全能的神实施祂的旨意！我回想过去，当我16岁的时候，神奇迹般地供给了我第一本圣经。我现在30岁了，被单独关在这个又小、又黑、又脏的牢房里，但是神的供应和能力丝毫没有减少！

我的双手颤抖著。我慢慢地打开圣经，翻到最后一页：“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 22：20-21。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蹲在小号里与世隔绝。只有一点光线从窗口透进来，但是足够让我看书了。前十天我把整个圣经读了个遍。我利用这段时间一共背了55章圣经，从希伯来书到启示录。

神帮助我明白祂的话语，并且爱神更深。这是和耶稣交通的宝贵时期。祂指示我看见中国教会的未来，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将福音传遍未及之地，并且在主第二次再来之前，将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

在我4年的刑期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看到一位灰白头发的老妇人，手里捧著月光。她笑著走向我，然后我认出那是我亲爱的母亲。我跑过去扑进她的怀里。她用亲切的眼神看著我，说：“我的孩子，不要怕。”

我醒过来，灵里充满了喜乐。我想，真遗憾，只是一个梦，但是我祷告这个梦会变成现实，并且我能再次见到我的母亲。

三天后，大约上午11点，一名看守进了我的牢房，把我带到领导办公室。当我进入房间的时候，我的母亲向我跑过来！她抱著我哭。她看到我被铐著，面容消瘦，由于缺少光照而脸色腊黄。她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我说：“妈，别伤心，这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我母亲拦住我说：“妈知道。德灵和家人日夜想你，盼望著你回家。我的孩子，记住妈的话：‘听从上面来的话，遵从神的声音。不要害怕。’”



她抚摸着我的手，触摸到我紧紧的手铐。她的心碎了。监视我们的看守说：“抓紧时间！快点说！你本来不允许有探视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老母亲人老远地赶来看你，所以放你一码。在我们被逮到之前快点说完！”

母亲说：“儿子，我来这儿找你三天了。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昨夜主的使者在梦里对我说话。他说：‘不要害怕。你会见到你的儿子。’今天早晨这位看守看到我站在监狱的门前。他是一个信徒，他看出我在找你。他告诉我：‘你的儿子被关在小号里蹲禁闭。’今天，这位好心人让我俩见面了。”母亲转身对那位看守说：“神必定会因你的善行祝福你。”

我问那个看守，是否可以写封信给我的妻子和儿子。他给了我笔和纸，还打开了我右手的手铐。在给我的亲人写信的时候，我的手颤抖着，劝诫她们对主忠心，还要向失丧的人传福音。

当我回牢房的时候，我转身看着母亲慈祥的眼睛。她举起手向我挥动。



彼得弟兄得知当局已经截取了他给我的信后，还是决定继续前进，试图在葛培理访问北京期间，无论如何也要见到他。他认定值得冒险去分享在中国真正发生着的事实。彼得弟兄担心在中国神的教会被“白爱国运动”代表了，而不是家庭教会。

美国布道家定于1988年4月17日会见“白教会”领导人。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彼得弟兄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安排去见葛培理。

然而，这次会面却永远没有发生。



国家安全局的便衣公安在4月16日下午4点，趁彼得弟兄参观一个公园的时候逮捕了他。因为我们的信件，当局知道了他的打算，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意图在他有机会见到葛培理之前阻止他。

彼得弟兄被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一位外国基督徒作者巧妙地说：“鉴于彼得工作的性质和影响，他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葛培理’，所以这还真有点讽刺意味，当他真要见到葛培理的时候，竟然被捕了。”

彼得弟兄因为他勇敢的尝试，在监狱里坐了3年牢，最后在1991年被释放。他在河南省镇平县监狱被囚禁，当时甚至没有任何指控。

第十六章

神降下祂 可畏的能力

Chapter 16: God Pours Out His Awesome Power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诗篇 66：10-12，16

在我 4 年刑期快结束的时候，却意外地再一次身陷囹圄，被塞进小号里。我想我肯定要被判处死刑了。

一天早晨，看守来把我带去一个公审会议，这个会议打算开一整天。那时我刚刚结束祷告和敬拜。

当看守看到我脸上的喜乐时，问道：“昨夜你作了什么好梦让你这么高兴？”我继续唱歌。

看守打断我：“别太高兴了。今天你要面对严重的困境。到今天结束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唱了。”

他检查了我的手铐，把我推进审讯室。那儿已经有 8 个官员坐在那儿等著我。一个桌子上摆放著不同的刑具。神已经从我心里拿走了所有的恐惧，所以我近前来察看这些工具，根本不感到害怕和痛苦。

我坐在一个椅子上。

一名法官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云。如果你拒绝合作并承认你的罪行，我有权力再判你 15 到 20 年。”

我看著他，没说什么。

公安局副局长说：“云，根据你的档案，你和罪犯徐彼得有很多联系。你们与外国人里通外国，密谋反对我们政府。如果我们选择以这些事实为根据的话，足以判你死刑。但是现在我们想让你自己清楚地认识到你所犯的这些罪行。告诉我们，徐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如果你把他们的名字都交代出来，我们就宽大处理你。否则，你会深深地后悔的。”

我心里立刻来气了。我站起来，举起被绑著的双手，大声宣称：“不用再说了！我完全准备好了去面对死刑！我不会回答你们的。你们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然后我又坐下了。

我在内心深处说：“主耶稣，就算他们杀了我，我还是爱你。”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惊呆了。从省政府来的一名经验丰富的法官说：“好吧，云，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政府是想帮助你。我们并不想让你死，所以不要这么激动。今天只是听一下我们问你的问题，就回你的牢房去。几天后我们再叫你，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当我又回到湿漉阴冷的牢房时，我唱了一首歌：

哦！主啊！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但我愿为你去死；
因我知道你选召我，
保守我顺服爱你。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9点钟左右，监狱长亲自来提我。我非常惊奇地听到他说：“云，收拾你的东西，准备离开这里。”

我问：“为什么？”

他回答：“我们要送你回你本县的监狱。在那儿你要面对另一个审判。”

我被一辆警车一路载回南阳。我的被子、衣服、圣经，以及其他的我在这个世上所拥有的东西，都与我同行。我被铐著，坐在后座上，一边一个看守。

我们到达南阳已经是下午的晚些时候了。我离开家乡已经快4年了。他们没有带我去监狱，把我载进一个大院。我看到一个牌子——“地方公安局”。

看守们打开了我的手铐，还允许我洗手洗脸。他们带我进了一个豪华的会议厅。一群人已经在等著我了。公安局长、宗教事务局长、当地党组织的代表以及一些三自教会的领导人都出席了。

公安局长说：“云，我想你已经知道你的情况有多么严重了，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对你的指控。根据法律，我们应该判你更长的徒刑，但是我们认为你太固执了，根本不会改正你的行为。所以，在各政府部门之间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让你回家。”

圣灵用祂的话提醒我：“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约翰福音19：11。

官员们继续说：“在我们释放你之前，我们有几个条件，你必须同意……

1. 两年内你将被剥夺所有的政治权利。你无法逃避作为一个政治犯的结果。
2. 两年内你将被处在公安严密的监督之下。
3. 你必须每个月向公安局报告，并把当月你都做了些什么都要向他们汇报。

4. 你的行动范围不得超出你们村以外。你不许到任何地方去传道。如果有人到你家里去见你，你必须把此事向地方当局汇报。如果你不汇报，我们会严厉地惩罚你。
5. 你必须加入一个政府承认和认可的三白爱国教会。

这5条被念完之后，我被要求在一张纸上签字，表示我同意这些条件。

我礼貌地回答他们：“各位尊敬的领导，有一条我不能遵守。就是第五条。我不会、也不想加入三白教会。它是国家的一个政治组织。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所以也必定不够资格加入三白教会。”

他们感到我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不知道怎样回答，所以他们给我一个严肃的警告：“云，我们知道你是狗改不了吃屎。我们知道你不会轻易改变你的道路。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如果你继续煽动你的跟随者反对国家的宗教政策，那就等著后半辈子承担后果吧！”

我发现他们已经为我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是当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车。他们派一辆车送我去汽车站。我的心里迸发著喜乐和感恩。

那天是1988年1月25日。从我被一辆警车载回南阳，被痛苦地铐在一个扶手上，鲜血四溅的那一天起，已经整整4年了。距我开始74天禁食的那一天，也是4年了。

我终于从监狱里释放了！

在午夜前，我在我们村附近下了车。我沿著漆黑的、冰冻的小路往家走。我又兴奋，又紧张。我知道我的家人在我不在的期间受了很多苦。

我沿著小路一路小跑，走过了一排房子，烟囱里冒著烟，屋里烧著火，在寒冷的冬夜里保持著屋里的温暖。

我看到了我的家。我停了一下，准备接受这一时刻的来临。这真象一场梦。

在那4年中，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但神是信实的；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是神是信实的；我被拖到法官和法院面前，但是神是信实的；我曾经饿过、渴过、累得晕倒过，但是神是信实的。

所有的过程中，神总是信实的，一直爱著我。祂从未离开过我，也从未遗弃我。祂的恩典总是够我用的，祂供应了我所有的需要。

我没有在监狱里为主受苦。没有！我是和耶稣在一起，并且每一天我都经历了祂的同在、喜乐、平安。不是那些为福音的缘故入狱的人的确是在受苦，受苦的人是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亲密同在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我自由了，但是我发现离开监狱很难。在监狱里，我和我的基督徒伙伴的属灵关系已经很深很甜蜜。我们形成的生命的联合很强。我们以爱心彼此服事，互相分享我们的整个生命。在外面的世界里，人们都非常忙碌，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们大部分的关系都很肤浅。

我的家人此刻还蒙在鼓里，她们只是大概地知道我应该获释的时间，但是还没有从当局得到消息。我发现我家的前门锁著。我敲门，我亲爱的妻子带著完全惊讶的表情，开门欢迎我。我的小儿子以撒已经睡著了。德灵叫醒了他，他们一起盯著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努力去相信那真的是我，而不是一个梦或异象。

以撒4岁了，但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互相见过。他紧贴著妈妈，问：“他是谁？他不是我爸！他是谁？”这一问刺痛了我的心，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儿子和我渐渐地热乎起来，变得亲密一些了。

我们都跪下感谢神又把我们带到一起。然后德灵和我拥抱在一起，整夜里又哭又笑，我们分享著忍受挣扎的故事，以及神对我们的仁慈。

当我回来的时候，母亲出去了。她去了南阳，希望查明我什么时候获释。当局不理睬她，也不回答她的任何问题。我被释放的第二天晚上，她回到了家，又失望又伤心。当她看到我已经在家的時候，你可以想象她那难以形容的喜乐！

我被释放三天后的一个夜里，我得到一个奇怪的梦，但是我立即知道它来自于主。

在我的梦里，一群基督徒在追我。我捧著一个鸡蛋大小的明亮的光球。人们努力从我这儿得到那光，所以我企图把它藏起来，但是它继续透过我的衣服发光。无论我怎么做，人们还是继续追赶我。

我醒来，我的上衣都被汗湿透了。我叫醒妻子，告诉她：“我们需要祷告。我作了一个可怕的梦。”我把细节告诉了她，德灵说：“主在告诉我们，把你向信徒们藏起来简直太难了。当他们得知你已经获释回家后，一定会来看你的。然后当局会逮捕他们。这就是他们让你出狱的原因。他们是利用你，就象用光吸引飞蛾一样。当弟兄姐妹们来的时候，当局就会扑向他们。”

那梦开始变成现实了。我到家两个星期之后，公安局和人大代表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他们宣称，中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他们批评家庭教会。他们宣布我是在当地政府严格的监控之下，并向代表们汇报了他们在释放我之前强加给我的那5条。他们在会议期间竭力为难我。

一天，几个重要的同工在天亮前来到我家。他们带我去了一个特别的领导会议。我的心被圣灵的火燃烧著。我们都为复兴祷告。许多年轻人在主面前哭泣。我们都重新献身于主的旨意。

圣灵的火在我们南阳县烧起来了。在短时期内，许多神迹发生和几千个人归主。那火接著传到其他地方。

我被严密地监视著，所以我不能去我想去的地方。如果我想离开我们村，就一定得去申请批准。每个月我不得不去当地公安局汇报我的行动。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我肉体中一根刺。

一天，我祷告说：“主，祢告诉彼得，我们应该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向政府汇报。我只顺从祢。”

主立即对我的心说话：“你们为主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得前书 2：13，15。

所以起初的两年，当局对我的要求我都一一照做，每月向公安局汇报。我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官员们传讲神的道。在我的汇报中，从来都不提及我曾去了哪里传福音。我的报告是由主在那个月里，藉著祂的话语给我的启示组成。

1988年3月，我们听说在广州有圣经，海外基督徒把这些圣经从香港带入边境。也有弟兄姐妹告诉我，一位美国牧师常驻香港，他全心全意爱中国，可以用流利的中文交流和讲道。

当我妻子听说这位美国牧师后，她鼓励我去广州拜访他，并为我们教会收集一些圣经。她说不必担心当局。她会为我离开村子找个借口。

我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广州，并且见到了那位美国弟兄。他告诉我他是多么爱中国，并且愿意为中国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心被感动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西方信徒接触。他们利用各种渠道把许多圣经辗转运进国内，这些圣经是家庭教会非常需要的。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接受少量的外国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享受他们的友情，感激他们提供的圣经和资料，但有时我们接待他们也有困难。例如，那时我们总是早晨5点钟起来，开始我们每天的祷告会。祷告和早饭之后，我们会为主勤劳地做工直到半夜。

家庭教会的信徒喜欢听长时间的讲道。许多中国信徒能人有能力地讲道，一次可以不停地讲几个小时。然后，吃过饭后，他们可以继续再讲几个小时。这种模式一天接一天地继续著。我们发现一些海外来访者一次只能讲45分钟，然后就没有可讲的了！所以我们只请那些至少一次能教导2个小时的外国人到我们这儿来。

1989年是家庭教会关键的一年。我们开始联合起来去收割灵魂。天安门广场的六四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心，促使人们去寻找属灵的真理。

1989年，圣灵的能力在全国以不同的形式爆发，有更多的人信主。

在1978-1989年间，大多数信徒都是老农民，但是从1989年开始，许多受过教育的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也开始跟随耶稣。甚至一些阅历丰富的共产党员也离开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决定接受耶稣。

在我们村，福音也大大地兴旺起来。几名党员退了党，相信了耶稣，受了洗，并且开始传福音！很多罪人找到了救恩，病人得到医治。福音的人能成了村民们谈论的话题。每个人好象都被神大而可畏的能力和真实抓住。甚至在我入狱期间嘲笑我妻子的乡邻们也悔改了，成为信心坚定的基督徒。他们因曾经逼迫我的家人而深深地歉疚。

在1983年我被捕的那一夜，我人喊道：“我是一个天上人！我的家在福音村。”现在这已然成为现实了！藉著神的恩典，我们村真正地变成了福音村。

此时当局已经知道很多人得救，也有很多神迹发生，不过他们决定呆在派出所里观望，而不再是象以往那样逼迫家庭教会。他们

不敢动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冥冥中有一股强大的能力在运行。他们知道反对神的子民是愚蠢的，弄不好还会遭致危险。

我们的同工从来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但是他们真正地被圣灵充满。他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人们都希奇他们的教训，耶稣的名字被广传。“他们……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 4：13。

所有的基督徒领袖都太忙了，甚至连好好吃一顿饭工夫也没有，更谈不上见自己的家人了。到处都是马其顿的呼声要去传福音。那是一个令人称奇的时节，我们只是竭力追求神，趁著还是白天的时候尽力去收割。

一次我受邀请到浙江温州带领一个特殊的聚会。在那里，伟大的神迹发生了。瞎眼的能看见，耳聋的能听见，瘸子行走。极其需要主的饥渴的人们围著我们，甚至还摸我的衣服，希望能从主得到医治。最后，只能由六、七个身强力壮的同工抬著我离开人群，出了会场。

在安徽省，2千多人聚会。有4个人，认识他们的人都认为他们是被鬼附的。他们被领到会场的前面，当时我正在讲道。多少年来没有人能制得住他们。医生和专家也想尽一切办法要医治他们，但他们却越治越糟。

他们中的一个教会可怕的祸根。他经常设法谋杀牧师，还命令牧师下跪，去拜他里面的鬼。人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所以公安在他发作的时候只能把他铐起来。弟兄姐妹们已经为这个人祷告有一段时间了，但也没见他有好转。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为这4个受苦的人祷告的时候，3个立即得到了释放。但是那个有杀人之灵的人，引起了很大的争战。我们继续迫切地为他得释放祷告，直到凌晨4点，但他仍然咒骂不停，说威

胁的话。他特别想杀我。那人里面的黑暗势力嘲弄我说：“你说你有能力赶鬼，但你就是赶不走我！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

几个小时以来，我们用尽了我们能想出的每一种方法。我们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祷告，但是都不起作用。最后，面对彻底的挫败，我们全都放弃了。我们坐下来，说：“主啊，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就在我们无比颓丧地坐在那儿的时候，神的灵突然临到我们，那个被鬼附的人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我们跳起来按手在那个人身上。鬼立刻离开了他。

那天早晨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当我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这不是失败，而是开始接通了神无限的泉源。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主里坚强的时候。

在这期间，人们对神的渴慕无法形容。除非你自己亲历其中，否则很难解释它象什么。在一些地区，神的能力如此强烈地降下，甚至人们在去聚会的路上就会被圣灵感动悔罪。他们在半路上就跪下来，悔改他们的罪。

人们的属灵需求是这么大，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明弟兄和他的同工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每个地方都邀请我们去聚会。我们简直就象两头烧著的蜡烛。”

一天我听到一个清楚的声音说：“到旷野里去祷告。你必须祷告，然后再传道。先祷告再传道。”

那时许多领袖都开始有负担要去开始门徒训练。我们以往单单致力于传福音，可现在我们决定不但要去赢得灵魂，更要去培育他们，看到他们像主的门徒那样成长。

1989年4月，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课程。许多这样的圣经学校诞生在山脚下挖出来的洞穴里。



当神开始动工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去做的就是跟上神的步伐。一切人为的计划和策略都是徒劳的，没有价值的，象狂风中的一把伞，被风吹去。



我被释放后不久，就履行了对黄弟兄的诺言，拜访了他的父母。从黄信主和被处死后，已经三年半了。他们仍然保留著儿子的“血书”。

我告诉他们：“虽然你们儿子的身体死了，但他的灵魂仍然活著，此刻他正和耶稣一起在天堂呢。他在这信中给你们的话也是活的。今天我来就是为了你们儿子最后的请求。他说你们必须相信耶稣！”

黄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社会地位很高。我能看到圣灵在触动他们的心，但是他们知道，一旦他们成了基督徒，就意味著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和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后，他们把一叠钞票塞进我的兜里，并且谢谢我的到来。我掏出那叠钱放在茶几上。

我对他们说：“我不想要你们的钱。我想要你们的灵魂！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命令你们跪下接受耶稣作你们的救主！”

黄的父母立即跪下，泪流满面地在主面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紧紧地跟随主，直到今天。





第十七章

第二次入狱

Chapter 17: Second Time in Prison

“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创世记 39 : 20-23

从我1988年1月从监狱释放到1991年中期，全国各地的教会都邀请我们去传福音。主使用我们到广阔的区域去传道，很多罪人归向耶稣。从早晨到深夜，我们忙得脚不沾地，都顾不上好好吃顿饭。早晨我们早早起床，花时间和主亲近，然后整天努力地传道、教导、外出，直到午夜瘫倒在床上。在第二天早晨日出之前，我们一醒来就准备一连串重复的活动。

我们很少有机会在家，一旦有，也不不得不在地里辛勤劳作，弥补我们不在的时候拉下的活。

1991年初，主从启示录2：3-5警告我：“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我在传教事工中被烧下了。

1991年5月，一个强烈的逼迫时期再一次临到家庭教会。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我妻子突然从梦中醒来。她的心在剧烈地跳，她被梦中所看到的吓坏了。她惊叫：“我们现在必须拿著圣经离开。”

我使她冷静下来，让她把做的梦告诉我。德灵说：“天刮著风，下著雨，我的心里感到那么孤单。我沿著一条泥泞的路推著自行车。自行车上驮著两大包你喜爱的基督教书籍，重得我几乎推不动了。

“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推，但还是无济于事。当我精疲力尽，快要累垮的时候，来到了一条小路。我把装著书的包放在路边休息。

“云，主已经指示我，如果你不顺从祂的引导，你将会被带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神在警告我们。让我们趁著天黑赶快离开吧，这样我们可以逃离那些想害我们的人！”

我对妻子说：“看，就快到麦收了。还是再等几天，然后我们就走。”

我觉得我的逻辑是对的，我尽力使德灵明白我的观点，但是她告诉我：“你如果不听我的，你肯定会有麻烦。你心里已经变得这么固执，总想当英雄，别人的建议你也听不进去。你需要悔改，并祷告求神洁净你的心。”

那时圣灵甚至从马太福音2：13向我说话：“起来，带著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圣灵要我立即离开，但我却没听祂的警告。

我在体力上、情感上、精神上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因为我靠自己的能力去事奉已有几个月了。我属灵的眼睛已经变得昏暗了，耳朵发沉。骄傲象野草塞满了我的心。我没有顺从神的声音，反而用人的逻辑去推理，使我的决定基于人的智慧。

我的同工已经警告我别待在家里，但我还是不听他们的建议。我没有以一颗单纯的心等候神。这是我挫败的根源。我很累，过度操劳，心里倒退了。

传教事工成了我的偶像；为神做工已经取代了爱神。对那些为我祷告的人我隐藏了我的情况，我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坚持，直到神决意以祂的仁慈和爱介入我的生命和事奉。

我仍然每天早晨5点起床，和其他教会领袖一起祷告；我仍然每天读我的圣经，但是做这些只是出于义务和习惯，而不是从我和耶稣的关系里流露出一颗甘愿的心。

那年的早些时候，中央政府宣布了计划，要逮捕所有那些拒绝加入三白爱国运动的家庭教会领袖。法律也规定所有家庭教会的聚集都视为非法，这就允许当局在整个法律范畴内逼迫我们。

在德灵得梦4天以后，便衣公安在我家的外面伏击我。他们绑住我，逮捕了我。一连三、四天了，他们每天都来我家找我，但是他们总找不上我，因为我总是在来去其他聚会的路上。

因为没有顺服遵从主和妻子、同工们的警告，我第二次入狱了。主看到我在传道事工上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祂仁慈地让我休息在祂的里面，在铁窗里呆一段时间，学习灵里面的属灵生活。

如果你也是主的仆人，那我就要鼓励你，请你千万千万，谦卑地警醒，这样你就不会犯我所犯的错误。神单单地期望我们向著祂本身。祂是我们灵魂的爱人。如果我们把任何东西放在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之前，哪怕是我们为耶稣工作，那么我们会陷入圈套。如果你被熬干了，就赶紧停下！休息！你的灯需要主的油不断地来充满，否则你的光会熄灭。记住：“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白不肯……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30：15，18。

在我的审判过程中，我被指控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法官严厉地警告我：“今天我们送你去大安监狱劳改队。我们已经听说你可以把世界颠倒过来。我们知道你到哪儿都传基督教，而且几天之内你就能劝说他们跟从你的教训。要是你在大安也胆敢这么做，那我们就不得不给你上一课，叫你永远也忘不了。”

我的同工川弟兄和我各被判了3年。看守铐著我们，让我们坐在另外两个犯人中间。我们被装入一辆车送到拘留中心，在我们被正式押送到监狱劳改队之前，会在拘留中心先关押几个月。

我已经体会到了，是我的罪和骄傲导致我落入这种境地。到了拘留中心后，我泪流满面地向主悔改，并使自己投入主的恩典和怜悯之中。祂赦免了我，并增加了我的信心。

当我进入监狱的时候，圣灵以下面的经文对我的心说话：“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著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3：13-16。

所有的新犯人至少在起初的几天里都会遭受凶狠的毒打和折磨，所谓欢迎新入狱的人。对那些以前进过监狱的人来说，这是特别真实的。大多数的毒打不是由看守来执行的，而是监舍舍长。这是这些凶残的人运用权威和显示谁是头儿的一种方式。看守站在旁边，也不去阻止。

我准备好了挨打，但是一名监狱官员听说一个基督徒牧师被收监。他打算救我避免挨打，所以他过来问：“你是那个信耶稣的吗？”

我回答：“是的！你也相信耶稣吗？”

“我家人全信，除了我。”他回答。

我说：“你是家庭的头。为什么你不亲自相信祂？”

他笑了，仍然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这个以后再说。但是现在，告诉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告诉那位好心的官员：“如果可能，请给我稍微松一松手铐。它们已经切进我的手腕里了。”

然后他问：“你愿意让我给你的家人传个信儿吗？我愿意帮助你。”籍著神的祝福和那位官员的帮助，没过两天，我的家人和一些同工就被允许来看我了。我感谢神。比起我在1984年第一次所经历的，这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优待了。

1991年10月，我被捕5个月后，公安局派了一队特警押著我和其他几个犯人，从拘留中心到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汝阳县的人安劳改队。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看守长说：“这是那个人捣乱分子，反革命领袖云。”监狱官员们聚过来围著我问：“你认识反革命头子徐彼得吗？你认识那个叫信实的人吗？”

我回答：“那些人信耶稣吗？”

官员们拿出我的档案说：“你还妄想骗我们？我们知道你是这些人的同案犯。”

在劳改队的前几天，我不许和任何人说话，别人也不允许和我说一个字。其他犯人认为我肯定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可能是一个杀人犯或强奸犯。所以我遭到了犯人们凶狠的毒打。

那里的人极其需要福音。劳改队里有许多有病的和营养不良的犯人。一些人病得很严重，整天躺在那儿，希望去死。

在起初的几个月里，看守们严密地监视我，但是我从来不谈政治。主让我籍著祂同情的眼光去看另一些人。我为病人祷告，一有机会就向犯人传福音。

我能做这个，是因为看守们以为我是一个熟练的按摩师。

在给病人按摩的同时，我秘密地传福音，并为他们祷告。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含泪接受了主耶稣，他们的疾病也被主医治。不久，每个犯人和看守都知道我是信耶稣的，而且耶稣拯救和医治的能力就是专为他们预备的。

一天，我正在和一群犯人分享福音。主的喜乐在我心里。几个看守评论说：“看，这个罪犯怎么比我们自由人还高兴！我们让他唱首歌听听。”我唱了我喜爱的歌：“让世界知道我有一个救主。祂的名字是耶稣。”

每次犯人们回到监舍，就教他们同舍的犯人唱我教给他们的歌，把我讲的话传达给他们听。因为我们每日艰难的生活和无望的环境，这些人极其渴望抓住任何他们能抓住的精神之光。他们感到未来没有希望和喜乐，所以他们热爱神的道，如获至宝。

一天，监狱长的脖子疼，就让我为他按摩。我和他边按摩边聊天，不久他发现我并不像档案里描述的那种人。他对我说：“你的行为不像公安局警告我们的那种人。我们仔细地观察你几个月了。所有的看守和犯人对你的印象都不错，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做你们监舍的舍长。你负责其他犯人的纪律和行为，确保他们干好他们的活。”

监狱领导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多了。他们调我去劳改队的行政管理部，并给了我多种工作。我的一些工作包括：为犯人们组织教育节目；为监狱的广播站选择并播放音乐。我成了监狱图书管理员，甚至我还帮助编辑送交政府的、汇报罪犯改过自新过程的报告。

我几乎没有上过高中。父亲的疾病让我不得不在家干活，但是现在主提升我。我在4个不同的部门工作，负责管理、教育、行政，还有卫生！在犯人中有一些大学毕业生，但是主宠爱我，使我得到提升。

我这两次的监狱生活看似不同，但它们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那是神对我生命的计划。整个经历对我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圣经学院。我从中学到了神更多的秉性，祂还教导我怎样为祂作活见证。我没有象第一次入狱那样遭受逼迫和折磨。

我的前4年就象约瑟被关进监狱时那样，遭诽谤、受逼迫。但我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却象约瑟那样被神升高，被放在有影响、有权柄的位置上。我学到了这句经文的真正意义：“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惟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诗篇75：6-7。

不过我还是得澄清一下，在监狱里我并不是完全自由去做我想做的事！我的同工不允许来看我。想要探监只能凭当局的正式批文才行，可那时我的同工大多正在被公安局搜捕，所以他们不能冒险去申请来探访我。

我很少能得到外界的消息，也不能通信。尽管有这些限制，主还是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来帮助我！

沿著监狱的墙外是一排小商店。这些商店在墙上有很小的窗口，允许犯人从他们这儿买食物和其他小物品。

一天我注意到，一个店主身后的柜台上有一本三白教会的赞美诗。我问她：“噢，我可以看一下那本书吗？”她坚决地回答：“你不需要看我的书。这不关你的事。”她立刻警觉地把它藏在柜台下。

这位妇人是参加三白教会的一个信徒。她认为所有的犯人都是坏人，所以她不相信我会对她的赞美诗感兴趣。

我说：“我注意到那本书是一本赞美诗。我想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歌我都会唱。”

她嘲笑说：“这儿还能有什么好人？”

为了使她释疑，我说：“阿姨，我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我就是因为福音和见证耶稣的缘故才入狱的。就让我唱一首那本赞美诗里的歌给你听。求求你？”

她因刚才对我说话的态度感到尴尬。她翻到一首我会唱的歌。我含著眼泪唱道：

赞美不尽赞美，赞美救主恩深，
感恩不尽感佩，感佩救主全身。
看啊！神子在各各他，为你为我钉十字架。
主爱远胜父母，远胜最好的朋友。
罪人今已蒙恩，魔鬼今已退后。
看啊！神子在各各他，
为你为我钉十字架。

那位老姐妹流下了高兴的眼泪。她把手伸出窗口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说：“愿主安慰你的心！把这本书拿去用吧。”

两天后我回到那个商店。她告诉我，当她到家的时候，主对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 25：40。

她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我，所以她炒了一些菜，请另一个姐妹秘密地把这美味带给我，来奉耶稣的名祝福我。

她请我时不时地来她商店的窗口，所以我可以和她以及她的老姐妹分享神的道。她们进入了一种和主更深的关系之中。

这位姐妹自愿成为我与家人、同工传递信件的信使。

神使用她，通过墙上受祝福的小窗口，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第十八章

一次痛苦的家人探访

Chapter 18: A Painful Family Visit

一天，我正在监狱劳改队的广播室里工作，在广播里播放福音音乐。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下面的院子里喊我的名字。监狱的教导主任和医务室主任正在找我。我以为是因为播放福音歌曲惹了麻烦。他们命令我立即下楼，我赶紧顺著楼梯跑下去。

教导主任对那个医生说：“云是个好人，从来不违抗我的命令。你看他以多快的速度跑到我这儿？”

我问他：“主任，您找我？”主任回答：“这位是咱们医务室的主任医生。她想请你帮个忙。”

那位医生说：“我从其他犯人和看守那儿听说你是个天才按摩师。我想知道你在哪儿学的手艺。”

当我明白他们不是因为我播放福音音乐骂我时，才放松下来。我回答道：“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我只是一个想帮助人们解除痛苦的基督徒。”

那位医生倒出了心里话：“我父亲由于高血压得了脑中风。现在他一半的身体瘫痪了。我们已经带他去许多大城市治病，有专家建议我们用长期按摩治疗来缓解他的痛苦。”

“你这个按摩师的鼎鼎大名传到我耳朵里。我已经向你的上级申请了批准，你可以离开监狱来我家给我父亲按摩。你来试试好吗？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待你就象自家人。要是我父亲康复了，我许诺我会帮助你提前释放，这样你就可以早日和家人团聚了。”

她还没有说完，圣灵就告诉我：“这是你荣耀我的名的时候。你应该去。”我立即告诉那位医生：“好，我愿意去。我也向你保证，不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跑。这个你不必担心。”

我跑回牢房把这事告诉了川弟兄。他为我祷告，又说：“感谢神，祂的恩典够你用的。”我回到医生那里，她带我去她父母家。

那是一个温馨的家，有沙发和装满了水果的果盘。医生请我坐下吃，但我说：“谢谢你，不过我在为你父亲禁食祷告。我希望你别见怪。我盼望他从主得到伟大的祝福。”医生的母亲听到我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医生不得不回医院上班。我俯身向她保证：“尽管放心。我不会逃走的。我需要时间了解一下你父亲的情况，然后我会给他按摩。”

我告诉那位亲爱的老人，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的罪和疾病。我劝他：“现在你必须开口，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只要相信祂，你就会得到医治。”我劝他不要拖延，因为“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6：2。

我给那位老人和他妻子按手，用喜乐和希望的话安慰他们。他们流著眼泪，宣布弃绝他们的罪，并且邀请耶稣作他们生命中的主。虽然那位老人没有立即感到有任何好转，但是我知道神已经赢得了他的心，不久就会医治他的身体。

天黑后我回到监狱，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川弟兄。我们又一起祷告。

就在那天夜里的晚些时候，医生从医务所下班回家。她父亲告诉她：“今天你领到家里来的那个人，云医生，可真是个好人的哪！他真正爱神。明天早晨你必须请他来和我们一起吃早饭。”

医生的父母都没有察觉出我是一个犯人。他们还以为我是从医院来的医生呢！

第二天早晨天亮前，那位老人突然感到有人拍他的脖子和后背。几个月来他第一次能轻松地移动他的头。他大声叫：“我感觉好象缠著我的绳子突然断了！”他站了起来，自由地移动著他的脖子和后背。他妻子高兴得满屋乱蹦。全家人来到一起，感谢神对他们的仁慈。

那天早晨，医生来到监狱告诉我发生的事。她邀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吃早餐，他父亲想见证神为他所做的事。

老人恢复了健康，不久他就能在楼梯上走上走下了。这对一个中风瘫痪的人来说，简直太不寻常了！他向所有的老朋友作见证，并且请求那些他过去错怪了的人原谅他。

耶稣的名在劳改队的里里外外都被传开了。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领人们来到耶稣的脚前。川弟兄和我成了非正式的监狱牧师。

因为那位中风的老人得医治的有力见证，这个消息越传越广，传到了监狱劳改队政委那里。医生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送他去洛阳按摩学校，给他进一步的训练。这样他回来时就能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我没钱，监狱甚至决定支付我的费用，让我可以去那所学校学习！有三个早晨，我被警车载著从劳改队赶到70公里以外的洛阳城。监狱看守看著我，确保我不会逃跑。在按摩学校，我学到了所有的按摩技术。每天学习结束后我被载回劳改队，还带回一大堆让我学习的书。

不久我被提升到医务所，在医生身边工作！我为几百人按摩过，还总和他们分享福音，甚至还向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传福音！

我的许多患者邀请我到他们家，因为他们想让我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分享福音。因为人们心里的空虚，他们渴望了解耶稣。



我第一次入狱的时候，妻子正怀著以撒。我第二次被监禁的时候，我的小女儿以琳刚刚七个月。

在1992年3月的一天，德灵和我们带著两个孩子来监狱探访我。

他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以撒一看到我，就高声喊著，拼命要把身体挤过铁栅栏来拥抱我。看守把他拉走了。以撒哭著，歇斯底里地喊：“妈妈，这个人为什么不让我见爸爸？”

我不禁失声痛哭。每次我家人来探访我，看守们都侮辱他们。后来德灵告诉我：“要不是为了耶稣的爱，我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地方。”

每次探访，我和家人只允许见面30分钟。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但是因为看守紧密的监视，我们不能说太多。

很多时候，好象不能感觉到亲爱的德灵和我是真的夫妻。因为福音我们被分开了那么长的时间，即使是短暂的相聚也经常是紧张的，因为我们时时处在压力之下，我们没有机会说浪漫的话，没有时间表达内心的感情，我们只是交换往来于教会的信息。

在一次探访中，我的儿子和女儿在看守拦住他们之前跑向我。我把他们抱在怀里，爱抚他们。他们说：“爸爸我爱你。”我告诉他们：“我也非常爱你们。”

看守从我怀里把他们抢走，说：“云，如果你真爱你的孩子，你不会在这儿蹲监狱。”

我注意到，我的儿子每次来探访我都穿著同一身衣服——在我被捕时他穿的那身衣服。虽然他长大了许多，但还是不得不继续穿同一件上衣和裤子。鞋子上有个大洞。德灵、以撒、以琳都面黄肌瘦。看得出来，她们根本没有钱，她们生存线上挣扎。

我问以撒：“你想爸爸吗？”他说：“妈妈说我们没有钱来看你，也没有钱去买新衣服和鞋。但我们在总在你祷告。”

我一再问他：“学上得怎么样了？”但是以撒低头看著地面，拒绝回答。

最后他擦去眼中的泪水说：“爸爸，我想去上学，但是你不在家，老师不喜欢我。她告诉别的孩子，‘以撒和他家愚蠢地相信耶稣。’我的同学嘲笑我说，‘你爸爸是一个臭罪犯，蹲监狱活该。’”

我心如刀绞，不知道该说什么去安慰他。我强作坚强地对以撒说：“我的孩子，你的爸爸在你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把你奉献给主。趁著你年纪小，记性好，要抓紧时间学习圣经，多多祷告，这样你长大后可以更好地服事主。人们攻击我们，说我们的坏话的时候，我们应该高兴，因为这是为耶稣的缘故。”

虽然我尽力用鼓励的话来安慰我的家人，可当我看到爱妻憔悴的面容和孩子天真的脸庞，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跪下来，双手捂著脸，痛心地哭了。

在我的一生中，经受了許多折磨和痛苦。我曾经被电警棍插进嘴里；我曾经被连踢带打直到我希望去死；我曾经禁食74天没沾食物和水。但是，我从心里告诉人家，我所经历的最难的时刻，就是家人来探访我的时候。他们因生活窘困而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我能看出她们在痛苦地挣扎著。德灵虽然看上去一脸刚毅，但是我知道她其实处于深深的绝望中。

在我里面，作父亲的本能人声疾呼著，要我做孩子的好爸爸，做妻子的好丈夫。可我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什么也做不了。我常常责怪自己，大大地感到羞愧，因为对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我所经历的一切遭遇都比不上这些探访更能使我如此痛苦。

虽然到今天，我没有任何家产留给我的孩子们，但是他们热爱主耶稣，并且有一颗同情别人的心。

一次，当时我还在监狱，一位家庭教会领袖拜访我的家。他问我儿子：“以撒，谁最爱你？”小以撒回答：“我的天父最爱我。耶稣最爱我们。”

我听说了以后，非常感动。

当我还在监狱的时候，我向主作了一个许诺，在中国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狱的弟兄姐妹的家属经受同样的贫困。从此我要尽力去为那些人狱的基督徒的家庭筹集资助。

一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本地的基督徒们不能照顾他们呢？”

当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他们，但是在一些情况下，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例如，一次在河南南部，仅一个村子就有300名基督徒被捕，而整个村子的总人口只有1,000人。突然间村子里的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影响。能工作挣钱的人一夜之间全被抓光。乡亲们当然无法有足够的帮助去供应，所以只能每个家庭一起受苦。

许多人为在监狱里受苦的基督徒们祷告，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困难更大。通常当局来到犯人的家里，只要是值点钱的东西都一律没收，有时连锅碗瓢盆、衣服家具都不放过。有时他们甚至带走农用的牲口和种子。

在一次搜捕中，当局没收了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我父亲留下的珍贵的黑白照相机。到今天，我对父亲的回忆，就只剩下那些留在脑海中的记忆了。

在中国，基督徒为信仰付上巨大的代价，他们的见证有成千上万，我在这里只分享其中之一。

云蒙恩姐妹来自上海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她是一个有两个年幼孩子的寡妇；在1967年她入狱的时候，儿子11岁，女儿9岁。入狱1年后，公安局“同情”她。监狱长说：“这过去的一年里，你已经表现出非常好的品行，所以我们打算嘉奖你。你需要做的只是写一份认清自己罪行的悔过书，你就自由了，就可以回家照顾你的孩子们了。你的神肯定想让你照顾你的亲骨肉，对吗？”

当局安排她的孩子到监狱探访。云姐妹一看到孩子们，她的心被撕碎了一般，痛爱的眼泪涌出了她的双眼。

当局问她：“你想要耶稣还是孩子？如果想要耶稣，那就留在监狱；如果想要孩子，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他们给她一支笔和一张纸，让她写下她的选择。

他们惊奇地看到她写下的慷慨陈词：“耶稣不能被取代。甚至我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取代耶稣。”云姐妹选择留在监狱。监狱长向孩子们喊道：“听着，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已经抛弃了你们！她不爱你们！”

云姐妹被判在监狱再服刑23年。当她1981年被释放的时候，儿子已经34岁了，在西藏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么多年来云姐妹一次也没有看到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她儿子被政府带去，接受无神论的教育，还告诉他母亲已经不要他了。许多基督徒寻访过他，也传过福音给他，但是他总是回答说：“你们的耶稣从我这里抢走了妈妈，我为什么还要信祂呢？”

云姐妹到西藏去找儿子。他拒绝认她，人嚷著说他没有妈妈，把她从他家里推出来。

她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儿子。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沿途有痛苦和艰难，但我们所经历的，再苦再痛也比不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

我对今天流行的“祝福/兴旺”的教导有疑问，这种教导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的日子就会安逸而舒适。这与圣经上的教训以及我们在中国的经历完全相反。除了在监狱里服刑多年，为福音和耶稣基督的缘故，我还被捕过 30 来次。

跟从神不仅是一个为祂而活的呼召，而且也是为祂而死的呼召。“我们若活著，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 14：8。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在中国成为耶稣的仆人会遭致许多困难。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丈夫很少和我在一起。

当云第二次入狱的时候，我的确挣扎过。我甚至有点怨恨他，因为他总拣那些好听的说，说神怎样祝福他、使用他去赢得许多人归主。监狱甚至还发给了他一个通行证，允许离开监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在家里坚持著，带著两个孩子，没有丈夫在家帮忙。我们几乎没有吃的。我的儿子无法去上学，我们根本一点钱也没有。我们身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走投无路，几乎要放弃了。

一些政府官员来我家告诉我，我们违反了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我被勒令去当地的派出所。我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请亲戚来照看。

我因为生了第二个孩子而接受审问，并被罚款4,000元。由于我们没有办法交这笔罚款，公安局来把我们家的大门拆了作为惩罚。他们也把云的母亲也抓走了，把她关起来，还不给她吃的。在中国，只要一个人违反了法律，全家都要负责任。计划生育办公室强行给我作了节育手术，防止我再生孩子。

回到家后，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感到好象在肉体上、情感上、和精神上都被侵害了。我感到极其颓丧，情不自禁地哭了。

即使是云不在监狱的时候，他也总在传道、出差，经常和彼得弟兄在一起。他们俩总是口袋空空，什么也没有。一次他回到家，给了我5块钱。那是他在世上的所有。

他的慷慨有时也弄得我非常为难。我有两个小十字架，是我们俩的定情信物。它们对我非常珍贵。但是有一天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们了，后来才发现云把它们送给了另外一个信徒。在他眼里，世上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他喜欢拿出每件东西去祝福别人。他大方的心有时令我很难跟得上。

我最钦佩我丈夫的就是他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他对别人的爱。他总看人最好的一面，哪怕别人都不再相信他们。



第十九章

神的加油站

Chapter 19: God's Oil Station



除了被捕后在拘留所的5个月，我在人安监狱劳改队劳改了19个月。我被判了3年，但是2年后因为表现好，我被准许提前释放。2年飞快地过去了。

德灵得到我被释放的通知后立即到监狱劳改队来接我。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以后，我们正要离开行政办公室，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我被命令去见监狱的政委。

我们惊呆了，不知道这突然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教会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我肯定有了更大的麻烦。我告诉妻子带著我所有的东西立即离开，包括我在过去两年里的灵修笔记。

我进了政委的办公室，看到几个公安局的高级官员在等著我。他们让我坐下。政委说：“云，有一天我去省局的时候，上级领导还特地询问了你的情况。他们想知道你的行为是否已经完全改变了。我说你在这过去的两年里表现得非常好，已经成了模范犯人。听到这个消息上级领导很高兴。”

我回答道：“感谢您和监狱全体干警在这两年里对我的照顾。”

看守把释放书递给我说：“好了，云，你现在可以走了！”

1993年5月25日那天，我迈出了监狱的大门。德灵仍在监狱的门前等著我。在回家的汽车上，妻子和我一路上感谢神的怜悯。

我们一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母亲一起向主献上感恩。我知道母亲为我操碎了心，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她承受了别人难以承受的重担。她每天不停地为我祷告。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歌，然后一起祷告。

我们的两个孩子已经睡熟了，我们不想叫醒他们。我走到他们的屋子，注视著他们可爱的脸庞。我真是太高兴了，现在我能把他们抱在腿上，亲爱他们了，不再象以前那样隔著铁栅栏看他们，还有看守监听著我们的每一句话了。

外面的麦田里正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在我们心里想为主进行一个更大的永恒的收获——灵魂的收获。在主的安慰和喜乐中，我们躺下休息了。

第二天我面临著一个新的挑战。主告诉我和德灵，要放下所有的事情，爬到我附近的一座山上，去寻求神给我们生命的方向。

我的妻子建议，训练年轻的领袖是中国教会最紧迫的需要。我同意她的观点。但是我知道已经有许多工作在等著我去做。我释放后几天内，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就已经安排了许多聚会。另一个弟兄邀请我和他去许多不同的省份，训练和坚固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正在开始一个门徒训练学校，想让我去帮忙。

但是我从上次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我把这些邀请放下，和妻子一起来听主给我们的话。

我们禁食祷告一个星期后，我忽然听到圣灵告诉我这些话：“加油站”。当主再回来的时候，祂的跟随者必须在他们的灯里有油燃点著。祂指示我，圣灵的恩膏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需要。我们需要训练工人，使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带著主的同在。

主耶稣清楚地把祂的旨意指示给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空器皿，但是没有足够的神膏油的搬运工来把他们加满。祂不想让我们再变得忙乱，而是想让我们帮助去点燃许多神仆人的火，去忠心地服侍基督的身体。

我们去见了我们教会的领袖和长老们。他们也在祈求主给我们服侍教会的方向。

我还没来得及和领袖们分享加油站的异象，符弟兄就告诉我说：“我每天为教会祷告三、四个小时，可我对圣经的真理知道得这么少。因为不识字，我只能背一些经文。我知道许多牧者和他们的孩子都失去了对耶稣起初的爱心，回到世界中去了。”符弟兄哭了，继续说：“云弟兄，现在你回来了。你能把我们的年青一代召集在一起，教导他们跟随主吗？”

胜姐妹接著说：“你和川弟兄在监狱里的这两年，我们教会就象个孤儿，没有任何指引。只有一些人坚持参加我们的聚会。传道人不知道去教什么。我们的一些同工被迫离开传教事工，找工作去还公安强加给他们的罚款。”

我们都哭了。我认识到，去开一个“加油站”的确地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没有好的训练，我们里面神的光就会渐渐地熄灭。

我站起来，分享了神给我的加油站的异象。我们大多数同工都是质朴的农民，所以一开始他们还不明白。几分钟的沉默之后，符弟兄说：“加油站！我们是要去作生意吗？我们整个教会只有一点钱。现在是秋收季节。我们得用这点钱去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孤儿和寡妇。我们怎么可能开一个加油站呢？你再说清楚一点好吗？”

我笑了，对他们说：“我想开一个圣灵加油站！”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祷告后，30个年青信徒被选中，在第一个加油站接受为期两个月的训练。这个加油站在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进行。

直到那时，我们教会经历了神的人能，也看到了神迹，并且很多人归主。但这是第一次我们认真地实施一个训练课程，去派新工人到收获的田地里。我们给那个加油站起名叫“先知撒母耳训练中心”。

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被要求诵读整个新约圣经，并且每天背一章经文。课程开始一个月以后，大部分学生能通过记忆复述整个马太福音。

我们在洞里吃住在一起。在这以前，我们中间有许多不同的性格冲突、不正确的态度和忌妒。但是现在，在那个加油站里，我们都被连在一起，我们学会了一起祷告，并且真诚地彼此相爱。

80% 的学生起初不知道在公众前怎样祷告，但是几个星期之后，每个人都能祷告，并且对失丧的灵魂有负担。

每天早晨我们 4:30 起床洗漱，5 点钟开始敬拜。然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为在禾场上的所有同工祷告。8 点钟开始当天的第一节课。每天我们只吃两顿饭，上午 10 点和下午 5 点，我们轮流做饭和其他杂务。晚上我们都要做作业。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每当神用祂的祝福沐浴我们的时候，每一天都是难忘的。

1994 年 1 月 5 日，轮到我在早饭时谢饭。我注意到那顿饭只有我们平时吃的一半的量。妻子告诉我：“我们没有面和菜了。”德灵和哈拿姐妹建议，那天我们结束训练，让学生回家，去把他们所学的付之于实践。

我不同意！我建议我们应该继续被神的灵充满，哪怕是饿肚子。我说：“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没有吃的而解散这个班，那么这些战士进入战斗的时候，就会没有被完全装备好。我们需要用信心来祷告，等候神的供应。”

那天晚上，大部分学生都睡了以后，一些领袖和我跪在洞里祷告。主指示我们，我们的优先选择是派工人到最贫困、最需要的地区去，那些地方人们还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名。

当我们把这个和学生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全都献身于这项任务，将他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的事工。那天晚上之后不久，来自

全县各地的信件寄到了我们这里。中国福音最贫乏地区的信徒，象贵州、广西、湖南、西藏、甘肃、青海，都请求我们去帮助他们。

这些年轻的工人充满了神的恩膏，在全中国都受到欢迎。他们成了福音勇士。1月16日，我们教会的长老们给这些年轻的工人按手，派他们出去进入禾场。他们从我们家乡的基地分散到中国各地。

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没有钱来支持这些新工人。

我在训练结束后回到家里，一位弟兄寄来的挂号信在等著我，说急需联系上我。我们村没有电话，于是我跑到最近的镇上，从一个商店里打了一个电话。我惊讶地听到一个美国人接的电话！他听到我的电话非常兴奋！

他的中文不是很好，但我明白他是想来看我。我们计划第二天晚上在郑州见面，但是不知何故，我们的联系断了，我无法联系到他。我去了几个旅店，可他都不在那里。我失望地回到家。

后来我才知道，他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因为错过了和我见面的机会哭了一整天。但他没有放弃，又给我的地址写了一封信。我又一次长途旅行到郑州，这次我们终于见面了！

彼此问候之后，他说，“主清楚地告诉我来和你联系，把这个礼物给你，来支持你们的工人。”他交给我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

这次我带著充满喜乐的心回到家。把一切告诉人家之后，大伙儿都兴奋不已，主供应了我们工人的需要。我们都跪下来，为主预备感谢主。虽然这笔钱会用完，但是这件事坚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信靠祂。

在河南南部和安徽，那时有许多家庭教会为主而兴起。明弟兄的团队开始了一个“福音月”运动。在圣诞节和农历新年之间，要求每一个教会成员至少领3个人信基督。对教会的领袖要求更高，在同一时期，他们至少要领5人归主。

这样，福音迅速传开了，家庭教会经历了巨大的增长。经过第一个福音月的主动宣传之后，13,000 名新信徒受了洗！

那些新信徒受到训练和鼓励去参加下一年的福音月活动。总之，主动宣传开始刚刚两年后，123,000人受了洗！接下来的一年和相继的各年都有了振奋人心的增长，“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创世记 41：49。

福音月持续到今天，为全中国的家庭教会贡献了成倍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工人希望来到先知撒母耳训练中心接受训练，结果，一队队的新工人被送出去。

许多早期训练出去的工人回到山上的洞里作美好的见证，见证神怎样在他们的传道事工中帮助他们。这些更是大大地鼓励并坚固了我们。

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和德灵则将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联合中国家庭教会共同传道。我们走遍了中国，训练教会差派他们的工人出去作为福音宣教的先锋。我们鼓励每个地方开展训练中心。训练的异象迅速传开，因为他们看到它给神国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增长。不久，成百的工人被派出去。

我们在行程中拜访了广州的一位老姐妹，她有一个特殊的信息是单独为我的。她警告我：“云，你不但应该爱神，而且从现在开始你也应该爱你的妻子，和她在一起。”

这个忠告很深刻。我承认，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没能花很多时间和妻子在一起。我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就是在逃亡中，这样的日子已经快10年了。从现在起我要改变我的想法。我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其次就是家庭。我们要全家一起携手进入收获的田地，在我们服事主的过程中一起成长。

我相信我的第二次入狱是我婚姻的一个十字路口。主警告我，如果我不悔改，改变我的优先顺序，我就会失去家庭。从此，我的确改

变了，尽管其他一些家庭教会领袖不同意我的立场，但我永远也不为此感到后悔。一些人认为主的工作应该优先于家庭。在我的生活中，我开始把对神的爱放在第一位，对家庭的爱第二，对传教的爱第三。

一次，在我出狱后不久，我被邀请去给一群家庭教会领袖讲道。我讲了把家庭放在传教工作之上的重要性。因为我是从心里往外讲的，所以感动了许多人，我看到泪水从许多领袖的眼里涌出来。他们需要听这样的信息。我讲完了，他们都鼓掌，仍然止不住地哭。我是从我个人的经历讲的，也是从许多弟兄姐妹的见证讲的，他们很多都失去了家庭，因为比起他们的亲骨肉，他们更注重外出传道。

我教导教会不要给法老的诡计留地步，他试图劝摩西和亚伦在男人去敬拜神的时候，把他们的妇女和孩子留下（参看出埃及记 10：10-11）。我鼓励领袖们让家人参与到为主传道的事工中，如果条件允许，甚至该带上配偶和孩子一起。我指出，就连使徒也面对同样的困境，使徒保罗问，“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著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矶法一样么？”哥林多前书 9：5。

但是，那个家庭教会网的领袖不同意我的观点。等我讲完了道，他私下里指责我说：“云，我不能相信你怎么会用这个机会传讲这样的教导。你想毁掉我的领袖们吗？”

一点也不奇怪，许多那个网络的领袖其婚姻和家庭处在完全混乱的状态。很多人在他们的传道事工中看起来很成功，但同时他们的家庭却在崩溃瓦解。从中国家庭教会的总体实力来看，这个领域是它的一个最弱点。

接下来，我们得到邀请去了风景独特的桂林市，和那里的家庭教会领袖分享了我们的异象后，我被介绍给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弟兄，他恰巧也在同一时间访问桂林。当他听到我们的异象时，他重复地说：“阿们，阿们，阿们。”他问我：“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我告诉他：“你们应该与家庭教会的异象合作，和我们一起投入你们的信心。因为你是一个白人，你在中国很突出。但是如果你有一颗奴仆的心，愿意考虑付出代价，并且不害怕，我会带你到河南去训练我们的同工。另外，我们非常需要你们在圣经和其他资料上的支持。因为教会增长得太快，所以圣经一向都不够。”

我的新朋友问我需要多少圣经。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三、四万本都不算太多。”他回答：“十万本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的。”我和同工商量怎样把它们安全地送到中国不同地区的教会。

后来他告诉我：“主派我们来，要在家庭教会合一的异象上帮助你们。我们来中国不是要操纵你们的工作或者掌控任何事情，也不是来把我们的意愿强加给你们，更不是来建立雄伟的教堂。我们使自己服从神给家庭教会的异象，愿意尽所能来帮助你们，使之成为现实。”

当时我并不知道神后来怎样把我和那位斯堪的纳维亚弟兄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紧密地在传教事工上联合。神使用他成为中国教会和我家的一个祝福。

主耶稣开始带领我们全部进入了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上百万的信徒可以被装备去传教。许多海外的信徒，不管是华人还是西方人，都来帮助训练我们的工人，派他们出去成为主的战士。一些人被主感动来帮助供应工人们实际需要。我们对这些充满了感激，但是我们总是提醒自己，这些帮助皆来自于主。我们很小心，从来不期望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在我们走遍中国的过程中，我们只有买火车票的钱。我们没有钱吃饭或下别的事，但是主一一供应了，所以我们每次都有刚好够用的钱。

我们仍然住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快要倒塌的旧房子里。我们穿的是旧衣服，孩子们的鞋上都破了好几个洞。可我们总是坚信，我们最好的财产、时间、和金钱应该是去训练工人，让他们能去最贫穷

和最需要的地方。我们一直都在坚持十一奉献。如果我们只有十只鸭子，就会把最大的那只鸭子和它下的蛋奉献给主。

当我在监狱的时候，每人每月有两块五的生活费，用以买手纸和牙膏之类的小物品。但就算是那时，信徒们还从这微薄的收入里分出十分之一。我们在监狱期间把它存起来，释放后交给主。

一天回到“加油站”，我们给送往四川省的一队人按手。魏弟兄问这些年青的男女：“你们手里没有钱，还要远离家乡。你们最怕的事是什么？”

这些新工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不怕饥饿，也不怕挨打。我们愿意为福音去死！我们只害怕没有神的同在。请你们为我们祷告，祈求神每天与我们同行。”

这些传道人为福音受了很多苦。他们不得不从事艰苦的工作来维持生活。有些人喂猪，有些人砍柴，还有一些人运肥。许多人看到了他们生活的光景和见证的能力，就相信了耶稣。

但不是所有的聚会都有辉煌的成果！有时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并不是每件事都一帆风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领受我们的教导。我们在山东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位负责的领袖准备了一个七天的聚会。第六天下午，约翰弟兄正在分享，一些山东信徒开始在我们的信息中挑错。他们用一些难题考验约翰，这些难题是关于启示录里的一些有争议性的经文。约翰回答道：“对不起，圣经中有许多隐藏著的财富，就连伟大的圣经学者也不确定这些经文。”

一位老人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和另两个人站起来大声说：“你们河南来的老师应该闭嘴！你们太年青，缺乏经验，知识贫乏，什么也不懂。你们连自己都还不知道这些经文的意思，怎么能教我们呢？”

说罢那三位老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聚会。他们命令他们的教会成员也和他们一起离开。我立即跟著他们到了院子里，大声祷告

说：“主啊，为我可敬的弟兄们感谢你。请帮助他们不要由于我们对经文的无知而这样生气。”

两个不满意的领袖笑话我，大声喊著：“云，带著你的兵回老家去吧。卷起你的人旗回河南去吧。”

我知道这肯定是来白魔鬼的搅扰。我眼里含著真诚的泪水，劝他们回到聚会，让我们一起共同祷告，寻求主的旨意。他们的心被触动了，于是安静地回到了座位上。我请与会的每一个人都跪下来寻求主。我命令每个人都悔改自己的罪。神的爱浇灌在所有人的身上。有很多人哀哭，有许多人心碎。我站出来承认我自己的罪，其他人也跟著这样做。

那三位长老出来跪在众人面前，低下头说：“云弟兄，请原谅我们说了那些粗鲁和侮辱的话。”所有聚会的人看到这三位长老深悟痛悔的心，也都纷纷跪下，流泪祷告。长老们请我们留下，在山东各地又教导了好多天。



我们的行程又多又紧，家庭生活也随之经历了很多挑战。在全国各地周游的时候，我遇到许多基督徒家庭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而面临著带来的巨大困难。

政府竭力去强迫许多基督徒母亲堕掉他们的第二胎。一些姐妹被强行绝育，以保证她们不会再怀孕。多于一个孩子的家庭被处以巨额罚款，一些公民应有的权益，例如卫生保健和教育津贴也被罢免。

当我听到许多基督徒孕妇的故事时，我的心被撕碎了。对于这样的政策，他们束手无策。我为这件事祷告，然后神给了一个想法！我告诉她们：“堕胎是很严重的罪，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



的办法。如果你愿意秘密地生下孩子，我会把他带走，交给一个基督徒家庭抚养。”

这使得他们很高兴，不久我感觉自己就象亚伯拉罕一样，成了众人的父！

在我们收养的一些孩子背后，有著许多辛酸的故事。两个来自四川某地区的单身女基督徒决定加入我们的传道事工。在她们去河南的途中，一个恶势力团伙绑架了她们，并把她们带到离重庆市200公里远的山区。这两位美丽的年青女子被单独掙著用作性奴一年多。没有人知道她们发生了什么。最后，她们设法逃了出来，回到了家，她们的精神被可怕的经历摧毁了。

我去了四川见到了这两个姐妹和她们的家庭。其中一个在逃跑前怀了孕。女孩的父母想堕掉孩子，但我劝他们不要杀了这个婴孩。他们起初死不愿意，直到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的女儿生了这个孩子，我答应对这个婴儿负全部的责任。”

一个小女婴被生下来了，我给她起名叫杨牧爱（牧羊人的爱）。我们照顾了她一个时期，直到我们找到了一个基督徒家庭，同意来抚养她。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由于有两个孩子，当地政府对我们非常恼怒，勒令我们罚款。可有一天云怀里抱著一个女婴回到家，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那天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在那里一个教会领袖分享了他的苦恼。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现在他妻子又怀上了第三胎。



当局来到他们家，说因为他们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就勒令他们堕掉孩子，如果他们拒绝堕胎，那位妈妈将会入狱，直到她生产，然后婴孩将被带走弄死。

云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爱心在滴血。他告诉那个弟兄：“无论如何都不要堕胎。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你赶紧带著妻子躲起来，婴儿出生后，我来负责抚养。”

就这样，云开始带回一个个新生婴儿。我们总共收养了十多个孩子！具体有几个我也说不清，因为他没有把孩子全都带回家来给我看。我不断地从别人那里听到，云负起更多孩子的责任。

一些孩子来自于入狱的教会领袖家庭。那些家庭再也负担不起更多的重担，也抚养不了更多的孩子。另外有一个婴孩被领到我们这儿，因为一名年青的姐妹被骗到城里做工，结果她惨遭强奸，还怀了孕。

云为这些孩子找到基督徒家庭来抚养他们，但是许多收养家庭生活贫困，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经济上继续支持他们。其实我们自己日子也非常紧，但是云有信心，相信神会供应，神也的确以各种方式供应了。

当我丈夫最开始把这些婴孩带回家时，我很生气！我问他：“难道我有什么毛病生不出孩子吗？如果你拼命想要那么多孩子，你为什么不和我说？”但听到每个孩子的身世后，随著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学会了要对丈夫宽容和忍耐。

我成长了，对神的同情心理解得更透彻了。因为我丈夫仁爱的榜样，许多教会开始照顾孤儿和弃婴。

第二十章

合一之路

Chapter 20: The Road to Unity

1992年和1993年是遍布全国的特殊训练时期，是我们和主一起享受许多美好和硕果累累的时光。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魔鬼也总是猖狂地竭力去阻挠神国的发展。撒旦竭力通过逼迫和困难去扑灭主的火焰，但是神不断地把祂的油注入我们的灯，使我们的火苗越挑越旺，越烧越亮！

1994年初，神指示我，在神真正在中国浇灌下祂的能力之前，各家庭教会网络必须联合起来。

在整个七十年代，中国只有各自分散的家庭聚会，没有教会网络或者组织，只是一群群充满热情的信徒聚在一起敬拜和学习神的道。领袖们互相都认识。神把他们在艰苦的时期里凝聚在一起。他们在监狱囚禁期间，学会了要彼此联合彼此信任。被释放后，他们一起为福音的兴旺而工作。在那些早期岁月里，我们真正地合一。苦难拆毁了中国教会所有宗派间的隔墙。

八十年代初期，当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许多海外基督徒想知道怎样帮助中国的教会。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暗地里从香港带圣经给我们。这些礼物太令人感激了，这正是我们极其需要的！

一次我和不同的家庭教会领袖乘火车去南方城市广州，从我们的西方朋友那里接受圣经。一两天的交通之后，我们又上了车，帶著宝贵的礼物回家。我们是那么高兴，彼此间充满了爱。

但是，几年以后，还是这些宣教机构，开始把其他一些书籍和圣经一起打包带进中国。这些书大多都是关于某个特别宗派的神学或教导。

我认为这是许多中国家庭教会不合一的开始。

这些小册子告诉我们必须用特定的方式敬拜，或者我们必须说方言，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或者，如果我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取代了奉父，子和圣灵的名），我们才会得救。其他一些教训注重极端的信心，而其他一些人则为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争论或者反对。

所有这些小册子我们都读了，可不久我们就被弄糊涂了！教会开始分裂成不同的群体，相信某一个方面的一群人反对相信另一方面的一群人。我们也开始反对其他和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信徒，而不再单单传讲耶稣了。

过了一个阶段，我们的外国朋友开始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他们给钱，给相机，以及其他一些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来帮我们更有效地服事主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这些“帮助”怎样在领袖中引起了纷争。在邪恶的内心里我们问：“谁得到的书最多？”或者“为什么给那个弟兄的钱比给我的多？”

那的确是一场混乱的悲剧。在一、两年内，中国家庭教会分裂成十几个派系。这么多家庭教会网络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个家庭教会的分裂是很容易的。有时海外来个人，拿出“资助”金和名片，花些时间和几个中层领袖们在一起。就这样，短短的时间内一个新的运动就制定出笼了。在海外弟兄热心帮助我们的同时，实际上也引起了家庭教会的分裂和削弱。“我们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识。”罗马书 10：2。

这并非纯粹是海外弟兄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在作祟，是我们太轻易屈从于诱惑。我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或不想要世界各国其他肢体的帮助。我们确实需要！我们的需要太大了，但首先要祷告，神会按祂选择的方式来供应，其中当然包括通过海外基督徒来帮助我们。但施与受的动机必须纯洁，并且这些帮助应该只通过现

有的教会领导层，这样年青的领袖不会受到引诱，用这些礼物去篡夺他们高一层领袖的权柄。

在主面前，领袖们不能再在一起走合一的路了。我们感觉那样做是对我们信仰的妥协！

这种情况渐渐恶化了15年之多。一些家庭教会网络认为他们是唯一坚持真理的，就轻视其他群体为异端，不计任何代价，都要避免来往。领袖们不再彼此说话，也不再彼此相爱。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遇见过来自不同群体和网络的信徒，注意到宗派主义的灵很猖獗。主给我一个负担要在家庭教会中寻求合一。所以我开始找思想相同的，有同样异象的领袖。

我找到最大家庭教会网络之一的领导明弟兄。明弟兄就是多年前在一股逼迫浪潮来袭要扫除我们时，和我一起整夜躲避在冰冷鱼塘附近的那位弟兄；也是1983年在我被捕入狱的那一夜，把围巾送给我的那位弟兄。

当我把合一的异象告诉明弟兄时，他笑著说：“那是不可能的！你想要联合到一起的那些不同的团体是典型的异端。我们和他们毫不相干！”

我气坏了，真想上去给他一拳，但是我知道明弟兄被其他领袖深深地伤害过。多年来，明弟兄非常敬重重生派家庭教会的领袖彼得弟兄。一天明弟兄听说彼得弟兄在约20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开会。

几年没有看到彼得弟兄了，明弟兄决定骑自行车去找他聊聊。明弟兄刚进村子，就被彼得弟兄安置在外面警戒的同工截住了，他们不让他进去。他们不认识明弟兄，所以拒绝去向彼得弟兄报告，还命令他离开。其实，如果彼得弟兄知道明弟兄在外面，他肯定会出来亲切地迎接他的。

因为许多类似事情所导致的误解，使得不信任和怨恨迅速在许多家庭教会领袖的心里滋长起来，人家彼此反对。

我也去了上海和温州，在那里见到一些年长的教会领袖。他们不能接受我合一的异象。他们说没有办法和其他宗派合作。

我伤心失望地离开了，心里真想要放弃了。合一的异象看起来很渺茫，但是圣灵告诉我：“不要哭。在我的子民中，你不是我第一个选出来去带来合一的人。其他好几个人也被召，但是没有坚持这个异象。”

我重新把自己献给主和他给我的这个异象。神从马太福音19：26对我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当我在1994年遇见彼得弟兄和他的妹妹底波拉时，第一个突破来到了。我分享了中国教会应该作为宣教勇士，把福音传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去的异象，而且还告诉他们，如果家庭教会的分裂和彼此敌视的状态还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异象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神的仆人彼得弟兄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这同一异象而生。我们会象约拿单和大卫那样彼此相爱。”

彼得弟兄和他的团体第一个加入了合一运动。

我们还安排与明弟兄和其他方城教会的领袖们见面。这是一大进步，因为明弟兄的团体和彼得弟兄的团体存在紧张状态很多年了。在明弟兄来的前一天，我们有一段长时间的祷告。范弟兄说：“彼得弟兄，我相信主有一句话给你，但是我不确定你能否接受它。”

他继续说：“我觉的你和明弟兄和他的领袖见面时，你不应该只是坐下来和他们谈，甚至不要一开始就和他们一起祷告。当他们到达时，你应该立即屈膝为他们挨个洗脚。”

领导著遍布全国数百万信徒的彼得弟兄立即回答道：“我接受这个从神而来的话。我一定给他们洗脚。”

第二天明弟兄和他的同工到了。大家互相问候，接著坐下来吃饭。然后我们开始谈话。13年来这两个团体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双方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气氛逐渐在恶化，越来越象商业会议了，各人都在谈论不同的主题。许多老伤疤又重新被揭起来，很明显，这两个团体离得比以前更远了。似乎彼得弟兄没有机会去为他们洗脚了。

突然，明弟兄一拍大腿宣布：“所有这些谈论都是浪费时间。我们祷告，然后离开。”

范弟兄在背后推了彼得弟兄一把，说：“快，打些水来做主让你做的事！”

当彼得弟兄跪在明弟兄面前，开始轻轻脱下他的鞋袜时，明弟兄正在闭著眼睛祷告。明弟兄睁开眼睛，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这位中国最大的家庭教会运动的领袖彼得弟兄竟然会这样卑微地跪下来给他洗脚！明弟兄哭了，双手热烈地拥抱着彼得弟兄。

底波拉也打来一桶温水开始给明弟兄的同工姐妹洗脚。她们两个跪在地上抱头痛哭。

13年的谣言、怨恨、嫉妒都被一一洗去了。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寻求主的怜悯和赦免。很多领袖之间彼此认罪。那是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刻。泪水在那间受祝福的屋子里汇成了河。

我们一起唱：

黄昏的时候，
有一颗归家的心；
我们真是一家人，
离家多少年各自开拓。

都有过难熬伤心，
只有我们才能够理解相助；
福音路上包容，没有二心。
小溪河流总要回归大海，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这两个家庭教会网络同意从那天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有可能，就共同携手工作。我们的心完全被神的爱征服了。

主把一个深深的负担放在彼得弟兄的心里，去和其他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也联合。我们一起拜访了更多其他团体的领袖。所有那些不和三自结盟的领袖都被问及是否愿意加入合一运动，我们称其为“秦国团契”。我们相信在以赛亚书 49：12 提到的“秦国”，指的就是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作希尼）”

我们和他们一起祷告，分享合一的异象。神非常宠爱我们，这些领袖渐渐开始看到了为主的缘故合一的重要性。

许多领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彼得弟兄，却听信别人的话，一直在反对他。当他们听到他亲口说出自己的信仰，看到他的生命和品格显出了温柔和圣灵的果子，便认识到自己以前是听信了谎言。他们拥抱彼得弟兄，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一个名符其实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很多障碍被打通了，合一变得更深更强。领袖们开始在彼此的教会里讲道，彼此唱对方熟悉的歌，并且一起在主的工作上制定策略。

到1996年初，许多高层领袖同意联合，但是中层领袖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仍然不能完全彼此接受。他们不想放弃他们自己的方式。

为了中国教会的合一，我和神立了一个约。我向神说：“主啊，从今天起我不吃蛋和肉，直到领袖们真诚地彼此接受。”一天在一个领袖的会议上，一位弟兄注意到我不吃蛋和肉。他问为什么。我告诉了他，他立即站起来宣布：“从这一刻起，我也拒绝吃蛋和肉，直到家庭教会联合起来为止。”

1996年10月，五个人被选为秦国团契的第一批长老。彼得弟兄是主席；另外四个是明弟兄、王新才、沈一平和我本人。每个人代表著一个不同的家庭教会网络。

1996年11月，为了秦国团契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五个网络的领袖在上海一起见面。神又一次以鲜明有力的方式动工，打破障碍。一些领袖承认，他们对其他团体存在反感已经多年了。他们在神面前悔改，并且请求在场的人原谅。

彼得弟兄站起来说：“我们不愿再单单遵循我们自己喜爱的教训了。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长处，无论如何，为了使我们更强大，和耶稣更亲近，我们也要以主想要的方式去改变。”

虽然不是所有的分歧都被消除了，但是领袖们第一次彼此认识了，并且看到了互相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没有理由分开。他们也发现，神学上的分歧基本都集中在一些不涉及信仰本质的问题上。

在会议上，每个团体都清楚地听到神以奇妙的方式在其他团体中动工，人家纷纷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决定在彼此的教会中讲道，分享圣经和资源，免得一两个组持续不断地得到海外基督徒们的许多帮助，而其他的组什么也得不到。

第二天，所有领袖一起领了圣餐。这可能是50多年来，中国教会的最高领袖第一次一起领圣餐，合而为一。

合一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在2002年，领袖们决定去掉秦国团契的名称，只是在基督里弟兄相见，没有任何一个正式的名称。还有几个家庭教会网络也加入了合一运动。在2000年1月的一个特别会议上，领袖们第一次估算了他们网络的信徒人数。合在一起的数目是 58,000,000 人。



第二十一章

第三次入狱—— 我的低谷

Chapter 21: Third Time in Prison— My Lowest Point

1997年3月，11位家庭教会领袖聚集在河南省郑州市。我们计划在一个住宅的二楼见面。一位年迈的美籍华人姐妹应邀参加，但是看来政府的密探跟踪她去了开会的地点。

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到达那座住宅之前，彼得弟兄和其他几个领袖已经被捕，并被带走了。然后全副武装的公安局公安藏在住宅里，等著其他人的到来。

那是一个下著雨，阴暗的晚上。我打电话去那个住宅，问彼得弟兄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声音回答说：“噢，快上来，快上来！”

我们到达的时候，发现住宅的门微微开著。我们走了进去，面对著我们的却是一排正指著我们的枪！公安取下我们的腰带，并把我们的手绑在背后。我的脑海中唯一的想法就是逃跑。趁著手还没被绑上，我退向窗户。刹那间我打开窗户，喊道：“跑！”，就跳了出去，脚先著地。

不曾想许多公安在窗下等著。我笨拙地摔在地面上，脚严重地受了伤。地面上的公安也根本没想到有人会有足够的胆量从窗户跳下来。短短一瞬间，我看著他们，他们看著我，双方都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

公安扑向我，把我按倒，狠狠地对我拳打脚踢。他们用厚重的靴子踹我的腿和胸部，向后拽我的头发，用枪托儿打我。在他们野蛮的拳打脚踢中，我的腿骨折了。然后他们拿出电警棍来电击我。

我被打得很厉害，我能做的只有蜷著身体仰望耶稣，尽力不去注意遭受的毒打。最后我失去了知觉。

公安们穷凶极恶，我没有被打死已经是一个神迹。后来我被诗篇作者的话提醒：“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當人起來攻擊我們，向我們發怒的時候，就把我們活活地吞了。那時，波濤必漫過我們，河水必淹沒我們。狂傲的水必淹沒我們。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把我們當野食交給他們吞吃（原文作牙齒）。我們好象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里逃脫。網羅破裂，我們逃脫了。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诗篇 124：2-8。

当我醒来时，是在郑州市公安局总部的一个看守所里。彼得弟兄和其他领袖和我在一起。我被公安的靴子踢得浑身都是泥，耳朵也被打得肿了起来，使得我无法正常地听。

我们知道了，逮捕我们的命令是从北京中央政府一路传下来的。他们不知怎么得知我们正在打算联合。家庭教会已经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政府的一棵肉中刺，考虑到我们一旦联合后可以成就的事，给政府的最高层带来了恐惧。从北京来的命令强迫河南省当局要极其严肃地对待我们的案子。他们不明白神的国不是属世的国，他们害怕我们的联合会谈会导致成立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那将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稳定。

当局拍摄了整个逮捕的过程。这个事件的消息走漏出了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们都遭受了可怕的折磨。我们被铐起来，用一根绳子拴在一起，然后用棍棒和警棍打。我们预料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被带出去处死。

当局尽力收集证据控告我，所以我们被捕 3 天后，他们就去了我的家乡南阳。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发现一个 120 人的教会大聚会

正在进行中，我的妻子德灵也在其中。他们全都被捕了。那个聚会的主要领导人被认出来，送进了监狱，里面包括了德灵。其他大部分信徒受审问和毒打后，被勒令去交罚款，然后被释放了。

在我的法院听证会上，法官说：“云，我真讨厌你。你反对我们政府多年，严重地扰乱了我们的社会秩序。你无数次从拘留所逃跑。这次你又从窗户跳下来，摔断了腿。告诉我，云，如果你再有可能会逃跑，你还会逃吗？”

我想了一下，真实地回答：“法官，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不想向你撒谎。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设法逃走。我被神呼召在全中国传福音，我必须尽我所能去遵守神放在我生命里的呼召。”

法官、法院官员和看守都因我的回答愤怒了。法官咆哮著：“你敢，你这个罪犯！我要打断你的腿，让你再也站不起来，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再逃跑了！”

我被带进了一间审讯室，几个看守把我按在地上，迫使我两腿分开坐著。我祈求他们不要打我骨折了的腿，但是一个面貌险恶的家伙硬著心，抽出警棍。为了使我永远也不能逃跑，他不停地打我腿的膝盖和脚之间的部分，直到我疼得再也忍受不了。他毁了我的腿。我躺在地上象一个受伤的动物，极度的痛苦涌遍我的整个身心。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力把我的思想集中在主耶稣身上和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我认为自己肯定要死了，但是主保守了我，因为祂还没有用完我。我膝盖以下的腿完全黑了，丝毫没有感觉了。我全身疼痛，从头到脚都是瘀伤。

但是，当折磨我的人把我抬回牢房时，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能摧毁我的肉体，却永远也无法摧毁我的精神，所以我笑著对他们说：“我想谢谢你们今天给我做了舒服的按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我的听证会后，我和其他弟兄一起被转移到郑州一号人安监狱。我被关在小号里。我的牢房靠近执勤办公室，和彼得弟兄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看守认为我精神失常，给了我两个绰号：“疯子”和“跛子”。

一开始，从早晨8点直到第二天晚上，我都被不停地拷打审问。审讯人员轮番上阵，持续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整夜打我。整个期间，没有给我任何食物和水。

无论何时看守打我，我都不停地喊著：“耶稣，救我！帮助我，主耶稣！”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来使我的思想远离加在我身上的惩罚和痛苦。

过了起初这段时间，除了每两天被带出去审问，我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尽管我已经伤成那样了，可他们仍然定期地折磨我，企图摧毁我的精神。有时我们被来回载到定水派出所去审问，其他时候则去郑州九号公安局总部，这样我们可以“品尝两种滋味”的折磨。他们专打我们的头、手和腿。

我没有圣经，所以我从记忆里默想神的话语，并且流泪为众教会祷告。我用最大的声音背诵圣经经文，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例如诗篇27：1-3，“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跌仆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我日夜大声唱歌。一次执勤的看守对我愤怒了。他问：“你这个职业罪犯是不是打算在这里渡过你的后半辈子了？”

我回答：“不！主的时候一到，我会被立即释放。”

至少在外表我表现得很有勇气和胆量，但在内心里，我极度悲伤和痛苦。在一次审询中，官员告诉我，我很可能被判无期徒刑；要是态度改进了，我可能会被判 10-15 年。

面对这样一个暗淡的未来，我向主发牢骚，抱怨祂，甚至指责祂：“噢，神啊，我只想服事祢，传扬祢的福音，可现在我却被关在牢房里，甚至连路都走不了了。祢怎么那么软弱无能，保护不了我呢？”

因为我不能走路，监狱当局就命令三位基督徒犯人，包括彼得弟兄，轮流背著我走在牢房、刑讯室、和厕所之间。我被关在一个和其他领袖分开的牢房里，所以我们急切地盼望著这一短暂时刻的交通。

刑讯室离我的牢房有三层楼，所以这为我们提供了最长的谈话机会。彼得弟兄不想把我背到刑讯室去，但是我告诉他不要担心，因为如果他不做，他们就会让别人做这项工作。就是我们在一起仅有的这宝贵的几分钟，加给了我力量去忍受在那个黑屋子里的毒打和羞辱。

彼得弟兄是一个说话温柔的人，他从不向我提起他的遭遇，他向来身体健壮，是一个短跑运动员；但是那天他勉强沿著走廊蹒跚而行回到他的牢房去，我知道他也正在遭受著折磨。

一个年青的看守有一次背我。他看到我处于极大的痛苦中，知道我没有得到治疗。这个年轻人同情地告诉我：“我看见一个真正为耶稣的名受苦的人。”

我惊奇地看著他的脸。他继续说：“在公安学院毕业后，我分到这里工作。我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但我们不是象你这样坚强的信徒。如果这是你得到的回报，为什么人还要信耶稣并为他传福音呢？”

我告诉他：“在我现在的生命里，你也许不会看到任何利益好处，但是在未来我会因为这些痛苦，从耶稣那里得到大大的奖赏。”

这个年轻人继续不情愿地打我，因为他的工作要求这样，但是他总是打我身上伤害最小的部位。

一个“假罪犯”被放进彼得弟兄的牢房里。他假装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很明显，他是被安插在牢房里秘密监视和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他经常在其他犯人面前对我表现出同情，还问彼得弟兄：“你认为云会逃跑吗？”尽管我的腿已经残废了，当局还是害怕我一旦有机会就逃跑！

一天，到了犯人上厕所的时间。那个密探得了严重的病。他脸色苍白，看起来死亡在敲他的门。我告诉看守：“我有一些按摩的经验。请给我五分钟和那个病人在一起，他会感觉好一些。”

看守准许我被抬进那个牢房。我一进去，彼得弟兄就用他火一样的眼睛看著我。他点头，开始祷告。我奉耶稣的名为那个病人祷告，按手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儿，他大声说：“我感到体内有一股热风！”

几分钟后看守回来了，问道：“按摩进行得怎么样了？”

那个病人回答：“好多了。我都快好了。”

主完全医治了那个人。为了表示感谢，他用他的一些钱和影响来给我买好吃的。这事以后，就连一些监狱看守在身体疼痛的时候也会让我去给他们按摩，所以他们开始对我好多了。

虽然那个人被派来秘密监视我们，但是神使用他来大大地祝福我。他说他是一个信徒，说他的妻子设法偷带一本圣经进监狱给他。但更大的可能是当局给了他一本圣经，好使他更象一个基督徒，以此来博取我们的信任。因为他没有任何兴趣读圣经，我就借来每天早晚学习。我在小纸条上写下许多经文，递给弟兄们，用神的道勉励他们。

一些天以后，彼得弟兄在厕所的墙上刻了一幅画，来教导信徒我们应该忠心，不要不认主。我在图画下面加上了几个字——“血、死、见证”。

后来，彼得弟兄在一张厕纸上写下一些经文和鼓励的话，把它卷起来放进一个馒头里，然后扔过监狱走廊，扔给我。他写道：“从教会开始直到今天，所有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都不得不背起他们的十字架，付上很高的代价。”彼得弟兄也暗示我，他认为，如果我有机会，我应该设法逃走。

几个星期慢慢地过去了，我对自己的情况越来越沮丧。主似乎拒绝了我，永远让我留在监狱里烂掉。我的腿残废了，我的精神也被压垮了。每天夜里我把我的瘸腿支撑在墙上，尽力减轻这痛苦。

我亲爱的妻子在女子监狱里，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了。这是我生命中最低的谷。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因为我们不规律的生活，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他们也经历了那么多来自弟兄姐妹的爱，来帮助他们减轻痛苦。

和以撒同龄的孩子，没有一个必须去应对他所面临的那种压力。他最困难的时期是在1997年的3月和4月，在父母因为福音的缘故都在监狱里的时候，以撒刚刚13岁。

在中国，当父母都进了监狱时，政府就会设法去控制孩子们，并且把他们放在一个“保护环境”里。这意味着他们将用无神论的

教育给孩子们洗脑，尽力去使孩子们与他们的父母疏远，引起他们对父母的恨意。

当云和我都在监狱时，基督徒朋友把以撒和以琳从我们村转移到了南阳，在那里他们打算用假名字去上学。但是公安在搜查他们，所以他们被转移到郑州。但是，那儿也不安全，所以我们的孩子被远远地送到山东，在那里有一个基督徒家庭照顾他们。

对以撒和以琳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短短几个月里他们不得不转换学校三四次。很多责任落在以撒年少的肩膀上。他必须要照顾小妹妹，还要努力去明白他的爸爸妈妈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在山东，以撒经常眼睛盯着地面走来走去，希望看到一些掉在地上的钱。接待他们的那个家庭非常贫困，几乎没有钱买食物。

我从监狱释放后，被秘密地带出河南，带去看我的孩子。当我第一眼看到以撒时，他告诉我：“妈妈，现在在我的生活中有巨大的负担。”

我问：“以撒，你只是一个孩子。你怎么能在你的年纪肩负如此的重担呢？”

我13岁的儿子回答：“爸爸又进监狱了。我们怎么生存呀？我很担心。”

第二十二章

越狱神迹

Chapter 22: A Miraculous Escape

“你起来站著。”

使徒行传 26 : 16

在我生命中的最低谷时，我痛苦地向神抱怨。

我39岁了，但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我告诉主：“我年青的时候，祢呼召我到西方和南方去传祢的福音。可现在我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呆在这监狱里，带著瘸腿，听天由命地烂在这个地方，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将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的家人。祢骗了我！”

政府怎么处理我们的谣传很多。什至在监狱外，信徒们都知道我们案子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因为这命令来自中央政府。

现在，彼得弟兄却建议我应该逃走！我知道彼得弟兄是一位与神亲近、听神声音的仆人，所以我暗地告诉他：“我的腿被打碎了，而且我还被单独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小号里。我什至连路都不能走！我怎么逃啊？你的腿是好的。你为什么不逃呢？”

1997年5月4日，象前6个星期的每个晚上一样，我伸手抓著我的瘸腿。我把它们支撑在墙上的时候，疼痛涌遍了全身。我发现这是减轻痛苦的最好办法。让血液从我的腿部转移到身体的其它部位，我的双腿变得麻木了，这样我可以在夜里断断续续地睡觉。

就在第二天早上，在我沮丧绝望的情况下，主用希伯来书10：35的应许鼓励我，“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人赏赐。”我被头脑中的这些话唤醒了。

监狱里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过著，我开始读耶利米书。主把它和我的状况以一个有力和针对性的方式联系起来。就好象圣灵通过祂的道直接向我说话：“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原文作民的处女）受了裂口破坏的人伤……你全然弃掉犹大么？你心厌恶锡安么？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著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耶利米书14：17，19，21。

我感觉自己就象耶利米。我被压倒了，好象主遗弃了我，让我永远烂在监狱里。我向主呼求，重复耶利米的话：“噢，神啊，为什么击打我，以致无法医治呢？我指望平安，却得不著好处。主啊，请你不要忽视我。”

我继续读：“我的母亲哪，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利米书15：10。

这些话语好象又一次跃出纸张，进入我的灵。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仿佛全能的神亲自降临到我的牢房里，与我面对面交谈。

我心里有那么多伤心的事积累著，全都在主面前涌了出来。我哭诉说：“主耶稣，就象耶利米说的，每个人都反对我，诅咒我。我受不了了。我已经快到极限了。”

我哭得很伤心，眼睛都哭肿了。

我的主安慰我，象一个慈爱的父亲拉著祂的小孩子。祂用下面的经文使我重新恢复信心：“耶和華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耶利米书15：11。

我从心灵深处用耶利米书15：16-18向主呼求：“耶和華万军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

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原文作手）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讹诈，象流乾的河道么？”

很多次我问主，为什么我在这样的痛苦中。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的心气餒了，我准备放弃了。

神的道带著严肃的警告和应许又一次临到我：“耶和華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華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耶利米书 15：19-21。

我一读到这些话，一个有力的异象突然临到我。

我看到我的妻子德灵坐在我身边。她刚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在准备一些药品。她轻轻地处理了我的伤口。我感到大大地被激励了，问她：“你被释放了吗？”

她回答：“你为什么不打开那铁门？”

在我回答之前，她走出了房间，异象结束了。

主对我说：“这是你拯救的时刻。”

我立即知道这是从主而来的一个异象，也就是说，我应该逃走。

我的小号 and 关著彼得弟兄及其他信徒的牢房隔著一道墙。我们有一个预先定好的信号，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有了麻烦，并且需要紧急祷告，我们就敲两下墙。

彼得弟兄听到了我敲墙的声音。

我招呼看守。他来到我的门前问我想要什么。我告诉他：“我现在想上厕所。”

因为来背我是彼得弟兄的工作，看守开了他的门，命令他背我去厕所。

无论何时，犯人被允许出他们的牢房，走廊里的铁门就被锁上，这样就没有机会逃跑了。一个通向楼下一层的楼梯井在门的另一侧。我们仍然被完全关在里面。那扇门为从外面进里面的人开，但是不能从里面打开。

监狱的每一层楼都被铁门保护著。平常有两个看守站在门的两侧，所以要到达监狱的院子里，就必须得通过三个楼层的三道铁门，经过六个武警看守。

彼得弟兄来到我的门口。他一见到我就命令我说：“你必须逃走！”然后他回到自己的牢房，整理他的牙刷和毛巾，这样看守会认为他人概要上盥洗室。

当彼得弟兄回来时，他又严肃地命令我：“云，你必须逃走！”

我只穿著内衣，所以我尽快穿上裤子。我在一长条厕纸上写了约翰福音和彼得前书里的经文，把神的道围在我的腰间。我祷告：“主啊，祢已经指示我，我必须设法离开这个监狱。我现在就遵从祢，并且设法逃走。但是当看守向我开枪的时候，请接受我的灵魂进入祢天上的居所。”

自从我的腿被打折已经六个多月了，即使在腿上加一点重量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但是我相信神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告诉我应该去逃走：通过祂的道，通过那天晚上我得到的异象，还有通过彼得弟兄。

我学到了，当主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时间去讨论或者推理，不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环境。当我们确认神已经告诉我们要去行动时，象我所处的这种情况，盲目顺从是必要的。不去遵从神意味著我们比祂聪明，我们比祂更知道怎么样去操纵我们的生命。

就在1997年5月5日早晨8点以前，以正常的思维，这是一天中最不可能逃跑的时间！平常，整个监狱在这个时候有太多的活动，看守们都各就各位。

我拖著脚走出我的牢房，走向走廊里锁著的铁门。我的思想单单集中在遵从神。我直直地向前看，祷告，我每走一步都喘著气。

控制那铁门开关按钮的看守坐在三楼楼梯井上。看到门的另一侧是不可能的，因为门是铁的，并且小窗户被黑布挡著。就在我走到那铁门的时候，另一位主的仆人，慕圣弟兄，正在回他的牢房，门为他开了。那天早晨他被命令去扫监狱的院子。当慕圣弟兄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对他说：“等一等！别关门。”

我走过那道门，甚至没有停顿我的步伐！主的时候是完美的！

在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慕圣小声问：“你要逃走吗，云弟兄？你不怕死吗？”然后，他脸上带著困惑的表情回到了他的牢房。

本来有一个看守押著慕圣回到牢房，但是就在他为慕圣开门的那一刻，走廊那端的电话响了，看守转身跑过去接电话。

我注意到一把扫帚靠在楼梯井的墙上。我拣起它，拿著它继续走下楼梯到了二楼。一个武警看守在他的桌子那儿，面对著那第二个铁门。那扇门有时是开著的。因为有一个执勤看守被指派来日夜看守著这道门，所以他们觉得让这门开著并不会太大的风险。在那个时刻，圣灵对我说：“走，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

不知何故，主好象使那看守眼瞎了。他正在直直地盯著我，但是他的眼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期待著他说点什么，但是他只是看著我，仿佛我是隐形的！

他没有说一句话。

我继续走过他，也不回头看。我知道我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我继续默默地求主准备接纳我的灵魂，思想著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时刻。

我继续走下楼梯，但是没有人阻止我，并且也没有一个看守向我说一句话！

当我到了通向院子的大铁门时，我发现它已经开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通常它是最坚固的一道门。平日里有两个看守站在一楼的大门口，一个在门里，一个门外，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两个看守都不在，并且门开著！

我抛掉从三楼拿下来的扫帚，走到院子里。明亮的晨光很晃眼。我走过院子里的几个看守，但是没有人向我说一句话。我漫步走出监狱的大门，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大门也是微开著的！

我的心在怦怦地跳著！我现在站在了郑州一号人安监狱门外的街道上！后来有人告诉我，从来没有人从那座监狱逃出来过。

立即一辆黄色的小面的停在我身边，司机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打开车门问：“你想去哪里？”

我进了车回答：“我要去上班，越快越好，请你开快点。”我把一位住在郑州的弟兄的地址，交给了司机，我们便开车离开了监狱。我告诉他，如果我们遇到交通阻塞就绕道走，任何原因都不要停车。

所有的这些事情好象都发生在一瞬间，就象一个白日梦。我不确定整个事情是否真的发生了，还是在做梦。我不知道主是怎样做的。为什么所有的那些铁门，通常都是紧锁著的，却在那一刻全为我开了。我只知道我此刻正坐在出租车里去我朋友的家。

到了那儿，我请司机等一会，同时我去借一些钱付车费。

我爬上楼梯来到三楼的一个单元，按了两下门铃。那家的一个女儿从门镜里往外看，立即认出了我。她兴奋地说：“啊，云弟兄，你从医院（意思是监狱）里出来了！”

我告诉她：“是的，我离开了医院，但是我不是通过正常手续出来的。你能借我点钱付车费吗？”

她看到我高兴得忘了给我开门！后来她回来给我了一些钱。我迅速地跑下楼梯，把车费付给了司机。

那个基督徒家庭热情地欢迎我进了他们的家。另一个女儿告诉我：“整个教会都为你和你的同工禁食祷告一个多星期了。昨天圣灵告诉我妈，‘我会释放云，并且他第一个要停留的地方将是你们的家。我会停留一会并且和你们一起祷告。’”

“父母要我们在家等待你的到来，而且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秘密的地方为你藏身。除了我们，没有别人知道那个地方。妈妈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些食物和衣服。来，换下你的衣服，我们带你去那儿。”

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我骑著自行车，那家里的一个女儿坐在后面，指引我去我的藏身处。她敏捷地教我走小巷，避开了大街上因我的逃走而设的路障。

我开始蹬自行车踏板的那一刻，第一次认识到主已经医治了我的脚和腿！逃跑的时候我的思想一直专注于遵从主和预备被枪打死，甚至从来没有注意到神已经医治了我。我从来没有感到任何医治的能力。从我的腿被警棍打碎的时候到我逃走的那一天，我的腿一直完全是黑的、残废的。我站都无法站起来，更不用说走了。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是抓著墙爬一小段距离。

慕圣弟兄后来告诉我，当他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正在正常地走著，所以看起来，一定是我还在监狱牢房里的时候，主已经医治了我的腿。当我骑上自行车的时候，我被神的话提醒：“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希伯来书 12：13。

我们一到达那个藏身处，暴雨就开始倾盆而下。暴雨覆盖了整个郑州市，狂风吹得窗户哗哗作响，吹翻了许多自行车。虽然那还是早上，但天空却是黑压压的。

我进了藏身处，自己留在那儿。这个可爱的家庭象天使一样照顾我。他们在我的门外安放了一个家庭成员，日夜守候著我。

后来，基督徒朋友告诉我，在我逃走的那一天晚上，他们从电视报导中看到，安全局、公安局和武警都出动了来搜查我。他们在郑州挨家挨户搜查；在所有的主要路口设置了路障，搜查每一辆车。每一个汽车站、火车站和机场都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弟兄姐妹们还告诉我，训练有素的警犬也被用来追踪我的气味，但是这一切全都是徒然。在主的秘密藏身处，我安然无恙。那场暴风雨洗去了我所有的踪迹，这无疑给了当局当头一棒。

神提醒我，早在13年前，我在监狱禁食74天期间，神曾给我一个有力的异象，在那个异象里，一系列的铁门开了，一个接著一个。

现在，这么多年以后，神的应许应验了，神对我的仁慈和信实令我震惊不已。直到今天，我认为我从监狱里逃走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那一夜我象一个心满意足的新生婴儿，睡在主的怀里。



彼得弟兄的见证

在公安前来我们的聚会地点拘捕我们时，云弟兄试图跳窗逃跑，他的腿摔断了。他们在泥里狠狠地打他，把他的腿打得碎了，所以他根本无法走路。

当我看到云失去知觉的身体被抬回牢房时，他满脸都是泥。他们打了他的头，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失去了听觉。

我们被转移到郑州监狱后，因为他的伤残和周身可怕的疼痛，监狱当局就让代弟兄负责背著云去厕所和监狱审讯室。这样我们可以有短时间的接触，我们在主里互相鼓励并且坚固彼此的信心。即



使我们不允许说话，但只要彼此看一眼就能给我们莫大的力量和灵里的相通。云和我同甘共苦，一起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

我告诉云，主想让他逃走。主确切地引导我把这个信息去告诉他。我感到神想让云逃走，但是让我留下。

一天早晨，主直接指示云，是逃走的时候了。当他走下监狱的楼梯，走向院子的时候，另一个基督徒弟兄正走进来。安全门为他打开，正好在同一时刻，云走了出去！

然后那个弟兄跑回我们的牢房，告诉每个人，他看到云正往监狱外面走！我们爬上来，从监狱的窗子往院子里看。我们看著云走出监狱的前门，走向了自由！

神的这个大有怜悯和能力的行动，大大地鼓励了我们。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完全没有！我们都在祂手中，祂掌管著我们的生命，若不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和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没有事情会发生在神子民的身上。

我相信一个理由，神为什么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去释放云，是因为他们打碎他腿的时候，监狱当局曾经嘲笑主和云。他们说：“我们看你怎么逃！”主总是接受挑战的！

在云逃走后的几分钟之内，看守发现他不见了，一场人搜捕开始了。当局当即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调查，要搞清楚一个被关押在最安全的小号里的残废犯人怎么能走出监狱不见了！

有趣的是，调查得出结论，在云逃走期间，他没有从任何犯人或者看守得到任何的帮助。

我证明这是完全真实的。

这全是出自全能神的至高无上之手。



慕圣弟兄的见证

我特别荣幸地来见证，籍著主的手，云弟兄在 1997 年从监狱逃出去了。

那天早晨 7 点钟，我被叫到监狱的院子里去干活。活干完了，我被一个看守看押著走回牢房，我们停下来要通过一扇安全铁门。当我看到云走出来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们都知道他残废了，所以说看到他走路我很惊奇，这是一个很保守的说法！他在我的右边走过去，但是那个看押我的看守根本没有看到他。

直到我回到了我的牢房，我才认识到，自从云的腿断了以后，我就没有看到他走过路。我是在监狱里背他的三个人中的一个。看守什至叫他“残废”。他的腿完全被打断了。由于他悲惨的情况，他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我们什至得为他洗衣服。

我明白了，云正在试图逃走。我立即跪下求神救他的命，因为我以为看守们故意让他到监狱的院子里，这样他们可以向他开枪。我爬上牢房的窗户，看著他穿过院子，通过大门，消失了。

当时在院子里大约有 30 多名监狱看守，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云的逃跑！他什至直接从他们中的几个人身边走过。

不久以后，一场大暴风雨来了。

回到监狱的三层，看守只在云逃跑的几分钟后就发现他不见了。他到处找，大声喊叫：“残废，你在哪儿？”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看守还是相当放松的，但是随著云可能藏身的地点被一个一个地检查过，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大约 5 分钟之后，他拉响了警报，因为云的逃跑，整个监狱乱了套。

监狱当局调查我们，但是我们如实地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两名看守被开除解职。

第二十三章

离开中国

Chapter 23: Leaving the Bamboo Curtain

越狱后的第二天，我请我的朋友去联系一个在郑州的家庭教会领袖，通知他我已经逃出来了，并且告诉他我会在那天晚上天黑后去他家。

同一天晚上大约11点钟，我的妻子从主得到一个异象。德灵大约在我越狱的两个星期前就被释放了，此刻正藏在一位信徒的家里。

在她的异象中，她看到我被释放了。我坐在她面前，脸上帶著喜乐和满足。我让妻子去召集所有的教会长老和同工来聚会。她用手指著我说：“你怎么敢！你一点也不害怕吗？你不怕死吗？”我笑了，没有说什么。

德灵回应了神给她的异象，搭上一辆汽车来了郑州。她第一个停留的地方就是我那天晚上计划去拜访的领袖的家！

我妻子一进那对老夫妇的家，他们便问她：“你可知道神的仆人云已经从监狱里逃走了？”

德灵结结巴巴地问道：“你能再说一遍吗？这是真的吗？他真的逃出来了？”

我的妻子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分享了前一天晚上她从主得到的那个异象。那位弟兄笑著说：“哈！这证明从主来的联系比任何电话或电脑都快！”

那天晚上当我到了那家的时候，我惊奇地看到了我亲爱的妻子和一些聚集来看我的同工。

在神带我出监狱之前的那个早晨已经在一个异象里指示我，我的妻子已经自由了。然后她得到一个异象，我也自由了。现在，通过神全能的手，我们在一起了！我们拥抱，一起唱诗篇 126：1-3：

“当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梦的人。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虽然我自由了，我仍然渴望回到监狱里去探望我的同工，和他们分享神的作为。很难解释在狱中的基督徒弟兄之间的联结是多么紧密。我想念他们，挂念著他们的安康。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大约在我被监狱释放两个星期后，我正秘密地停留在两位姐妹的家。一天，她们出去了，主给了我一个清楚的异象。我看到云自由了，正准备去什么地方参加一个聚会！我问他：“你怎么出来的？怎么这么忙？”他回答：“主帮助我出来的。现在我必须去传福音。”

那两位姐妹回家后，我告诉她们，主指示我云已经不在监狱里了。此时所有的基督徒都确信云不是被判死刑，就是无期徒刑。所以那两位姐妹不相信我。她们说：“噢，你一定是太想他了！”“我们为你难过，你丈夫三番五次入狱，你一定受了许多苦。”

她们认为我想丈夫想疯了！她们一个笑我，一个担心我。她们盯著我的眼睛，看我是不是精神错乱了。我不理她们，搭车去了郑州。

一个小时后，我就听说云已经自由了！



我丈夫越狱的整个事件，和神以异象告诉我的方式，完全扩大了我对神的全能之理解。我第一次真正地知道，在神完全没有不可能的事！



云弟兄的见证

郑州的教会领袖们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地区，转移得越远越好。他们认为，对我们来说，留在这个城市里太危险了。

公安仍然在四处搜查我。我的逃跑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堪，特别是对监狱当局。后来有人告诉我，公安局甚至派女密探到城里的各个家庭教会，假装是基督徒。她们说：“我们是云的朋友，我们听说主怎样帮助他逃出来了。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们希望得到一些关于我的蛛丝马迹。

由于德灵和我都被逮捕了，我们的孩子被送到山东由一对基督徒夫妇照顾。我们被安排去和我们的孩子团圆。

在酷热夏季的一天，我和家人与一些家庭教会领袖见面。我的小女儿跑进屋里哭喊著：“妈妈，公安来了！爸爸快跑啊！”

我们跑上了房顶，正准备往下跳，这时才知道，公安去了另一个方向，不是在找我们。我们放松下来，但是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应当面对的压力。

在此时，德灵开始和我分享，她在祷告神开一条出路，好使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她非常担心这样的有一个有压力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不良的影响。



此时我的健康状况不好，时常感到胸部剧烈地疼痛，不能正常地呼吸。所以我去了一个医务所拍了胸片。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有肺结核或者肿瘤。”他想让我立即入院治疗。我的妻子也建议我：“这是神的旨意，让你休息。”

起初我固执地拒绝入院。我想继续和基督徒聚会，但是我家乡的家庭教会领袖来看我，并告诉我：“你必须停止工作，还要花时间等候主。当局在到处搜查你。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其他信徒的缘故，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回家。”

自从我16岁在河南传福音到现在，还是第一次，所有的门都对我紧紧关上了。我越狱的事变得家喻户晓，当局尽各种可能追捕我，俨然是不抓到我誓不罢休的架势。教会领袖们知道，如果他们邀请我去讲道，一旦被公安局抓到这个聚会，他们将面对严厉的惩罚。对他们来说，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们建议我蛰伏下来，不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我患病期间，我真的挣扎过。我实际上不想在神里面休息，而是想在神的工作中休息。我再一次认识到，我是一个没有主的真平安的劳碌者。我是如此热爱为主工作，以至于它成了我的安全感和喜乐的来源。神想从我的生活中除去这个偶像。

我的疾病也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等候主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一天早晨，在祷告的时候，我被神的同在折服。祂象朋友一样对我说：“我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他们的语言，你一句也不懂。在你面前会有许多陌生的面孔，但是你必须遵从我的命令——去唤起那些人！”

我和妻子及孩子分享了这些话。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把这个应许埋在心里。

另外一次，我在默想使徒保罗的生命和事工。主对我说：“你赶紧的离开……因你为我作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使徒行传22：18。主继续说：“云，你必须赶快离开中国。不要耽延！你为我在中国的见证已经完成了。人们不会再接待你在他们中间传道，因为他们太害怕了。”

第二天我接到一位挚友的电话。他并不知道主所告诉我一切，但他的话却确认了神的带领。他说：“云弟兄，主已经指示我，祂在为你预备一项新的事工。这是履行祂在你年少时召你去做的事——去西方和南方传福音。”

那个电话以后，我完全认识到，主正在引导我的生命进入一个全新的方向。

我和妻子分享了这一切。德灵从心底里同意，主想让我离开中国，去西方和南方。

我有一个大难题——没有护照，一生中也没有走出过中国。因为有犯罪记录，我无法申请护照。如果我申请，就会被立即逮捕。

我们祷告，将我们的需要交给主。

不久以后，我见到了一些基督徒弟兄。当我分享了主正呼召我去做的事，一个有护照的商人感到主提醒他，要把他的另外的护照给我。他说：“云弟兄，这是我的护照。照主所引导你的去使用它吧。不用担心我。如果因为这个以后有了麻烦，我愿意接受。”

当我们看这本护照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这位弟兄的照片完全不像我！他是秃头，戴眼镜。我有浓密的头发和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位弟兄也比我年纪轻很多！

相信主已经告诉我，到世界各地去传祂的福音，我离开中国的时间被定了下来，一张中国国际航空公司1997年9月28日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也买了。

离开的前一天，我在北京一个我曾经帮助建立的家庭教会圣经学校教了一整天。当我分享了神命令我去传福音给世界各地的時候，学生们被深深地触动了，他们热切地流泪为我祷告。我请他们从那天晚上直到第二天中午，持续为我祷告，到那时我的飞机会起飞。这些年青的弟兄姐妹整夜没睡，在祷告中向主呼求，求主保护我，保守一切成功顺利。从那天以后，我常常记起那些可爱的学生对主和对我的深深的爱。今天他们在中国各个偏僻的地区如西藏和内蒙古服事神。

在起飞的前一夜我非常紧张。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知道，如果我被抓，我将被扣留，一旦当局认出我是个逃犯，等待著我的肯定是死刑，除非主干预。我想确信我是在依据神的旨意行动，并且有祂批准的印证。如果任何人对我的事有不同意见，我可能取消我的计划。但是除了鼓励和确认的话，没有一个同工或者那些学生对我说这些。

三个同工和我也整夜没睡，寻求主的保护。到了早晨，我从一夜的挣扎中感到精疲力尽，就象雅各和神摔跤的时候一样。我不断地想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机场的官员问我，我应该怎样回答。我也担心，因为这时候正好是十一国庆的前几天，北京的安全比平时更紧。

黎明的时候，在热切的祷告中，一位同工说：“神的仆人，不要惊慌。我得到一句从主而来的话语给你。”这个信息是来自创世记 27：20，“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著的。”

这句话大大地鼓励了我，也使我总结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主回应了众多的祷告，迅速地把整个事情放在一起。在这之前，我在监狱里拖著断腿，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现在，就在几个月之后，我准备第一次离开中国，尽管我是一个通缉犯，没有护照，也没有身份证。

我引用使徒保罗的话回答，“……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使徒行传 27：25。

在黎明的时候，主给我一句很严重的警告：“当你进入机场的海关大厅时，只说我指示你说的话。”并且随之而来的一节经文：“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 10：19。

在北京机场外面，我给德灵和孩子们打电话，请她们为我祷告。德灵的声音非常平静，因为她有全然的平安，神正在带领我离开中国。

因为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机场的程序，所以一位弟兄指示我怎样填表，哪里去登记，哪里去交机场建设费。然后我进入了海关，记著主告诉我的话：“当你进入机场的海关大厅时，只说我指示你说的话。”

我排队等著我的文件被检查。最后，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我递上护照和登机卡。官员看了看照片，然后看了看我，开始笑了，“哈，这照片不是你！它看起来根本一点都不象你！”他然后举著护照让其他关口的官员们看，他们也轻蔑地笑了。

这可能听起来很难相信，但是我感到里面十分平静。前一夜我很紧张，但是主使之清楚了，我要离开中国，并且现在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在祂的旨意当中。一种超然的平安涌入我的心间。

那位官员然后进了旁边的办公室，回来又说：“这不是你！”他决心弄清我是谁。我用烈火一样的眼睛直接盯著他的眼睛。几分钟过去了，我后面的乘客开始变得不耐烦了，责怪那个官员用了那么长时间。他感觉到乘客们越来越强的不满，于是让我站在一边，同时他为其他乘客办理手续。

当他办完了，转头对我说：“很明显这不是你的护照。就算我让你过去，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德国方面的人境许可。他们会把你放在下一个航班上，送回来。”

说罢，不可思议地，他在我的护照上盖上印，说：“去吧！”

这里没有人为的原因让这位官员这样做。我只能说，是主在控制著一切，影响了这位官员去行祂的旨意。

接下来我通过X-光机的海关检查。当我把我的背包放在扫描仪上时，我注意到一个官员正一边对著步话机说话，一边直盯著我。我走上前去拿起我的背包，那位官员没有说一句话。又一次，籍著神的手，我被允许通过！

我在候机厅打公用电话给一位弟兄，通知他我通过了。几分钟之后，我登上了飞机，舱门关上了，这架中国国际航空的飞机离开了登机闸口。不久我就要在空中了！一股喜乐和感恩在我心中涌起。飞机一离开停机坪，我忍不住大声唱了起来：

主啊，你在人海之中拣选了我，
你展开你爱的翅膀保护我，
你的恩典拯救了这么多失丧的灵魂，
并且教导我们怎样去活在你的光明中，
所以我要永远赞美你！

我前面所有的乘客都转头盯著我，惊奇这个疯子是谁，谁让他上的飞机！

我生平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会在许多人民和国家面前，给万王之王带来荣耀。

在这个长长的航程中，我回顾自己的生命，因神无限的恩典感谢神。我知道我是中国基督的身体最小的一部分。我什么也不是。这当然也不是因为任何技能和能力，神拣选我作祂多国的使者。这只是因著祂大而奇妙的的，我们不配得的恩典。

大约10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我走向海关入境闸口。

我到了队伍的前面，德国官员看了我的护照。他立即皱起眉毛，脸上浮现出严肃的表情。他向我说话，但是我不懂，所以我只是站在那笑。他挥手让我站在旁边。

另外三个官员来检查我的护照。他们知道它不是我的。他们摇著头，用严肃的语调说：“不！不！”

那一刻一节经文来到我的脑海里：“义人却胆壮象狮子。”箴言 28：1。我带著心里神的火，用审判的目光盯著那个主要的官员。那个官员看著我，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印，递了回来，挥手让我走！

这只能是因著神的恩典。

我在德国了！当我坐在一辆车上去一位弟兄家时，圣灵强有力地对我的心说了这些话：“我带你出了监狱，也出了中国，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带 10 万子民出中国在整个亚洲作我的见证。”

两天以后，我给在中国的德灵和孩子打电话，告诉她们主平安地把送我到了德国。德灵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她，我感到象耶稣还是婴孩时，约瑟和马利亚带他去埃及时那样，只有主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去。我和德灵在主面前立了一个严肃的约，在两年内如果看起来我不能回中国，那么我们会求主神迹式地带我的家人出中国，来和我在一起。

我到了德国两个星期之后，一个基督徒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在汉堡的难民收容中心。那个官员听到我的故事非常惊奇，把我转交给在德国东部的另一个难民中心。

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我无法证实我是谁。政府官员带著一个中文翻译来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我的过去，我的被捕，和我怎样从监狱里逃出来。我十分诚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不相信我，而且举止粗鲁。那个翻译甚至告诉我停止说这些荒

谬的谎言，因为这样会有损于我的申请！他说两年多来没有中国人被德国政府准予难民身份。

到此时，消息已经传到了一些德国基督徒那里，我已经离开中国，在他们的国家了。这些亲爱的弟兄中的一些人以前曾经在中国和我们一起服事过。他们来到那个难民中心，带著许多份报纸文章，上面有我的名字，是在我3月被捕以后出版的。德国弟兄也出示了他们自己和我一起在中国的照片，来证明他们在我来德国以前就认识我。他们签署声明，并且尽最大可能地支持我。看起来好象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也被要求去调查我的声明。他们不久就弄清了我是谁。

在收容中心，我接受了彻底的身体检查。他们看到我身上仍然有在中国被折磨的伤疤。他们告诉我我得了肺结核或者肺癌，必须入院治疗。自从在监狱里看守踹我的胸部到现在，我肺部有问题已经10多年了。

收容中心仅有非常基本的生活设施，但是比中国的监狱强多了！我们允许在白天出去，但不允许离开中心超过50公里的距离。

我在医院里住了69天，又在收容中心过了3个月，我的难民身份申请被批准了。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在云神奇地越狱之后，整个国家好象都在搜查他。那时非常紧张。教会领袖告诉他，他不能训练工人或带领聚会，因为这对信徒的风险太大了。公安局密切关注著他的案件，他所联系的每个人都处于很大的危险之中。

云逃出来后，我们藏在湖北省武汉市一个月，但是接待我们的人非常害怕，以至于夜不能寐。

我们又转移到山东，但在那儿停留一段时间后，发现主人一家也寝食难安。他们太担心他们的安全了，知道一旦云在他们家里被抓，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向神哭喊：“主啊，我们当怎样服事你？我们到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很紧张，不能睡觉。”

神好象在说，云可能要离开中国去西方。我们为之祷告了一多月，看是否是神的旨意。最后主使我们确信这确实是祂的计划。我们在主面前求确据：“父啊，如果云离开中国是祢的旨意，我们祈求祢帮助他离开时不遇到任何问题。”

在北京，云神奇地登上了飞机，离开了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旨意。

云弟兄的见证

两年多以后，在芬兰的一个聚会上，我分享了我越狱的见证和主怎样使我离开中国的经过。之后一位基督徒商人来告诉我和翻译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使我认识到神在我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对我是多么仁慈。

那位芬兰弟兄说：“我为一个专门的电讯安全公司工作。几年前我们获得了一个大项目，在中国各个边境检查站安装‘艺术境界’声音辨认软件，其中包括北京机场。

“通过隐蔽的麦克风能帮助官员们用这软件程序迅速地把可疑乘客的声音和一个包含著通缉犯声音模型的计算机数据库进行对比。你的声音肯定在他们的数据库里，因为他们有你那么多讲道的录音。

“那天在北京机场，你只要一开口说话，肯定会被当场逮捕。”

我为主的智慧和仁慈感谢主，当主告诉我：“当你进入机场的海关大厅的时候，只说我指示你说的话。”他没有暗示我向那些官员说任何话，所以我没有说一句话。

遵从主总是最好的！



当我们1997年在监狱的时候，亲爱的彼得弟兄告诉我要逃走；现在我已经到了西方，可他却仍在铁窗里。

神为彼得弟兄行了一个伟人的神迹。许多人都认为他会被判死刑，实际上我们被捕几个月后，全世界的报纸都错误地报导了他已经被处死的消息。

在审判的时候，彼得弟兄拒绝为自己辩护，也不应答任何指控，声称那个“审判”只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去履行事先定好了的判决。他被判了10年。由于不明的原因后来减为3年，他于2000年5月被释放。我们知道这里不乏主的伟人神迹和祝福。

在监狱这3年里，彼得弟兄经历了许多折磨和痛苦。监狱官员甚至把他的双手各铐在两边的铁门上，这样，当门被拉开的时候，他成十字架型被吊起来，离开地面，引起他的内部器官被痛苦地伸展开。

他的体重会使门关上，给彼得弟兄一点喘息之际，然后那门又被拉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著这个过程，致使彼得弟兄后来说：“我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感受了。”

在2000年5月，我正在美国的一次巡回讲道中。我知道彼得弟兄那天要出狱，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在监狱里彼得弟兄周围的监管

非常严密，他不知道我在1997年逃走之后发生了什么。3年来他不知道我是被杀了，被捕了，还是保持著自由之身。

就在他重获自由后的几分钟内，我打通彼得弟兄同工的手机和他通话。彼得弟兄那深沉，洪亮的声音传来了。“亲爱的彼得弟兄，”我兴奋地喊著，“我是你的老狱友云弟兄！我们都活著，我现在是从美国给你打电话！神用全能的手把我带出了中国！”

彼得弟兄的声音里充满了喜乐，他大声欢呼：“哈利路亚！神送你出了中国，这样中国教会和西方教会就能为福音共同合作。你将成为主在中国全能作为的见证！”

我们兴奋地喊著，谈著，尽力用几分钟来弥补这过去的3年。

在早些年，我视彼得弟兄为我属灵的父亲。我尊敬他为中国教会的一个伟大领袖。当然，我仍然尊敬他，但是近些年来，我视彼得弟兄为我属灵的亲爱的弟兄。除了我的家庭，彼得弟兄是我在福音工作上最亲爱的朋友和同工。



第二十四章

回归耶路撒冷

Chapter 24: Back to Jerusalem

虽然中国离耶路撒冷很远很远，但是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圣地和中國大陸路相连已经有二千多年了。

一些早期的记载说，福音可能就是在耶稣死和复活几十年后，通过这条古路第一次进入了中国。七百年前著名的探险家马可·波罗沿著同一条路来到中国。这条主要的贸易路线使得药材、香料、珠宝、新的信仰以及侵略的军队频繁地进出中国。在另一方面，耶路撒冷作为一个集散地，把商品从这里分散到欧洲、北非、和中东。

当欧洲贵族第一次从中国进口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蚕以后，由蚕茧做出的丝绸令他们非常惊奇。他们以此给这条崎岖的古路命名为至今家喻户晓的丝绸之路。

今天，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是全世界听见福音最少的地区。这里有三个最大的抵挡福音前进的宗教堡垒——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这里是这三大宗教的中心。世界上多于90%的福音没有传遍的人群大多居住在丝绸之路沿线和中国周边的国家。20亿地球上的居民在这里生，在这里死，完全忘记了福音，那福音就是耶稣为他们的罪死了，并且耶稣是唯一通往天堂的道路！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神最先带领一群人叫“耶稣家庭”，步行从中国到耶路撒冷沿途去传福音。他们称这个行动为“回归耶路撒冷”。其他中国教会也得到了同样的异象，开始了宣教运动，开始影响亚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

1921年，“耶稣家庭”由一个名叫卞殿英的基督徒于山东成立，耶稣家庭信奉其成员应该变卖自己所有的财产，与其他家庭成

员共同分配他们的财富。“耶稣家庭”的五句口号是：“牺牲、舍弃、贫穷、受苦、死亡。”这浓缩了他们对基督使命的认识，同时也是他们简朴生活的写照。

他们面向城镇和村庄，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同时传福音。他们共同生活的榜样和由耶稣来的深深的基督徒之爱，使很多旁观者惊奇。它吸引了那些寻找人生答案的人，和那些无家可归的、穷困的、绝望的人们。许多瞎子和乞丐加入了这个“耶稣家庭”，并且在基督里找到了永生。

随著他们的继续成长，耶稣家庭遭受了可怕的困境。他们每进入一个新的乡镇，最常遭遇的就是那里所有的人都出来打他们，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而，反对势力却阻止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全中国有两万信徒加入了 100 多个不同的“耶稣家庭”小组。

有几个组的信徒相信神呼召他们要徒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在沿途的各个区域传福音，建立神的国。很多年之后，一队忠心的传教士千里迢迢到了中国新疆地区西北部的边境城镇喀什。



1995 年秋天，我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家庭教会聚会上讲道。主给了我一个深切的愿望去实现祂的计划，差派许多中国基督徒作为宣教士进入印度教、佛教和穆斯林地区。我鼓励信徒为一个世界范围的异象去寻求神。我激励他们不但要继续目前的传教事工，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眼界，将工作覆盖到中国周边那些福音没有传到的国家。

我眼含热泪唱了一首从一本关于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旧书中学到的歌：

举目向西展望，广大禾场荒凉；
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主前往？
泪，满我们的眼眶！血，沸我们的胸腔！
高举基督旌旗，抢救迷死亡羊。

末日主来逼近，战争号筒紧张；
急起穿全副军装，冲破撒但罗网。
死，展开恐怖翅膀！罪，掀起世界波浪！
我们只管前进，忠心至死抵挡。

迎接未来盼望，倾家荡产摆上；
背起沉重十字架，走向髑髅地场。
命，要为主去献上！心，在永远的家乡！
帐棚一旦被拆毁，生命必得释放。

当我正唱著的时候，我注意到聚会里的一位老人显然被感动了。他在痛哭，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我不知道他是谁，以为一定是我的讲道非常有力，引起了这么强烈的反应！那位白发银须的老弟兄缓缓走到前面请求讲话。听众肃然起敬。

他说：“我是赵西门，主的一个仆人。48年前我和我的同工写了你们刚才唱的歌词。我所有的同工都为耶稣的名殉道了。”

他继续说：“我是回归耶路撒冷团队的一名领袖。我们徒步穿过中国，在经过的城镇和乡村宣讲福音。

“最后在1950年，我们历经多年的千辛万苦，到达了新疆的边境城镇喀什。我们停留了一段时间，申请签证进入苏联。我们对前面的路感到又紧张，又兴奋！

“在我们有机会离开中国之前，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控制了新疆。他们立即封锁了边境，实行强硬统治。

“我们运动的所有领袖都被捕了。我们五个被判了45年在监狱劳动改造。其他所有的领袖很久以前都死在狱中了。只有我活了下来……为了福音回归耶路撒冷异象的缘故，我为主在监狱里蹲了31年。”

我们全都惊呆了。我们坐在那儿，嘴张得大大的，眼泪顺著脸庞流下来，落在地上。

我问神的仆人赵西门：“大叔，您能给我们再多讲讲吗？”

他继续说：“当主用这个异象呼召我们的时候，我刚刚结婚四个月。我美丽的新娘刚刚发现她怀孕了！我们两个都被捕入狱了。监狱里的生活非常艰难，我妻子流产了。”

他擦去眼泪继续说：“那时共产党杀了很多传教士和信徒。在1950年入狱的头几个月，我透过窗户上的铁栏杆，从远处看到我的爱妻两次，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很多年后，到我被释放的时候，我宝贝的妻子已经在狱中死了很多年了。”

我们都大声哭了。我们感到我们正站在主面前的圣地上。

我问西门大叔：“您什么时候从监狱里被释放的？您心里仍然有这个回归耶路撒冷的异象吗？”

他为我们唱歌来回答我的问题：

多少年起 凄风雨苦，
多少狂风暴雨；
风雨里不见了耶和华的院宇，
祭坛上洒下了亚伯的心血。

神的香柏树啊，你在哪里？
神的葡萄树啊，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一声声小羊哀怜，一颗颗离羊伤心；
草场上失散了耶和华的羊群，
风里洒碎了忧伤越的眼泪。
羊的好牧人啊，你在哪里？
神的护卫竿，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赵叔叔休息了一会之后，我又问他：“大叔，现在您心里还有这个异象吗？”

他继续唱：

梦里的耶路撒冷，泪里的耶路撒冷！
寻找你，寻你在祭坛的火中；
寻找你，寻你在十字架的钉洞。

走出流泪谷啊，还有几程，
走回天上家啊（新耶路撒冷），还有几程。
几十年死荫幽谷，几十年眼泪已枯；
他来断开了死亡的枷锁，
他为我开通了荣耀的道路；
他使我与主心再无间隔，
中西宣教前辈血和泪哭声，
在催促神的应许早日成就。

他声音颤抖地说：“在劳改队里几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面向西方，对著耶路撒冷的方向，向主呼求，噢，神！我永远也不能步行

到达耶路撒冷了。我们的异象灭亡了。天父啊，我祈求祢在中国兴起新一代的基督徒，那些愿意舍弃生命的精兵，去把福音一路传回它开始的地方：耶路撒冷。”

我握著他的手，向他保证：“神给你的异象没有死！我们会坚持这个异象！”

我们给赵人叔的心带来了安慰。他站起来，用他圣洁的手祝福我们，用路加福音 24：46-48 鼓励我们，“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他告诫我们：“你们必须认识到，十字架的路是去流血的呼召。你们必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穆斯林国家，然后一路回到耶路撒冷。将你们的眼睛转向西方！”

那次聚会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我感到好象神把一个火炬从这位亲爱的神的老仆人手里传递给家庭教会，给我们责任去完成这个异象。

主已经把回归耶路撒冷的异象放在了我的心里，但是见到赵西门之后，它变成了我人生的主要目标。我开始清楚地明白，中国家庭教会的定命就是推翻世界上最后剩下的属灵营垒——佛的殿、穆罕默德的殿，和印度教的殿，并且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宣讲荣耀的福音给万国！

人家需要明白，当我们谈到“回归耶路撒冷”时，我们不是在说耶路撒冷是主要的目标。我们不是要冲到那儿举行一个大会！耶路撒冷两千年前是福音的起点，并且我们相信福音会绕世界一圈又回到它的起点。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单向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传福音，而是向位于中国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各城市乡村中成千上万的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

回归耶路撒冷异象现在是秦国团契所有家庭教会领袖的主要目标。这不是多个目标中的一个。这是我们所有行动的方向和焦点。我们早饭时谈论它；午饭时谈论它；晚饭时还是谈论它。我们不住地祷告，求神兴起工人，除去一切障碍。我们在梦中都会梦到它。

几年前，秦国团契的领袖们为他们参与回归耶路撒冷的事工祷告。然后我们聚到一起，每个家庭聚会网络报告了他们计划负责训练和向海外差传的传教士人数。我们把工人的数量加在一起，总共是100,000。那意味著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打算差派100,000名传教士出中国！

通过细致地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历史上实际上有三条主要的“丝绸之路”离开中国。一条始于西安，通过中亚和伊斯兰世界中心，这是最广为人知的路线。第二条主要贸易路线经过西藏，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到不丹和尼泊尔，然后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到达耶路撒冷。第三条丝绸之路经过中国的西南部，那里是今天大部分福音没有传到的少数民族地区。它向南进入越南，然后向西进入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和印度等国家。这条路线深入到今天佛教和印度教世界的中心地带。

我们认真讨论了这些事实之后，教会领袖们认为神在呼召我们去沿著这三条路线传福音。圣灵已经呼召某几个网络去针对特别的区域。例如，一个网络有许多宣教士家庭已经在西藏地区工作，很自然他们将去领导进入藏传佛教世界。另一个网络多年来一直有负担去接触在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群体。这些部族的大部分延伸过边境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家。那个网络将承担起经过南部路线传福音“回归耶路撒冷”的责任。

我们没有忽略这些国家不欢迎福音的事实！我们非常清楚那些国家，象阿富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肯定不会喜欢宣教士到他们国家去！

我们也明白，要差派宣教士，就要装备他们去接受语言和地域文化的训练，还需要资助，这样他们才能以最大的果效为主争战。今天，在中国有成百的基督徒在学外语，例如，阿拉伯语和英语，为向外传福音作准备。

我们也开始明白，对中国家庭教会过去30年的痛苦、逼迫和折磨，都是神给我们训练的一部分。主使我们完全适合作为宣教士去穆斯林、佛教和印度教世界。

一次我在西方讲道，一名基督徒对我说：“我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垮台，中国基督徒能自由敬拜祷告多年了。”然而我们的祷告却不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祷告反对政府，也不祈求咒诅临到他们。实际上我们懂得了，神既掌控著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掌控著我们的政府。以赛亚预言耶稣时说：“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以赛亚书9：6。

神为祂自己的目的使用中国政府，以祂看为合适的样式陶造和锻炼祂的儿女。我们不把祷告注重在反对任何的政治体系上，我们祷告无论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讨神的喜悦。

不要为逼迫的停止而祷告！我们不应该祈求一个轻省一点的担子去挑，而是要祈求一个更坚强的脊梁去承担！这样，世界将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加力量给我们去活出一个见证祂的爱和能力的方式。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任何穆斯林、佛教、印度教的国家，还能做些什么是我们在中国没有经历过的呢！大不了他们杀了我们，但这意味著我们将被提升到我们永恒的主荣耀的面前。

回归耶路撒冷宣教运动不是一支带著枪或人工武器的军队；不是一群穿著得体、华而不实的专业人士。它是一支破碎过的、神用全能的火洁净了的由中国男女组成的军队！这些人已经历了多年的艰难困苦，是为福音的缘故不顾一切的人。就世界而言，他们一



无所有，平淡无奇；但是在属灵的领域里，他们是耶稣基督大能的勇士！我们感谢神，因“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 1：27-29。

神正在呼召数以千计的家庭教会勇士们，用他们自己的鲜血去谱写他们的见证。我们将穿过中国的边境，帶著神的道进入穆斯林、佛教和印度教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主而死。他们将看到众多的灵魂得救，也会唤醒许多西方沉睡著的教会。

在过去，成百上千的西方传教士把他们的热血撒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榜样鼓舞了我们，无论祂指挥我们去哪里，我们也愿意为主而死。我们的许多宣教士面临的将是遭拘捕、受折磨，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我们。

神不但用过去30年里苦难的火熬炼我们，而且也改进了我们的方法。例如，我们在中国已能完全熟练培养一組一組的信徒在家里聚会。我们不想在任何地方建教堂！这种家庭聚会的方式会使福音迅速地传开，当局很难察觉。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有的资源和精力直接用于传福音的事工中。

一些人置疑我们派宣教士出中国是否实际。他们说我们应该留在中国，在出去之前先赢得自己的国家。对这个不合逻辑的争论，我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那么为什么你们国家派宣教士？在你们国家里的每个人都得救了吗？”

如果我们停在一个地方拒绝前进，直到我们全部完成了那里的工作，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用福音去影响世界。当然神的方式是在赢得我们自己的家的同时派出新工人直到地极！相信我，我们向外传福音的异象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停止或放慢我们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努力！这两者会同时进行。



实际上，我相信中国教会保持强壮的最好方式是持续激励她走向世界。当信徒注重服事神和传福音给丧失的人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他们，并且教会也会保持健康的成长。当我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互相批评指责的时候，撒但已经得逞了，教会会变成一个愚钝的、无用的器皿。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为了这个回归耶路撒冷的使命，我们一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不是单单指金钱！我们是在说，当这个异象展开的时候，将有许多中国人为主殉道和受苦。许多人将持单程票上路，他们会认识到，自己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回到中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了。

我们也认识到，回归耶路撒冷会花费大量的资金，尽管我们的教会这么穷，但是我们已经募集了好几万美元来支持我们的传教士。许多中国信徒象马其顿教会那样，完全献出了他们的所有，“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人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著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哥林多后书 8：2-3。

中国教会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自从我1997年逃出中国后，就开始负责训练和支持回归耶路撒冷的宣教士。

第一批 39 名宣教士在 2000 年 3 月离开中国时，他们中的 36 个被捕了。但他们并没有失去异象。他们回到家，祷告，找到了另一种方式通过边境。

一年多后，在中国以外的中国家庭教会宣教士已经超过了 400 名，在十多个国家里服事神。闸门正在开始打开。

每一个回归耶路撒冷宣教士都要在几个主要方面都得到训练，这些包括：



1. 怎样为主受苦和受死。我们细查圣经关于受苦的教导，学习历史上主的子民怎样为了福音的前进而舍弃了他们的生命。
2. 怎样为主做见证。我们教导怎样在任何情况下为主做见证，在火车上或汽车上，什至在去刑场的警车上。
3. 怎样为主逃跑。我们知道有时是主派我们去监狱为祂做见证，但是我们也相信魔鬼有时想让我们进监狱，以阻止神召我们去做的事工。我们教导宣教士特别的技巧，例如，怎样从手铐中脱身，怎样从二层楼的窗户跳下来而不受伤。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神学院或圣经学校！

如果你在任何时候拜访我们训练回归耶路撒冷宣教士的地方，你会看到我们是多么严肃地去履行神给我们的定命。你会看到有人双手铐在背后从二楼的窗户跳下来。

如果我们要去拆毁那阻挡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认识耶稣的隔墙，我们就需要具备各种技能。



当秦国团契的长老们听到神怎样神迹式地让我逃出中国后，他们便任命我为他们的“全权代表”，在世界范围内代表我们的家庭教会说话。

秦国团契的长老们为我起草了下面的信：

给云弟兄，我们圣洁的弟兄，主基督的亲密朋友，是神能力的灵所充满的：





你是神的“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你身上带著基督国度扩张的胜利喜讯！

亲爱的弟兄，你从中国家庭教会的秦国团契长老委员会被神差遣，作为我们的海外全权代表！

神已经根据祂的引导和主权指示你，生命是基础，建立教会是中心，训练工人是突破点。战略要地从这里扩张，伸展到各个方向，辐射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和民族，这样你脚踏之地将成为你的产业！

向在欧洲、美洲、非洲、澳洲和亚洲的穆斯林、印度教和佛教进攻！

我们祈求，主会给你从上面来的智慧和能力，使你的信息满有天上的权柄。象参孙绑在狐狸尾巴上的火，你走到哪里，就烧到哪里。

愿你能完成神交给你的神圣使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直到最后一名圣徒被加给教会，和新娘准备好去迎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以致世界的国将成为我们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我们神圣的目标是祂将永远永远为王。

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和全世界神的仆人、基督的肢体一起努力工作，用我们得到的属灵恩赐彼此服侍，实现神神圣的使命！

亲爱的云弟兄，这是秦国团契里所有神的仆人的信念。愿主坚固委托给你的任务，带领你，在你前面开路。我们和所有的同工是你坚固的后盾。愿主的旨意快快行开，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

你主内的同工和秦国团契众长老



第二十五章

海外四年的感想

Chapter 25 Reflecting on Four Years in the West

我第一次进西方教会，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一个路德教会坐落在德国难民收容中心。星期日，我和其他信徒一起参加敬拜，尽力通过模仿传道人的话，去学几句德语。

习惯了教会，我发现这些教会聚会真奇怪！我坐在又旧又古老的教堂的前排靠背长椅上，正对著牧师高高的讲台。牧师穿著宽大的袍子，走上讲台去讲道。讲道时他总是直直地看著我。这么大一间教堂，会众只包括少数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牧师和老妇们好象很喜欢我。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们向对方微笑。我有一个印象，那位牧师认为，一个贫穷的，面带微笑的中国人，每个星期日早晨来坐在他的教堂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坐在一个西方教会的前排座位上，但是这个场面与那个德国路德教会的不同。我要在纽约时代广场教会讲道。

看到眼前壮观的场面，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象个铜铃。一个由很多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唱诗班穿著圣服晃动著，用他们的全部身心向耶稣唱赞美诗。在我后面，几千名纽约人从他们的灵魂深处向神发出赞美。

遍布西方世界，我荣幸地在几百所教会里讲过道，我不得不说，时代广场教会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教会。

那里有充满了恩典的火热气氛温暖著来访者；那里也有一种热爱真理和虚心受教的精神，这使人的心里柔和，渴望去听神的道。

当我在那个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人教会里时，我闭上眼睛，能感觉到我好象又一次回到了中国。



到达法兰克福6个月后，我被德国政府批准了难民身份。一位西方朋友来看我。我们祷告寻求神带我出中国的目的，和我们怎样为了神的荣耀一起工作。

我们也寻求神的智慧，怎样带我的妻子和孩子来德国，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开始我们的新生活。1999年5月，德灵、以撒和以琳通过中国的西南地区进入了缅甸，在那里，她们会停留一段时期，直到必要的文件准备好以后，就带她们来德国。

主为我开门，到许多西方教会分享。我和我信实的斯堪的纳维亚朋友一同出行，无论我到哪里，他都为我翻译。他就是多年前我在桂林遇见的，神把我们的心的连在一起来服事主的那位弟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奔走于欧洲、亚洲、和北美，鼓励人们为中国家庭教会祷告，并来参与中国家庭教会的事工，人家一起把福音传遍中国，并且我们会看到神的国度会沿著回归耶路撒冷之路被建立起来。

我经常到缅甸去看我的家人，但是要把她们带出那个国家，证明比我们实际想象的要困难艰辛得多。由于种种耽延，我的家人只能在一所圣经学校的一间屋子里先安顿下来，我的孩子开始上公立小学。

在我来西方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多教会在灵里昏睡。我以为西方教会很强，很有震撼力，因为他们以难以置信的信心和顽

强，把福音带到了我们国家。很多传教士为耶稣的缘故舍弃了生命，为我们树立了有力的榜样。

我在西方教会讲道，有些时候会感到困难。这里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令我心里感觉很不好。许多聚会是冷淡的，缺少我们在中国教会里有的火热和神的同在。

在西方，许多基督徒有丰盛的物质财富，但他们生活却处在一种退步状态。他们有金和银，但是他们不起来为耶稣的名而活。在中国，我们没有财产缠累我们，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为主走出去。中国教会象在美门的彼得。当他看到那个跛子乞丐时，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使徒行传 3：6。

我以同样的方式祷告神可能使用中国教会来帮助西方教会重新站起来，行在圣灵的人能中。对中国教会来说，在当前的形势下去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一些事情使我们不停地跑，在你跑的时候很难睡觉。如果逼迫停止了，恐怕我们也会变得自满，睡著了。

许多在欧洲和美洲的牧师告诉我，他们想看到伟大的复兴。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中国正经历著复兴，而西方大部分国家却不是。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在我看来，有些原因是很明显的。

当我在西方的时候，我看到的全是宏伟的教堂建筑和各种昂贵的设备、长毛绒的地毯、一流的音响系统。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西方教会，你们不需要更多的教堂了。教堂永远不会带来你们所寻找的复兴。耶稣真实地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 12：15。

想要你们教会经历复兴的第一件必需的事就是主的道。神的道正在失落。的确，这里有许多传道人和成千上万的圣经教育音像产品，但包含著神的道的犀利真理的却很少。是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失落的不仅是神的道之真理，而且还有对道的顺从。没有多少真正的行动。

当复兴临到中国信徒的时候，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福音传教士被派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带著从神祭坛上来的火。当神在西方行动的时候，好象你停下来，享受祂的同在和祝福的时间太长了，并且为你们自己的经历筑了一座坛。

你永远也不会真正明白经文的意思，直到你愿意被它们改变。

所有真正的复兴都会引发信徒以行动去赢得灵魂来作为对神的回应。当神真正在你心中运行的时候，你不可能保持沉默。你的骨子里会有火在燃烧，就象耶利米所说的：“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祂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著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耶利米书 20：9。

还有，只有当我们顺服地行动起来与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神在我们生活每一方面的祝福。这就是使徒保罗写给他的同工腓利门的：“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作的。” 腓利门书 6。

我看到西方教会的人们敬拜的时候，好象他们已经在天堂了。然后总有人带来一个安慰的信息，诸如：“我的孩子，我爱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 我不是反对这样的话语，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听到从主来的一句话，比如：“我的孩子，我想派你去亚洲的贫民窟或非洲的黑暗地区，向那些正死在罪中的人们作我的使者”？

在西方很多教会的信徒满足于把他们最小的献给神，而不是最大的。我观察在教会奉献时的男男女女。他们打开鼓鼓的钱包，找面额最小的钱币来奉献。这种态度教会永远也不会复兴！耶稣把整个生命都给了我们，我们回报神的却只有生命中的一点点，可怜的一点点时间和金钱。多么羞愧！悔改吧！

我什想念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奉献。在很多场合下，只要聚会的领袖宣布：“我们有一位新的工人明天出发，去服事神。” 当

即每一个人都会倾囊而出。那位工人将用这些钱买一张火车票或汽车票，第二天出发。

通常这些钱不但是当时我们钱囊里的所有，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

不是因为你们有一座教堂就意味著耶稣与你们同在。在当今很多的教会里，主是不受欢迎的。在启示录 3：20，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节经文经常被用于救恩的邀请，但实际上耶稣所说的上下文却不是这个意思。祂正站在老底嘉教会的门外，敲门想进去！

当然不是所有的西方教会都在沉睡！我所拜访过的所有的强大的西方教会都有一个共同点：对福音没有传遍的国家有很强的献身精神和使命感。我说的不是在本地之外，或者是试图在你们自己国家的其他城市建立教会，我说的是一颗渴望在福音最饥渴和世界上属灵最黑暗的地区建立神国的热心，在那里没有人听过耶稣的名。当你开始把时间、祷告和资助用在那儿的时候，不久你就会经历到神在你手上的工作上的祝福。

大使命并没有更改。直到西方教会遵从大使命，才能把福音传到地极。可有许多教会却努力在这地上创造一个天堂，人们只是在和神玩游戏，并没有真正严肃对待真理。许多教会外面看起来很漂亮，但里面却是死的。如果真想看到神的运行，你必须做的两件事就是：学习神的道；顺从神的指示去行动。

1999年在芬兰，在一个约有几千名教会领袖参加的会议上，我被邀请作为其中的一个讲员。主要讲员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传道人。每次他讲的都是神的爱和仁慈。在祷告期间每个人都倒在地上笑。

我讲完之后，我命令人们跪在耶稣的十字架前，他们哭了！在主真正动工之前，泪水总是先来。祂永远不会把祂的祝福浇灌在不敬虔和自私的肉身上。耶稣的十字架必须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中心。

如果你做这些事，你就会看到复兴。你愿意把你的所有献给神和祂的事工吗？“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 12：3。

许多基督徒也问我，为什么神迹奇事和异能在中国那么普遍，但在西方却不明显。

在西方，你们有了这么多，一切都有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说，你们不需要神。当我父亲得胃癌要死的时候，我们变卖所有，倾家荡产去给他治疗。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除了神，我们没有别的指望。我们在绝望中转向祂，看到祂仁慈地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医治了我的父亲。我们推断，如果神连这个都能做，那么祂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于是我们的信心增长了，我们看到了更多神迹。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最大神迹不是医治或别的什么，而是众多的生命被福音改变。我们相信我们不是蒙召去跟随神迹奇事，而是当福音被传开的时候，神迹奇事跟随著我们。我们不把眼光放在神迹奇事上，而是把眼光放在耶稣身上。

每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都已经准备好为福音不顾性命。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藉著祂的恩典行伟大的事。



在近几年来，我苦苦挣扎的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远离我亲爱的母亲。

她70多岁的时候得了中风，失去了知觉。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医生确诊她的情况没有希望了，永远也不会康复了。医生告诉她她即将不久于人世，但当时我还在监狱里，无法去看她。

她被带回家等死。信徒们聚集在她的周围，为她祷告。立刻，在一屋子的人面前，她重新获得了知觉，开始赞美神。她告诉我，若不是神的怜悯，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

几年后的1996年9月，在我离开中国的前一年，我离家到另一个省传道。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说我的母亲又得了中风，偏瘫了。

我立即离开聚会，乘火车赶回河南。到了医院，我看到母亲的面部肌肉严重地扭曲了，她看上去很苍白。

母亲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在她要去见耶稣的时候，她想穿著白色的衣服。但是，在那次探访期间，主清楚地指示我，她的病不至于死。我热切地帶著伟人的权柄为她祷告，奉耶稣的名斥责那疾病。她感到一股力量流入她的身体，她从床上起来，在屋里到处走！她的脸也恢复正常了。当医生来到病房的时候，他们惊得哑口无言。

1998年夏天，我到达欧洲之后，母亲第三次身患重病。这一次，人人都确信她要去世了，就连我自己的家人也放弃了希望，给她穿上了寿衣。乡亲们甚至买了一口棺材送到我家。

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和母亲是那么亲密。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幸福的时光和痛苦的时光。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身处世界的另一端，在遥远的瑞上传道。我给在国内的家打电话，请求他们把话筒放在母亲的耳边。我大声地问她：“妈，你在听吗？耶稣爱你，祂要医治你！”

她一听到“耶稣爱你”这句话，立即起了床，开始在地上欢欣地跳舞！主又一次释放了她，把她从死亡的辖制中解救回来。

最后，2000年12月5日，我在德国的时候，接到从国内打来的电话。我母亲过世了，回到了耶稣的怀抱。我多么希望能回家亲自给她料理后事啊！但是我却无法再进入中国，否则我会因为过去的“罪行”而被捕。我痛哭，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因著福音的缘故忍受了许多苦难，她就象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叶小舟，被多年的试炼和苦难欺压，但是现在，她安全地抵达了平静的港湾。

当我收到她葬礼的录像时，才从悲痛中得到了些许安慰。几百名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所有的教会高层领袖都参加了葬礼。许多弟兄姐妹多年没见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领袖都来向我母亲表示敬意。

对这些领袖来说，参加这个葬礼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因为当局正在搜查他们。一些人逃亡多年了，他们的名字列在全国最大的通缉犯之中。但是他们没有回避。他们全都来到河南南阳，在这么多年来神第一次触摸我们的地方，向我的母亲表示敬意。

在葬礼的仪式上，彼得弟兄站起来说：“虽然云弟兄，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不能参加他母亲今天的葬礼，但是所有聚集在这里的我们，都是她主内的儿女。”

我为我的母亲感谢神。我记得神怎样早在26年前从天而降，选择来祝福我的母亲，然后也祝福我们，尽管我们贫穷，被人轻视，居住在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角落里。

我回想自从那一天起，主怎样通过我们的家庭，也通过成千上万爱祂的人们，大有能力地运行，致使今天，单在河南就有成百万的信徒，而更有几千万信徒分布在神州大地上。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母亲怎样用祷告把我交托给世界的传教事工。当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边境严密地封锁著，但是凭著信心，她相信神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她的祷告如今已蒙应允。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永远也不能向母亲道别了。我见到她的最



后一面是在我越狱之后。我知道我和妻儿很长时间将不能回家。母亲亲口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安慰她，所以我说：“很快，妈，很快。”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我们到缅甸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我知道，如果神让我们向前走，我们就向前走；如果神想让我们停留，我们就停留。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好时光。我和弟兄姐妹每天有交通，在中国拼命地逃亡了几年之后，我和孩子终于建立了正常的日常生活。自从1996年以来，我们一直祈求主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平安的环境，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

当时看起来好象我们要在缅甸定居一段时间，以撒和以琳报名进了本地的一所学校。我感到我们的孩子在缅甸真正地进步了许多，我为他们自豪。以撒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我所能说的就是，神在他的生命中做了一些特殊的事。当以撒在我腹中的时候，云正禁食74天，不吃也不喝。以撒生命中的前4年，爸爸一直在监狱里。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是天使在抚养以撒，因著他世上的父亲在为耶稣受苦，神就亲自教育以撒。因为在云入狱期间，以撒长期不准去上学。

老师和学生侮辱以撒，他忍受了同龄孩子少有的经历。在我们躲避公安的时候，他也和我们一起逃亡，然后他来到了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





当我们到缅甸的时候，以撒和以琳一句缅甸话都不会说，这种语言在任何方面都与中文截然不同。而神却帮助他学会了当地语言，出奇地快，从我们到缅甸开始，还不到18个月，以撒就成了他们学校的一名优生！他甚至获得了一个特别的荣誉。他的名字被刊登在报纸上，这令我们担忧，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那个国家，我们正在尽力保持不抛头露面！

这些事情之后，更令人惊奇的是，以撒根本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今天他可以说中文、云南话、缅甸语、傈僳语、景颇语，还有德语！他是这么聪明，因为神应允了我们拼命呼求帮助的祷告，亲自教育以撒。以撒全心爱主。在圣经学校毕业的典礼上，以撒站起来宣布：“我将我自己献作活祭，终生服事神。”

以琳是从神而来的特殊礼物。她有一颗温柔为主的心，也有火热和坚强的性格。她想做的全部都是服事神。她对人有同情心，愿意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永不妥协。

云和我，因神赐给我们的孩子，得到了最大的祝福。



第二十六章

一种新的逼迫

Chapter 26: A New Kind of Persecution

2000年9月，我去加拿大开始一个密集的讲道行程，每天晚上在不同的城市都安排有聚会。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遍布加拿大的信徒分享神在中国的作为，鼓励加拿大教会成为我们的同工，共同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在我飞往多伦多的前一夜，我从主得到了一个清晰的梦。我看到我自己在教会的一个房间里，准备要讲的信息。我打开圣经发现我所有的讲章都不见了。我正想著它们可能在哪儿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钱包放在我的圣经上。突然，一只老鼠出现在我身后墙上的一个洞里。眨眼间，它吃掉了我的钱包跑回洞里！

我感到这个攻击是来自一个以老鼠为形象的邪灵，而不是一只真正的老鼠。

在梦里，我生气了，找到一根长铁棍猛插进墙洞，想杀死那老鼠。我感到铁棍捅到了洞底，我想我肯定杀死了那老鼠。我从洞里拔出铁棍，那只老鼠也跟著出来了。那老鼠一出来就变成了一只公鸡。

公鸡啼叫著到处乱跳，拍打著翅膀，弄出很大的噪音。我挥舞著铁棍向它打去。就在我打到它头的那一刻，它变成一个诱人的邪灵，以一个长发女人的样式显现。她畏缩著申辩说：“你为什么打我？我和你一样也是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逼迫我。请放我走吧！”

我回答：“我不在乎你是谁。你从我的圣经里偷走了我的讲章和钱包。”我努力挡住那女人的去路，使她不能逃脱。我知道我对付的是一个鬼，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在我的梦里，我击打那女人，她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然后我醒了。

我对这个梦感到迷惑，所以我祈求神将这个梦的意思向我显明。

到了加拿大之后，我与我的同工分享了这个梦，并且一直琢磨著它意味著什么。在早饭的时候，我告诉我的翻译：“主指示我，有人正在竭力把神的道从我手中拿走，也正在竭力去偷家庭教会工作的经济援助。我将要受到属灵的攻击。当我们站起来反抗它的时候，将有两种不同魔力的反应。

“首先，象那梦里的公鸡一样，我们会遇到大声的、攻击性的回应。然后，一个诱惑的灵会尽力和我们理论，为它的无辜争辩，并且通过谎言和欺骗，设法阻止我们为主的事工。”

在多伦多的第二天，我按原定计划在一个基督徒电视节目上讲话。采访结束后，一位弟兄带著一篇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他的发表了的文章来见我们。他脸色苍白，举止严肃。“云弟兄，”他说，“我们需要坐下来。我有一些坏消息告诉你。”

文章是由一位加利福尼亚的基督徒新闻记者写的，翻译把文章念给我听。当天早晨，这篇文章已经被发送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作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他却引用一位匿名的“中国线人”，用一种恶意的攻击向我进行猛烈的抨击。

他说我1997年神迹式的越狱是一个谎言，我在监狱里不吃食物不喝水禁食74天的说法是捏造的，我的腿从来没有被打碎过，我不是秦国团契的代表和长老。

文章中有两部分伤害最大。它把我家人藏在缅甸的消息暴露出来，这使她们面临著很大的危险。我担心她们的安全。我不担心缅甸当局会读到这篇文章，开始搜查她们，而且中国政府也会很高兴她们被送回中国得到惩罚。

我本来希望能和我的家人在缅甸过圣诞节。前一年（1999年）是我13年来第一次和妻子及孩子一起过圣诞节。其中7个圣诞节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不是躲避当局的追捕，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不合适。

现在，由于那篇文章公开暴露了我家人的所在地，看起来好象我不能去缅甸过圣诞节了。我心烦意乱。

那篇文章最有伤害的第二部分是诬蔑，“他最象犹太人，在1999年的镇压中，他出卖了教会的高层领袖……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活动造成了分裂和损害。”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被悲痛刺透了。自从1974年主向我显现至今，籍著神的恩典，我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信徒。我在监狱里多年被折磨，就是因为我拒绝充当犹太人出卖基督的肢体。

感谢主通过前一夜那个老鼠、公鸡、和女人的梦，提前预备了我的心，去面对这些变故。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整个加拿大之行置于重重危机之中，因为基督徒领袖读了那篇文章，决定取消我们的聚会。

在24小时之内，各个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包括所有泰国团契的长老们都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一份由中国家庭教会广为人知的领袖，如彼得弟兄和明弟兄等签发的一份声明由中国发出，声明这些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确认我是泰国团契的一位长老和全权代表。

在此次攻击后的日子里，显示出这次攻击的时间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与我们加拿大传道旅程的开始时间一致，我与这种新形式的逼迫进行著斗争。

在中国，我习惯了挨打、电警棍的折磨、和各种羞辱。在心里深处我猜想，现在我在西方了，逼迫我的日子应该结束了。

我不能明白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人，怎能写出这样一篇恶毒的文章。我向我的基督徒朋友抱怨说：“为什么这些人不打电话给我们，再读读从国内发来的声明就盲目听信谰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亲自找出真相？他们在这儿就可以亲眼看到！”

我的翻译告诉我：“云弟兄，这些人不想知道真相。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给你打电话，或者想见你的原因。在中国，基督徒被毒打和人狱受逼迫；在西方，基督徒被其他基督徒的话逼迫。”

这种新的精神上的逼迫不比在中国肉体上的逼迫轻，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在祷告中呼求，求主赐给我力量。我从心底原谅了这次攻击背后的人，继续我们的行程。

当我们到了温尼伯湖、埃德蒙顿和其他加拿大城市时，主人有能力地运行，并且许多教会和信徒加入了中国家庭教会的祷告和伙伴关系。



彼得弟兄的见证

当我们听到云弟兄在西方传道时被人诽谤和攻击时，我们很关注，所以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秦国团契的长老们写了这封信支持他：

云弟兄是神的仆人，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秦国团契的五位长老之一。圣经清楚地说：“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提摩太前书5：19。因此我们全体作证，云弟兄怎样服事我们，作为为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是主忠心的仆人；他是被圣灵膏抹的基督的精兵、真理的勇士、现时代的福音先锋。他的事工强烈地见证了圣灵的同在。



1996年，主使用他开始了中国家庭教会的泰国团契。他不仅是五位长老之一，也是一位忠心、诚实、热爱真理、可靠、圣洁、敬畏神的仆人。他在教会以外名声极好，是一位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

我们因此作证，他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也是我们声明，他在神面前毫无指责的原因。我们同心祷告，众家庭教会支持这位神的仆人在世界范围内的事工，愿他从东到西，成为主的教会的祝福。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总结他的见证——“真诚”。

泰国团契的众长老和许多同工，在主里迫切地为他祷告和见证，完全支持他所有的事工。正如我们已经声明的，他有权完全代表泰国团契在五大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和亚洲）的事工。

愿中国和同为基督肢体的海外教会一起工作，如同一人，并且彼此建立，这样，耶稣基督的福音将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乃至回到耶路撒冷。

阿们！



云弟兄的见证

在基督徒的一生中，主会用很多方式来引导他们，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信徒的路迟早都会归结为受苦。主给我们这些试炼，来使我们保持谦卑，并单单依靠祂为我们的保障。

圣经在彼得前书4：1中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我相信当患难和痛苦增加的时候，犯罪就会随之减少。我当然没有达到完全“弃绝罪”的境界。受苦的时候我仍然向主抱怨。

怎样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人人取决于我们面对患难的态度。一些人尽力去避开它或者想象它不存在，但是这样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另一些人尽力悲壮地去忍受，希望得到救赎。这比较好一些，但仍然缺乏神想给祂每一个子民的完全的胜利。

主想让我们象朋友一样拥抱患难。我们需要深刻地认识到，当我们为耶稣的缘故被逼迫的时候，这是神对我们祝福的一种表现。这听起来好象不可能，但这样我们就能得到神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马太福音 5：11-12。

我们可以成长到在基督里的一种境界，在那里，当人诽谤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欢笑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安全在天上。我们为主的缘故受逼迫越多，在天上我们将得到的奖赏就越多。

当人诽谤你的时候，欢喜快乐；当他们咒诅你的时候，以祝福回报他们；当你遇到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时，拥抱它，你会得到自由！

当你学到了这些课时，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你了。

神是我的见证人，虽然我受到了那么多折磨和毒打，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过逼迫我的人，从来没有。我视他们为神祝福的工具和神选择的器皿，神使用他们来洁净我，使我更象耶稣。

有时西方的访问者来到中国，问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参加的是哪所神学院。我们半开玩笑、但也潜在认真地回答：“我们在‘圣灵亲自带领的圣经学校’（监狱）受训了多年。”



有时西方朋友们不明白我们的意思，接下来还会问：“在这所圣经学校里你们使用什么学习资料？”我们回答：“我们仅有的资料就是锁著我们的脚镣和打伤我们的皮鞭。”

在这所监狱神学院里，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主的宝贵功课，这是我们永远也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我们以一种更深的方式来认识神。我们深知祂对我们的仁慈和祂爱的信实。

为主缘故入狱的基督徒其实并不是正在受苦的人。当人们听到我的见证时，他们经常说：“你在监狱里的时候，一定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我却回答道：“你在说什么？我和耶稣在一起，在祂亲密的同在中，喜乐和平安充满著我。”

真正受苦的是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同在的人。与神同在的方法就是经过困苦和患难——十字架之路。你可能不会因为你的信仰挨打和入狱，但是我确信，每个基督徒仍然在其生活中有十字架要去背。在西方，这十字架可能是奚落、诽谤、或者拒绝。当你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关键不在于逃避还是迎战，乃在于要象朋友一样拥抱它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不能不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帮助。

当神的一个孩子受苦时，你要明白这是主所允许的。神没有忘记你！魔鬼不能把你夺去！耶稣把这个美好的应许给了祂的孩子。“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著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约翰福音 10：27-29。

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我挣扎过，想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慢慢地我开始明白，祂对我的旨意远远不止是要我为祂工作，祂对我有更深的目的——祂要认识我，并且让我也认识祂，深深地、更亲密地认识祂。祂知道吸引我注意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铁窗里让我休息。



在中国，无论何时，当我听到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为基督徒入狱的时候，我不建议人们为其释放祷告，除非主清楚地指示我们应该这样祷告。

在一只小鸡孵出之前，在蛋壳温暖的保护中保持21天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提前一天把它从那个环境中拿出来，它就会死。同样地，鸭子在孵出之前，需要在壳里待上28天。如果你在27天的时候把小鸭子拿出来，它也会死。

为什么神允许祂的子民入狱，这背后总有一个目的。可能这样他们可以向其他犯人作见证，或者可能神想在他们的生命中发展更多的品格。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把他们从监狱里弄出来，比神打算的时间早，我们便会阻碍神的计划，信徒可能出来后还没有完全形成神所想让他们形成的样式。

我经常被问到关于在中国，牧师的权力有多大。我认为除了做奴仆的权力，一个牧师没有别的权力！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奴仆。他们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基督的奴仆。我们的“主权”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必须跪下完全依靠祂。

中国的基督徒非常感激全世界的信徒，无论何时，在他们入狱或者受逼迫期间，世界各地的主内肢体都竭尽全力帮助他们，但是所有的努力都需要放在祷告中，并且要源于神的旨意，否则，它好象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世界对不惧怕人的基督徒是无计可施的。

第二十七章

一个突变的计划

Chapter 27: A Sudden Change of Plans

我的妻子和孩子住在缅甸已经快两年了，2001年初，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计划把她们带出缅甸到泰国，然后再去德国，我们希望在那里全家一起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德国政府给予批准，允许她们到我这里来，并向我们保证，她们将得到和我一样的难民身份。

由于她们在缅甸居住的时间够长，一位朋友帮助我们弄到了缅甸身份证。在缅甸北部，无数的中国人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被逮捕送回中国。因为我们仍然受到国内当局的通缉，所以拥有合法身份是我们家人盼望的最后一件事。当时我们没想太多，但后来我们才认识到我们的身份证不是合法签发的。

2001年2月，我最后一次飞到缅甸。我的家人很兴奋，离开的准备都已经就绪了。德灵、以撒、以琳将飞到泰国边境附近的一个镇，他们将从那里通过陆路进入泰国。我将在她们前面到达那里，与他们汇合。

就象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事情一样，我们的计划严重地错了！

在离开缅甸的前两天夜里，我从主得到了一个清晰的梦。我看到我的家人和我离开了缅甸。以撒走在前面，他过边境时非常紧张，但是他通过了海关，安全地离开了那个国家。接下来，在那个梦里，该轮到过我过关了。官员要我的护照，并要我打开包。他发现了我的缅甸身份证，命令我进一个审讯室。在那个梦里我看到了海关官员的脸，也注意到审讯室非常简陋，都要塌了。

我从梦中醒来，看到时间只是凌晨5点钟。我告诉德灵：“主指示我，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在离开这个国家时遇到麻烦。我们应该更多地祷告，求主保护我们。”

我也把我那个梦的内容告诉了以撒，并且让他热切地祷告。那天晚些时候他出发飞到缅甸东北部边境城镇泰兹里克。德灵和以琳将在第二天与他汇合，她们将一起穿过边境进入泰国。

不可思议地，就在以撒的飞机在泰兹里克着陆几分钟后，一场缅甸军和掸省独立军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战斗很激烈，枪炮齐发。几周之内去泰兹里克的飞机都被取消了。以撒与我们隔开了，我们没有办法到他那里去。

我从主得到异梦的同一天，我把这个梦告诉了我们所在的圣经学校的学生，请求他们帮助祷告。这些学生都异口同声地向我保证：“亲爱的云弟兄，不会有问题的！过境很容易。不要怕！”我也开始感到自信，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

我感谢神给我妻子一颗诚实智慧的心，她警告我：“你不应该对这件事这么肯定。神已经警告过你，你必须留意。你一定要把你的身份证放在我这儿。如果你帶著它，肯定会遇到麻烦。”

我拒绝听我妻子的建议，忽视了那个从主而来的异梦。前几个月我一直紧张地忙碌于传道事工，去了许多国家，在几百个聚会上讲道。我的母亲刚刚去世，我仍然因她的离世悲伤痛苦。我被熬干了，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和更新。

在我这种可悲的光景下，我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非常自信。主需要给我一个教训，使我谦卑下来。祂教导我，如果我们相信除祂以外的任何资源，我们就会失败。我太相信我的德国护照了。不知何故，在我心灵深处，我竟相信我的护照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伤害，能帮助我胜过各种问题。

当我回顾在缅甸发生时，我彻底认识到一件事：神永远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祂的原则。如果你不遵守祂的原则，那么你会肯定会陷入麻烦。

因为我不顺从主，所以我陷入了麻烦。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了仰光国际机场的海关大厅，在上飞机飞往泰国之前，我突然开始感到心神不安。那场景和我梦中的一模一样。和我梦里相同的一位官员看了我的护照，命令我打开包。他一看到我的缅甸身份证，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他把我带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命令我等在那儿。我马上认识到，那正是主在梦里指示过我的那个要倒塌了的审讯室。

由于在掸省爆发的战争，机场当局对任何可疑的事情都非常警惕。他们发现了我的假身份证，还发现我不会说缅甸语，甚至不会说英语，他们认为我的掸反政府军有联系。他们不理睬我的德国护照，因为他们也确信那是伪造的。

当我孤零零地等在那个房间里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悲伤和懊悔，开始为我的骄傲和悖逆向主悔改。我向主呼求，痛哭流涕地祷告说：“主啊，对不起，我没有留心听祢的警告。我现在愿意接受祢给我的任何惩罚。”

这就是我，因为熬下了，耳朵发沉不听主的警告，又一次被捕。我1991年在中国的第二次入狱也是因为我被熬下了，并且相信自己的力量。我没有好好地吸取教训。

如果你是神国里的一个工人，或者曾经希望去服事神，那就让我用这些话来警告你，这些话是我等在机场审讯室时写在笔记本上的。我用很大的字写道：“警醒！警醒！警醒！神的工人必须永远也不要，在任何时候也不要违反神的原则！”

那些在公众面前传道的工人最危险，最容易陷入麻烦，因为他们最容易被听到的掌声和赞美声所试探。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切切当心！你必须呼求神帮助你只听祂的声音，而不是听那些把你举得高高在上的人的声音。神的原则经常与我们自己的相反。当我们希望人们喜欢和接受我们的时候，耶稣却教导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路加福音6：26。

永远不要自满于神的呼召或者神在你生命中的恩赐。要满足于耶稣基督本身！

许多人听到神的声音，呼召他们去为神的国得鱼。门徒听到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马可福音4：35。他们在湖上摇桨，“把他一同带去。”36节。耶稣不久睡著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来了。

在你出去传道的时候，千万要确定耶稣没有在你的船上睡著！你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划船或开展传道工作，但在耶稣睡著的时候，你却走不了多远。门徒发现“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37节。赶紧叫醒耶稣，让祂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作主作王！有太多的教会和传道人，在过去的时日里曾热烈欢迎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今天他们却凭自己的力量和计划行事，耶稣此时在他们中间睡著了。

不久，三个机场派出所的看守进到审讯室，开始用缅甸语和英语严肃地问我问题。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使他们更生气。

他们搜查我的包，发现了一些私人像册，是我家人在缅甸时拍的，包括一所孤儿院，一些朋友，和一些乡间风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使公安确信我是一个间谍或记者，他们开始粗暴地对待我。我的护照显示了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来过缅甸8次。这8次都是来看望我的家人的，但是对公安来说，这是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参与了非法活动。

他们也发现了一些我认识的基督徒领袖的名片。第二天，全国好几个牧师被当局调查，因为他们想查清我到底是谁。

当局一意识到我的家人住在缅甸北部，就开始搜查她们。公安告诉我：“我们会很容易找到你的家人藏在哪里，她们将面对和你一样的惩罚。”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妻子和女儿的航班被取消了，所有的家人仍然在缅甸国内。我告诉公安：“我确切地告诉你，我的家人已经不在你们国家了。她们已经离开去德国了，在那里政府已经正式地接纳了她们。”当审讯的人看到我是那么自信，他们也相信我的家人肯定已经离开了。

我的手被铐在背后，被强迫用一条腿站著。从早晨 11 点我被捕，到第二天下午 5 点，一共 30 个小时，他们用长棍子打我，一遍又一遍地踢我。我的胳膊和腿、后背、裆部、脖子和头都因残忍的毒打而瘀青流血，甚至当我换腿站立时，他们也打我，大喊：“谁允许你用另一只腿站著了？”

房间里特别闷热潮湿。30 个小时他们没有给我一滴水和任何食物。我嘴唇干裂，嗓子冒烟，喊著要水喝，但是没有人给我。有几次我想要去厕所，警察就用一件衬衣蒙著我的头，不让审讯室外面的人认出我。

随著时间慢慢地度过，我尽最大努力用一条腿站著，因为公安不断地在我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我尽力忍著痛，仰望主耶稣。想到我所受的苦和耶稣所受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主被打是因为顺从神的旨意，而我被打却是因为违抗神的旨意。

这里的毒打虽然不及我在中国经历的那么严重，因为缅甸人不使用电警棍，但是因为我被怀疑是一名战争时期的间谍，所以他们

也没有手下留情。我知道要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肯定会被打死，但在我心里我感到现在还不是我去天堂的时候。

我痛哭流涕，心情沉重，从灵魂的深处我呼求：“我的主啊，为什么遗弃我？你不再用我了吗？对不起。父啊，求祢安慰我的心。”

什至在他们打我的时候，我还在心里悔改我的罪，主赦罪的宝血洗净了我。

一个从主而来的画面在我灵里闪现。我看到摩西在旷野里牧羊，总是孤独一人，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我立即明白，在神能信任他，并派他向法老说话之前，摩西必须在孤立隔绝的环境里忠心地牧养他的羊。同样，在神释放我，让我再次奉祂的名在众人面前讲道之前，神也想要看看我能否在这个不能和任何人交流的异国他乡也忠心。

我被大大地安慰了。主没有遗弃我。

在毒打结束后，我被关进了监狱。在我的日记中我首先写的是：

神啊，我为你的公义感谢你

神啊，我为你的信实感谢你

神啊，我为你的怜悯感谢你。

从我的内心深处赞美和感谢你。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当我得知云又被捕了的时候，我比他在中国被捕时更感到内疚，因为虽然神已经警告了我丈夫要有麻烦，但我还是让他帶著他的身份证。他在中国被捕，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这次被捕，更有点象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愚昧，而不完全是因为福音的缘故。

我本来是那么高兴，我们就要去德国了。多年来我一直梦想我们能象个家一样一起生活，在生活中能有一些安全感。

而现在，我们的计划出人意料地在最可能的一刻被粉碎了。

我相信这事是主在唤醒我们，因为我们以为一旦到了西方，我们的生活就会安逸些。而主却指示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的生活都是艰难的，并且我们会遇到反对。

因为边境一带突然爆发的战争，我们不能过境了。由于云的被捕，当局知道了我们的名字，一直在搜查我们。当地人告诫我们不要搭乘任何需要使用身份证的交通工具，否则我们肯定会被逮捕。更可能的是，我们会被递解回中国，随后我们将因为不正当地离开中国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再加上云越狱和1997年离开中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我几乎不能相信正在发生的事。在期盼了多年之后，我本以为就要在德国和云团聚了，而如今这个梦看起来比以往更遥不可及了。我的丈夫在监狱里，生死未卜；以撒在战争中与我们隔开，我们没有办法到他所在的边境去。

我们逃亡了两个星期，始终在祷告不要有人来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我和以琳被安置在一辆车的后面，行驶了很远的距离，穿过缅甸来到靠近泰国边境的地区。在当地基督徒朋友的带领下，我们徒步穿越崎岖的群山进入泰国。我们被安置在山里的一座茅屋里，被偷渡的人命令留在屋里休息、吃饭，等著他们回来。

在那个小小茅屋里的每一天都象永恒一样漫长。我们一直在恒切地祷告，但时局还是很紧张，我们的神经都要崩溃了。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处于一场激烈的属灵争战中。撒旦在竭力突然袭击我们。

一天夜里，半夜了我们还没睡著。突然三个缅甸人来告诉我们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他们不许我们出声，强迫我们脱下鞋子，光著脚走路。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人一直要等到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才偷渡过境，这样被边防军发现的机会才最小。穿鞋走路脚步声太大，所以我们必须光脚走路。

那三个人用长长的弯刀在一片丛林中开出一条路，这片丛林从来没有人走过。连续几个小时我们在黑夜里一个接著一个地爬行。整个逃亡的过程完全在黑暗中。整个夜里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人。

有一段路我们必须爬上瀑布旁边的一个陡峭的堤坝。好几次我们都滑下来，不得不抓住身边的树枝和岩石才不至于葬身谷底。我整夜都在心里哭，但是没有出声。我静静地与主分享著我的感受。那天正巧也是我的生日。

从身体上讲，整个经历非常艰难。由于内心令人窒息的紧张和天气的闷热潮湿，我们汗流浹背，直到脱水再也出不出汗了。以琳被岩石严重地割伤了脚，但是我为她感到自豪。有几个10来岁的女孩能承受得了这种身体上、情感上、精神上的压力？是主保守了我们。

那一夜，圣灵给我一句印象很深的话，这句话我多年没有想过了，以赛亚书 30：20-21：“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你可能还记得20年前在河南，在我刚信主之后，很多次我看到一个超自然的光，在夜里我从祷告聚会走回家的时候，那光指示我走正确的路。我有20年没有看到这来自主的引导之光了。

而今，在2001年2月的一个凌晨，在主从以赛亚书给了我这个应许之后，不久我就看到那同样的光正在泰缅边境的群山中指引著我。那光不是持续的，但是每当我看不清该走哪条路时，它就出现了。

就在太阳升起之前，我们连续走了6个多小时，没有鞋，也没有身份证明。我们的衣服被刮破了，腿和胳膊被划伤了，全身都是

泥巴和干了的血迹。以琳的脚被深深地割破了，伤口还流著血。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和儿子在哪里。

泰国的基督徒朋友来到我们停留的地方把我们接走。以撒在离我们入境之处以北很远的地方一路前进，也进入了泰国，我们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又团聚了。几天之后，在曼谷的德国大使馆给我们发了旅行文件，我们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了德国法兰克福。

最后，几经磨难，我们终于到了西方！

好心的德国基督徒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搬进了云小小的公寓，但是没有他，一切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心渴望团聚在一起，象一个家。

服事主这么多年之后，我感到主在无限地剥夺我们，直到一无所有，这样祂才能开始我们生命的新篇章。



第二十八章

地里的一粒种子

Chapter 28: A Seed in the Ground

在我被捕的第二天，毒打结束了，我被带到机场附近派出所的牢房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调查发现我的德国护照是真的，不是伪造的。他们也在我的物品中发现了来自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秦国团契的一些文件，宣称我是他们的全权代表。他们第一次开始相信我真的是一名基督徒牧师，而不是一个间谍！

在秦国团契的信件帮助证明了我身份的同时，缅甸当局也照会中国大使馆，他们在拘留所里关押著一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领袖。那时全世界许多基督徒已经知道我被捕一事，成千上万的祷告向主发出，求主不要让我落到中国政府手上。许多人担心，如果中国认出我就是那个 1997 年越狱的云，我会被送回中国处死。

几天以后，派出所长告诉我有一个来自德国大使馆的探访者。那位官员问我怎么样，并给我带来了一些食物和衣服。

就在第二天，他们通知我，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代表在第二天早上十点来探访我。我开始担心，在祷告中向主呼求，请求按主的旨意成就。

当一些缅甸的基督徒朋友在那天晚些时候来看我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明天早晨要来。我的朋友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去了德国大使馆通知他们。德国人知道我在中国的背景，并彻底认识到如果中国再插手我的事情的危险性。德国大使馆决定他们明天早晨确保会在中国官员到达之前先到我的牢房，并将通知中国大使馆，我是一个德国公民，德国大使馆正在处理我的案件。

当监狱长看到两个人使馆之间在谁处理我的问题上有了争议，于是就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告诉他们现在不是见我的恰当时间。他们要求重新安排中国大使馆的会面时间。

我见到监狱长，澄清我不想见任何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人。监狱长联系中国大使馆，告诉他们：“云谢谢你们对他真诚的关心，但是因为他现在是德国公民，所以他更愿意和德国大使馆交涉。”

但是中国大使馆没有放弃。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一再坚持要插手我的案子。他们尽力收集反对我的证据，使缅甸政府相信我应该被交给他们来处理。缅甸政府面对著一个棘手的情况。一方面他们想讨好德国，但同时他们也感到来自他们北方的强大邻国的压力。

但是籍著神恩典，中国当局没有被允许来见我。

在通常情况下，犯人最多只在机场派出所停留几天，但是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的案件。我在那儿停留了一个月。在这期间，他们让我留住一本圣经。我利用这个时间背诵撒母耳记上、以斯帖记、约翰福音、和加拉太书。

在缅甸，监狱是不向犯人提供食物的。我们每天不得不自己从外面的小贩那儿买。我们每四天才被允许洗一次澡，每次只有两分钟。因为这里特别闷热潮湿，所以洗澡的这两分钟总是最受欢迎的。

我的缅甸朋友告诉我，一个月以后我就会被释放。但是他们的预言却被证实是不准确的。缅甸当局不但没有释放我，反而把我转移到仰光市内缅甸最大的监狱。那里关押著1万名犯人，条件差得无法形容。许多犯人得了爱滋病，大量的人患有麻疯病。肉体腐烂的气味充斥著这黑暗、破旧监狱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里宝贵的灵魂被扔在那儿静静地死去。

一百名犯人挤在一间牢房里，挤得人睡觉都无法躺下。每个人不得不互相头脚交替著，侧身一个挨著一个躺著，挤得象装在罐头

里的沙丁鱼。在夜里，如果一个犯人的动作太大，或者不住地咳嗽，周围的人就会打他。

我在中国多次入狱，但是和这个地方可怕的生活条件相比，国内算是好的了。仰光是世界上最热和最潮湿的城市之一。每天的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湿度85-90%。在这种热气腾腾、霉烂的空气中，我们不停地出汗。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监狱里我不被允许有圣经。

这可能听起来很矛盾，虽然我因为不遵守主的命令而被捕，但是我也感觉到这是主的计划，让我向那里绝望的罪犯们传福音。就因为这个原因，神派我来到这个毫无希望的地方。

在1997年我离开中国之前，主曾经告诉我：“我要派你去一个新地方，那里的语言你一句也不懂。”这正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在缅甸监狱，我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和其他犯人沟通。

我的牢房里有许多绝望的人。一个毒品走私犯，被判入狱387年！其他的也得到了多于160年的判决。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人们相信投胎转世，因而这些漫长的监禁不但是对罪犯今生的惩罚，也是对后面几个来世的惩罚！

我们牢房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龛，上面有一个偶像。其他犯人听说我是个基督徒牧师，可他们并不明白偶像和真神之间的区别，于是他们让我睡在神龛的正下方，认为我比别人更知道怎样履行宗教礼仪。每天三次，在清晨5-6点、中午12点到1点，最后是晚上7-8点，所有的犯人被强迫坐下，成佛教的姿势，在牢房的神龛前祈祷冥想。缅甸政府相信，让犯人对佛祈祷是改变他们的最佳方式。如果任何犯人在这期间睡著了，看守会残酷地打他。

我通过一个会说一点中文的犯人强烈地向看守抗议：“我不能象你们这样敬拜。我是一名基督徒牧师。即使你把我绑起来拖到这些偶像前，我也不会拜它们，在它们面前祈祷！”

一天当其他犯人正在向佛祈祷冥想的时候，圣灵给了我一个简单的曲调：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唱的时候，主使我的心象鸟儿一样自由！大喜乐充满我的灵魂。我能感受到神在触动其他犯人的心。虽然他们不知道我歌词的意思，但是有几个犯人加入了我的行列。不久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这首简单的歌开始给整个牢房一百来个罪人带来快乐和平安。

监狱长来见我：“监狱里不许唱歌，你马上停止。”

我回答：“我是一名基督徒牧师。耶稣喜欢听人们歌颂祂。所以，请理解我的情况。请让我以神指定的方式实行我的信仰。”

籍著神的恩典，监狱长认为我的要求听起来很合理，于是他允许我继续唱歌。

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的犯人都加入了，大家一起来唱“哈利路亚”。他们冷漠的脸上有了喜乐，他们的痛苦在每天的这几个小时里得到了缓解。牢房里的气氛明显地改变了。由于其他的犯人看到耶稣与我现在，便开始尊敬我，认为我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在我们监狱里有一个小礼拜堂。当其他犯人向佛祈祷的时候，我被允许去那里。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个缅甸基督徒，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被关进监狱。后来我惊奇地发现，一些我同牢房的犯人，包括一名和尚，每天开始跟著我去那个小礼拜堂，这样他们可以听到我唱歌。他们知道在我心里有些什么东西与众不同，他们好奇地想找出来那究竟是什么。当我跪下向耶稣祷告的时候，这些人甚至也跪在我的旁边，希望从我的神那里得到一些祝福！由于语言的障碍，

我一直不能顺畅地向这些人传讲福音，但是我知道主会开一条路来满足他们灵里的饥渴。

每几个星期，外国犯人都要被带到市里的派出所接受审问。在回监狱的路上，我们被允许在一个商店停留，为缅甸犯人买生活用品。有一次，我用白己的钱买了40多把牙刷，几十块肥皂和几大包食物给我的狱友。因为有些犯人几乎要饿死了，这是他们能得到的仅有的食物。

同时，关于我案件的消息非常令人费解。我没有被指控有任何罪行。好几次我的缅甸朋友断言，我不久就会被释放，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却没有任何改变。不久我认识到事情的结果全在神的手中。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事工一结束，我就会被释放，一分钟也不会提早，一分钟也不会推迟。

2001年4月9日，我终于获准可以写信。我写了一封信给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朋友。我非常清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每天都在为我祷告。我写道：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感谢你们的关心和祷告。我在缅甸的情况只有依靠主，我完全顺服祂的旨意。我深深地相信，主有祂的时间，我的未来在祂手上，因为祂是我的主和拯救。

我们不能信任这个国家里的律师和法官，因为他们随时改变主意。我更愿意完全将自己交托于主的看顾。只有主知道我的明天。

这里的生活条件甚至比中国监狱还要差，但是每天我可以自由地唱歌和祷告。虽然看起来没有希望，但我知道主耶稣会为我开一条出路。

感谢神，我已经带领了两名犯人归主。我们一起做了认罪祷告。在我的牢房里约有 100 名犯人，我是他们之中唯一的一名外国人。人人都知道我是一名基督徒牧师。

我在此向我的家人和所有关心我的弟兄和姐妹致以最诚挚的问候。请大家不住地祷告，因为祷告能使一切成为可能！

好吧，我的朋友们，愿主赐你们喜乐和平安。盼望很快能见到你们！

愿神与我们同在！

云弟兄

在这种潮湿、肮脏的条件下，细菌和疾病迅速滋生和蔓延。在我们牢房里，一百个人不得不用同一个厕所。一场可怕的瘟疫爆发，导致很多犯人被夺去了生命。病菌从后背和阴部进入人的体内。在瘟疫最严重的几个星期里，每天晚上都有好几个犯人死去。那种疾病的感觉就象有火在腹中。感染的人在死之前会在可怕的痛苦中满地打滚。

这次我也被感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一个月不能消化硬的食物。和其他的犯人一样，我能做的只是躺在那里整天挠痒。寄生虫在我体内蔓延著。有时我从腹部就能看到有虫子在我表皮下面移动，偶尔还可以看到虫子的小尾巴从我皮肤的毛孔里伸出来。

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期，但是我仍然在牢里保持著一种愉快的精神。多于 80% 的犯人被感染。最后，我病得很厉害，失去知觉五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在监狱的医院里。

在监狱里关了几个月之后，审判的日子终于到了。我缅甸的朋友确信我会被释放，可能会被罚款，驱逐出这个国家。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只得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我被铐著从医院带到法庭。法官审阅了我的案卷，然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简单宣判——“七年”。

缅甸的朋友和我的律师彻底崩溃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到会有这样的判决。他们哑口无言，含著眼泪看著我。那天我充满了信心，知道全能的神与我同在，所以并不是很在乎那个判决。我在法官席前鞠躬，通过一个翻译说：“先生，我想谢谢你批准了我一个可以留在贵国七年的签证。”

他挥手让我下去，看守把我带走了，我双手铐著回到了监狱医院。当我把刑期告诉一个狱友时，他为我高兴，他使我看到，我的前景算好的。他被判了150年。

在我心里我曾经希望一学到不顺服神的教训，神就会允许我很快地重获自由。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得到这么长的判决。我向主抱怨说：“天父啊，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在等著我。我很后悔没有顺服祢，但是现在，我能求祢赐下怜悯，让我回家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我在缅甸监狱的时期实际上是来白主的一个传道旅程。神并非偶然地派我去了那个黑暗的地方。那里有那么多绝望的灵魂需要认识耶稣。

我听说在那个监狱里有五个来自新加坡的华人，每个人都因为走私毒品被判了50多年徒刑。他们都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却已经在监狱里好几年了。另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40多岁，被判了100多年。因为这些人能说中文，我渴望见到他们，并在他们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向他们传福音。

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单独囚禁在只通一点光线和空气的小黑屋里。他们与其他犯人隔离，这使我很难接触到他们。

神有预备，不但是我听说了那些华人囚犯，而且他们也听说在监狱里有“一个爱耶稣的华人牧师”。他们也一样想见到我。

他们发现我被送入监狱医院。这些人是那么渴望见到我和听到外面世界的消息，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每个人都装病，使看守送他们去监狱医院检查。

我看到这些人的那一刻，我的心满是同情。他们象受了伤的动物，精神完全崩溃了，活著没有目的。我禁不住紧紧地拥抱他们。我告诉他们：“亲爱的弟兄，你们是神所祝福的！伟大的宽恕已经从天上为你们降下来！”

他们非常兴奋，以为我是在说他们的审判被缅甸当局赦免了。他们希望一些国际法院能设法搭救他们出来。

我眼里含著泪水继续说：“弟兄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地上的政权下的情况，但是我来这儿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永恒的大法官。祂把祂的生命献给了你。祂是赦罪的主。”

他们回答：“我们都是在信佛的家庭中长大的，但是佛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我们怎样才能接受耶稣？”

我向他们传福音，并说：“当你肉身死亡的时候，就不会再受苦了，而是要在耶稣里得著永生。只有耶稣能救你！”

一个人跪下来抓住我的腿，绝望地喊道：“噢，牧师啊，请救我怎样得救！”

就在那个时刻，监狱医院的看守打断了我们。他们向我们喊道：“你们不允许在这里谈论宗教！”还命令那些人离开我的房间。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们还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我也还有那么多关于耶稣的话要告诉他们。我祈求神再给我们见面的机会。

所有终身监禁的犯人都是穿红色的囚服。我请我的律师下次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带一件红色的衬衫。我希望如果我穿著和那些人同样颜色的衣服，当我们见面的时候，看守不会看得那么紧。

另一次我见到那些犯人中的其中四个，我问：“你们真的相信耶稣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吗？”

他们坚定地回答，“是的！”

我问：“你们准备好立即并永远离开偶像，接受耶稣作为你们的主和拯救吗？你相信祂的宝血能洗净你一切的罪吗？”

他们又一次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我们相信。”

我们一起祷告，他们接受耶稣进入他们的心。他们穿过了死亡，得到了生命。我知道没有时间去浪费，我领他们来到厕所，在那里有一个水龙头和水池，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告诉他们：“有的人在今生自由地活著，面对的却只有地狱里永远的监狱；你们今生虽然在监狱里，但是从今天起你们的名字被写在了天上，你们自由了！”

在我给他们施完洗之前，一名看守冲了进来。他大喊：“你们在干什么？”

我大声回答：“不用担心！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是至高神的仆人！”

看守站在那无话可说。

我告诉四位新信徒：“从现在开始，你们有权为其他犯人祷告，还要把你们所得到的奇妙救恩告诉他们。”

籍著神的恩典，我能够领二十名犯人归入耶稣，包括一位台湾人岳明玉，他因走私毒品被判了无期徒刑加终身监禁多年。他告诉我，他以前在台湾也进过监狱，在那里，一个监狱探访传道团曾经第一次把福音的种子播种在他心里。

我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教这些新信徒基本的圣经故事和怎样祷告。由于我的疾病，我在监狱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感染上那种横扫监狱的恐怖瘟疫之后，在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五天。什至我好了以后，仍苦于经常发烧、头痛、高血压，和严重的胃痛。只是后来才发现，神允许我得病是有计划的。这不但给我机

会向那些华人囚犯传福音，而且，如果我没有被转到监狱医院，我会被立即送到一个当地农村的监狱劳改队，去服完我七年的徒刑。

有好几次，医生来检查我，看我是否恢复了健康，是否可以出院。在他们来的前一天，我感觉很好，但是当他们来检查我的时候，我的血压突然就升高了，要么就是胃有问题，要么就开始发烧！

神的恩典与监狱里的新信徒同在，他们对神的理解也不断地增长。通过唱歌，我把许多圣经里的信息教给我在基督里的新弟兄。因为我们用华文说话和唱歌，看守认识不到我们是在讨论圣经。事实上，看守和医生似乎还挺喜欢听我们唱歌的。这些犯人的生命明显地改变了，只有耶稣能改变他们。他们从一个充满了仇恨和愤怒的人变得充满了爱和仁慈。他们去接触医院里那些濒临死亡的犯人，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食物，给这些人带去了安慰。他们为病人祷告，尽其所能传福音给病人。每个人也恒切地为他们在新加坡和台湾的家人祷告，求神怜悯他们。

他们也告诉我，他们每天都在为我能早日被释放出狱祷告，这样我就能继续我的传道事了。

每次想到这些人，一想到神的恩典怎样在他们绝望的情况下临到他们，我就会哭。我们在短时间内就变得很亲密，经历了真正的弟兄情谊。我想方设法要为他们把圣经带进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我继续呼求神为这些人提供祂的话语。

有些人的整个一生都在外面的世界里经历著自由，但内心却如同犯人一样，被罪捆绑束缚著。这些信主的犯人在监狱中面对的可能是最悲惨的生存环境，但是他们的心却象鸟儿一样自由地翱翔在山颠！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耶稣。“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是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路加福音 7：47。

这些美妙的日子充满了神的同在，说实在的，我甚至并没有觉得我是在监狱里。我几乎没有去想那7年的判决，因为每一天都那么充满了喜乐和生命。那7年对我来说就好象雅各等拉结的7年一般，“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创世记29：20。

我的家人现在平安地生活在德国。我给儿女写信：“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但是爸爸是在缅甸为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我一完成主给我的任务，就会来看你们。”

我7年的判决一经宣布，我立刻决定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家人，至少得过一阶段再说。我知道她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在西方挣扎著，他们将会再有六年半的时间见不到我。我不想用这个消息令她们心碎。

早些时候，大约在我被捕一个月左右，主把这节经文印在我的心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福音12：24-25。

在我默想这经文的时候，就想到了我在河南农村的时光。一粒麦种被播在地里后，要等七个月的时间才会长出地面。我感到主在指示我，在祂释放我之前，我需要“在地里”（监狱）七个月。

当我是一粒种子被埋在监狱里的时候，耶稣教了我许多功课。我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对肉体来说并不具备吸引力。当一小粒种子被撒在地里的时候，不是很舒服。它躺在粗糙的土壤里，在黑暗的夹缝中要待上好几个月，在冬天冰冻的泥土和夏天的炎热里受苦，甚至被盖在恶臭的肥料和化肥下面。只有当它静静地忍受了这一切试炼后，种子才预备好生根发芽，乃至成长、丰收，喂养很多人。

当一粒种子被埋在地里的时候，它没有选择，只能耐心地等待神让它生根发芽。同样，我知道，相信人为的努力能把我弄出监狱是完全没有果效的。我不去相信人权组织实施的政治压力，我知道我的未来完全在神的手里，也只在神的手里，只有当祂的时候到了，我才会出来。

一天监狱长来对我说：“一位德国大使馆的代表到这里来看你。穿好衣服下去到门口。”

当我走向会见室的门时，那位使馆的女士看到我就喊道：“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就要被释放了！你一签完这张释放书，就自由了。在我们安排你去机场的同时，你需要耐心地再在医院里等几天。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是一个自由人了。”

我签了那张表格，回到了医院，心中充满了欢乐。我一回到病房，就脱下囚服扔在地上。看守不知道我被释放的事，愤怒地威胁要惩罚我。我笑著通知他：“我不再是你们的罪犯了！我自由了！”

我感到非常悲伤，即使耶稣用宝血为所有的基督徒签了释放书，但他们仍活在束缚之中。当你被释放的时候，你也会象他们一样！

在我被判了七年之后，德国政府曾请求缅甸政府宽大处理我，并送我离开他们的国家。德国当局说，他们会负责把我带回德国，在那里我的家人在等著我。

藉著神的恩典，他们的请求被批准了。

三天后，在2001年9月18日早晨11点，我被铐上手铐，被移民局官员带到仰光国际机场。他们对我非常友好礼貌，与我当初被捕时，对待我的方式完全不同！

几位德国使馆官员和一些缅甸朋友在机场迎接我，其中一个叫丁凯。他是我的一位狱友。我向他传了福音，但那时他没有把自己



交托给耶稣。我见到他后不久，他就被释放了。他告诉我：“如果你的神帮助你离开这个监狱，那么你出狱那天我就开始跟随耶稣。”

我缅甸的朋友一得知我被释放，就立刻打电话给丁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刚到达机场，他就向我跑来，拥抱我。我们一起跪在地上祷告，来接受耶稣作他的主。籍著神的恩典，在缅甸的最后几天里，我领三人归入了基督。

我上了飞机去泰国的曼谷。我被释放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泰国的基督徒朋友那里，他们聚集在曼谷机场来看我。我一看到他们就说：“我在监狱的工作完成了，所以耶稣带我出来了。我被耶稣派到那里向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祂的人传福音，许多人得救了。”

我们手拉手站成一圈，低头，为主的仁慈和怜悯感谢祂。

祂是又真又活的神！

许多圣经学者说，数字七代表神的完美。我被判入狱七年，但是神不同意人的判决。在祂完美的计划里，我在七个月零七天后被释放了。

在从曼谷到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我由一位朋友陪同著，他专门飞到曼谷来欢迎我出狱。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后，他问我：“云弟兄，你在监狱里能听到外面的消息吗？”我回答：“一个字也听不到。”

“我有些消息给你看。”他边说边递给我几份上星期的中文报纸。起初我还没反应过来报纸上报道的是什麼。上面有一些照片，说一架飞机撞入了一座高楼。

我读了几篇文章，了解到就在我出狱的前一周，2001年9月11日，整个世界被恐怖活动改变了。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时间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过去了，仍然没有我丈夫被释放的迹象，我的信心软弱了，我变得越来越沮丧。

我曾经梦想著那一天，云在德国欢迎我们，领著我们全家看一看这个四年前热情欢迎他的国家。我们还在缅甸的时候，他已经在德国等了我们差不多两年了。我从来没有料到我们会在德国等他，而他却在缅甸的监狱里。

我们在德国挣扎著，尽管当地基督徒尽了每一种可能来帮助我们适应这里的生活。起初我们谁也不会说德语。这里的饮食和风俗对我们来说都很怪。插进一张塑料卡和按号码就能从机器里取钱，这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每一件事对我都那么奇怪。

几个月过去了，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向主呼求，求主给我答案。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里我看到了各种数字，还看到云正从监狱里获释出来。数字加在一起是18。我在日记里写下“18”，并要孩子们期盼著他们的父亲在18日被释放。

一天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云将在9月18日被释放！云这次入狱的整个期间已经有那么多错误的预报和失望，所以我开始还不相信，直到我知道他安全了以后才完全放下心来，尽管我得到了那个梦。

然后，在18日，我接到了我丈夫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往曼谷机场的路上，准备乘飞机回德国。神真好！

第二十九章

未来象神应许的那样光明

Chapter 29:
A Future as Bright as
God's Promises

2001年9月19日清晨6点，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上。此刻离我在1997年第一次到达德国时正好是4年。

当初离开中国时，我本以为我的家人会很快跟我过来，但是主有另外的想法。在把我们全家带到一起团聚，象一个家庭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之前，主还有很多功课要我们去学，要带领我们通过。

过了海关之后，我走出来，发现不但我的家人在等著我，而且还有一些德国弟兄姐妹！我们相拥而笑。什至德国人布道家理查德·邦克（布永康-中文译名）（神使用他带领数百万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灵魂归主）也来到机场迎接我！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的妻子高兴得容光焕发，我的孩子们也非常兴奋。这是从主而来的美好的团圆。

我们回到了家，回到了那个基督徒使团给我们在镇上安排的小公寓。我没有很多家具，床也不够睡，但是德灵和孩子们喜欢留在那间公寓，在全家团聚以前，他们不想找新的地方去住。我们一进家门，就关上门，全家一起跪下敬拜神，流泪感谢主的仁慈和信实。我向主举起双手，唱道：

我不能阻止泪水充满我的眼
因为主的手带领我出了监狱
我不能帮上什么，除了跟随祂，无论祂领到哪里
因为祂那钉痕的手使我得胜。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缅甸监狱的那场瘟疫给我的健康造成的损害就显出来了。我的身体被寄生虫严重感染，虫子开始寄生在我的皮肤里，我浑身奇痒。我妻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我的衣服去煮，来杀死藏在衣服里的寄生虫。主帮助我慢慢地恢复了健康。这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可以休息下来，有大量的时间和妻子及孩子在一起。德灵一直盼望有一个更稳定的家庭生活，如今，这个要求终于能够实现了。

到现在，德灵和我已经结婚20年了。我们的婚姻远不完美，但是我可以诚实地说，年复一年，我们的婚姻渐渐变得更丰富了。德灵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20年前，她只是一个年轻姑娘。那时我对她说：“神已经拣选我为祂作见证，并要我跟随祂去经历巨大的苦难，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没有钱，而且可能随时被抓，你真想嫁给我吗？”

她回答：“不用担心，我永远也不会令你失望的。我会帮助你，和你一起服事主。”

德灵的许诺受到过很多次的考验，但是她对主和对我都是完全忠实的。20年的婚姻生活中，有7年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还有很多年时间是在逃亡之中。

德灵是一位极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比我聪明得多，当她看到我太忙，或者太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总是提醒我注意我的弱点。她有一个安静的灵，从来不说闲话或者给教会添麻烦。她也有一个用歌声敬拜神的伟大恩赐。记得在国内的一个聚会上，我渴望讲道，但是人们却对我说：“我们已经听了你很多的讲道了。我们更愿意听德灵唱歌！”

而今我的全家虽然身处海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永远离开祖国。我们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到这个国家，为了过上更舒适的

生活。我们离开中国是因为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这样做。然后祂为我们开出一条路，以此来给我们确据。

现在我们在国外，仍然象以前一样忙著传福音，推动回归耶路撒冷运动。但是我们知道，受圣灵的引导会带来很多出乎意料的转折。耶稣告诉尼哥底母：“风随著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3：8。

一旦我们真心宣告要去跟随耶稣，那我们就必须照著做，绝不加上任何条件或出于己意的计划。如果有一天神要我们回国，那我们就会回国，就这么简单。一些人可能会说：“那样岂不太愚蠢！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通缉犯，一回来你就会被捕吗？”

我们不是被呼召去靠人的推理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顺从神的话语和祂的引导。如果神说去，我们就去；如果祂说留，我们就留下。只要我们活在祂的旨意中，那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最安全的所在。

德灵（云弟兄妻子）的见证

结婚20年来，我了解我丈夫的心。他的心和信心是坚固的。他开明上进，不害怕人。他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这样我从来不用去猜他的意思。你看到他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既不多，也不少。

我尊重他对神的爱和交托。在这方面我非常了解他，但的确也有其他方面我不十分了解，因为环境使我们在婚后大部分的时间里是分开的。最糟的是他很少在身边，所以孩子们基本上是我自己带大的。

但这也不都是坏事！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有巨大的痛苦、长期的分离；也有伟大的胜利，和经历到神对我们深深的爱和恩典。

由于有孩子在身边，我没有感到孤独。孩子们和我在一起，是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不得不背负的最重的十字架和痛苦，不是来自于贫穷或非信徒的逼迫，也不来自于孤独。最难的就是在教会开始传播我丈夫的谣言的时候。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弟兄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传播一名真诚地努力服事主和热爱人们的弟兄的谣言。

云经常告诉我：“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没有能力，也没什么来献给神。祂选择使用我们，只是因著祂的恩典，与我们自身没有一点关系。在祂的计划里，如果神选择兴起其他人，并且永远也不再使用我们，我们也应该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视神为一个人有能力的医治者，祂为我做了一些事情。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低谷和痛苦的试炼之后，耶稣变成了一位在任何时刻都与我同在的朋友。祂由一位历史中的神变成了今天我生活中的真活神。在这些试炼和考验中，我多次达不到标准，但祂总是信实的。无论何时，只要我祈求祂的帮助，祂总是答应我。

耶稣什么都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云：当思想主给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很兴奋！为耶稣而活的时光真伟大！圣灵在整个地球上正在人有力地运行，参与这末期的人收割是神抬举我们，是祂给我们的一项伟大的特权。

我相信我事工的主要方向将是继续这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由中国派出的宣教士开始是一股细流，现在变成了一股稳定的中流，我相信不久以后，一股福音工人的洪流将带著福音离开中国。

我继续有机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教会和聚会里讲道。我对西方教会的信息是回到基要，为了再听到耶稣向你们说话的声音。

然后，我不但想挑战西方教会，更想挑战全世界的主内肢体和我们联手，为这个伟大的收割共同训练和装备工人。不仅在全中国，更在回归耶路撒冷的整个征途中去建立神的国度。

教会的新纪元已经开始了。

我相信西方的角色是作为我们的伙伴，这样我们能一起完成这项使命。

我们不是在寻找施舍，而是伙伴。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谁掌管著我的未来！自从主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救了我，就开始了这个兴奋的旅程！我从来不知道接下来等著我的是什么。

某一天我可能为福音的缘故在穆斯林或佛教国家被杀。如果你听到了这个消息，请不要为我悲伤，但是要为数百万宝贵的灵魂悲伤。他们被撒旦捆绑，没听到任何福音的见证。死亡不是神仆人的终结，而是在耶稣面前美妙永生的开始。

如果你听到我被召回天家，请接替我的位置继续带著福音前进，传道、教导人们，直到耶稣再来。

我主耶稣是你所能拥有的最亲密的朋友。祂对我是如此仁爱、耐心、友好，祂陪伴著我一同走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数不清的高峰低谷。



天上人

THE
HEAVENLY
MAN

很多人对我说：“云，你必须真正地爱耶稣。”可你要认识到，我心里对耶稣的所有爱，皆是因著祂对我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 4：19。

耶稣真正值得你去认识祂、去跟随祂，祂配得我们的整个生命。如果你真的把生命交给祂，你肯定永远也不会后悔。

你愿意跟随祂吗？



后记

Epilogue

我恳请各位读者能抽出宝贵的10-15分钟时间来读一读这封信。在信中，我愿意完全敞开我的心，与各位分享近期在一些基督的肢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本人对这些事情的一些想法。

《天上人》一书作者保罗·海特威 (Paul Hattaway)

引言



Introduction

首先我声明这封信绝无攻击他人之意，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乃在于立足真相，使基督的各肢体了解与日前遍传于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言论完全不同的一面。埃得蒙·勃克（Edmund Burke）有句名言：“使魔鬼撒旦唯一能得逞的就是正直人袖手旁观。”同样，圣经中也提到：“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罗 14：16）这节经文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在听取一些属灵长辈及亲朋好友的意见后，我感到现在是我站出来讲两句公道话的时候了。说实在的，没人逼我写这封信，我之所以写，纯粹是出于朋友的立场，为其正名。

2001年，我撰写了《天上人》一书，写的是中国基督徒云弟兄（刘振营）的见证。为了收集素材和背景资料，我到中国采访了许多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云弟兄的许多经历。我也和云弟兄度过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一起对他的故事进行重新编排整理。

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就知道有两件事将会发生。其一，我知道因著云弟兄非同一般的见证，此书一定会感动许多人，给他们的生命带来造就和祝福。尽管云弟兄有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却一直与神同行，而这恰恰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渴望看到的。尤其在西方教会，我看到“绝望”正在信徒中蔓延滋长，他们对教会沉闷的传统和不温不火的现状已深感厌倦，他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比自己曾经历的要丰富得多。云弟兄的生命和见证将一个谦卑虚己、忠心爱主、坚定不移的典范，活生生地呈现在许多基督徒面前，触动了他们的生命。



其二，我也意料到此书将在基督徒圈子里掀起轩然大波和反对意见。其实教会是最难接受改变的地方。从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昏睡的教会往往宁愿去攻击那些神差遣来让其改变的使者，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教导和指正。旧约先知受神差遣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却屡遭非难；而同样的状况在教会历史和当今的时代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云弟兄的信息并不新鲜，也丝毫不具革新性，只不过和圣经一样耳熟能详。他的信息无不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说明信心的得胜属于那些在患难逼迫中依然信靠神的人。

本书的积极影响

我们先来看积极的一面。《天上人》一书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出版发行量很大。在英国，该书被评为2003年度“最佳基督教书籍”以及2004年度“最佳传记”。我因此得到了许多祝福，各地基督徒的呼应令我倍受鼓舞，给我来信的弟兄姊妹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信中告诉我，这本书如何激励了他们，令他们更加愿意紧紧跟随主。英国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在信中说，他读了这本书后，被圣灵深深地感动了。随后他便给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买了这本书。他们的信心也被大大地挑旺了，更加自觉地恒切祷告，更加热心地传福音。因著对主的这份重新被激起来的委身，教会在短期内急剧增长了一倍！

一些著名的基督徒领袖也因著这本书而蒙了祝福。德国布道家布永康（Reinhard Bonnke）写道：

“也许一开始你是躺在沙发上读《天上人》这本书，然而到最后，你一定是跪著读完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读这本书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云弟兄的见证唤醒了我们，





震撼了我们，告诉我们——在残酷逼迫患难中，被圣灵充满的神的子民是所向无敌的！他们在神的仇敌面前出生入死，将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传遍各国。胜利的喜讯将响彻四方！这凯旋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世界各地。”

众多读者表达了他们对神的感恩，如：

马来西亚读者梅嘎写道：

“神在这末世的时候将这本书赐给我们。它使你认识到自己的属灵光景是多么的荒凉。这本书以及书中云弟兄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心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你一定要认真读此书，否则，你就错过了神所赐下的美好礼物。愿神赐福给你，愿祂对你说话，就像祂藉著此书对我说话一样。”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的读者安德烈：

“从读第一章起，我就被强烈地震撼了！除了圣经以外，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够这样撼动我，令我知罪。我越来越感到认识主耶稣是多么地有福，祂在全地以及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的尊贵全能。这本书使我更加愿意为主摆上，我更加视圣经为瑰宝，对列国更加有负担。它重新更新了我对圣灵的渴慕与同在。我强烈推荐这本书。”

菲律宾宿务市读者里昂那多写道：

“我真希望给这本书评上六颗星或七颗星！很少有书能够实实在在地把你的人生改变得更加美好，而这绝对是一本这样的书！它是当今时代的经典之作，它或许将挑旺你的信心和生命，你读过的其它书都无法与之比拟。这才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这本书实在是宝贝，千万别错过。”





最后，美国俄亥俄州阿克郎的读者劳伦斯写道：

“我是在去非洲短宣的途中读这本书的。尽管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可我还是见缝插针地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一口气读完了这本400多页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我在非洲中部读这本书，它给我带来了无比的祝福。读完这本书，我强烈地感到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情愿看到神国度的降临。云弟兄的故事和生命历程激起了我心中无法抑制的情感，我要去中国！明年六月我就要到中国去了。我向任何一个人极力推荐这本书。再多的无神论者也会被云弟兄的生命见证以及他为神国的付出所震慑。”

数以千计读者的感受我们可以从这一小部分见证中窥见一斑，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恩。愿荣耀归于祂！

“烟火”理论

就在这些振奋人心的鼓舞日渐展现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一股硝烟正逐步弥漫开来，那是一些针对云弟兄的品格和他见证的诽谤。起初我并没有将这些攻击太当一回事，以为任何事奉神的人多少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一些反对。我认识云弟兄多年，也曾看到他忍受过诽谤和反对，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同寻常的。

这些攻击主要源自于一名居住在德国汉堡的中国男子所主办的网站。他在网站上声称自己名叫林慕实，而他的真实姓名是潘天成。该网站所有的目的就是拆毁一个人——云弟兄。网站分别由中文、英语和德语组成，其目的是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破坏云弟兄的声誉，损害他的形象。里面充斥著各种谎言、诽谤、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还在上面发表捏造的中国信徒的来信来抨击云弟兄。当这些中国信徒被问及之时，他们个个震惊不已，无不为





自己的名字被他人盗用去诽谤他们一直深深敬爱的主内肢体而感到哀伤。八位颇有威望的中国牧者经过慎重调查后联名在以下网站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众：

给海内外主内基督肢体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愿意遵照圣经真理，为众教会合一的缘故，在此公开见证我们所配搭事奉与深入认识的刘振营弟兄（即《天上人》一书之作者），乃是谦卑诚实，单靠福音养生的忠心神仆。刘弟兄自年少蒙召以来，无日不为其信奉之独一真神及所领受之全备福音尽心竭力，并为一直在惦念中之中国大陆受苦、爱主的信徒效力及摆上。他对于金钱及圣徒的奉献忠心处理，绝不私留为己用；在职分上，也没有自夸或高举自己，更从未自命为中国家庭教会之唯一合法代表。然而不幸有居住德国汉堡之某氏擅自散发损害刘弟兄名誉的信件、卡带和光盘给各教会。查其内容，全是歪曲杜撰，毫无凭据。其中被引用之人士亦否认他们有任何中伤刘弟兄的举动，并表示该某氏的段章篡剪不但未经他们本人同意，也与事实相违。此事不但关系个人名节之荣辱成败，而且关乎基督国度之见证与合一，吾人不能袖手旁观，并坚决反对，特此声明，以正视听。同时切盼教会悉心分辨查验，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破坏欧洲福音事工的进展。所以我们决议联名致函向海内外各教会，澄清事实，支持刘振营弟兄在各地之福音事工，并号召世界众圣徒，合一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等候主荣耀的再临。”

（请参阅如下网址：<http://www.backtojerusalem.com/Open%20Letter%20Chinese.pdf>）





著名的香港基督教复兴教会牧师包德宁牧师(Dennis Balcombe)说道：

“我知道潘天成攻击云弟兄的事情，也知道背后的原因。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强烈地反对这些恶意中伤，也多次对潘天成言明了我的立场。我为他执意任凭教会的仇敌用这种方式透过他来破坏主内肢体的声誉而感到难过和遗憾。他曾经说的和正在传达的所有言论纯属捏造。我们祷告祈求神在真诚的人心中作工，使他们看到事实的真相，并支持神高举的仆人云弟兄。”

这些诬告颇匪夷所思，许多基督徒居然都对此深信不疑。更令人费解是，甚至一些知名的教会高层领导人也受其蒙蔽。各种批评论断和对立言论不断涌现，有些人还极尽编造之能事，用流言蜚语含沙射影地破坏云弟兄的声誉，不经调查核实就以讹传讹，还乐此不疲。这些传言不仅在中国基督徒中如星星之火般迅速蔓延，而且使得西方教会的宣教士和牧者们也信以为真，尽管他们“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提前 1：7）。几乎每天都有不少道听途说的人向我打听这些事，他们也是听别人说的，而别人也是从网上看到的！

这种逻辑推断是完全不符合圣经原则的，神的子民一旦沉湎于此是极其危险的。撒旦如果想要破坏某个神的孩子的声誉，它所要做的仅仅是开始制造一点点谣言而已。它知道只需挑个头，自会有信徒来帮它完成其余的散布工作！发生在云弟兄身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不知何故，在中国这样的罪尤其普遍。难得看到有谁称许别人，说别人好话的人并不多见。我认为这是中国教会最大的弊病之一，也是阻碍教会在这个世代蒙神祝福、迎接极大复兴的主要威胁之一。





许多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有烟冒出来的地方肯定就有火在烧。”意思是说假如人们对一个弟兄说三道四，那就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多少都有些真的。这种理论完全与圣经不符，而且极度危险。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耶稣俨然就是罪人了！祂被法利赛人以及许多人强烈谴责，他们把各种罪名都堆到祂的头上。祂一直是人们竞相争论的焦点人物。耶稣周围弥漫著太多的“烟雾”，而实际上却没有火点著。唯一点著的是祂心中对丧失灵魂的那份爱！还有其他诸多圣经人物同样也蒙受过各样的不白之冤，比如摩西、亚伦、以赛亚、耶利米、尼希米、约书亚、使徒保罗等等，此处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教会中的“友军开火”

最近几年来，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们引用了一个新词来形容在战斗中牺牲或负伤的最糟糕的情景。他们解释说，假如他们是被敌人的枪弹打死打伤，那是极大的光荣；可最糟糕最令他们感到窝囊的就是被自己的战友“友军开火”的枪弹误伤打中。那种被自己的战友误伤的感觉简直太可怕了！

不幸且更悲惨的是，这种“友军开火”如今却在神的子民中打响！像云弟兄这样的基督徒认为如果他在地球的某个偏远角落传福音，因而遭到穆斯林或某个原始部落族群的击杀，他会将之视为极大的荣耀；可如果被原本应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主内肢体射杀，那是何等悲惨和可怕的光景啊！

令人伤痛的是，有些基督徒总把那些素未谋面、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人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假如一个新来的传道人宣讲了一篇从神得著的新信息，随后各种对他的动机和人品的猜忌和假设就会接踵而至，比如：“他们肯定是为了敛财，”、“他想用假信息来招摇撞骗。”

圣灵对此番情景该有多么痛心忧伤啊！





尽管“友军开火”是一个新兴名词，但不幸的是，它实际上从使徒行传时代教会诞生时就已经为信徒所熟用了。纵观基督教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降下的复兴之火往往是被那些教会领导人因著无知和盲目的热情为了“保护”福音而熄灭的，然而他们时常逼迫的正是他们自己不了解的。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基督徒领袖人都成了其他基督徒残酷攻击的对象。记者亚历克斯·布珊（Alex Buchan）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文章刊登在1997年11月21日的基督教刊物《指南针（Compass Direct）》上。布珊的文章报道的是某教会的一位知名带领人遭到另一名带领人诽谤攻击的事情。文章写道：

“他的反应或许对我感触更深，因为几天前在我读有关教父的文章时也有同感。当读到伟大的德土良（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大约于公元193年依附基督教，约207年与天主教教会分裂并建立了自己的分裂性教派。他的著作对西方神学影响极大）对异端分子普罗修斯进行残忍攻击时，我瞠目结舌。其程度之残忍令人发指，无法想象。我怀著极其失望的心情读到所谓“仁慈医生”的圣·奥古斯汀彻头彻尾的冷漠无情，他使多纳图斯派教徒（多纳图斯派宗教严格主义者，主张分裂的基督教派，受到圣·奥古斯汀强烈反对，公元4世纪于北非兴起，认为圣洁是成为教会成员和圣事的施行的必需条件）遭到了军队的镇压。”

看来这是个事实，许多属灵伟人在被神的爱所激发的同时，对他们所认为的神仇敌的恨意也非常强烈，他们心中当然也因此倍受煎熬。

欲参阅全文，请参阅如下网址：

<http://www.strategicnetwork.org/index.php?loc=kb&view=v&id=531&fwo=samuel%20lamb%20revival&&>





令人遗憾的是，“友军开火”在中国也不鲜见。最近，我在为一本新书作研究时读到一些文章，讲的是1305年在北京的景教教徒如何强烈抨击门诺会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修士约翰以教廷使节身份来中国，在主后1294年抵达大都，获准在中国居留及传教。约翰的传教工作虽然

遭到景教徒的一些阻挠，但大致上仍顺利开展，教堂及信徒人数均有增长。）的记载。约翰在以前的数年间为六千人施洗，却被心怀妒忌的景教教徒诋毁为“间谍、巫师、骗子”。约翰后来评论说：“若不是因为这些诽谤，我施洗的人应该可以超过三万。”

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威尔士大复兴时期，神使用一个名叫伊凡·罗伯茨（Evan Roberts）的年轻人作为祂的器皿，为这个灵魂下渴的国家带来了祝福。然而，当时威尔士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强烈反对罗伯茨的事工，害怕他带来的影响将危及到“他们的”教廷。威尔士几十名神甫联名在报纸上刊登了长达数页的整版公告，公然指控伊凡·罗伯茨为异端分子和骗子。而今，伊凡·罗伯茨这个名字却因著神使用他在一百多年前给威尔士带来的复兴而为全世界的人所纪念，而那些中伤他的人的名字如今却一个都没留下。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奋兴家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和慕迪（D.L. Moody）身上，他们同样也遭到了其他基督徒领袖的公然诋毁。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谁才是这场攻击神子民的真正幕后黑手。圣经说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我们多么盲目无知啊！我们不可能既与黑暗势力交战，同时自己人之间又互相争斗。因此，撒旦知道一旦它能使基督徒反对基督徒，那么它已经赢了，它的阴谋已经得逞了。使徒保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向哥林多教会指出这一点了：“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人错了。（林前 6：7）”





对云弟兄的攻击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一个在德国汉堡居住的名叫潘天成的中国男子设立了一个网站，在网站上他自称“林慕实”（Lin Mushe）。他恶毒地声称云弟兄是骗子、窃贼。

在此我只想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如此醉心于除掉另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会不会觉得这有点儿不太对劲，是不是值得怀疑？

对云弟兄的诽谤攻击以各种形式层出不穷，有互联网、电子邮件、录相带、录音带、影碟等，可谓种类繁多。而所有这些皆源自同一出处。潘天成何故这么做？其动机不值得去下结论。我一直都在试图联系他，可所有的去信都如石沉大海。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九十年代末潘天成却是云弟兄的热心拥护者，他甚至是第一个在西方极力推广云弟兄及其见证的人。

所有这些攻击一开始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那个德国的网站说服三位德高望重的中国教会领袖林献羔、谢模善、袁相忱写了一封反对云弟兄的联名信后才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在信中要云弟兄“赶紧趁早认罪悔改”。林献羔甚至还写了一篇名为《中国人骗子天上人》的短文，以中英文的形式分发给前去他广州教会的每一个人。

许多人认为连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属灵前辈都说云弟兄是个骗子，那他肯定就是个骗子无疑。毕竟林献羔老先生为福音的缘故蹲了二十几年大牢，被视为教会蒙受逼迫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基督徒的景仰。若非情况属实，像他那样受人爱戴的人当然不会凭空无故发表言论反对另一个弟兄的。

首先，我认为让教会对行骗使诈者和异端分子保持警惕当然是件好事。圣经实际上也告诫我们要如此行，而且这样败坏堕落的现象也是末世的征兆之一。（请参看马太福音 24：4-5）。倘若云弟





兄真的犯有那些可怕的罪，即或只是一点点，那么其他人当然有责任去警告他。不过，圣经中也清楚地指明，如果有人犯了罪危及他人，别人当以何种方式去揭发他。如果有人不严格依照圣经原则来执行，那么他就是蓄意破坏他人名誉，制造谣言、散布谣言。通常有的是搬弄是非嚼舌头的人惟恐天下不乱。

圣经对此类情况首先指出的就是：一旦有谁犯了错，应当向他当面提出。耶稣教导我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象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 18：15-17）”使徒保罗对如何对待陷在罪里的弟兄是这样教导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 6：1）”。

那么在反对云弟兄的事情上，有没有人遵循这些“有人犯罪，当面提出”的圣经原则呢？

显然没有！

你或许不相信，林献羔老牧师自己都承认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云弟兄，也没有读过他的书。事实上，除了从潘天成/林慕实那里听来的以外，林老牧师对云弟兄的生活或事工知之甚少。因此，他的攻击显然毫无意义。诚然，一个人如果素未谋面就对另一个人进行人格攻击，那么他的言辞必定也丝毫没有可信之处。

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自己在林献羔的教会里与林老牧师本人见面不下十五次。就在最近，2005年6月27日上午，我还和他谈了话。他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笑容可鞠。他承认以前从未见过云弟兄，即便有机会，他也会拒绝和云见面，因为云是个“坏人”。林老牧师还说他是从德国的林慕实（潘天成）那里听说的那些事。当我提





出他的信息来源可能有误时，林老牧师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当我问他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进行公然抨击是否正确时，他依然和善地笑笑，没有回答。同时他还在向来到他教会的人派发他的《骗子》一文。我的同工也试图与居住北京的谢模善和袁相忱老弟兄谈及此事，可他们同样也不愿意解释为什么要在那封信上签名。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前辈承认他们在许多年前曾见过云弟兄，可后来再也没见过。

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也不会听信他们这样的说法；就算是属世的法官也不会接受一个对素未谋面的人的指控！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可就是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居然仅仅因著这三位属灵老前辈的声望而不假思索地认为针对云弟兄的指控是属实的。

可悲的是这种人身攻击和人格损毁在当今的中国实在是太普遍了。2004年12月，一位美国的弟兄，他曾被神使用，成为了整个中国的祝福，发出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给中国不同教会的带领人，为同样的事情谴责他们，说他们不应该在基督徒圈子里散布谣言、诽谤他人。这位弟兄写道：

“有些人认为把他们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把听来的消息重复给别人听是自己的‘事工’。我接受的则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为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虚妄的话在神面前有交代。如今有一种危险的征兆，似乎人们都缺乏敬畏神的心，特别是中国教会……有些似乎是以打击别人为乐事。我们时常会需要有点故事去说说，或者要有点什么事去反对反对。而所有这些会令我们成为搬弄是非的人。

“为什么人们到中国来，还计划见一些教会带领人并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即或有弟兄犯了罪，那么他所做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不在今生，也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昭然若揭。圣灵并不需要你我在这世界上作祂的代言人，去警告我们的弟兄犯了什么罪……其实，人为的控告对神仆人的生





命或事工果效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神并没有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惟有祂自己才是全能的。”

一位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及前苏联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作家来到中国时，也略微谈到共产主义国家中基督徒工作的另一令人深思的方面。实际上，有些教会带领人已经向政府妥协，成了政府手中的工具。结果，政府利用那些被他们收买的牧者和教会带领人制造出一些最为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他说道：

“在共产主义国家，即使你得到的消息来自一百个可靠渠道，那也可能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当怎样来处理此类事情……中国家庭教会里混进著许多奸细，我们不能太天真了。”

眼看著云弟兄面临如此众多的争战，我却惊讶地看到他对所有这些针对他的抨击都报之以敬虔的回应。他非但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的争辩，反而完全宽恕了所有逼迫他的人，一点都不忌恨。

那么云弟兄对那三位中国教会的属灵前辈又是如何反应的呢？他心里有没有苦毒？会不会报复？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云弟兄是怎么说的吧：

“在主面前我想说的是，对写我文章的那几位神的仆人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敌视，我已经完全原谅了他们。其实，我心中对他们深深的敬意并没有因这些文章而减少丝毫。”

我深知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会，在我们的父神面前握手言欢。当我们一起敬拜神羔羊的时刻，一切的误解终将化为乌有。

如果任何人对于我的经历有任何问题或质疑，我非常愿意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和人家见面，并回答人家的任何问题。

让我们摒弃一切障碍，为了神的国度而共同携手前进吧！”





轩然大波

互联网上公开传播反对云弟兄的这些虚假言论正中了一些人的下怀，他们早就想看到云弟兄因此而被击垮。几家基督教刊物还对这些谣传大肆渲染，就连好些西方和亚洲国家的教会领袖也人云亦云、信以为真。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曾被云弟兄的见证所激励、所祝福，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三位中国教会前辈公然质疑云弟兄，说他的见证是捏造后，他们的心情该有多么低落！我都能想象出此刻魔鬼正在一旁窃笑的得意模样！多少信徒在读云弟兄的书时心中曾涌起灵里的感动及被挑旺的信心都被这些指控泯灭了。

在美国，谣言和捏造的传闻已经开始在教会团体中广为传播。现在韩国众多的教会带领人也打算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云弟兄为异端分子和骗子，尽管云弟兄从未去过韩国，而且打算发表声明的人也从未见过云弟兄，也没和他交谈过。

感谢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匆忙盲目地作出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论断。马来西亚的一个大教会在处理这个事件时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去年下半年，云弟兄曾受邀在马来西亚作了一系列的巡回演讲，他的书影响了当地几千人的生命。此次巡回演讲是由当地人所熟知和尊敬的全国性教会团体“马来西亚全国基督徒福音团契 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Malaysia (NECF)”承办的。

在演讲会上，马来西亚全国有一千二百多人第一次决心委身跟随基督！许多人认罪悔改，得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成了神的儿女；几千名基督徒因著云弟兄的见证而倍受鼓舞，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信心被挑旺，得蒙了造就。

如今在马来西亚，在大多数云弟兄的所到之处，好与坏并存！





在神使用云弟兄为主耶稣感动更多生命的同时，在那些读过云弟兄谣传的众教会带领人中也兴起了一股反对云弟兄的强烈热潮，他们都不遗余力地企图破坏聚会的举行。云弟兄每到一处，就有一人堆一人堆的来信已经先到达，抗议聚会的举行，谴责云弟兄在许多其他事情上是个假先知。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读到了关于云弟兄的众多言论，他们相信那一定都是真的。

这些反对舆论置NECF于非常为难的处境。一方面聚会都已经安排好了；而另一方面，反对演讲嘉宾的风暴正席卷而来，舆论纷纷就一系列的事情谴责他。就连一些接待云弟兄住在他们家的马来西亚牧师们也因招待他而遭到了猛烈攻击！

随同云弟兄马来西亚之行的NECF秘书长王牧师（Rev. Wong Kim Kong）事后写道：

“天上人的马来西亚之行在八打灵交也、吉隆坡、檳榔嶼、怡保及新山激起了强烈反响。在他由北向南跨越马来西亚半岛的巡回演讲结束之际，许多人对他发出的各项挑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挑战人们接受耶稣为救主、投身于福音事工、或参与‘回归耶路撒冷运动’，将福音带到中国和耶路撒冷之间的众多国家和地区。

“刘振营——这位大家所熟知的云弟兄，实在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有力见证。当然，他的到访的确引起了诸多争论。就连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攻击他、质疑他真实性的电子邮件也在迅速传播，其中绝大多数都指向一个出处——那个专为驳斥他的见证而设立的网站。该网站断言云弟兄是个争权谋利的骗子，还刊登了诸如林献羔、谢模善以及袁相忱等几位中国教会领导人在呼吁云弟兄认罪悔改的信上签名的照片。”





感谢主，王牧师和“马来西亚全国基督徒福音团契(NECF)”实在是一群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在云弟兄的事情上并没有以反对他的舆论来作为依据，而是凭著他基督般的品格和他事工所结出的美好果子来看待他。王牧师后来还写了另一篇题为《讲员筛选》的文章，文中就他们这个团体在对有争议的受邀讲员的事情上列举了一些圣经的原则和步骤：

“假如候选讲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或有名声不佳之嫌该怎么办？

王牧师指出：“首先我们将查明谣传的依据，还要时刻提醒自己，现今社会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媒体已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滥用，以此来伤害及诽谤他人。

人格诋毁背后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例如性格差异、神学见解和事工方向的不同、事工间的争竞、嫉妒，或许根本就只是恶作剧。

我们基督徒也和任何一个常人一样，会受肉体情欲的试探，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考虑到原被告之间是否也存在著这些问题。”他如此警告道。

“对于针对某讲员的信息或指控一定要经过多方仔细的调查研究，不能单单听取一面之词，一定要确保有一个公正的听证。‘我们还将就该讲员广泛听取多人的意见。比如此次在云弟兄（天上人）的事情上，两位世界上受人尊敬的传道人领袖大卫·鲍森（David Pawson）及包德宁（Dennis Balcombe）都对云弟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愿其他教会的带领人在作决定的时候也能够运用同样的智慧！





云弟兄人品的见证

我和云弟兄接触得比较多，所以相对比较了解情况。在我看来，在诸多教会中闹得沸沸扬扬的争议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不了解云弟兄的人和了解云弟兄的人。

全世界和云弟兄有过接触的有几千人，他们都发现他人很好，谦卑、仁爱，总渴望在基督里给别人带来祝福和造就。那些参加过他聚会的人能凭著自己的见解来判断此人究竟是个爱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个为己牟利的大骗子。

当然我也可以向你坦言，云弟兄并非完人，他也像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有缺点和不足之处，然而他远还没有像批评他为人的那些人所指控的那样卑鄙败坏。以我的经验来看，那些遇见过云弟兄的人无不看到了他的谦卑和对耶稣的热心。在他所到之处，从他生命结出的美好果子比比皆是：不信的人们重生得救；原本已经信主的人则对主越来越委身。无庸置疑，无论云弟兄到哪里传讲福音，哪里就有他为主留下的美好果子。耶稣说过：“凭著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太7：16-17）”

一名英国牧师哥顿·希克森（Gordon Hickson）说道：

“几年来，我一直和云弟兄在回归耶路撒冷项目上亲密地配搭同工。在此期间，我曾为云弟兄在整个英国组织了许多的聚会。对于那些认识云弟兄以及了解他的聚会是如何组织的人来说，如此责难他滥用金钱简直太可笑了。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云弟兄的聚会中，云弟兄自己从来没有碰过捐赠钱款中的一分钱，而且向来如此。他从不强调捐款，除了请求代祷以外，他从不向任何人要过什么。”





“在英国和欧洲各地，云弟兄让我们认识到的没有别的，只有榜样，他是我们的榜样。他个人对英国的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书以及他举办的许多聚会上提出的观点唤醒了英国教会对自身使命的呼召和责任。我们非常敬重他的人品、他的谦卑、他的负责以及在财政上的透明。他个人没有直接接触过聚会的收入，所有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回归耶路撒冷’的事工。”

德国牧师瓦尔德马·萨达祖克(Waldemar Sardaczuk)是著名欧洲宣教团体Aktionskomitee für Verfolgte Christen(AVC)的会长。他最近证实道：

“云弟兄一家人曾经和我们一起在德国尼达居住多年，我们对他和妻子都非常熟悉。他们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是与神同行的的一个伟大见证。多年前我曾在中国见过云弟兄，当时我绝没有想到可能会在德国见到他。但是神将他带出来，让他成为整个世界教会的一个祝福。就像所有蒙神使用的神的仆人一样，云弟兄也成了众多诽谤、攻击和嫉妒的对象……云弟兄实在是个大大的祝福，他是神的仆人，神使用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中国基督徒的境遇。”

无数反对云弟兄的指控到处在传播著，可我依然等待著以任何方式来和一个被他错待的人会会面。





对具体指控的解答

我听到的各种各样关于云弟兄的责难和谣传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没办法全都记住！有些简直太荒谬太幼稚了，根本不值得一答，诸如“云弟兄从来不祷告”、“他再也不跟随主了”、“他因为走私黄金而被捕”等等。我持续听到的指控主要有十条，所以在此我一一作答：

1. “云弟兄是个百万富翁，在西方过著帝王般的奢靡生活。”

事实是，云弟兄和他的家人在德国过著简朴的生活。一个叫AVC的宣教团体为云弟兄及其家人提供住所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一直在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上面我已经提到，德国牧师瓦尔德马·萨达祖克(Waldemar Sardaczuk)在今年早些时候分享了云弟兄日常生活的见证：

“我可以分享一些云弟兄和他家人日常生活中的见证……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家人都没开过车，也不曾拥有过一辆车。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在事奉主，很少关心物质层面。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以及他的家庭都与圣经的教导一致。云弟兄对所有关于他的谎言、诽谤和指控的反应让我们很欣赏，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祖国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没有一丝追求个人利益或荣耀的欲望。”

2. “云弟兄窃取他在世界各地举行的聚会上募集的款项。”

这种指控简直荒谬至极！云弟兄从不经手从任何地方募集来的一分钱！早在几年前，云弟兄就已经决定，他的巡回演讲一定要由那些已经在中国参与事工的现有事工团体以及具有良好声誉的人来主办。一直以来他们就是那么做的，这就意味著捐赠款项均由主办





方来支配。得知这些钱款最终将用于祝福中国的信徒，云弟兄很高兴。比如，最近他在欧洲举办了将近20场聚会，主办方是一事工团体。他们将所募集的捐赠用于该团体在中国现有的福音事工，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已经开展了15-20年。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云弟兄演讲的其他世界各国。有些聚会的捐赠则直接进入中国的事工中，通常所得款项先集中到一个香港的机构，随后按照预先指定的汇往中国。而该机构的财务是独立审核的。从云弟兄在世界各地的聚会所得捐赠我了解到，成千上万册圣经被印刷；成百名传道人得到了支持；训练中心被建立；另外，许多援助纷纷以各种方式前来帮助建立中国的教会。而这些指控可怕就可怕在通过打击云弟兄，在中国展开的各项工作就遭到了间接的破坏。

3. “云和他的同工妄称已经有 100,000 名中国宣教士被派出中国，或准备离开中国。”

云从来没有这样宣称过。100,000 名中国宣教士是一个异像，可能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天上人》一书及《回归耶路撒冷》一书均有清楚的陈述。其中的一本书在提到关于该异像的时间时是这么说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表；我们只想遵循神的旨意，把进度留给祂。”我看到100,000这个数字和圣经中约书亚和迦勒的境遇有相似之处。有人看到的是中国福音事工运动的潜能，尽管目前还处在初期阶段；而有人看到的只是问题。这令我想起“青年事工”(Youth With A Mission)创始人劳伦·昆宁翰(Loren Cunningham)的初创时期。他有一个异像，就是成千上万名青年人在全世界的禾场上事奉主耶稣。尽管当时的现实和这个异像丝毫不符，但他仍在各教会中公开分享他的异像。一些教会带领人甚至谴责昆宁翰是在撒谎，这和如今人们对云弟兄做的如出一辙。





4. “从中国差派出100,000个宣教士纯属夸大其辞，根本无法实现。”

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教会对于信徒数字的估算介于五千万至一亿之间。我们暂且保守一点，以较低的五千万作为相对精确的数字。这一代的中国教会从每 500 名信徒中差派 1 名宣教士出去难道不可能实现吗？最近基于菲律宾的一个跨宗派机构“菲律宾事工动员运动”（Philippine Mission Mobilization Movement）宣布他们的异像是向外差派200,000名菲律宾宣教士！在总人口仅为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的韩国基督教会也已经向海外输送了 12,000 名宣教士。

5. “《天上人》一书及《回归耶路撒冷》一书导致了中国信徒蒙受更大的逼迫。”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从未听说有哪一个人因为这两本书中的任何一本而被捕。事实上，自这两本书出版的过去几年中，在中国被捕的信徒数字已经下降。

6. “1984 年，云弟兄从来没有在监狱里禁食过 74 天。”

我当然清楚这个见证超乎寻常，而且以人类的条件确实完全不可能。不过耶稣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可 10：27）。”云弟兄禁食结束时的身体状况是有目击证人的，包括他的牧师、他妻子德灵、以及其他亲属都在监狱亲眼目睹了他萎缩的身体，而那些指责他的人当时却不在场。我也听到过云确实于 1984 年在狱中禁食 74 天的有力证据。云在狱中禁食 74 天迄今为止已经广为人知许多年了。香港复兴教会的包德宁牧师说道：





“1991年我翻译了一本名为《荆棘中的百合花》的书。其作者丹云其实是一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他花费了两年时间仔细地调查研究了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见证。他和河南教会的一位受过教育的作家一起撰写了我翻译的那部书稿。我自己也作了相当多的调查研究来确保书中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书中有一章题为《天上人》，长达57页的内容讲述了云弟兄的故事，这一部分的细节与保罗·海特威所著《天上人》一书的开头部分完全吻合。素材的来源不同，而内容则相同。很早以前云就为人所熟知，或者已经有了关于他见证的争论，在河南，人们曾公开谈论他在狱中的见证、禁食和祷告，以及其它一些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细节。”

人的看法实在是有意思。有些信徒奚落这个见证，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我和来自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一偏远地区的几名牧师分享此事时，却没人对此感到惊讶或怀疑。后来一名牧师向我道明了原因。他说在六十年代一阵强有力的复兴到来时，人家都知道有一名牧师禁食了100天！

7. “1997年，云弟兄从未奇迹般地从监狱逃出。”

这是林献羔牧师攻击云弟兄的主要论点之一。在我为写云弟兄的书作调查时，我采访了三位目击者。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奇经过。他们都是教会的带领人，和云弟兄一起在同一个聚会被捕，当时也被关在同一所监狱。即使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进行的采访，然而他们的描述却是一致的。另外我们还有云弟兄越狱后立即前往的那个家庭的见证。作为“天上人”这本书的作者，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见证放进了云弟兄的书里。这一边是我有一群目击证人，他们的见证都和云弟兄有直接关系；而另一边



的见证人当时并不在场，而且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我在此公开声明我仍然确信我在《天上人》一书中所写的见证是真实准确的。

8. “云弟兄不是全中国教会的领袖。”

阿们！他从来没这么宣称过，谁要敢这么说，那肯定是疯了。耶稣基督才是全中国教会的领袖。云弟兄离开中国后，由家庭教会带领人组成的希尼团契长老们推举他作为希尼团契的“全权代表”，并写信证实了这一点。说云弟兄是一中国家庭教会网络的主要领袖这一断言可能是由别人错误杜撰出来的，当然从来没有从云弟兄嘴里说出来。其实任何一个了解云弟兄的人都意识到他并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他要求在介绍他时只简单地称其为“从中国来的一名基督徒弟兄”。说他自称是什么人领袖的谎言是从一个专为诋毁他而设立的网站上传出来的，根本没有现实依据。

9. “云弟兄从来不是中国主流家庭教会的领导人。”

这一点完全正确！云的确不是全国主流家庭教会网络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他也从未如此宣称过。在他的书中也没有这样的暗示。云是个传道人，之所以颇有声望，是因为神赐给他能力带领许多人归主，就像他书中所清晰描绘的那样。他还参与领导当地一些训练中心的事工和聚会，可从来没当自己是中国教会的人领袖之一。他始终是一名服侍神子民的仆人。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努力给各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之间带来了合一，而且他从来没有将自己放在任何这一切之前。



10. “云弟兄被外国人利用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这种说法暗示云弟兄有点愚昧无知，被人愚弄、受人利用。他可不是这样的人。在西方和云弟兄一起配搭服事的基督徒，比如他的翻译和其他同工，不论在国内或出国后，和他有著多年的莫逆之交，他们一直和他保持著长期有益的关系，有著很深的信任。他们共同为主争战。另外，和云弟兄一起作巡回布道的西方人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们的事工都有董事会监督他们的人品和行为。再说一次，这个谴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云弟兄现在怎么样

我相信那些反对云弟兄的人要更不高兴了，因为他们的诽谤与攻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而且还提高了云弟兄为主做工的能见度，为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之门！云弟兄靠著神的恩典并没有退缩。

法利赛迦玛列对于他不能明白的事情并没有意欲阻止，反而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徒 5：38-39）”。假如我们都像他那样有智慧岂不是好？

若是云弟兄的事工不是出于神，那就必定要败坏；若神与他同在，攻击他的那些人所谋的也必定不会有长久的影响。

也许《天上人》一书的评论人洪大卫（David I Hong）的总结最为贴切：

“我很惊骇有人企图诽谤这位弟兄及其见证。他们的指控是极度的假冒伪善……要么就是另一个事工机构中有部分人不赞同云弟兄的神奇见证。愿主严厉地处置所有这些作假见证诋毁这位弟兄的人。他已经体验了天国的滋味，也领略了那





位天国的创造者。他的确是热爱耶稣的天上人。我竭力推荐这本书。请不要听信围绕这个人的虚假指控，而要在灵里祷告，自己来验证这些事情。他是真实的。赞美主！”

当马来西亚的一家基督徒杂志就如何回答“对你的指控，说你是个骗子，你的见证是个人谎言”向云弟兄提出疑问时，他照常言简意赅地直指要点：

“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著果子，你就可以认出这是好树还是坏树。人们怎么说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我在事奉谁。其实我不太喜欢对那些攻击作出解释或澄清什么，因为按照神的话，每个人都要背著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而对于那些攻击我的人，我绝对没有任何敌意。”

最近云弟兄就“回归耶路撒冷”这一异像和他的同工们作了如下分享：

“在遭遇巨大反对与艰难困苦之后，圣经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撒下 30：6）。’神始终是我们前进的道路，祂永远是那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和我们在猛烈风暴中的拯救。纵然魔鬼用最猛烈的风暴来击垮我们，然而我们却能够靠主来抵挡！在祂里面我们有内心的力量、平安和满溢的喜乐！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攻向我们的炮火再猛烈也无法触及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内在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名殉道者无论遭受了多少残酷的折磨，依然英勇赴死的原因。我们里面隐藏著一个奥秘，人手摸不到，火焰烧不著……”





当神赐下命令的时候，地狱的魔鬼无法阻止神话语的传播。我绝对相信神已经向中国的教会赐下命令，要在中东、中亚、东南亚以及基督之名未被高举的每一角落广传福音、建立神的国度……如今你听到了神的命令，我祷告无论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愿你都立场坚定、奋勇向前。不要放弃，不要向反对势力屈服。这只不过是神在考验我们、锤炼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成为神手中更加有力的武器。使徒保罗在他的事工中总有双重因素产生：反对和果效。在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写道：“因为有宽人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林前 16：9）。”若没有人反对，我们就不会像神希望的那样有力；若没有逼迫，中国就不会有复兴；若基督没有被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的人能。

让我们共同祈求进一步的异像和决心，始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来 12：2-3）”。

到这里我的“公开信”也将近尾声。感谢您花时间读这封信，了解发生在一个神的仆人身上的故事。他对神和对人的爱超过了一切，我很荣幸和他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我不打算再为此事耗费更多的笔墨了，因为我觉得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接受不接受都是人的自由。

撒旦利用所有这些愚蠢的事情想把我们的眼睛从神国的工作上移开，让我们为此认罪悔改，重新再一次把自己摆上，为主做工。如此猛烈的谣言、诽谤和争议风潮向这位质朴爱主的人涌来，由此绝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云弟兄在国内为信仰经历了众多的磨难和逼迫。如今他出了中国，倘若部分基督的肢体取代了中国监狱守卫和警察曾经扮演的角色，而我们居然也成了用言语和





误传来进行人格诋毁的始作俑者，这是怎样的一场悲剧啊！这就是如今发生在云弟兄身上的真实写照。让我们把自己放在他的立场上想想，那一定是何等的艰难。

假如您对云弟兄的见证和他的人品（或对此事的其他方面）有任何疑问，请您鼓起勇气，按照圣经所教导的，直接和他联系，不要依赖任何二手或道听途说的信息。云弟兄始终愿意坐下来回答您的任何问题。至今我还没有见到有谁花时间和云弟兄一同祷告后仍然认为他是个骗子或说谎者而转身离去的。我们听到关于某人的不好的事情，我相信除非我们存心要与这个人作对，否则我们无权把这些事情重复给别人听。或许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 12：37）。”

最后，我愿意把包德宁牧师为云弟兄写的声明作为结束。正如许多真心爱云弟兄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都很尊重云弟兄，知道他是一个为人正直、敬畏神、全心热爱耶稣的人：

“我自 80 年代初期就跟云弟兄很熟悉了，很久以前西方教会就知道他了。我仔细观察过他的事工，在许多场合和他一起周游全中国。我也认识他的家人，也知道他在其他中国传道人之中所做的见证。他在欧洲服事期间我也和他在一起，我听到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说许多人因著他的服事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作为属神的人，他为人正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一直都在为神的国度作贡献。我全力支持他。”

